

2020年第2期 | No.2, 2020

ISSN 2652-7855

南極光  
SOUTHERN  
LIGHTS

新州华文作协会刊

Journal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 《南极光》2020年第2期目录

<b>【会讯】</b> .....	3
何玉琴作品讨论会圆满结束.....	3
<b>【诗词歌赋】</b> .....	5
世事如初（山林） .....	5
周五的傍晚，我们去海边「组诗」（山林） .....	6
一、缘.....	6
二、相遇的寥寞.....	6
三、球赛.....	7
四、迷路.....	8
一张明信片（子卿） .....	10
邻居（子卿） .....	11
海.古城---献给雅典（如冰） .....	12
故乡的茉莉花茶(黄啟桦).....	19
陆文涛词三首(陆文涛).....	20
相见欢.....	20
少年游.....	20
浪淘沙令---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感 .....	20
热(老磨香油).....	21
四大名著杂咏并注(张小河) .....	22
咏《三国演义》 .....	22
咏《水浒传》 .....	22
咏《西游记》 .....	23
咏《红楼梦》 .....	23
<b>【小说】</b> .....	24
新冠时期的爱情（田地） .....	24
跌落者（行迈） .....	29
访民张全有（李双） .....	39
冯老爷子「移民生活三部曲之---悉尼那些事儿之 14」（梁军） .....	42
出轨（心水） .....	55
朱永贵的新事业「短篇系列小说」（何玉琴） .....	57
两极之间（张劲帆） .....	63
巴黎钟声（宜川） .....	79
<b>【广播剧】</b> .....	109
白毛女在澳洲（千波） .....	109
<b>【散文杂感】</b> .....	115
父亲的记忆（张奥列） .....	115
YARDLEY 太太的小葬礼（山林） .....	120
也谈歧视（德扬） .....	127
热烘烘的宴席（易安） .....	130
华多兹徜徉（胡少璋） .....	132
来了两辆救护车（李双） .....	134

宅家心曲（梁晓纯） .....	139
母亲---献给母亲 90 周岁寿辰（石子） .....	141
母亲的信仰（莲动渔舟） .....	146
凤凰的故事（莲动渔舟） .....	148
试给和尚挑小刺（黄冠英） .....	151
猫趣（林立） .....	157
操场（黄冠英） .....	160
悉尼家信---英雄老板（萧蔚） .....	164
悉尼家信---天佑澳洲（萧蔚） .....	166
非正常死亡（林立） .....	173
好歌的启示（黄冠英） .....	177
<b>[文化与人]</b> .....	179
误入歧途的中国文化（之一）--- 写在《无处不在的文化》之后（洪丕柱） .....	179
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何与怀） .....	185
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见证者---对话作家张奥列（朱云霞） .....	190
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诗歌，比较二人情操、政见及其历史贡献的异同（行迈） .....	204
<b>【文学评论】</b> .....	210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读张劲帆短篇小说《两极之间》有感（黄冠英） .....	210
小人物与大时代，擦满了补丁的爱---评何玉琴短篇小说集《爱的补丁》（青花瓷） .....	213
命运---读何玉琴长篇小说《人生 400 度》（景亮） .....	216
现代主义诗歌“恶作剧”及其他（西澳平民） .....	219
温诗再会张若虚（黄冠英） .....	225
文如其人：实在认真坚守信念的张劲帆（何与怀） .....	228
<b>【征稿启事】</b> .....	248

## 【会讯】

## 何玉琴作品讨论会圆满结束

新州华文作协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周日 7 点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对该会会员及会刊《南极光》主编何玉琴女士的作品进行了研讨，主要讨论了其长篇小说《人生 400 度》，兼及其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参加者为该会会员和部分非会员文友，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后圆满结束。

会前筹备工作扎实，文友们先通过多个途径阅读了解何玉琴作品，理事会安排了重点发言的文友，登记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千波前会长为召开会议的网络平台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会议由张劲帆会长主持。首先，由何玉琴女士介绍了《人生 400 度》的创作背景、构思、内容架构、写作及出版过程等等，她说为写此部长篇小说，她做了大量采访、阅读了很多相关时代背景的资料。这部小说重在描写普通小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围绕他们的命运所发生的传奇故事。何玉琴认为，读者悟到的东西和教科书上总结出来的主题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很多时候是不吻合、甚至没有关系的。她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主要是想把故事讲好，还原生活的本真，不刻意预设主题。本书获得南溟出版基金 2017 年出版赞助，由台湾博客思出版社出版发行。蒋行迈先生、王晓雨先生、易安女士、赵九歌先生、张宏益先生、安斌先生、张劲帆先生、山林女士、黄冠英先生、梁军先生等等都积极发言，蒋行迈先生代为宣读了吴景亮先生的评论，山林代读了田地先生的评论。大家对何玉琴十四年磨一剑，精雕细刻出长篇小说的坚韧精神皆表钦佩，肯定了此作品的题材的独特性和主题的广延性，涉及的生活画面广，时间跨度长，都认为情节是抓人的，描写是细腻的。王晓雨先生特别指出，女作者用男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写作品是非常少见的，需要较高的写作技巧。大家也指出了小说后半部分略显松散，某些地方的倒叙容易造成疑惑等。何玉琴感谢大家发表评论，并回答了与会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她说：“文友们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的精彩发言，让我受益良多。那么长的书，各位愿意花时间去读，并且读得那么用心，提了那么多宝贵的看法，让我十分感动。我衷心地感谢大家、感谢作协给我提供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学习、交流机会。如有再版，我将吸纳众位的建议，把小说修改得更好些。”

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几乎无人中途退场，原定两小时的会议最后以超预计的三小时圆满结束。

会后，文友们通过网络表达谢意，张卫红女士说：“虽然身在国内，由于网络限制无法现场发言，但是全程聆听了各位老师的评论，受益匪浅，感谢何玉琴女士的佳作，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在文字中相逢，畅游，交流，漫步。”梁晓纯先生说：“聆

听玉琴老师的创作心得和各位老师的发言，受益匪浅，这的确是一次可以博采众长、激发创作热情的交流活动。”蒋行迈先生说：“讨论会内容很丰富，我受益匪浅。何玉琴所讲的创作背景及其相关的书外资料特别有价值 and 启迪的意义！”施国英、田地、千波、陆文涛、梁军等会员作家也表示了祝贺。



图为网络讨论会截屏 – 劲帆提供  
(新州华文作协供稿，山林执笔)



【诗词歌赋】

## 世事如初

山林

我总是不去生气，  
害怕愤怒，  
一辈子操练谦虚。  
没什么不好，  
硬是活到了今日。  
硬，  
哈哈！  
落雨前，  
心脏蜷缩成铁疙瘩。  
只有沉重，  
没有疼痛。  
我要忽略一切可恶的记忆。  
除非它是一只鸡。  
我杀鸡，那时我是知青。  
贫农三舅惊呼：  
她什么都敢！  
他忘了他背着破絮携带虱子，  
早于九年  
胆敢走进城里的大院，  
相识革命孩童的烂漫。  
那时起，他捎带的千年致富的汗尘  
牢牢吸附新社会的花蕾。  
当我扛起锄把，  
发小们也开成了朵朵鲜花，  
一一插在很有必要的地方。

2020/10/15

## 周五的傍晚，我们去海边（组诗）

山林

### 一、缘

还好，太阳还没下海，  
曼利的海。  
你们是来做清洁的吗？  
是快递员？  
热情的担子麻咪<sup>1</sup>  
笑着收下邻家遗落的兔子，  
为外出的女主，  
一个四岁，一个两岁，  
去过霍克斯伯利河的度假屋。  
三户挨着的家各住两个孩。  
最大的穿着校服；  
最小的在妈妈身后。  
会跑的小儿挤过来，  
腰下挂了沉沉的尿布。  
愿六朵小花一起幸福！  
我们道谢。  
我们开着白色的跑车去海边炫酷。



### 二、

### 相遇的寥寞

一段香烟 纤长的指缝  
在海洋涂抹的底色

---

<sup>1</sup> 作者用“担子”谐音 Dads，有担负全家之意；麻咪，谐音 Mum。

画多一根闲散的蓝线 化在了风里  
抿一口高脚酒杯  
余半盏透亮的玛瑙  
独守酒吧的边  
给钱也懒去的地点  
这是一条漫长的甬道 听说  
通往霍克斯伯利河的尽头  
允许人力单车路过  
少不得陪坐的沉香木凳  
缴纳了市政经费 确实  
也付与单身女人的自酌  
——肯定不年轻了  
她嫣然一笑 仗着羞怯自嘲  
我有些调皮 不守规矩  
不，你是对的 我说  
请享受生活 我的先生也说

### 三、球赛

年轻人打排球 四个  
在太阳灯的照耀下  
在无法奔跑的沙场  
凹陷了数不尽的脚印  
重重叠叠  
表面是永恒的阻碍  
刚够跨个大步 其余的  
跪在膝下 接球  
那是汗流浹背的三男一女  
女的和男人一样黝黑  
依然娇柔  
小伙子们更加矫健  
给出一个又一个  
接不着的球



#### 四、迷路

壁上硕大的鲜花  
越裔红唇女郎的肖像  
盼生意兴隆  
客在等  
和牛胡萝卜砂锅煲  
伙计说它消耗八个小时的炖火  
掌灯了  
离不得海岸的生人陆续就座  
他们才是店家恭候的主顾  
我们又喝了星巴克的咖啡  
天黑到不见天  
跑车飞跑  
一路奔家  
突然跨上桥端  
在牛郎和织女相会的城池  
辨不清哥和妹  
花枝招展 正是  
更要璀璨的达令港口



2020/10/30



## 一张明信片

子卿

我想给远方  
寄去一张明信片  
上面抄写着远和近  
你看云时很近  
你看我时很远

邮戳盖不上的树熊  
就贴在你的身旁

那里周末的早晨  
我可以领了报纸上街卖  
还有香港和台湾造的  
电子表和假皮带

节假日到来时  
我盼望着收到很多的明信片  
上面写满你们的祝福  
和斯卡布罗的集市

那是凤凰花开的时节  
无风的夏夜  
空气中浮动忧伤

2020年8月16日 堪培拉

## 邻居

子卿

天空，零星的飘了雪  
阴冷的风  
越过雪山而来。  
73号房的伊思丽  
为我们备好了咖啡和蛋糕。  
暖烘烘的味道亲吻着脸颊。  
火炉里没有灰烬  
墙壁上的旧油画有些歪。  
桌子摆放着整套的杯、壶和碟  
五十年前从西德带来的  
瓷器，夫君已经仙逝。  
草地整齐的修剪，  
坡上开着五彩的小菊花。  
得体的旧式家俱，只是  
整日没有人说话。  
我们聊起了战后的德国，复苏的澳洲  
窗外的微风和细雨。  
今天非常开心，  
离开时伊思丽说。  
我看了看前方，  
朦胧中只有一个行人  
道路隐没在枫林的那边。

2020年8月22日 堪培拉

## 海. 古城

### 一 献给雅典

如冰

#### 1

我的梦 我的歌  
爱琴海 心中之海 终于  
从那遥远的地方  
赤道的那一边 星球的另一端  
缓缓地向我涌来 又更遥远地  
离我而去  
这时空切交的相逢  
只是为了命运  
或是为了让我的诗章  
浸透你的湛蓝？

呵！广阔无垠的湛蓝  
众神们诞生的臂弯  
湛蓝下有成片的森林  
鱼群在森林里奔走  
黑色的诱惑 颤动的柔软  
海底烧穿的岩洞 捧出灼热的日轮

曲折的海岸线  
速度和生存的起跑线  
海鸟宽大的翅膀 轻拂我的面颊  
海风鼓起衣衫 饱满如张开的白帆  
我原始生命的初衷  
就在你呼吸的韵律中起伏

#### 2

雅典古城 人类的骄傲  
高悬于  
星空之下 旷野之上 大海之滨  
  
奥林匹斯山岩的阴影下

仰望你 白色的峥嵘  
风在耳边呼叫  
叙述历史的沉重 昔日的光荣  
思绪 如激流中的鱼  
从岩石的重压下挣出  
在三千年时光的河道中畅游

**3**

诸神围坐在落日黄昏的山顶  
争论不休过去与未来的事情

**4**

雅典娜 雅典娜  
白色的波涛为你歌唱  
火神用利斧接生的女神  
手摇绿色橄榄枝的女神  
保卫着古城雅典的女神  
给人类带来智慧的女神  
我心中唯一崇拜的  
一神





山间的小径 若有若无 伸向大海  
阳光下 追寻你的足迹  
每个脚印都有玫瑰的芬芳  
每个脚印都有橄榄树在生长

摇曳的枝条 绿色的浓荫 在废墟中流连  
每片树叶都在翻飞着 生命的絮语  
与嘶哑的波涛 热烈交谈

你走过每一条河流  
便留下 陶罐优美的曲线 上下漂浮  
头顶细颈水罐的姑娘  
笑声同阳光 在葡萄架下闪烁  
柔韧的腰肢 鲜洁如初的双乳  
丰盈的躯体 半掩  
浑圆的肩头泻下黄金的瀑布

你走过每一间茅屋 便有织布机上的梭子  
在星光下跳跃 与夏日的和风弹奏  
女人们纤纤手指下  
织锦翻涌 如云如虹  
你让孩子们柔嫩的嘴唇 属于蜜  
属于乳房般丰盛的果实

你驾着千头牡鹿在荒原上奔驰  
人类就有了爱 有繁衍 有智慧的传播  
你燃起祝福之光 人们  
以刀来雕刻 以梭来织布  
以火来耕种 以弦来弹奏 以石来筑屋  
腐朽化神奇 干戈化玉帛  
临海的峭壁上 你缓缓坐下  
手臂将橄榄枝轻轻举起  
一个深深的叹息 抛向幽蓝的深谷  
你凝固成  
一座山峰  
一尊石雕  
一曲千古动人的传说

5

密集的星系 向无限的宁静低语  
浪花卷挟着一个三千年的秘密

6

再也看不见了 帕提侬神殿的富丽  
烈火烧焦文字 风雨湮没笔迹  
沉默的断垣残壁  
依然巍峨屹立  
隔断那些逝去的世纪



到哪里去了？  
身穿白纱裙的姑娘们  
头带百合花冠的姑娘们  
脚踩银铃翩然起舞的姑娘们  
月光叮叮咚咚的竖琴 敲响了  
你们手上 紫铃花甜蜜的杯盏  
风中仍有柠檬的芳香馥郁  
来自阳光  
来自你们光洁的裸足 丰腴的胸脯

7

五彩的语言带我进入庙宇  
圆柱间的菩提 召集鸟儿  
往来在古城和大海间 呼唤不归的魂灵  
手柄火烛的祭司 在深夜的石宫睡去  
清晨梦见了水 一块红手巾  
明净如处女的血  
解开咒语  
  
一遍又一遍  
掌心抚摩着斑驳剥落的石壁

摸到了史记的拓片 中古的箴言 还有  
还有我那些未来模糊的诗句

黑暗中 醉心倾听合唱队的歌声 升入云层  
合声颤动着 声音闪烁着星之光  
一次又一次  
泪水 迷茫了我的眼睛

8

海水 漫过大悲剧场的石阶  
涛声再次轰出巨响 古井的深水却  
缄默不语 城邦的兴歌与哀歌都唱完了  
舞台上反复上演着古老的悲沧  
奴隶 英雄  
帝王 权利



沉寂了 祭祀的钟声 宫檐下的风铃  
斗角士的号角也无声堰息  
胜利者的狂欢 殉难者的悲壮  
都消遁了 只留下  
黑色波浪上的空虚  
窗外 一根根的石柱  
从星光中冉冉升起  
圣哲们指向天空的手指  
指出一种结果  
揭示一种永恒  
预卜一种命运

9

终于 最后的乐章 最后的一个音符也休止了  
夜的黑丝绒大幕 急骤落下  
多么宁静 光洁璀璨的天穹  
遥望的灯光 等待的岛屿  
呵，还有那一海一海散落的星辰

10

当梦在黎明醒来  
当沉思流出了时光之河 重新寻找  
那浸透了湛蓝色的诗句  
而今 她  
宽广如大海  
        凝重如赤金  
                悠远如牧歌  
不得不沉默时也就沉默下来  
如这千年的古城！

## 故乡的茉莉花茶

黄啟桦

烈酒难消乡愁  
唯有将乡茶沏浓  
沏浓  
湖光山色  
烟雾濛濛  
沏浓  
小溪清泉  
流水淙淙  
该开花的往事  
一朵朵香喷喷  
该舒叶的回忆  
一片片绿葱葱  
那朵朵片片 浮浮沉沉  
多像游子飘过泊的心  
渴望和故乡的山水相逢  
相逢  
该沉的沉下去  
沉下甸甸眷恋  
相逢  
该浮的浮上来  
浮上的情有独钟  
或独酌浅呷  
或共飲细品  
陶醉 一方热土中



## 陆文涛词三首

陆文涛

### 相见欢

低眉残酒深红，默然中。  
无奈落花随水，叶随风。

少年梦，愧相送，几时逢？  
醉醒昏灯深夜，待晨钟。

### 少年游

暮光沉寂晚风愁，独自上西楼，  
箏箫天涯，旧瓶新酒，寒气水悠悠。

曾记当年离别后，洒泪渡重洲，  
望水东流，恨流东去，流水过横舟。

### 浪淘沙令

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有感

千载恨悠悠，豪烈情仇，登高望远意难休，  
李广无功鹏举梦，孤戚怆幽。

江海雨稠稠，哀绪难收，英雄自古尽悲愁，  
寂寞陈君空苦叹，泪洒神州。

## 热

老磨香油

鸟飞绝迹树鸣蝉，  
短褂轻装厚似棉。  
羞讲斯文胸袒露，  
弓身跪盼老龙仙。



29/11/2020

## 四大名著杂咏并注

张小河

序言：所谓“四大名著”，据说起源于冯梦龙的“四大奇书”，只是后世用《红楼梦》取代了《金瓶梅》。不过“奇书”远远不及“名著”的褒奖色彩浓厚，而“四大名著”的说法其实是从1949年以后才真正产生，而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得以确认并在8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的。这里，效颦先生鲁迅当年的《教授杂咏》，作此《四大名著杂咏》，聊博大家一笑。

### 咏《三国演义》

有志图王罗贯中，  
堪言十室九成空？  
百年鏖战千家冢，  
造就独夫乱世功。

注释：三国时期连年混战，使得中国人口骤减，十室九空，人民非正常死亡堪称世界之最。但三国故事却从此口口相传，蔚然成书。这恐怕还与嗜杀寡爱崇尚计谋的国民性有关。偏偏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文笔传神，写人独到，对关羽奉若神明。几百年来武圣关帝庙林立国中，几乎和孔夫子齐名，此皆《三国演义》之功也。

### 咏《水浒传》

杀人放火受招安，  
忠义无非脚下砖。  
可叹一百单八将，  
当初可悔下梁山？

注释：水浒其实有着和三国一样的国民性根源，也即鲁迅之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虽然很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但上山以后，虽自诩为英雄，但实际上是强盗，劫富是常态，但何曾有济贫？而其最终目的无非受招安，享富贵。宋江辈虽然大概会后悔于轻信朝廷，以至功成身死，但借助施耐庵的笔，均得以青史留名，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 咏《西游记》

千奇百怪一石猴，  
写尽人间万古愁。  
佛事也如尘世事，  
茫茫苦海到白头。

注释：悟空虽非人类所生，但西游故事却充满人情世故。在恣意狂放的神鬼故事中，能以喜剧的风格而幻化人间情事，虽属玩世不恭，却也笑中带泪，在中国小说中绝无仅有，实属难能可贵。

## 咏《红楼梦》

金陵岂止数十钗，  
盛世危言旷世才。  
知否红楼付梓日，  
欧洲君主已坍台？

注释：《红楼梦》写作基于曹氏家事，所以读来倍感真实。更由于作者的家族兴衰同时也反映了清朝盛世的诸多社会矛盾，因此堪称盛世危言。但由于作者视野有限，作品缺乏当时在欧洲已经盛行的人文主义色彩。其实，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欧洲作家如卢梭伏尔泰和歌德等人，其时已经创作出了文艺复兴后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在《红楼梦》付梓刊行的 1780 年代，欧洲大革命业已爆发，各国君主正开始倒台。而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则是《悲惨世界》《双城记》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 【小说】

## 新冠时期的爱情

田地

## (1)

当文娟在悉尼机场顺利通过海关并拿到行李之后，她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

文娟是个武汉姑娘，2019年中来悉尼大学留学，年底回家过年看母亲。她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回去，就差点出不来了。武汉肺炎在元旦前后便开始在武汉陆续出现，不停有人因发烧住院，也不停传来死人的消息。在医院工作的母亲目睹了太平间尸满为患之后，害怕了，便安排文娟去上海的舅舅家躲一躲。文娟很幸运，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

可是上海很快也不安全了，而且，文娟得知，中国和澳洲已经停飞了，想回澳洲读书，只有一条路，经第三国（而且在第三国住满两周）去澳洲。

她就这样在泰国转了两周之后，回到悉尼。

## (2)

可是，当文娟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回到她在悉尼大学附近的住处时，却说什么都打不开房门。她反复确认了钥匙，甚至公寓单元号，都没问题，可就是打不开房门。她于是给室友 Jo 拨了电话。

Jo 的声音有点惊恐，啊？！你已经到啦？！这么快呀！那什么……你……你不能进来，你要去酒店自我隔离两周，啊不，最好三周。

文娟愣了一下，问，我怎么打不开房门呀？

Jo 说，我找锁匠换了锁……对不起，文娟，真的对不起，可是你，从武汉回来，太吓人啦！你一定要去酒店自我隔离三周！我还年轻，我不想得武汉肺炎，我不想死！然后，就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文娟反复解释，说自己在武汉封城前就去了上海，而且又在泰国隔离了两周，应该不是病毒携带者，哀求 Jo 开门。她强调说，在中国恐慌了这么久，终于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想上床好好睡一觉。可 Jo 就是哭，就是不肯开门。

文娟其实也理解 Jo，可她一路辗转反侧，在泰国也花了不少额外的钱，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在悉尼住酒店还是挺贵的。她于是给中介 James 打了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给她临时找个稍便宜点的地方。

## (3)

James 很快就到了。James 是个上海人，个子高高的，比文娟早几年来澳留学，毕业后顺利办了移民，并兼职做了房屋中介。文娟对 James 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James 二话没说，就把文娟送到一个一室的单元。

当文娟听到这是 James 自己的住处时，犹豫了一下，只有一个房间啊？她喃喃自语道。James 马上解释说，你先在这暂住些日子，我去朋友那里住，他们去中东旅游，让我隔三差五去一趟他们家，喂喂他们家的猫。

文娟终于踏实了。当然，她不踏实也不行啊。

## (4)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文娟来说，是孤寂的，但也是踏实的。她每天足不出屋，见不到一个人。所有吃的和用的，都由 James 送过来，每天一次，放在门口，然后电话通知她出来取。她若有特别需求，比如女性用品什么的，就列个清单，塞在门外的小地毯下。

就这样，James 成了文娟唯一的期待。她每天盼着 James 过来。有时，她就躲在门后，静静地等，听到门外有悉悉簌簌的声音，她甚至会突然打开房门。她只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人，最好还能说上几句话。

突然有一天，文娟听到外面又有声音，而且是钥匙开门的声音。她不知怎么就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是 James！果然是 James。他拎着他的简便行李，回来了。他说，那对让他帮忙喂猫的夫妻提前回来了，因为再不回来，澳洲就不让进了。他喃喃地说，不用急，我再想想办法，我再想想办法。我问问几个朋友。

文娟突然又激动了一下，把 James 的行李一下子抢了过来，放到一边，冲动地说，还想什么办法啊，你回来住就是了……那什么，你住睡房，我住客厅。

James 就住了下来。

当然，他们不是一个住睡房，一个住客厅，而是，都住睡房。

## (5)

文娟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都上大学了，还从未交过男朋友呢。就是说，她对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并不轻车熟路。可是这次，她却是主动的，因为 James 似乎一直在退缩。她自信自己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可爱，个子不高，但皮肤白皙，说话有一些些奶气，还喜欢笑，不信 James 不喜欢。在疫情如此肆虐的时候，她太需要一个可以依



靠的人了。何况 James 不仅是个帅小伙子，还是个暖男。事实上，正是 James 的腼腆和迟疑，让文娟奋不顾身的。

文娟的第一次让她既紧张又激动，既胆怯又好奇。那真是一个让她终身难忘的夜晚，似乎疫情根本就没发生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两人就这样愉快地过起了二人小世界。

## (6)

在 James 的帮助下，原来的房间退了。就是说，她打算在 James 这里长期住下去了，而 James 也是同意了。她坚持要付房租。不付房租算怎么回事？难道是以肉体换房租吗？那和做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她是真心喜欢 James 的，两人这就算是正式同居了，一切都要 AA 制才好。记得 James 好像说过一次，还在还房贷，需要钱的。

在一次酒足饭饱而且又云雨了一番之后，James 有点小激动地吐露了一下心声：他爱文娟，愿意照顾她一辈子。如果文娟也喜欢他，而且愿意成为一个澳洲人，和他一起在澳洲生活……文娟没等 James 把话说完，就紧紧抱住了他，一边没头没脑地亲他，一边一口气把“我愿意”说了十几遍。

然后，James 就道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计划，他要把文娟的名字放进房契。

James 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他说完就跳下床，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甚至下载了一份表格。然后，两人便开始研究这份表格。表格里有一条，改变房屋拥有者的理由，以及每个拥有者所占比例什么的。

接下来的讨论就越来越细致了。最后，文娟提出一个方案，她放一笔钱进去，既帮 James 还了房贷，也加重了把自己的名字放进房契的理由。说是一笔，其实就是文娟一次性地交了一年的房租。文娟这样做真是一箭双雕，反正也是要交房租的嘛。

## (7)

对了，得说说疫情了。

从文娟辗转上海，泰国，从武汉逃回悉尼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就是说，文娟和 James 同居也快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武汉病毒已经有了个正式的名字，叫新冠病毒。悉尼也开始有感染者出现了。放眼全球的话，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出现感染者。先是南韩，然后是意大利，还有一艘停靠在日本的一个港口的邮轮，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势不可挡。

但文娟和 James 的日子还是老样子。这个老样子可没有厌倦之意，换个说法就是，每日如新，卿卿我我，如胶似漆。文娟的大学虽然开学了，可是她不必去学校，就呆在家里上网课。James 每周两次去公司上班，一般是周三和周六。

文娟把自己在悉尼的情况向依然战斗在武汉抗疫第一线的母亲做了汇报。母亲得知文娟有了男友，而且正计划移民澳洲，很是欣慰。文娟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对新冠疫情的恐惧中，只有她，在爱河中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

不知怎么她突然想起那个和她在一起住了半年的室友 Jo。她甚至有了冲动，想给她打个电话，向她表示一下感谢。也是，没有 Jo 换了门锁，把她关在大门之外，她怎么会有今天？真是世事难料啊。当然，她没打。她虽然对 Jo 抱有怨恨，可还没有坏到或闲到给她打个电话气气她的份儿上。

## (8)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疫情依旧。文娟的幸福生活也依旧。唯一不同的是，James 比从前忙了许多，几乎每天都要出去。

有一天，James 没有按时回家。文娟准备的爱心晚餐就要凉了，于是就给 James 打了个电话。可 James 没接。文娟突然就有点急了，一连打了几次，可是都没人接，像是关机或电话没电的样子。

文娟在焦虑中熬了一个小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比如，出车祸？甚至，染上新冠病毒，晕倒在大街上？她看过太多这样的视频。想到这，她开始慌了。却又一时没了主意。

她还是报了警。可警方似乎并不急，说再等等，起码得等 24 小时，否则不能立案失踪。

她几乎要疯了，在澳洲，James 几乎是她唯一的依靠和亲人。她不顾疫情风险，跑去警察局。警察态度虽然很好，可依然不急。

她几乎一夜未眠，就那么坐在餐桌前，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大约在八点钟，突然听到外面有钥匙开门声。文娟一跃而起，冲到门前。门开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白人男子站在她眼前。文娟吓了一跳，那个白人男子也吓了一跳。

## (9)

文娟这才弄明白一切。

原来 James 并不是那家中介公司的雇员，而是他们的客户，文娟现在住的这个原以为是 James 贷款买的这套小公寓，就是他在这间公司租的。James 头脑比较活络，和公司谈了笔交易：他为公司介绍客户，然后拿回扣。

文娟急忙问，James 人在哪里？

来人说，昨天就飞回中国了，是他送的机。

至于这套小公寓，来人说，租期已满，他是过来安排装修的，而装修工马上就要到了。

文娟当时就懵了。一年的租金，就这么不翼而飞了！而且，她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 (10)

文娟这才想起 Jo，她在悉尼除 James 之外唯一的熟人，曾经的室友。

Jo 听了文娟的故事后，接纳了她。

晚上，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Jo 告诉文娟，其实当初换门锁，是 James 的主意。临睡时，Jo 又加了一句：“James 这个人很神秘的，他可能不是上海人，因为我发现他好像听不太懂上海话”。文娟这才理清了一切，原来这场骗局，在她回到悉尼之前 James 就已经筹划好了。

可是，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文娟不可能永远和 Jo 挤在一张床上，她必须想办法出去赚钱，因为她不敢把这一切都告诉母亲，也不敢向母亲提及钱的问题。可问题是，疫情这么严重，哪里还会有工作？

### (11)

第二天，Jo 的表哥大明来看望她，并顺路给她带来一些厕所纸。现在市场上厕所纸脱销，Jo 已经坚持不了几天了。中间谈及文娟受骗，急需找一份工作的事。大明犹豫了一下，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那试试。我在经营一家中餐外卖，生意还不错。现在大家都不敢出去吃餐馆，反而成就了外卖行业。你送餐肯定不行，但可以接听订餐电话。

文娟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暗了下来。前面一次雪中送炭，让她损失了一年的租金，还搭上一腔痴情。现在，又是一个帅小伙，暖男，又是一次雪中送炭，可是，她还敢相信吗？

## 跌落者

行迈

在悉尼市区的东北角，从玫瑰湾一直往北，是著名的富人区。开车过了玫瑰湾就是一路上坡，半坡上有一所叫做昆克帕的私校，是用教堂改成的。这座私校的歌德式塔顶建筑，从诺大的玫瑰湾任何一个位置都能看见，其所坐落的方向刚好是正北。在私校的右侧有一条下坡的路，叫做沃克卢斯路。这条路象一个铁钩子一样，一路下坡沿着海边的尼尔森公园，再向东拐一个弯，便钩住了整个沃克卢斯市区。它是悉尼市最富有的市区之一。在这个铁钩的拐弯处，有一条岔路通向海边不远处的鲨鱼海滩，这条路叫做窟窿路，而窟窿路的两边，住着沃克卢斯市区最富有的人家。

在本世纪初，谷歌地图还没有普及，但上述从玫瑰湾到沃克卢斯的地理交通图，却早就印在了中国留学生吉姆·刘的脑海里了。吉姆的中文名字是刘济民，江西南昌人，中等个，留着邓小平似的短平头。他于1999年末从中国大陆来到悉尼，先读英文，然后在TAFE学习修车技术，已经快两年了。吉姆每个周末都要开着他那辆2500澳元买的日本蓝鸟车来到沃克卢斯，因为他靠给私人花园打工维持生活，而他打工的那个雇主家，就是窟窿路的41号。41号的屋主人可了不得，是当时悉尼最著名的肝科医生，原籍希腊，名叫密斯迪尼。这条路本来的英文名字是Coolong Rd，但吉姆却在心目中把它叫做窟窿路，这样可以稍稍发泄一点儿他对当地富人们既妒忌又愤懑的情绪。吉姆在41号的私人后院做花园工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来，他每个周六早上就来到这里，干两天一夜的杂活，周日的晚上才开车离开，回到他在悉尼城南圣彼得市区的廉价出租屋。

这是在2002年1月的一个周末，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在窟窿路41号的门口车道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铁斗，就是那种装载建筑垃圾的可吊装铁斗，不到两米高，但有将近三米长，属于大型铁斗。41号是坐落在路左边缓缓的斜坡上，一块60公分左右宽的木板从斜坡上搭入铁斗的边缘，算是一个简易的独木桥，应该就是一条把建筑垃圾搬运到铁斗里去的通路。只见在41号双层楼房的右边，慢慢地走出来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穿着体恤衫和短裤，扛着一块长长的陈旧的木板，吃力地向斜坡下的独木桥走过来。旧木板挡住了这个人的脸，他在独木桥的桥头慢慢地转身，一边调整肩头上木板的方向，一边找准了脚底下独木桥的踏脚位置。这时候他的脸露了出来，原来正是中国留学生吉姆·刘。

吉姆不是花园工嘛，怎么当起了搬运工？说来话长，原来吉姆在41号打工的这两年，除了种花种树浇水施肥和打草剪枝之外，什么杂活都得干。名义上他是个花园工，实际上他称自己是游泳池清洁工、室内清洁工、翻新油漆工、装修搬运工、洗狗工，甚至是做中国菜的厨工。密斯迪尼医生喜欢吃中国菜，刚好吉姆会做几道菜，都

是早年在家跟母亲学的江西南昌的本帮菜。用这几道菜来忽悠他的这个希腊人雇主，那算是绰绰有余了。密迪医生（这是吉姆在心理对雇主的称呼）还算不错，给吉姆按 15 块澳元一小时发的工资。这个工资已经比唐人街帮厨零工的工资多了一倍了。但是吉姆打听到，油漆短工的工资都在每小时 25 块以上，而装修搬运也在每小时 18 块以上。至于洗狗的工资多少，他就打听不到了。无论如何，在报酬的问题上，隐藏着吉姆对雇主的一丝怨气。罢了罢了，吉姆一再对自己说，能有这个周末工作，每周稳定地收入 240 至 270 澳元，就可以供自己的房租伙食以及在 TAFE 技工学校学习汽车修理的学费了。每每想到这里时，吉姆都会在心里把窟窿路叫做酷龙路，并骄傲地把自己当作是酷龙路上的酷龙，因为在同学们当中，他是少有的只须打两天一夜工就可以支撑所有费用的学员，而且他在 TAFE 学校的出勤率是全班最高的。

头年的圣诞节之前，密斯迪尼医生一家人回希腊度假去了，按计划也快回来了。在他家住房的西北角正在改建一个和花园相连的三面玻璃的大型太阳房，原来的木制大厅已经被完全拆掉了。现在吉姆肩头上扛着的这种又长又重的旧木板已经是今天搬运的第三块，后面还有无数块需要般呢。此时他肩头上负载着重压，不能想太多心事。不一会儿，吉姆已经扛着那块木板走到独木桥的另一头，也就是铁斗的上方。他再次调整了一下木块的方向，接着朝铁斗中间一挺身，就把木板掀翻到铁斗里去了。只听咔嚓的一声，木板的一头顶住了铁斗内壁，另一头被零碎的砖木垃圾挡住，木板的一头斜斜地翘了起来，在下方留下了不少空间。吉姆本想跳进铁斗里去把木板搁平，转而又想，还不如用下一块木板来把这翘起来的一头砸下去。

十来分钟后，吉姆扛着又一块长木板走过独木桥来到铁斗的上方。他慢慢地把木板的一头对准之前那块木板翘起来的一边猛地扔下去，不想木板翘起来的那头没有被砸下去，后来的这块木板又滑落到铁斗里，一头被铁斗内壁撑了起来，而另一头在相反的方向翘了起来。这样一来前后两块木板在铁斗里就被摆成了两副交叉的跷跷板的模样，在翘起来的两头下边都留下了不少空间。吉姆心里一边苦笑着，一边转念一想，算了吧，等木板堆垛起来就看不见了吧。接着吉姆又陆续搬过来四五块长木板扔进了铁斗，只是因为有了之前那两副跷跷板，新扔进去的木板很少有听话的，都七歪八倒地堆在铁斗里，那个样子，就像是吉姆幼年在家乡爬树掏喜鹊蛋时看见的喜鹊窝底部用树枝搭建的网状结构。吉姆站在独木桥头，对着铁斗里的巨型喜鹊窝窝底，一边发呆，一边思想斗争了几秒钟。但是很快地，他就想到了搬运工的工资不止每小时 15 块，只要把一些零碎垃圾扔在上面把铁斗装满，他也就算是能对得起密迪雇主了。

想好了之后，吉姆挺直了腰杆，左右扭动身体放松了一下。正好在这时，他的眼角瞟住了沿着窟窿路走过来的一位身穿三点式泳装的女人。窟窿路是从鲨鱼海滩走回居住区的通道之一，并直接连接到沃克卢斯路，每天都有一些去海滩和从海滩回来的



居民和游客经过。穿泳装的女人和光着上身只着泳裤的男士，还有嬉闹的孩子们，往往在路上络绎不绝。然而，今天午后这一路上却很安静，只见那个三点式女人已经走到距离 41 号十多米的地方。在一个两秒半钟的短暂瞟望里，吉姆看见一张圆润光滑的中青年美女的脸庞，那是一张真正的瓜子脸，闪耀着一双大眼睛，还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半湿半干地像小波浪般地披撒在白中带粉的脸颊两边，发梢搭落在微红溜光的双肩上。美女中等身材，身上那三点式泳衣，其实就像是三道风景指示标，把一对鼓鼓的乳房裸露出的上半部，还有那结实有形、上粗下细、节奏地移动着的、一双美女的腿子，都一股脑儿地送进了吉姆的双眸里。

美女这时抬起头来，朝吉姆这边望过来，吉姆和她对上了一眼。刹那间，有两点不知是蓝色还是绿色的光亮，从对面那双大眼睛里朝吉姆的双眼里闪了一下。吉姆的身体微微地振动了一下，在最后四分之一秒钟里慌乱地扭回头，同时把一只踩在独木桥头的右脚挪到了左脚的后面，这是他在独木桥上回转身体的前奏。可是他几乎踩空了，身体像泥鳅般闪扭了一下，在双臂毫无控制地挥舞的同时，整个身体贴着粗糙的木板边沿唰的一声掉了下来。而此时，在吉姆的脑海中竟掠过了“撒克逊”三个字的英文读音。

撒克逊这个单词是上个月 TAFE 学校的英文老师在课堂上教的，说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居住在德国与荷兰及丹麦等几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女人大多是魔鬼身材和金发碧眼。总之，吉姆曾经把一切异性之美都归纳入这个单词里面了，但对其所代表之女性的具体形象却只有朦胧的幻想，并没有多少实际印象。然而今天，吉姆刚刚用双眼捕捉到的美女形象，恰恰就是他幻想中的撒克逊美女的样子。只是今天他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真实，那么的具体，却又是那么的无言描述，以至于在吉姆跌落的那一瞬间，这个美丽的形象还一直占据着他的大脑。

“你还好吗？”耳边响起温柔的女性语音，虽然是用英语说的，但对于在本地 TAFE 学习了两年的吉姆来说，那就如同自己家里的姐姐说出来的一样清晰。

吉姆一边从惊愕中苏醒一边木然地抬起头来，看到三点式风景标所凸显的那个美女胴体就近在咫尺地立在他的对面。这时吉姆意识到自己是刚从独木桥上跌落下来，蹲在地上，并发现自己的双手正下意识地捂着左腿膝盖的上方。扭头一看，自己的左腿从膝盖上面一直到膝盖下面被木板的粗糙边沿刮出了一条长长的伤口，而在他左手捂住的地方，有鲜血从指头缝里渗流出来。

“哦，你受伤了！”那个温柔的女声又响起来，不过这次显得急促而关切。

吉姆微微地摇了摇头，不知是表示没有受伤还是表示没有什么要紧，同时脸上突然一阵热起来。原来这时的撒克逊女郎已经蹲了下来，双眼看着吉姆渗血的左腿和指头。吉姆的眼珠子不受控制地斜斜瞟过去，看到了一对饱满乳房裸露的大部分，以及

胸脯下方一双浑圆而结实的，曲蹲着的光溜溜的大腿，还有一股海水和淡水都没有冲洗掉的异性的芬芳，轻飘飘地涌入吉姆的鼻孔。这种芬芳，吉姆在自己身边出现过的女人身上从来没有闻到过。

仅仅过了半秒钟，吉姆下意识地闪开了眼睛，这时他看到一只丰满的，年轻女郎才会有的，细腻而圆润的右手，正指着他受伤的左腿。女郎手上的那个食指，带着涂成乳白色的指甲，正在从他左腿伤口的上方一直指向伤口的下方。

“你需要急救处理，我家里有急救包，你跟我来吧。”随着那温柔而肯定的语气，一只有力的手已经搀扶到吉姆的右手手臂下。

在吉姆被扶起来的同时，他颤巍巍的右腿碰到了撒克逊女郎裸露到髌关节以上的左腿。吉姆心里又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他本想对女郎说自己可以走路，不用她搀扶。但不知为什么自己却没有说出来。直到现在，吉姆才隐隐地感觉到一丝左腿上的疼痛。他被搀扶着，慢慢朝 41 号的斜对面走去。低着头挪步而行的吉姆，这时看清了身边女郎的双腿，上面有着白里透红又被晒得微微发暗的皮肤，光着一双脚丫子，在铺有石子和沥青的马路上，像个运动员似地矫健地挪动着步伐。同时，吉姆眼睛的余光，还明确地感觉到身边那个高耸的、起伏有致的胸脯。

“你是从中国来的吗？”女郎一声清脆的问话，逼着吉姆抬起头来，在两尺左右的近距离里，他看到了一双有着绿色眼球的大眼睛，带着长而卷曲的睫毛和自信的微笑。

“是的。”吉姆随声应道。女郎亲切友好的问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鼓起勇气决定要和女郎交谈几句。

“你怎么看出我是中国人的？”吉姆问道，并感觉到自己脸上有了一点浅浅的微笑。

“你工作努力，不怕疼痛，我所知道的中国人都这样。”女郎清脆的声音和让人感到舒适的答案，使得吉姆在心中又大大地给撒克逊加了许多分。不过吉姆清楚，中国留学生在悉尼干零活干粗活的形象对大多数本地澳洲人来说都很容易识别的。

“我们到了，你站好。”好听的撒克逊语音在路对面的 46 号门口停住了。女郎把搀扶吉姆的手抽出来，伸开双手推开了一副大大的带有镂空雕花的铁门，然后又回过身来搀扶着吉姆走了进去。

两排高大的柏树挺立在一条沙石坂路的两旁，像是默默地在对来人致以欢迎的礼仪。走完石坂路，他们来到了一栋三层楼的宽大建筑前。这是一栋老式建筑，没有阳台，楼上的窗户又大又整齐地排列着。这栋楼房显得很欧式的样子，并显示出几分威严，有点像吉姆在老家南昌看到过的苏联专家楼。从门口的建筑风格，吉姆还看出他们面对的是楼房的背面，而正面一定是对着北边的海滩的。

“你叫什么名字？”女郎一边扶着吉姆走上几节宽宽的台阶，一边问道。

“我叫吉姆，吉姆刘。”

“吉姆，我叫莎霞，很高兴认识你。”女郎和吉姆的眼光又对视了一下。

莎霞这个名字对吉姆来说比较生僻，好像学校里有一个俄国女孩是叫这个名字的。不一会儿，他们已经从后门进入，来到大厅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这像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或书房，有办公桌椅，两边各放着长短沙发和茶几，周围还有放满书籍的书架和关着门的橱柜。莎霞招呼吉姆坐在沙发上，自己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大箱子放在茶几上。吉姆看到箱盖上写着的英文是“急救”两个字。莎霞从箱子里拿出三个药瓶和一包卫生棉球。她用镊子夹出卫生棉球，又从一个瓶子里沾湿了带有酒精味道的液体，然后把镊子交到吉姆的手上。

“勇敢的人，你自己来消毒吧，要一次性地一点点地抹伤口，不要反复来回，每次都要换棉球和酒精哦。我知道你不怕疼的。”莎霞以坚信的口气鼓励着吉姆，看到吉姆果断地接过镊子开始抹伤口之后，才微笑着转身走了出去。

吉姆感激地望着莎霞的背影。这时他注意到莎霞有着令人惊奇的细腰和南昌鸭梨形状一样的臀部，两只大腿上面各有很大一部分臀部裸露在三角形泳裤的外面，一招一摇地随着她的脚步消失在门外。这时在吉姆的心中，由荷尔蒙催发的男性情愫已经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几分欣赏和赞美的成分。当吉姆快把伤口消毒完毕时，莎霞回到屋里来了。这时的她披上了一件宽大的纱巾，凹凸有致的身体就像一幅西洋油画中的美女一般，显得更有艺术的气息和美感了。

“消毒好了吗，现在我们来上药吧。”莎霞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另一把镊子，夹着棉球从另一个瓶子里沾满了药水，在吉姆的左边蹲下身子，把药水轻轻地抹在吉姆的伤口上。

这时吉姆的心里闪过一念，自己是不是就像一个撒克逊国王，在接受宫女虔诚的侍候？念头一过，他又狠狠地在心中抽了自己一个大耳刮子，并对自己说，吉姆啊吉姆，你现在是在接受人间最富于人性的爱护，你今天遇到天使了啊！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莎霞给吉姆敷上了药，垫上了纱布，绑上了纱带。这期间，吉姆大胆地和莎霞进行了简短的但是十分愉快的交谈。

“你是俄国人吗？”吉姆大胆地问道。

“哈哈，我像俄国人吗？哦，对了，我的名字！”莎霞毫不掩饰她那轻松的惊讶。

“我祖父本来是居住在波兰和德国接壤的边界，是个德裔波兰人。”莎霞很有兴致地接着说了下去。

“二战初期，我祖父曾经被德国人逼迫参加纳粹军队，但是他很快就从纳粹军队逃脱了，跑到芬兰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线。战争结束后我们全家移民到澳大利亚。我父亲是个商人，从德国进口机械产品到澳洲。我出身在悉尼，是个地道的澳洲人。”



在吉姆眼中，莎霞最多只有 35 岁，她那么充满活力，充满爱心，雍容而开放，快乐而自信，是大大咧咧的澳洲女孩当中的佼佼者。莎霞虽然有她的特别之处，比如她明显出身于大户人家，而且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她却和大多数澳洲女孩一样富有亲和性，会主动地关心别人。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吉姆知道莎霞的父亲曾经为澳洲进口过德国生产的铁路机车和车厢，是个很会赚钱的大商人。莎霞就在她父亲的机械贸易公司工作。吉姆也告诉莎霞，他是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工科毕业生，来到澳洲学习英语和修车技术，想留在澳洲找一份修车的工作，并在未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修车店。

“非常好！”莎霞真心地鼓励道，“我的祖父和父亲就是从一家小小的机械贸易店做起的。”

这时，对吉姆左腿的创伤急救工作都全部做完了。莎霞关心起吉姆如何回家的事情。吉姆表示他要回到 41 号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不！”莎霞坚决反对道，“你已经受了伤，不能再做体力工作了。我认识密斯迪尼医生，他应该给你付出工伤医疗费用和保养费用的。你现在需要回家休息。”

什么工伤医疗费和保养费，吉姆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会从独木桥上跌落。

“你不要回去 41 号，等我先去沙滩一趟，回来后再送你回家。”莎霞微笑着说。吉姆问莎霞为什么刚从沙滩回来还要再去。莎霞告诉吉姆，今天她本来是回家来拿尼龙绳的，要送去鲨鱼海滩让同伴们修补破损的防鲨网。莎霞是海滩上自愿者小组的成员，和同伴们轮流在周末担任海滩的安全工作，比如防止人在防鲨网以外游泳、救治溺水者、清理垃圾、检查和修补防鲨网等等。

吉姆有一点不太明白，莎霞家庭条件这么好，平时工作日又都有工作，个人的周末时间也一定很宝贵，为什么要在周末去海滩做安保义工。他向莎霞讨教。莎霞告诉他说“我们全家都很热爱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给了我们全家三四代人这么多好处，我回馈社会一点个人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也只是一个月在鲨鱼海滩服务一个周末日，我们有二十多个本地区的志愿者在周末轮值呐。”

“啊，原来是这样。”吉姆觉得自己对本地富人一向持有的保留态度是值得修正一下了，富人不是也有很善良的嘛。看来人无论富裕还是贫困，只有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才是值得尊重和爱戴的啊。

想到这里，吉姆又一下子联想到了自己今天在大铁斗里“建”的那个喜鹊窝的窝底，一种久违的愧疚感觉突然涌到他的心头。吉姆本是江西机械厂的工人子弟，有着劳动者家庭简朴的真诚传统和潜移默化的教养。他今天受到撒克逊美女莎霞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这同他今天干活时留下的污点，不管这污点有多大，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再说，就这么把喜鹊窝留在铁斗里，岂不是告诉密迪医生和所有看见的人，

我吉姆是个偷奸耍滑的人吗。吉姆不能允许自己就这样离开，他要回去把喜鹊窝拆掉，再把装填垃圾的工作做完。

“我把东西弄坏了，我要回去把它修好。”吉姆对莎霞说道。

“你弄坏了东西，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助你的。”莎霞好奇地问。

“你帮不了，是我身上的东西，但要回到 41 号去修。”吉姆不知如何向莎霞解释他要回去做的事情。而吉姆身上有什么东西坏了要回到 41 号去修呢？这却是莎霞不可能理解的事情。

“那会是什么，你身上坏了什么东西？”莎霞盯着吉姆的眼睛问道。

“良心。”吉姆穷于应付。他不知道良心的英文单词怎么说，在莎霞听起来，吉姆说的是“好心”（my good heart）。这让莎霞更加莫名其妙了。

吉姆站了起来，故意像从未受伤一般地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

“你看，我没有一点儿事，完全可以干活。非常感谢你今天对我受伤的救治和照顾。”吉姆对莎霞说完这些话，马上就准备要向外走。

“如果你不介意，我从海滩回来后可以去 41 号帮助你，我想知道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坏了，而且必须要回到 41 号去修。我应该把今天对你的救护工作做完。”莎霞微笑着说，口气显得不可抗拒。

吉姆又心生感动了，原来莎霞以为她对吉姆的救护工作还没有做完呢。得了，我吉姆自己工作中的污点也不必对她隐瞒了，那是一道良心上的伤口，虽然不大，也必须要把它修好，就让莎霞看看我怎样修补良心吧。想到这里，吉姆说“好吧，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莎霞也不再追问，她拿好了尼龙绳，和吉姆一起走到 41 号，简单和吉姆告别之后，她走向海边，先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吉姆左腿的疼痛越来越轻了，他走过独木桥，跳进铁斗里面，开始从最上面的木板搬起，把东翘西歪的木板一块又一块地搬到铁斗的一侧，整齐地堆码起来。那个巨型的喜鹊窝窝底，一点一点地在变小。当吉姆搬弄到快一半的时候，莎霞回来了。她一下子就跳上独木桥，走到铁斗边，这次吉姆倒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她。

“你在做什么？”莎霞一下子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找到你丢的东西了吗？”

原来莎霞一直以为吉姆有什么东西掉进铁斗里面去了。吉姆抬起头来，把右手放在胸口，微笑着对莎霞说，“我心里有一块肉掉了。”莎霞慢慢地摇摆着头，表示听不懂。

“你看这些木头，本来更像是一个鸟巢，把铁斗几乎架空了，那样会少放很多垃圾。现在我正在重新堆放它们，让出应有的空间，好让铁斗能够放进它本来可以被放进那么多的垃圾。这下你明白了吗？”吉姆吃力地用他很勉强的英语，有点啰嗦地向莎霞解释着。

“这样做多么麻烦，你之前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木板放好呢？”莎霞显然是听懂了，但又发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嗯.....”吉姆不知如何回答。两秒钟后，他鼓足了勇气，“我本来以为那样可以快快地把铁斗装满。”莎霞没有作声，似乎在等待什么。吉姆继续说道，“在我跌倒之后.....”吉姆向上望着莎霞，莎霞也向下看着吉姆，“我碰到了一位天使”（还好，吉姆知道天使的英文是 angel），“这个天使让我明白了，我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工作.....”

“哈-哈-哈”莎霞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就是你心里丢失的那块肉吗，现在你找到了，想要把它补回去。OK，让我来帮你！”莎霞说着就跳下铁斗，像跳舞一般地，高一脚低一脚地踉跄到铁斗的另一端。

“来吧！”莎霞搬起了一块翘起的木板的一头，吉姆也迅速地搬起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一起把木板抬起来，再平放到铁斗的一边。就这样，他们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搬起，再平放到铁斗的两边。当最后的那两块跷跷板也被放平之后。莎霞从木板堆上敏捷地踏上去，爬到了独木桥上。

“把你的手伸给我。”莎霞蹲下身子向吉姆说道。吉姆走到独木桥下，把一只手伸给莎霞抓住，同时一步一步地从木板堆踏步上来，也到了独木桥上，站在莎霞让出来的位置上。莎霞随即松开手，转过身去。吉姆紧跟在她的身后，就在她那一股醉人的异性芬芳之中，他们一起走下了独木桥，来到大路旁的私家车道上。

“现在你该回家了，回去好好休息，下周一记住要到你居住地区的外科门诊去换药。”莎霞像下命令似的对吉姆说道，接着又补充问了一句“你是坐公交车来的吗？”

“我的车就在车房里。”吉姆回答道，“但是，我还.....”

“没有但是！”莎霞斩钉切铁地打断了吉姆。吉姆学着莎霞的腔调，在心里用英文重复地念道“**No but ! No but !**”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这么说的啊。

“你到车房去把车开出来，我要看着你离开，装垃圾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告诉密斯迪尼医生你在为他工作时跌伤了。”莎霞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车房的门。吉姆还犹豫着.....

莎霞又说道“你今天虽然身体跌倒了，但是你的心灵升起来了，你是一个好男人。”吉姆明明听懂了莎霞的这句话，但他还是在心里慢慢地把这句话的英语又重复了一遍：“**Your body fell down today, but your heart rises up, you are a good man**”。吉姆知道心灵这个词的英文单词是 **internal spirit**，但听到莎霞直接说 **heart rises up**，他明白那就是指心灵在上升。吉姆的心里腾腾地升起一股子热浪，他完全没有想到一个偶遇的，陌生的异族女郎，能够如此理解他心灵的一点点愧疚，还有行动上的那么一点点补救。

“谢谢你！”吉姆用纯洁无邪的眼光看着莎霞那双美丽的绿眼睛，回敬着她美好的评语。吉姆敢肯定，这是他平生所听到过的最美好的一句评语。随即吉姆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车库的侧门，又回望了莎霞一眼，走进了车库。随着汽车引擎的发动，车库门的打开，吉姆那辆陈旧的灰色蓝鸟车开了出来。吉姆把车暂停在车道上，打开了车窗，对着莎霞说道“再次感谢你，我会记住今天，我下周再来，希望再见到你。”在莎霞的微笑中，在车库门关闭的噪音中，蓝鸟车转弯开进了窟窿路。

“这不是窟窿路，”吉姆在心里对自己说道，“这是酷龙路，这路上有澳洲酷龙，也将会有中国酷龙。”吉姆踩下油门，把车子朝着昆克帕私校所在的高坡上开去。

“Your heart rises up！”吉姆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莎霞这句话。突然间，他想起了在TAFE 学生派对上学过的一首刚刚问世的著名英文歌的歌词“You raise me up！”对呀，不是我的心灵上升了，而是你把我的心从低处给举到高处了！吉姆随即不由自主地高声用英语唱起了这首歌：“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至此，关于跌落者的故事就讲得差不多完了。如果读者想简要地了解后来的情况，那么笔者就简要地道来：

周一那天吉姆按照莎霞的嘱咐到圣彼得市区的外科门诊去换了药，几天后伤口就结痂了。

到下一个周末，吉姆又来到酷龙路（吉姆不会再称它为窟窿路了）。密迪医生已经从欧洲回来，他交给吉姆一个信封，里面有上周的工钱，还有另外 1000 澳元，是密迪医生让吉姆保养伤口和身体的钱。吉姆再三推让，但医生坚持要他收下，还慰问了他的受伤，并查看了他伤口复原的情况。

密迪医生告诉吉姆“莎霞已经告诉了我一切，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你做了一个十分真诚的人！等到伤口痊愈脱痂了你再回来工作吧。”

一年后，吉姆从 TAFE 毕业，在一家修车店里工作。由于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修车技术，店主鼓励他申请技术移民。吉姆的申请得到了密迪医生的担保。不久，他拿到了澳洲的绿卡，随即从中国把妻子和女儿也接到了悉尼。他周末还继续在密迪医生家干杂活，一直干到女儿中学毕业。

又过了八年之后，吉姆开了一间自己的修车店，终于实现了他要做一只酷龙的心愿。

吉姆在后来的年代里，多次向信件求助和上门求助的本地慈善机构捐款，每次不多不少 1000 澳元。他是在以这种方式默默地报答酷龙路上好心人以往的帮助和心灵的启迪，也是在力所能及地帮助有需求的本地市民。

吉姆有没有再见到莎霞呢？有的，特别是在那年那月的第二个周末，当吉姆又去到酷龙路的那天，他和密迪医生道完了别，就把自己的蓝鸟车开过去停在莎霞家的 46

号门口。吉姆打开了车窗，拧开了唱片机，大声地放出了“*You raise me up*”这首歌。没过多久，莎霞出现在门口。她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着吉姆说“*It is you, I knew it!*”

吉姆把手掌向上伸向莎霞的方向，做出一个赠送状，然后微笑着说道“*It is for you, and forever!*”

## 访民张全有

李双

张全有挨打了，挨支书儿子打了，去村部找支书告状。

村部坐了几个人，全是村里的上层建筑。

支书正在发言：“虽然隔壁龙口村现在比我们村富一点点，但他们村的人整天你争我吵，一件很简单的事，要吵半天才有结果，效率太低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很快就可以赶超龙口村！”

张全有问：“那要怎样才能团结一致呢？”

支书说：“团结一致，就是大家要统一思想，团结在以支书为首的党支部周围，坚决维护支书这个核心，经常、主动向党支部看齐，向党支部书记看齐，向党支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以及三四五六次会议精神看齐，向党支部的各项决策部署看齐。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全局意识、核心意识。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支部保持高度一致。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我说啥子就是啥子！要明白，有一个好的党支部、好的书记，是全村特色社会主义之幸，是全村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之幸，也是全体村民之幸！”

张全有一下乱了心智。转而去政府告状。但，欲减之罪何患无辞，输了。

农闲时，张姓家族中，以往受过支书家气的，人多心齐，集体出钱支持张全有告状，让他先去县里，不行又去市里，去省里，去北京。钱行时还鼓励他：“网上帖子说，古时候有一个弱女子，为了弟弟的冤案，从老家上访到北京。她运气好，一路上没有被强奸，没有被神经病，没有被自杀。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都报道了她的事。后来，她不但赢了官司，还扳倒了县长、市长、省长等一百多个官员。她就是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是在大清朝。未必现在还不如清朝！”又说：“劝君更尽一杯酒，上访途中多艰辛！”

此后，大半年时间里，张全有都在县里市里省里和北京寻找青天。结果，县里市里省里北京，或北京省里市里县里，都有人警告他：“可以维权，但不能恶意维权！可以上访，但不能越级上访，不能恶意上访，不能非法上访！”唉，不光是北漂，还是白漂。

路上有人告诉张全有：“访民徐纯合，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结果被打死了。运气还算好，政府替他承担老人的赡养责任，和孩子的抚养义务。你回去吧，别告了！不会每个人运气都好的！”他暗呼：巡视组啊，你在哪里？又有人告诉他：“连巡视组组长都贪污两亿人民币，你还相信巡视组能够反支书？连信访局局长都受贿，你还相信上访能够解决问题？民对民时，法律是法律；官对民时，法律是政治；官对官时，法律是机密。当民急需法律时，法律往往离去；当民拿起刀时，法律立刻回来了。算



了吧，回家吧！”正在焦头烂额，另一人告诉他：“中华汉语博大精深，如果你孤陋寡闻，我给你补一课——老百姓打死人叫‘杀人’，警察打死人叫‘玩忽职守’；老百姓关人叫‘非法拘禁’，上级关访民叫‘维稳’；老百姓打人叫‘殴打他人’，城管打人叫‘发生肢体接触’；老百姓撒谎叫‘造谣’，上级造谣叫‘舆论引导’；老百姓找一次小姐叫‘嫖娼’，上级成年累月嫖娼叫‘包二奶’……你不懂这里面的名堂，要吃亏的。快回家吧，别告了！”还有人说：“如果你有权，规则是为你服务的；如果你有钱，规则是可以变通的；如果你既没权，又没钱，那么规则就是为你定制的。告来告去，倒霉的是你自己！”

张全有走投无路，而且似乎已经糊里糊涂，只好回到村里。

到了村口，看到电线杆上，“电线无铜，偷盗有罪”的标语侧边，新添了“依法治村”的字样，大喜！鼓足心劲再到村部告状。

村部挤了一屋子人，支书在转着圈训话：“村里那几个从城里打工回来的敌对势力，个个都是叛村贼，经常散布不利我村的言论，对支部太不公了，不会有好下场的。再有，小学生勾引村小校长的歪风必须严厉惩罚。要向校长学习——一个人受了委屈，不上街，不上访，不给上级找麻烦，自己忍了，才是高风亮节。没事打一点小麻将就是最大的爱国，爱村！每个人都要守法，不能非法！你在城市逗留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生娃娃没办准生证，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生了两胎，你非法了！可以生二胎你只生一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拆房，你非法了！你儿子上网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你讨薪爬上镇政府大楼，你非法了！你无证在路边卖烤红苕，你非法了！你说话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你非法了！……”吓得张全有退了出来。走远了，还能听见支书的吼声：“根据上级指示，要正确处理上级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具体到村里……”

张全有想不通，又去琢磨电线杆。围着看了一圈，发现“依法治村”前面还写有“在支书领导下”六个字。于是逃回家，打算关门嚎啕。不过房屋已经被茂盛的青草淹没，还得先收拾草呢。

傍晚，张全有听新闻联播说，《刑法》新增了好多条款。他高兴啊！竖起大耳朵，没听见走后门罪，利用权力升学罪，媒体编造假话罪，官二代接班罪，代表开会睡觉罪，法院官员嫖娼罪，诬陷百姓造谣罪，物价私自上涨罪，强拆罪，殴打商贩罪，法院审判不公罪，公安违法抓捕公民罪……听见了“非法取证罪”、“非法讨薪罪”、“非法募捐罪”、“非法上访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还听见了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宁提案，要搞“扰乱信访秩序罪”，“在信

访时喊口号、打横幅、散发材料、静坐、自伤、自残、自杀、跳楼等行为，处3年以下、3年到7年、7年到15年有期徒刑。”“非访缠访闹访以及越级上访的，将

予以依法打击。”甚至听见了“面对不规范执法，公民应先配合，再依法维权。”结合自己在城里的经历及耳闻，比如他有枪，你的菜刀算凶器；他包二奶，你看 a 片算流氓；他贪污，你摆地摊算违法；他住高楼，你搭窝棚要强拆……终于明白，新增的罪只有百姓才犯，都是整治百姓的。

又伤心了一场。三天后，他决定不去招惹支书了，还是当顺民也许稳当些，免得支书儿子攻上门来，再打自己一顿。

(完)



移民生活三部曲之一——悉尼那些事儿之 14

## 冯老爷子

梁军

今晚的月亮疼人的白！

冯老爷子觉着心里实在憋屈的慌，便悄悄溜出房门，坐到后院枇杷树下的黄花梨圈椅上，心乱如麻。这圈椅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 Balmain 的周末旧货市场淘换来的。椅子背儿上有两个鬼脸儿，平时看着着实的可爱，今晚看上去却疼人骨髓。冯老爷子捶打着前额，双眉紧蹙。为什么自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会晚节不保，被那个曾经柔情似水的娘们儿告上法庭？

七十年的光阴像默片时代的无声电影，在脑海里闪过。年轻时忽略的细节，此刻变得异常清晰——17岁赴内蒙古插队，在火车站送行的妈妈和姐弟们抱着他抽泣的神情，那时候觉得她们幼稚可笑，自己正在英勇无畏地踏着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前进；冬天的蒙古草原，半夜零下二十度，自己和小伙伴们跑到牲口棚抱着耕牛取暖；口袋里永远空空如也，放假时，无奈背着半袋子土豆，扒火车回家探亲，意外的出现令妈妈恍惚惊喜的瞬间；与发妻佩茹，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知青姑娘，到公社看完电影，手拉手回土坯房的悸动和温馨；77年恢复高考后，抱着理想幻灭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温习功课的日日夜夜；回城上大学，跻身文凭热时代的前列；分配到机关工作后，中国经济腾飞，辞职下海经商，颇有斩获；女儿来澳洲留学、移民、结婚，自己和老伴儿交赞助费移民澳洲……

光头女婿史蒂芬，听到后院有动静，出来查看。冯老爷子至今还是满头银发，每天瞧着刚过而立之年的女婿，锃光瓦亮的秃头在面前晃来晃去，实在是堵心。他冲史蒂芬“ok”了几声，秃头嘟嘟囔囔缩了回去。片刻，史蒂芬竟然拿了一件外衣出来，递给了老冯，示意他穿上，不要着凉。老冯着实感动。亲生女儿在他和那个女人结婚之后，就拒绝和他沟通，每天出来进去形同陌路，远不如这个澳洲女婿懂得人情世故。

夜半的山风习习，吹得枇杷树叶沙沙作响。冯老爷子打了个冷颤，一阵尿意袭来。他听着房间里再没动静，偷偷在芭蕉树下撒了泡尿，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坐回椅子，费力地把断线的思绪接上，宛若一宵春梦，被惊雷无情阻断，待恢复平静，再使劲闭上眼，让梦境继续。

自己的一生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有时逆水行船，有时高歌猛进，有时身不由己，有时乘风破浪。但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毅力，总能跋涉险滩，逢凶化吉。这次却非比寻常，阴沟里翻船，卷进了漩涡，遭遇了海啸。

其实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从女儿出国开始。

本来和老伴儿相继退休，衣食无忧，盘算着踏踏实实颐养天年。女儿出国学习几年，到外面的世界溜达一圈，也就回来了。

不料，一个暑假，她带回来这个憨头憨脑的史蒂芬，说是要结婚留在澳洲。听说他学的什么心理学专业，一贯务实的老冯一百个不乐意。澳洲地广人稀，研究心理学的还不如开大货车的。佩茹心疼闺女，加上自古以来，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架不住娘儿俩个软磨硬泡，自己万般无奈默许了这门亲事。

开始老冯坚决不同意两人住在一起。女儿竟然说反正我们在澳洲就住在一起，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老冯无奈，再次退让。半夜听到她杀猪般的叫床，老冯无地自容。佩茹倒是泰然自若，“小夫妻干柴烈火也是有的。”一边絮叨着下乡时自己在草垛、麦田、水沟里的猴急不堪，跟人家洋女婿比，你是有过之无不及，一边笑呵呵地给女婿煮鸡蛋冲咖啡，补充能量。老冯敦促老伴认真地和女儿谈谈这件有伤风化的事情的严肃性。佩茹回来后红着脸说，女儿做足了保护措施，坚称这事没什么大惊小怪。性爱就像吃一餐盛宴，喝一瓶好酒。你们现在也正值虎狼之年，我说什么了？如果再啰嗦，我们就去住酒店。老冯后悔，绥靖政策害死人！

除了生活上不拘小节，史蒂芬还吝啬抠门。来家里住了一个月，只是进门时送了老冯一瓶免税店的洋酒，然后就再没有掏过腰包。每天吃饭时可是不客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甜点、冰淇淋，稀里哗啦地往肚子里装。老冯看着暗自叫苦，姑爷好饭量！

更不能容忍的是史蒂芬对自己和佩茹的称呼，不喊“叔叔阿姨”，直呼其名。有时，还手舞足蹈地搂住老伴的肩膀，和丈母娘嘻嘻哈哈开玩笑。佩茹似乎也很享受这待遇，还时不时红了脸，像当年插队时拒绝自己时的模样。老冯实在忍无可忍。

最要命的是沟通。她们小两口叽里呱啦谈笑风生，自己和老伴只能干瞪眼，陪笑脸，主人反倒成了多余的客人，典型的鸠占鹊巢。亲戚朋友们艳羡自己有了个洋女婿，却应了那句老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史蒂芬的表现，完全颠覆了“姑爷”的概念。过去老冯总盘算，姑爷虽然是门前贵客，毕竟是外人，自己才是这一亩三分地的老大。姑爷应该低眉顺眼，奉承着迁就着自己和佩茹。平时来吃饭不能空着手，一年三大节登门拜望，最不济也得带瓶酒，一盒新鲜的蛋糕。小两口亲热，要背着人，老丈人面前总得装作一本正经。自己想喝两口儿，他得坐在下首陪着，逢迎拍马。我心里舒坦，也就认了这半个儿。你夹着尾巴做人，装几年相，我们死了，房地产业还不是都便宜了你！

史蒂芬却与这标准姑爷的形象相去甚远。他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人，自我为中心，却也顾及周围人的感受。与人交往，若即若离，从不越界。和岳父母平等相待，平等

到没了尊严。凭着一张外国脸，伦理纲常就能一笔勾销了吗？老冯对人情世故的认知在史蒂芬的混不吝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无计可施。

平心而论，这洋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女儿出国前，总爱沉着脸，撅着小嘴，动不动就要发脾气，拒人于千里之外，典型的公主病症状。现在脸上常常笑容灿烂，遇事心平气和，开始学会摆事实，讲道理。过去她胡吃海塞，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现在天天早晨穿上运动服和史蒂芬出去跑步锻炼、瑜伽健身，甚至和公园里晨练的老人们学习太极拳，说是回澳后要开办免费学习班，大力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吃饭时也以素食为主，进嘴的东西都要先仔细衡量卡路里。得空的时候，两个人跑到动物园，向管理员提意见，研究改善狗熊、老虎、狮子的居住环境和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有一次，专门坐火车去长城捡垃圾。平时在家里，两人安安静静上网、看书，偶尔你递给我一杯水，我拍拍你的后背，相得益彰。

佩茹看在眼里，抿着嘴儿笑，欢喜女儿的变化。老冯却觉得他们的生活缺少了一股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没有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女儿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已经完成，我们不用像你们那代人一样扛着锄头去修理地球了，我们这代人要努力让地球变得更加宜居美好。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老冯也就由他们去了。

回澳洲前一天，史蒂芬和女儿做了一桌子西餐，烤鸡翅、意大利面、沙拉、水果派、鸡尾酒，像模像样，答谢未来岳父岳母的盛情款待。

老冯和佩茹到机场送行。史蒂芬除了拥抱佩茹，还破例给了老冯一个期待已久的拥抱，说我爱你们。老冯已经伸出的大手尴尬地悬在半空，身体僵硬，被动地接受了这个告别形式，一脸难以言状的表情。中国人的爱过于含蓄，深藏不露，即便是父爱如山。原来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是可以拥抱代替握手的。它如此温暖、真挚，令人难忘，他开始不讨厌这个直来直去的女婿了。

女儿牵着史蒂芬的手，欢欢喜喜地入关，老冯怅然若失。女儿已经不属于自己，她有了心爱的男人，要远走高飞了。送机回家后，老冯心情郁闷，找茬儿和佩茹闹了好长时间的别扭。

女儿完成学业、申请独立技术移民、和史蒂芬登记结婚、怀孕即将生孩子。这时候，老两口面临着人生选择。佩茹倒是想得开，日子让孩子们自己过，老冯却放不下女儿。他亲眼看到大街上澳洲的母亲们，背着抱着两三个吃奶的孩子过马路时的艰辛，明白职场上所谓的男女平等意味着女儿要像男人们一样打拼。她到了爬坡的年纪，自己一定要伸出援手。女儿半年前在悉尼结婚，随随便便带着几个同学，跑到结婚登记处，穿着租来的婚纱照照了一张像，在唐人街吃了一顿饭，就算交代了终身大事。自

已没能在煽情的婚礼进行曲中，亲手将心肝宝贝女儿交到女婿的手上，抱憾至今。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决计不能再次错过。

佩茹扭不过他，挥手告别了麻将牌友、广场舞的队友、老年大学的学友，带了一些散碎银两，通过女儿向移民局缴纳了人头税，和老冯移民澳洲。

屁股没坐稳，赶上悉尼房价大涨，华人圈人心惶惶。大家扶老携幼，倾巢出动，四面出击，抢购房产。老冯凭借多年商界的打拼经验，知道澳洲地产的牛市来了，要尽快上车。史蒂芬听了，耸了耸肩，我出身单亲家庭，老娘自己还在租房住，我无能为力，总不能去抢银行。女儿也是可有可无的态度，反正千禧一代住房拥有率仅为28%，不去赶那个时髦。老冯急得火上房，房价上去就下不来，国内刚刚经历过一轮暴涨，你们少不更事。中国人讲究买房置地，这是家庭稳定的根本保障。没办法，老冯卖掉国内的一套房子，替女儿女婿凑够首期。老冯留了个心眼儿，问女儿要不要搞一个财产公证，省得闹掰的时候有理说不清。

“史蒂芬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这种鼠肚鸡肠的事，我做不出来。信不过他，房子就不要买了，省得伤我们两口子的和气。”女儿杏眼圆睁，老冯气得直翻白眼儿。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算是领教了。

买房的过程，堪比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小两口每周查看网站，不停带来令人惶恐的消息。周末拍卖的清空率节节高升，各区房价屡创新高。女儿这才慌了手脚。老冯气定神闲，不要怕，有老爹在此给你撑腰。你就看一百万左右的房子，带前后花园、游泳池，最好有一块空地，留给我开辟菜园子，去办吧！

女儿得了圣旨，胆子壮大起来，在悉尼北区—传统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搜索房源。史蒂芬囊中羞涩，人微言轻，自然不能做主，只剩下开车带路的份儿。

一个周六，一家四口照例参加拍卖会。这是一栋四房的 house，在一条静街的高坡上。门前草皮修剪得齐刷刷嫩绿，一棵日本枫树，枝繁叶茂，遮挡着毒辣的太阳，树下一条白色的木长椅，摆放两个暗红色的坐垫，看上去恬静舒适。两层的全砖房子，经过重新粉刷装修，后院种着苹果树、柠檬树、橘子树、枇杷树，硕果累累。为了防止笑翠鸟（kookaburra）、袋貂（possum）和其他小动物偷食，全部用网子罩住，保护果实。游泳池的水碧蓝透明，四周一圈白色的铁围栏，清风拂过，带起清爽湿润的气息。房子的每个角落都经过了精心设计装饰，这是一套难得的可以立刻入住的家庭房。

一家人拍卖前一小时到达现场。这里已经人山人海，大部分是亚洲面孔，登记参加举牌的人不下二十个。老冯细心观察，他们各个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都在暗下狠心，志在必得。他心中一凉，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有三个以上的竞争者，拍卖

会就将是一场恶斗。老冯犟脾气上来，只要是我看上的东西，谁跟我争，就跟他死磕到底！

其实，这是源于他骨子里对土地的膜拜与眷恋。听说早年间，自己的祖上是地主，属于 10%的地主占有 80%土地的封建统治阶级。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开放后，土地可以有偿使用或转让，但已经变成不是普通平民百姓可以享受的奢侈品。

眼下，只要五百万人民币，可以买八百平方米的土地和房屋，而且是永久产权。而在北上广，只能买个三室一厅的空中楼阁。想着自己即将重新成为地主，光宗耀祖的荣誉感刺激着老冯的神经。

看到女儿汗珠滚滚，已经快要临产，不能长时间站立，老冯吩咐史蒂芬找来一把椅子，放在拍卖人正对面。老冯背手站在女儿身后，中气十足地说：“闺女别怕，有老爸给你做主。一会儿刺刀见红，你就毫不犹豫地往上冲，牌子干脆就一直举着，别放下来，省得麻烦。一定在气势上压倒其他的竞争者，才有获胜的希望。”

女儿边擦汗边拍了拍肚子：“儿子，全家给你买房，一定要助妈妈一臂之力。”

拍卖师是一个叫艾利克斯的二十多岁的澳洲小伙子。欧洲人的脸，头发油亮，苍蝇落上能滑个跟头，西装领带，潇洒帅气，伶牙俐齿。看到摩肩接踵的人群，盘算着即将到手的佣金，心花怒放。在房产公司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招呼大家来到宽敞的前院，做战前动员，煽动买家的情绪。艾利克斯先是吹嘘了一番房子的优点，再介绍了一遍拍卖程序和规则，便开始邀请买家出价。

人群中混杂了十几个登记的准买家、房地产公司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和他们找来的托儿、起哄架秧子恨不得价格再创新高好将来从中渔利的周围邻居、为了熟悉拍卖程序为将来买房做准备的吃瓜群众。大家各怀心意，此刻的气氛骤然紧张。

僵持了几分钟，无人出价，现场鸦雀无声。老冯事先通过女儿和房产代理进行了沟通，并联络感情。代理说底价是 90 万，希望他们的出价高于底价，否则业主可以拒绝接受，收回拍卖。现在房市火爆，十几个潜在买家都表示了兴趣，流拍的可能性不大，你们好自为之！

老冯和女儿定计，枪打出头鸟，会咬人的狗不叫。先不要出手，等其他人争得头破血流筋疲力竭，再没人肯出价的时候，突然杀出，加上一两万，就应该水到渠成。女儿内心紧张焦灼，脸憋得通红，握着拍卖登记序号牌的手瑟瑟发抖。史蒂芬和佩茹原先还叮嘱他们父女俩不可纵性逞强，无奈不得纳谏，此时乖乖地躲到一旁。只有老冯站在女儿身后，岿然不动。

艾利克斯见无人出价，场面尴尬，就插科打诨，指着几个男士调侃。



“你们挣钱干什么？不就是要把这套好房子买走，让家人享受生活吗？出价吧！要不然一会儿别人在后面的游泳池游泳，你们只剩下干瞪眼挨老婆骂了。”大家一阵哄笑。有人半开玩笑式地喊出 60 万，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艾利克斯年纪轻轻，把握拍卖节奏和客人心理的经验却十分老道。他假模假式地喊着：“最高出价 60 万，还有更高的没有？没有就要成交了。60 万一次，60 万两次，60 万……”老冯想起传统相声《卖布头》，心中暗笑，江湖生意经，哪国都适用。

在艾利克斯右手的锤子即将落下的一刹那（其实在没有达到业主要求的底价前，他的锤子永远不会真正落下）买家们实在绷不住了，几个人同时举牌。几十秒内，出价像坐着过山车，被推高到 90 万。

此刻，最先出价的几个鬼佬买家已经丢盔卸甲，脸色铁青地把写着买家序号的牌子扔到地上。老冯早已摸清了鬼佬买家的路数。他们按照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向银行贷款，多出预算几千块钱都无法承受，和我们这些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暖场的走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较量。

90 万两次的时候，老冯捅了女儿一下。她如梦方醒，赶忙举起牌子，再没放下。三个华人买家各不相让，开始一万一万地加，后来五千五千地加，喊到 105 万时，只有老冯的女儿还纹丝不动地举着牌子。拍卖场上议论纷纷。

即将落槌的一刹那，又杀出一匹黑马。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拍卖师汇报，有客人通过电话出价 108 万，全场一片愕然。这已经远超了老冯和女儿定下的 100 万的底线。女儿面色潮红，汗如雨下，肚里的孩子叽里咕噜拳打脚踢。老冯也是呼吸困难，心突突直跳。拍卖师紧盯着老冯父女，声嘶力竭地一再逼问还要不要出价？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与自己的地主梦、女儿一家未来的幸福生活失之交臂？老冯把心一横，告诉女儿再加两万。全场哗然。

电话那头终于没了回音，偃旗息鼓。拍卖师木槌落下，尘埃落定，全场掌声雷动。老冯心满意足地向全场挥手致意，像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看客们就像围观了一场精彩的马戏，边品头论足边心满意足地散去；房主、拍卖师和房产公司喜出望外，真金白银落袋，仿佛天上掉馅饼；投拍失败的买家们垂头丧气，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财大气粗的爹帮着撑腰。华彩过后，总得有人替这场热闹买单。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笑眯眯地盯着女儿办理缴纳现金支票、签订买卖合同等相关手续。

老冯冷静下来，心里七上八下。短短几分钟，神差鬼使地比预算多花了 10 万澳币，会不会买贵了？抑或中了卖家和地产公司的圈套？听说政府的印花税很高，加上律师费、添置几件家具、女儿生产，零七八碎又要 10 万澳币，这是要掏空自己的老本。

正然胡思乱想，瞅见史蒂芬拼命朝自己招手。原来女儿过度紧张，出现临产的征兆。老冯和佩茹赶忙跑到女儿身边。

众人七手八脚，把冯媛塞进汽车，直奔公立医院。轻车熟路，到了产科，被安排进一间待产室，全家人放下心来。产前阵痛间歇的时候，冯媛不忘趴在巨大的健身球上拍照片、发微信，老冯和佩茹在一旁哭笑不得。

十几个小时过去，冯媛即将生产，助产士邀史蒂芬临场助阵，老冯和佩茹被挡在门外。老冯回忆起佩茹生产时的情景。自己在产房外，听着她痛彻心扉的呼喊而又束手无策的无奈，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女儿重走当年佩茹走过的路，正在拼尽全力跨越初为人母的门槛，不禁老泪纵横。

“女人都要过这一关，谁不生孩子？咱们女儿身体底子好，怀孕期间吃的又好，澳洲医疗条件也好，医生护士这么专业，放心吧，没事！”佩茹握着老冯的手，语声凝噎。

转天凌晨，旭日东升，孩子平安降生。六斤八两，全须全影儿，老冯乐得合不拢嘴，这叫双喜临门！

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家人忙得四脚朝天。佩茹伺候冯媛月子，安排一日三餐，老冯带着史蒂芬，把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装饰。一年过去，总算是初具规模。

最为得意的是他的菜地。起初，史蒂芬百般的不情愿，又不敢违拗，双方僵持不下。老冯便借着孙子要吃绿色蔬菜的缘由，在院子的三角地带搭了一个鸡窝，旁边开了几垄菜地。他拿出下乡时练就的侍弄庄稼的本领，养鸡生蛋、鸡粪发酵、改良土壤、科学育苗、除草打药，春种秋收。加上原有的几棵果树，第一年就喜获丰收。西红柿、黄瓜、辣椒、豆角、香菜、韭菜，生机盎然；草莓、柠檬、香蕉、橘子、枇杷，果香四溢。

这下子不得了，邻居们闻风而动，成群结队来参观取经。老冯手舞足蹈地陪同，如数家珍，一不小心，成了街面上的风云人物，炙手可热。

微风习习的傍晚，在游泳池旁边，支起烧烤炉，烤上几串羊肉串，用自产的新鲜蔬菜拌一盘沙拉，切一盘新鲜水果，配上一杯红酒，抱着外孙，听他咿呀学语。人生不求满分，只求满足。

过去的六十年，像是活在规划好的场景里。在灯光绚丽的舞台上，按照剧本设定的情节，念诵着预先写好的台词，没有丝毫偏离与演绎。亦或是身处一列飞驰的列车，容不得思考与停留，只是被生活席卷，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向前进，身不由己。

这一年，他用双手劳动，刷油漆，打草，清理泳池，耐心地培育幼苗，观察着每一个花蕾从含苞待放到落英纷飞，注视着每一个果实从蜜蜂授粉到瓜熟蒂落。包括此刻，握着外孙柔若无骨的小手，听他费力地叫着姥爷，时间忽然停滞变慢。求之不得

的闲暇使他不经意间看到了以前漠视的世界，体会了从前忽略的情感。由于舒缓，生活更添了情致，因为从容，心灵找到了依归。

幸福总是转瞬即逝！

震前一定有征兆。

来澳第三年，女儿怀上老二，在家养胎。史蒂芬勤奋工作还房贷。老冯忙活着花园菜地，得了空和几个老伙计去河边钓鱼、喝酒吹牛。佩茹的担子更重，身体逐渐不堪负荷。

一个寂静的晚上，全家人坐在游泳池旁边聊天。佩茹一本正经地问冯媛：“将来我们走了，你打算怎么发送？”

冯媛摆弄着儿子的小脚丫，不以为然：“好好的，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

老冯半开玩笑：“你妈问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们从小受唯物主义教育，不忌讳谈论身后事。”

冯媛皱了皱眉：“你们二老才多大年纪？澳洲生活条件这么好，健健康康活到一百岁，将来还得抱重孙子呢！”

佩茹苦笑道：“人各有命！得有那个福分消受。老头子，我是想回去的。”

老冯连连点头：“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埋在国内，我们两口子必须要陪着。”

冯媛摇头说：“你们都回去，我们将来连个祭拜的地方都没有，清明节扫墓还得飞回国。再说了，下一辈的孩子们谁还惦记这些！”

老冯把酒杯掷在桌上：“看你们的孝心了。”

佩茹无限伤感：“全家人终究不得在一块儿。”

史蒂芬察言观色，看情形不对，打听了缘由，插话说：“前几年我叔叔故去，这些事多少知道一点。这里的公墓有国家的或私人的，私人的贵一些，但环境较好。殡葬公司提供全套的服务。可以选择火化或土葬，土葬贵一些。到时候两个人埋在一起，一上一下，推土机一埋，就这么简单。”

佩茹推了老冯一把：“要是在这里，你是想烧还是想埋？如果埋，国内都是并排放的。这里的风俗一上一下摞着放？我说什么也得在你的上边，你下辈子还压迫着我作威作福可不成。”

老冯一时语塞，心里凄楚难过。

冯媛赶忙打岔：“您越说越不像话，这还有孩子呢！”

佩茹不依不饶：“话都说到这份儿了，就说明白，这事得随了我的心愿，省得以后纠缠不清。”

老冯一锤定音：“咱们都回去，下次回国我就办买墓地的事，你放心了吧！”



佩茹欣慰地笑了。老冯父女俩一夜寝不成寐，心事重重。

没承想，时隔不久，一语成讖。

一个细雨蒙蒙阴冷的夜，老冯水煮了一锅钓来的石斑鱼，喝了点二锅头，睡得踏实，没有起夜。早上醒来，发现佩茹半夜心梗发作，已然玉陨香消。

人生就是这样无奈、无趣。四十年前的那个梳着齐腰大辫子脸庞红红的羞涩的知青姑娘，仿佛就在眼前。那个四十年来相濡以沫日夜陪伴的亲人，那个疼惜家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不知疲倦的老伴，那个默默容忍我狂奴故态的爱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她先行了一步。

冯老爷子还没回过神儿来，几天的工夫，在史蒂芬的张罗下，人已经发送完毕，骨灰暂时寄存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墓，周围都是祭奠的鲜花。佩茹默默地等着他回国买墓地，那是事先无意中说好了的。

当白天家里只剩下他和冯媛，还有蹒跚学步的外孙和嗷嗷待哺的外孙女的时候，气氛变得紧张。老的老，小的小，老冯不禁悲从中来。

原来，前一段的安逸闲适都是因为佩茹从中斡旋。没有了她，一切便是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如果当年顺从了佩茹的意愿，在国内过自己逍遥自在的日子，也许她就不会积劳成疾，中途掉队。即便冯媛熬不住，领着孩子们回国求助，大不了花几个钱，请保姆帮忙，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年半载，也就挺过去了，自己还能掌控全局。为了照顾女儿，老两口移民，自己口口声声说，人挪活树挪死，却忘了剑老无芒，人老无刚。将大半生的过往连根拔起，似乎并不是明智之举。如今显然已铸成大错，无可挽回。

从此，老冯接过佩茹的担子，负责采买和一日三餐，浑浑噩噩地度日。冯媛的脾气越来越差，言语中还隐约流露出怨恨的意思。史蒂芬倒是善解人意，常常手舞足蹈地哄老冯开心，但也忍不住抱怨，菜地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不如前。

老冯度日如年。转眼两年过去。

这一天，一起钓鱼的渔友夕阳红说，奥本市政厅礼堂每周新开了交谊舞会，都是中国来的老头老太太捧场。你这个当年的华尔兹王子应该去露一手，也替自己开心解闷。老冯抽了一个空挡，没敢和冯媛实说，偷偷摸摸坐汽车倒火车，到了舞会现场。

进门一看，不得了！上百口子的发烧友，摩肩接踵，在奥本市政厅的礼堂里“蹦蹦擦擦蹦蹦擦擦”。曲子都是国内惯用的交谊舞曲，舞步倒是五花八门。老冯最中意吉特巴和华尔兹。好舞伴难求，找个旮旯坐下来，寻找目标。

不远处，坐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妇女。四十岁上下，精致的妆容，腰身凹凸有致，高跟鞋，红色的长裙。老冯凭她傲视群雄的神情，断定这是一位舞坛高手。

年轻时，老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舞场上更是当仁不让的华尔兹王子。当年回城后，闲暇时偶尔去舞会消遣，最喜和佩茹搭档。尤其是她的齐腰长发，会随着急速的旋转有韵律的飘动，是舞场上万众瞩目的一道风景。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老冯正出神，耳边想起抑扬顿挫的吴侬软语：“先生，请你跳一支快三好不啦！”一股浓烈的高档化妆品的味道直冲鼻子。

老冯抬头，正是那位舞坛高手。没有客套，扶手揽腰，两人随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快速的顺时针旋转。裙摆飞扬，婀娜多姿，轻快流畅。

老冯很久没有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了。自信心回归，生活的节奏似乎又重新掌控在手中。

几支曲子下来，两人大汗淋漓，身上清爽无比。闲聊中得知她叫魏百合，自然称她小魏，她叫他冯哥。其间，她数次拒绝了其他男士的邀请，一直陪着老冯，这是对舞伴舞技无尚的推崇，对舞伴本人极大的尊重。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直至曲终人散。小魏依依不舍，相约再见。

此后，老冯隔三差五约小魏跳舞，以慰寂寥。渐渐地，他的行为举止产生变化，染头发、刮胡子、熨衣服、做运动，出行的次数越来越多。

冯媛发觉了老爸的变化，再三逼问，老冯不肯承认。毕竟老伴尸骨未寒，怕女儿伤心。

几个月后，一个舞会结束后的傍晚，老冯应邀到小魏租住的房子做客。经不住她玉体横陈，两人成就好事。

老房子着火没得救！老冯深陷其中。

在他眼里，小魏是个爱撒娇的小姑娘，是个能陪着说话打发时日的伙伴，是个能让自己重拾信心的幸运星。和她在一起，自己感觉还是个男人。

魏百合却不这么想，她有自己的打算！

这些年，老冯身不由己地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当一个人不能流利地用语言沟通，不能开车随意走动，不能工作，不能自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希望？什么存在的价值？现在小魏是唯一能唤醒他求生欲望的人。一边是冯媛终日的眉头紧蹙和冷言冷语，一边是小魏甜甜的笑脸迎人和万种柔情，老冯没有选择。

那个电话，成为压断老冯父女关系的最后一棵稻草。

一个傍晚，老冯正在灶上忙活。冯媛听到他落在客厅的手机响了半天，就拿起来接听。

电话里燕语莺声：“冯哥，干嘛这么久不接人家的电话？”

冯媛一愣：“请问你找谁？”

魏百合赶忙换了一种语气：“老冯不在？你是他女儿吧！”

冯媛马上猜到一二。爸爸成天往外跑，肯定是因为这个女人！老妈尚未安顿，你们四十年的夫妻情意犹在，外孙子外孙女正是用人的时候，我忙得四脚朝天，家里的花园和菜地，许多活计荒废，这些还不能拴住你的心？冯媛心中升起一股仇恨。先搞清楚情况，再琢磨对策。

她便顺藤摸瓜：“我是冯媛。请问贵姓？”

“我姓魏，是你爸爸的女朋友。”魏百合直截了当，把事情挑明，省去许多麻烦的铺垫。

女朋友三个字，如此的炫耀、刺耳，深深刺痛了冯媛的心。她感觉自己和老妈同时受到了羞辱，立刻犯了犟脾气：“姓魏？从来没听我爸说过！”

“他倒是经常和我提起你，说你懂事，里里外外一把手。”

这分明表示他俩的关系比我和老爸的关系还要亲近。

“也许吧！我爸妈伉俪情深。老妈去世后，老爸一直想不开，天天念叨。我替他解宽心，让他在外面多和同龄的叔叔阿姨交往，老年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他还行，真听话。”冯媛语带讥讽。

“人活着总要向前看。我也是看到老冯愁眉不展，整日咳声叹气的，认识我以后，又主动向我倾诉，这才出手帮他。”魏百合一推六二五。

冯媛忍气吞声：“真得谢谢你。以后我让他别总给你添麻烦了。你肯定也是孙男嫡女一大堆，谁家里没点事。”

魏百合不想把关系搞僵，又不愿输掉口舌之争，干笑几声：“让老冯一会儿给我来电话吧！”干脆利索地挂断。

冯媛把手机扔到沙发上，越想越气。听声音不像是与父亲同龄的老太太，难道老爸要给我找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后妈？听说话就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主。老爸皓首苍颜，又不是商贾巨富，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他的公民身份。难道这才是症结所在？吃饭时敲打敲打他，别让人当枪使。

冯媛假装若无其事，只字不提电话的事情。饭桌上，史蒂芬无意中说到菜地的长势和母鸡产蛋的问题，被冯媛抓住，苦口婆心地劝老冯要多下功夫，春播秋收，不可荒废。她又东拉西扯，提及华人圈资深美女们为了拿身份找老头结婚的老生常谈，旁敲侧击。老冯不明就里，心中打鼓。饭后查看手机，有小魏打来的通话记录，才明白女儿的谈话颇有针对性。自此，和魏百合相处，加了小心。

魏百合放下电话，回想冯媛的话，明白她言外之意，是不赞成老冯再婚。要老冯听话，必须先行调虎离山之计，再效仿貂蝉与姐己，吹吹枕边风，由不得他不从。过了几天，依计而行，约老冯到家中会面。

老冯本来加着小心，可面对小魏的盛装打扮、得体的言谈举止、可口的饭菜、暧昧的音乐和最后的高潮盛宴，女儿的话便扔到了九霄云外。

几个回合下来，老冯答应正式搬来和她同居。想着自己还能活几天！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幸福的时光要按分钟计算。冯媛已经长大成人，也不再是对我言听计从的乖乖女，甚至有些忘恩负义，只想着我作为父亲的责任，忽略了我作为男人的需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要为自己活几年。

对于老冯毅然决然的搬走，冯媛怒不可遏。她发誓从此不认这个爹。为了一个胸有城府而又不相干的女人，不顾四十年夫妻情分，不顾孙辈年幼需要人照顾，不顾女儿的切身感受，不顾家中菜地鸡窝的荒芜，为了女色昏了头。这样的爹，要你何用！

史蒂芬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真搞不懂你们爷俩。

接下来的几个月，老冯顺从小魏的意思，向移民局递交了配偶担保移民的申请。虽然有时也怀疑小魏和自己在一起的动机，但想想杨振宁和翁帆老少恋的成功案例，又说服自己要宽宏大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一个黑色星期五，形势急转直下。

临近傍晚，两人因为经济问题拌嘴。老冯多年来习惯了在自己横眉立目的时候，佩茹沉默不语，退避三舍，待过后回过味儿来，再哄太太开心。魏百合可是嘴上不饶人，喋喋不休，一定要立分高下。老冯一时兴起，抓起厨房里一个破边的碟子扔过去。碟子像长了眼，刮破了她的额头，鲜血顺着白皙的额头流下来。老冯慌了手脚，又是包扎又是赔礼道歉，就差当场下跪。

魏百合一时气不过，打电话叫来几个姐妹诉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个帮闲吐沫星子四溅，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没容魏百合思考，她掏出电话拨打 000，叫来了警察。

警车的响动惊动了街坊四邻，帮闲们鸡一嘴鸭一嘴地添油加醋，把魏百合架到火上烤，即便想息事宁人，也没了余地。她不得不一五一十地向警察汇报。警察一看，受害人见了血，这还了得？询问老冯，又是鸡同鸭讲，老冯那一套“马勺哪有不碰锅沿、夫妻之间床头吵完床尾和”的陈词滥调，在横眉立目的警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两人被带到警局，安排翻译，为二人拍照、做笔录。老冯以为就此结案。不料，警察当场向他出具了安全通知（safety notice），限制老冯出现在出租屋 200 米范围内，并禁止他靠近魏百合人身范围 5 米以内。魏百合觉得有些过分，这只是一个意外，她毕竟从没想过置老冯于死地，于是一再向警察解释说，她明白老冯是一时糊涂，情有可原，没必要走这些法律程序，下达如此离谱的限制令。警察摇晃着脑袋，说这是基于他们对案件的判断，有助于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并通知二人出席转天一早在当地法院举行的家暴禁制令的开庭。

老冯对澳洲的法律体系一窍不通，心想这回捅了马蜂窝。无奈之下，连夜打电话向冯媛和史蒂芬求援。冯媛早就对自己的行为多次忏悔，悔不该对老爷子无情无义，置之不顾。这会儿得了消息，除了证实了自己当初的判断，大骂魏百合乃无耻之徒以外，命令史蒂芬不惜一切代价，救老爷子于水火。

史蒂芬马不停蹄地找律师。转天一早，一家人正装出庭应讯。庭上，代表律师不承认警方的指控。魏百合胸中虽有怨气，看着白发苍苍神情落寞的老冯，也于心不忍，再三要求撤销禁制令。威严的大法官，经过权衡，慢条斯理地做出有限的家暴禁制令判决，不许老冯在今后一年中再次使用家暴。大家长出一口气，以为一场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魏百合出了法庭，拉着老冯不撒手，生怕他就坡下驴，撤销自己配偶永居签证申请的担保。老冯看她伤得不轻，又觉得这样回冯媛家颜面尽失，未免寄人篱下，只得硬着头皮和魏百合回到住处。冯媛更加恨得咬牙切齿。

没料到，几个月后，老冯收到法院的传票，警察对他的家暴行为正式提起诉讼，控告他过失伤人、袭击等罪名。老冯破口大骂，你们还有完没完？只得又请史蒂芬出山，做魏百合的思想工作，摆明利害。魏百合出人意料地积极配合，警察的做法也是非她所愿。

一家人找警察沟通，希望警方撤诉。但警方严正声明，此案已入禀法院，进入司法程序，不能就此撤诉。后续结果，需当事人、律师、公诉方、法官，统一协调，依法办理。目前阶段，谁都没有权利影响法律程序的进行。魏百合傻了眼。

冯媛气急败坏地说，没有魏百合从中作梗，警方怎么会重翻旧账？您怎么还执迷不悟？老冯这才灰溜溜地回到冯媛家，半夜想不开，坐在了枇杷树下。

这人生的一幕幕随着天光见亮，逐渐模糊不清。

老冯觉着生无可恋。正然踌躇，隐隐约约瞥见佩茹飘然而至，焦急地伸出双手，拉住自己。

“老头子，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别乱跑了，快随我回家！”

老冯舍然大喜，跟着老伴举步前行。

回头望，冯媛、史蒂芬抱着坐在黄花梨圈椅上的自己，使劲摇晃，说着什么。

他什么都不想听，和那一世人生，就此别过！



## 出轨

心水

才能外表忠厚，给人印象是老实相，年逾不惑，过惯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日子，生活再无期盼。一对儿女亦渐渐成长，不必再操心，是幸福家庭的写照。

与太太朝夕共处了十余年，当年追求的校花早被岁月搓揉到变了样；加上不注重仪容，风华难再。也不知是日久生厌或工作压力，近年来夫妻已少鱼水欢乐。反正各忙各的，她做护士又常值夜班，天亮回家，一丈之夫和儿女都外出了；少见面的好处就是减少磨擦。

去年平安夜、才能难得陪太太参加朋友的舞会；平素并不热衷跳舞的才能，被太太的上司寸姐主动邀舞，却之不恭，勉为其难的与这位风韵犹存的护士长随着音乐踏步。一阵幽香淡淡发自舞伴身上，始终笑意盈盈的寸姐轻谈细笑，仿佛是情侣般无所顾忌。

寸姐乌黑长发飘垂，声音柔软，想必是拥有好嗓子的声乐家？倾谈中才知她果真是业余歌唱团成员；彼此投缘，回家后、脑内竟不断浮起她撩人的笑容。也不知何故，设法在妻子口中想多了解些寸姐的生平。

总算探知她在姻缘道上坎坷多难，与丈夫貌合神离，虽没分居，也早成了怨偶；因而、周末或假日多爱交游，尤其是跳舞，说可在音乐中忘情忘我。才能对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涟漪，最苦的是对方是太太的上司；真不敢造次，万一是自作多情，被她向太太泄露，那将家无宁日啊。唯有强将那扬起的波涛压抑，不让其泛起。日子平平静静，没想到太太居然到史宾威中华公学图书馆学习电脑；说寸姐也一起报读。学会中打后，才能家用的电脑，被存入大新仓颉的软体，太太也开了个易妙，从此成了网迷。无意中得知了寸姐的电子邮址，心血来潮，才能向寸姐发出了第一封问候信。

接下来的是等待回音，可是传去的易妙如石沉大海，有去没回？他不敢再寄，但收到友人转来的图片、笑话或医疗讯息，转发亲友时，没忘记也将寸姐的邮址勾上。偶然，也同时转给太太。太太上网后，脸上经常展露笑容，宛若网中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开心事？他却变成心事重重，每日打开电脑，必首先寻找有无寸姐的电邮？失望又失望，只能打开相片簿，观赏那次共舞后的合影。有几次忍不住打电话到她家，本想试探，可惜每次都是她老公粗鲁的回话。医院举办职员假期旅游、往南澳三天，太太说与上司寸姐同房；回家后谈起，也是满口寸姐如何如何、、、可惜他不能参加，不然总有机会和寸姐倾谈。才能知道，要赢女人芳心，首先是打开她的心扉，进而攻心，最后偷心。没有机会不能接触，挂电话会留下记录，去电邮她又不覆，唉！真是难、难、难啊。

电脑操作算还是生手的太太，那天死机、无法关闭，赶着上班；碰巧丈夫刚回家，就对老公说电脑弄坏了？才能用过晚餐、坐到桌前，敲击键盘，没几分钟卡住的萤幕又复活了。从来不知太太的电邮客户是谁？好奇心起，反正是她没关机，又非存心偷看。在邮箱扫描，除了儿女及自己的邮址外，读后还没删去的邮件大半是化名「雪花」的，邮址竟然是寸姐所有。试着打开：「甜心、妳太棒了，爱抚技巧一流；他无福享受啊！雪花。」「亲亲：南澳几天真开心，与妳共枕，妳比臭男人好上百倍呢。我是妳的、永远都是、、、妳的甜心。」「甜心、我早已和一丈之夫分房了，妳呢？为了证明妳的爱，妳也要和他划清界线啊。雪花。」「亲亲：他对我完全没兴趣，是表面夫妻吧了；再也不会让他碰我了、、、」「甜心，平安夜我帮妳试探他了，他整晚色迷迷的搂我，想吃下我似的，哈哈、妳还说他不是男人？」「我有点担心，发展下去、两个家庭都会影响呢？」「甜心！别怕，谁会知道呢？谁会怀疑啊？深吻妳、妳的雪花。」……

才能手脚冰冷，遇到寸姐后，面对太太时、内疚的以为自己出轨？他大吼一声、咬牙切齿的关闭电脑……

(注：混元禪师发行「中华道统血脉延年」，万家姓氏中「才」姓排 183 号、「寸」姓排 184 号。)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墨尔本。

朱永贵传之二

## 朱永贵的新事业〔短篇系列小说〕

何玉琴

有个中国朋友给朱永贵发了一堆据说是颇具“真理性”的婚姻定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妻子梦里的男人总是她的丈夫，而丈夫梦里的女人却永远是别的女人。

朱永贵仔细地想了想，确实不记得老婆在他梦里出现过。当然啦，他也记不得他梦见过别的女人。但是不梦别的女人不能说明他作为男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相反地，朱永贵认为它恰好证明了自己是个作风正派、知足而负责任的好丈夫，自己碗里有了就不去想别人锅里端的，这在同学同仁里有几人能真正做到？

不过，他还真的很少做梦，偶尔做过几次，都是没有别人只自个儿玩的独角戏，要么是股票涨疯了，要么是中彩乐傻了。有一次他正在计划着那一千万的彩票钱怎么花时，被冲厕所的声音吵醒了，他那个心疼呀，跟揪心似的，迷迷糊糊中冲着老婆就吼：“你还我钱！你还我钱！一千万啊！绿花花的就给你冲走了”。

可是自从那次偷看老婆的邮件后，朱永贵就经常地梦见老婆了，有一次还梦见她跟别人跑了，他一急起来就喊：“老婆，别走！”。老婆被他吵醒后骂了他一句又睡了过去，可他却睡不着了。想着梦里的情境，竟有点儿心惶惶的。他就想呀，但愿我老婆是个正常的女人，梦见的男人永远是自己的丈夫。由此他也想明白了上面那条“婚姻定律”所产生的依据：大概是多数中国女人婚后都踏踏实实地爱着自己的老公、有时还会有种不安全感、担心失去自己的男人；而男人呢，该怎么活着还怎么活着，视老婆如空气，就是梦里的世界也不让老婆插足。

人说中国男人封建余毒未除，视女人如衣裳，只能共苦、不爱同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时把女人抱得喘不过气来也不肯放手，打着冷颤却还偏要口齿不清地发着“不离不弃”的誓言；可是衣稍丰、食才足就三奶四妾地乱泡。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帖子说，中国男人最想干的就是每天醒来都发现自己睡在不同女人的床上；而中国女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天醒来都发现自己睡在同一个男人的身旁。

可是，朱永贵这会儿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醒来都发现自己睡在同一个女人的身边。谁能想到呀，离开了伟大祖国母亲怀抱的中国男人却连守住老婆都成了一项艰难的事业。

想起老爱往老婆邮箱里投邮件的那个“屁”（P），朱永贵不知不觉地就联想到几年前的一个华人集会。



一个嫁了洋人的中年女人兴高彩烈地与前来参加聚会的老婆们分享她的幸福，说她的洋男人不仅有男人的真本色、还有女人的好手艺，脾气好、嘴巴儿甜，疼老婆弄孩子烧饭做菜洗衣烫衣抹厕所，什么都干。一句话，全能！包干！

“他还会说中文是吧？像他们的总理一样？”朱永贵当时笑着揶揄她。心想，谁不知道你是因为长得不爽、没有中国男人愿意收留才找了个洋人寄宿去的？烧饭做菜洗衣烫衣弄孩子抹厕所都让你老公做了，哪你干嘛呀？不成他生来贱骨头、就想抱个主子回去伺候着？古语说“丑人多作怪”，一点不错！

不服气归不服气，但人家洋人会哄女人却是不假。就说那个“屁”吧，不是今儿“*How're you?*”明儿“*How's things?*”隔天又来个“*What's happening?*”吗？听着好像他真的很关心很在乎我老婆似的。唉，我也得学学，别让人家几句甜言蜜语就把自己的老婆哄走了。朱永贵侧过身、伸出手、抱住老婆，想趁她睡觉时练习一下：“老婆，我爱你”，他呢喃着。这辈子第一次说出这三个字，虽然说得艰难很别扭，但听着觉得还挺像回事儿。

“嘻嘻嘻……”老婆竟然笑了起来。

梦见什么那么开心？朱永贵也笑了。

“*My dear, I love you, M-Wa*”朱永贵又重复了一次，这次用的是英文，还做了个亲吻的动作，吻得“啧啧”有声的。这回，他老婆哈哈大笑着转过身来，并坏坏地自言自语：“哎，还连续剧呢，你这梦越做越有意思了哈。”

原来她也没有睡！

朱永贵完全醒了，老婆也睡意全消，于是他们开始聊天，聊他们的初次见面、初吻、初夜、第一次吵架、第一次见对方的父母……妈呀！老婆的脑子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硬盘，把他们的历史一分不差地储存了起来。朱永贵突然想，如果婚姻可以像电脑里的数据一样任意 Backup〔备份〕和 Restore〔还原〕，我愿意挑选前五年的重新来过。因为后十年的生活里，他的储存区里找不到与老婆共享的数据。

今年堪培拉的天气有点儿反常，都四月底了天气还暖暖的，弄得很多随季节而变化的树种有点儿不知所措：本该变红变黄的叶子没来得及变，颜色杂不啦叽的，失去了往年那秋的灿烂和辉煌；本该掉落的叶子没来得及落，遂不及防地来了一趟冷空气，把树叶活活地冻干，可怜兮兮地挂在枝头。

朱永贵似乎也受气候的影响，情绪有点儿失常。结婚十几年，朱永贵就知道自己有家、家里有老婆孩子。老婆孩子都是他的私有物，天经地义地属于他，别人不可以想也不会去想的。可是这段时间他变得患得患失的，恨不得施个魔术把老婆认识的和有可能认识的男人都挨个揪来审问，有对老婆图谋不轨者即诛之、无不轨者则警之告之“离我老婆远一点”。而且，他还养成了一个翻查老婆电邮的习惯，隔天不查便睡

不踏实。有时还掀起要审问老婆的冲动，但想想如果自己一追问，那偷窥老婆邮件的秘密就会暴露，于是终于把冲动压了下去。

日子怎么越过越快？转眼已是五月底。秋意正浓，金色的枫叶照亮了朱永贵的办公楼，也照亮了他的心，他有一股要溶到秋的辉煌里的冲动，一吃过午饭他就急急地下楼去了。他沿着格里芬湖畔的人行道走着，难得的悠闲而享受。一对红嘴大白鹅走在人行道中间，优雅而从容，那气质，他觉得像极了自己的老婆，于是他又记起老婆今早向他交待过什么，可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他想打个电话问问，可是手机没电了。回办公室再打吧，他想。女人也真是，她那嘴巴怎么就关不上？孩子呀、衣服呀、商场减价呀，总有那么多的东西跟你说，弄得你很容易就把重要的信息忽略了。埋怨归埋怨，这两年自己记忆力衰退了不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朱永贵似乎很难接受。他想，可能是自己太忙了，要记的东西多了，偶尔忽略几件小事也是正常的。

朱永贵刚回到办公室，老板就说要提前走了，他的孩子踢足球扭伤了脚，他得接孩子去。

朱永贵顿时轻松起来，有一种想吹口哨的冲动。其实朱永贵的老板人不错，和气宽厚，但老板毕竟是老板，他不在的时候还是放松很多。三点不到，同事们就端着茶水或咖啡挤到马克的桌边看他新买的 iPad。昨天是苹果牌新产品 iPad 的首发日，马克天没亮就起来排队，直饿到两眼发花、双腿发软才轮上。Cool！Awesome！人们惊叹着，赞美着，像孩子一样地激动着，个个都喜欢得不得了，轮流着拿来摸一摸、点一点、玩一玩。

这些鬼佬，真不可思议！不就一块电脑玩具板，近千元的价格，天未亮就起床去排队购买。而且这种人还不少呢，堪培拉当天就卖断货。尽管同事多年，朱永贵还是常常觉得自己不能理解他们。他笑着转身准备离开，突然看到他老婆在对面街上走着，苗条的身材、秀气的高跟鞋，臀部一摆一摆的，还真不难看。老婆的单位在对面大楼有一个部门，她有时会上那儿开会去，拿着一个本子或一打文件。

可是老婆这会儿提着手提包，不像是去开会的样子。不对！边上还有一个男人，一个很挺拔的白种男人，看样子似乎比自己年轻不少。看，他们走得那么近，步子频率还一样呢！一定是那个“屁”了！朱永贵想都不想，拿了钱包就往楼下冲！

到了楼下，朱永贵急步跟过去。老婆与那个男人在街道尽头拐进停车场、坐上一辆车走了。他们要干嘛去？这回来真格的了。去开车已经来不及了，朱永贵叫了辆出租车就跟了过去。他们真的往机场方向开去！就像朱永贵梦到的一样！幸好我有先知先觉先梦，才有这么快捷的反应和决断！朱永贵咬了咬下嘴唇、狠狠地想。

可是到了机场路口他们并不上机场，而是拐了一个大弯往右边的一条大路开走了。朱永贵往他们走的方向看去，这才发现机场附近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好多新楼，每栋

楼的设计都非常有格调，楼与楼之间的园林也做得新颖别致，而干净的街道上竟然空无一人。在进入第一栋新楼的路口，一堵小矮墙上标着“BUSINESS PARK”。Business Park？朱永贵听过，但没有去考究它是做什么的。他心里又酸又狠：很会找地方啊，这么优美的环境，的确是个调情的好地方，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朱永贵强制自己镇静下来，吸了一口气，怀着庆幸地自我检讨起来：自己心地是不是有些阴暗、把人家往坏处想了？没准他们只是喝杯咖啡、聊聊天而已。可是一转念又否定了自己：老婆在市中心上班，喝咖啡、聊天在办公室附近找个地方就好，干嘛非得半下午开车跑到郊区这人迹稀少的地方来？难道已经按耐不住、到了双双开旅店的份上？朱永贵想到这儿，一股怒火就往头上窜，冲得他晕头晕脑的，心也急促地蹦跳，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朱永贵正揪心地愤怒着，老婆与那个男人在 Business Park 右边的一栋楼前面停了车，有说有笑地进了楼。

朱永贵让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到同一栋楼前停了，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脑子一片混乱，不知道是要跑过去拦住他们还是该“捉奸在床”。但看他们进那楼的情景，熟门熟路的，看来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了。既然不是“第一次”，多一次少一次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所以阻止他们似乎没有必要，现在要的是“证据”，所以应该“捉奸在床”。至于要“证据”何用，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想。

朱永贵急急地开了车门、匆匆地跟了过去。出租车司机开了门喊：“Mate, you haven't paid me yet [老兄，你还没给钱呢]”。朱永贵听到有人说话，回头看了司机一眼，他没有意识到司机说的是他，那一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了这栋楼前的，他只是双眼跟紧他老婆，想看清楚她朝哪个方向走，脚下也不落后，“咚咚咚”地就往前跑。司机也只好跟了过来，他不知道朱永贵为什么要“逃票”。朱永贵西装革履、人看起来也算正派老实、又是从政府办公室下来叫的出租车，想来是政府官员出门公干，却怎么会车钱都不给就跑了呢？

司机正困惑着，前面的朱永贵“嘣”的一声，一头撞在了透明的大玻璃门上！原来这儿的玻璃门不是自动开的，要有门卡才进得去，朱永贵赶得太急，他甚至没有留意到有玻璃门挡在前面。

朱永贵额头一阵疼痛，但他忍了一下，觉得无碍，只是脑子有点儿晕眩。他定了定神，终于站稳下来，觉得鼻子门边热热的，伸手一摸，粘粘的，原来是血。楼里前台的工作人员看见了，“Oh, My god! (噢，我的天哪！)”有人叫了起来，并往大门走来，正在拐角等电梯的人包括朱永贵的老婆也好奇地转过头来。这一看不打紧，老婆看到朱永贵，而且脸上还流着血，十分意外。“Oh, My god”，她也本能地惊叫一声奔了过来，与她同来的那个男人也跟着她过来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撞成这样子？”老婆惊讶地看着朱永贵，一边从手提包里取出面巾纸给他擦鼻血。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儿？！”朱永贵一脸狼狈，他把面巾纸抢了过来，边擦边气急败坏地问。

“what's happened（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洋男人镇静地问。

“My husband, Allan. He's Peter（我丈夫。他是 Peter）”，老婆说。果然是那个叫什么“Peter Armstrong Hunt”的“屁”！

“屁”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竟伸出手想帮他。不要脸的东西！一个祖辈守林打猎的，胳膊强壮一点儿就了不起了、就猎到别人头上来了？朱永贵气极了，顾不得自己的疼痛、照着“屁”的脸狠狠地一拳就打了过去。

可是朱永贵的拳才到那个高大男人的胸前，就被人家接住。人家还当他来握手的，稍稍用力就把他的拳头化成手掌紧紧握在毛茸茸的大手里。

“朱永贵，你怎么打人呢？”老婆这回更吃惊了。

“干什么，我打他你心疼了？那我就打你吧！”朱永贵把巴掌抽出来，做出要掴老婆的样子。

“朱永贵，你疯了？”老婆躲闪着说。

“不是我疯了，是你疯了！子女成群还干些偷鸡摸狗的龌龊事！”朱永贵咬牙切齿地细声骂道。

“什么？！你说什么？！”这回轮到老婆愤怒了，她气得牙齿“咯咯”作响，但是她的语气听着却是平稳的，不懂英文的人还以为我们在聊天呢。他老婆最忌讳在公共场合吵架了，认为那是泼妇所为，所以每次当众受气时老是拿出这种姿态走开。她大喘了一口气，想回骂他，可一肚子气上不来、堵在胸口闷闷的，她只好狠狠地瞪了朱永贵一眼。

“你连班都不上，跑出来约会，难道你敢说这是光明正大的事？”

“说什么鬼话，你？我出来开会，怎么不光明正大了？”

开会？朱永贵想起来了，早上老婆交待的就是这事儿！说她四点有个 workshop，两个小时，可能会比较迟才回家。

“可是他呢？他为什么老跟着你？”朱永贵指着边上那个洋男人。

“我们同事呀，他也要参加 workshop，就让他开车过来了。”

“什么叫‘就让他开车过来’，他跟你什么关系？随叫随到的？”

“脑子进水了你？他是 Peter，我的同事，介绍给阿兰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阿兰是朱永贵的表妹，是个白领，但不算丽人，眼高手低的，把自己挑成个大龄剩女。这几年又折腾着要出国，被拒签了两次，所以老婆想着帮他介绍个对象到堪培拉来。

老婆早跟他说过，他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呢？！！！！

草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修改于 2020 年 11 月

## 两极之间

张劲帆

“Kevin，有一个顾客不会说英语，在前台要找会说中文的员工，你是不是有时间接待一下？”接待小姐阿丽丝对钟汉元说。

“没有问题。”钟汉元放下手中文件，从他的办公桌前起身，随阿丽丝走到前台，见到一位身材高大、肚皮腆起、很富态的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国面孔男人，他戴了一顶白色遮阳帽，露在帽子外边的鬓角有点儿白髮，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墨镜，到底长什么样子于是看不太清，略微突起的嘴唇再加上唇左边的一颗黑痣就特别显眼。他的衣着十分考究，浅蓝色条纹衬衫和黑色西装裤都是名牌，脚下是一双铮亮的黑色意大利高级皮鞋。

钟汉元用中文对他说道：“先生，需要我帮忙吗？我叫 Kevin，姓钟。”递上自己的名片。

那人很高兴：“太好了，总算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听口音他是北方人，“我看到你们橱窗里展示的一个房子，想请你带我去看看。”

“是哪一套？你指给我看看。”

那男人指着橱窗里的一张照片说：“就这一套。”

钟汉元眉头一颤，好家伙，这是橱窗里标价最贵的一套依山临海有私家码头的豪宅，因为太贵，碰上现在是房地产淡季，挂牌四个多月，还没有卖出去。钟汉元说：“这个房标价一千二百万澳元，很好当然也比较贵，您确定这是在您预算中的房子吗？”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条件好。这个说明上的英文字我不认得，您能给我翻译一下吗？”

“好的，这里说，这是本区最好一条街上最好位置的房子，占地一千二百平米，建筑面积五百四十平米，有六个睡房，两个书房，五个厅、三个阳台、一个屋顶观景台、四个车位的车库、游泳池、网球场、私家码头和美丽的前后花园，可以说应有尽有，无可挑剔，难得主人出让，是不可再有的机会。”

客人面露微笑：“不错，正是我要找的。它的安全隐秘性怎么样？”

“非常好，在一条死巷子的尽头，外边的车不会经过那里，即使到了那里，因为树木多，把房子的大部分遮蔽住了，也不太显眼。”

“这么好的房子，房主为什么要卖呢？”

“房主是一家国际大银行驻澳洲的亚太区总经理，因为工作调动到伦敦的总部，要举家搬迁，所以打算卖掉。”



“好吧，请你带我去看看。”

钟汉元说：“可以。不过，按照规定，您需要先登记一下您的个人资料，以便我们与您联系。”

“必须登记吗？”他神色凝重地问。

“必须。”钟汉元递给他一张登记表。

客人握笔想了一会儿说：“我可以填我女儿的名字吗？”

“如果她是未来的买主的话，可以填，但是在澳洲，买房者必须年满十八岁，您女儿满了十八岁吗？”

“二十了，在这里读大学。”

“那么她就还没有全职工作。她的收入恐怕不够向银行贷到足够的贷款。”

“我们不需要贷款，可以一次付清。”

钟汉元吃惊了，一千二百万再加上大约七十万的印花税和手续费，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亿一千四百多万人民币，澳洲人买房很少有贷款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有钱？他问：“先生，您和您女儿是澳洲永久居民或者公民吗？”

“还不是。等女儿大学毕业再申请。”

“您是从中国来的吗？”

“是。”

“在中国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钟汉元感到客人盯了自己一眼，虽然他看不见他墨镜后的眼神。

客人迟疑了一下说：“我是开建筑公司的。”

“哦，不错。中国的建筑行业这些年可是机会多多。”

客人问钟汉元：“钟先生，您是哪里人。”

钟汉元来自粤北靠近江西的贫困山区，他本想告诉他来自广东，但是这个人戴上大墨镜，又用女儿名义买豪宅，显然是要进行隐秘交易，对这种人，把自己的关系说得越远越好。他随口撒了个并无恶意的小谎：“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哪里？”

“槟城。”他有亲戚在槟城，所以知道这个地名。

客人“哦”了一声，神色有些放松，在登记表上简单地填了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就放下了笔。

钟汉元看到那个名字的写法是“Lijuan Wang”，便问：“这是您女儿的名字吗？”

“是的。”

“那么我可以称您王先生吧。王先生，请将在澳洲的住址也填一个，便于今后我们给您寄有关资料。”



客人说：“不必了，我给你留个电子信箱吧，发电邮就可以了。”

钟汉元不便再勉强他填，就说：“上我的车，我带您去看房。”

汽车沿着滨海公路行驶，一路上的美景扑面而来。悉尼少污染，天空湛蓝湛蓝，海水也湛蓝湛蓝，海湾蜿蜒曲折，许多民居依山傍海而建，绿树掩映，鲜花环绕，私家游艇泊在海边，片片白帆，如同人间仙境。

五分钟后，他们抵达了那处豪宅，果然十分隐秘，从一条弯曲的下坡车道绕过树丛才看到这幢古典风格的白色双层建筑，外边有约一人高的围牆，推开雕花木门进到里边，十分宽敞明亮，楼下全是厅堂，再加上厨房和厕所，从弧旋形楼梯上到二层，正中也是一个厅，厅的四周分布着睡房，从厅堂走出去是一个面海的宽敞阳台，凭栏眺望，白色贝壳似的悉尼歌剧院、彩虹般的海港大桥和市中心的摩天楼群尽收眼底。再上去便是屋顶观景台，视野更加开阔。客人显得十分满意，问价格是不是还有商量余地。

钟汉元说：“您知道现在悉尼的楼市处于低谷，2003年高峰的时候有人愿意出价一千八百万买这幢房子，房主都没有舍得卖，您现在买已经便宜了六百万，很超值了，如果您讨价还价，房主就会接受别人更高的出价，您失去的机会就不是钱可以弥补的，因为这样高档的海景物业买少见少，机会可遇不可求。”

客人说：“这样吧，我基本上倾向于买，先放一万块钱订金，您别再带人来看，我带我太太和孩子来看看再做最后决定。”

钟汉元说：“在您之前已经有别人看过，其中有两个客户正在很认真地考虑，随时可能下订，您必须快做决定。”

王先生说：“我明天一早就带家里人来看，上午九点可以吗？直接在这儿碰头。”他又问了一些买房手续方面的问题，钟汉元一一做了圆满的回答。

客人与钟汉元回到办公室，拿出一张已经预先签好名的私人支票，填上一万圆的数额，交给钟汉元。钟汉元问：“这是您的支票帐户吗？”“不，是我女儿的。”钟汉元觉得奇怪，这么大笔买卖，要用一个无工作的毛丫头的名义进行，这里头必有蹊跷。他开了收据给客人，客人便告辞了。

目送客人开着他的奔驰轿车离去之后，钟汉元兴奋地打了个响指，如果这笔买卖可以做成，他可以获得约七万澳元佣金，相当于三十五万元人民币。他最近正准备和未婚妻结婚，有这笔钱可以办一个比较宽裕的婚礼，还可以到向往已久的欧洲去蜜月旅行。他给未婚妻蓝莹莹打了个电话，约她下班后到情人港的黄金岁月酒家吃晚饭。

随后他向老板威廉汇报了带客人看房的情况。威廉咧开大嘴笑，高兴地拍拍他的肩：“小伙子，祝你能做成这第一笔买卖。看来我们雇佣你是对的，如果没有会说华语的职员，这个客人可能就跑到别家公司去了。”

过去这家位于悉尼北岸富人区的地产公司是没有华裔职员的，这一带房子的价钱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澳元，很少有华裔顾客问津，这几年开始有华人购买这一带的房子，与西人职员语言沟通上有困难，威廉就决定招聘一名会说华语的职员。那时钟汉元刚刚从技术进修学院的房地产专业毕业，看到招聘广告就来应聘，本没有指望人家会聘他这么一个没有房地产工作经验的新人，来应聘的有经验的经纪人太多了，谁都知道这里是块肥肉，这个区地产价值高，每成交一笔，佣金就相当于普通区的数倍。可是老板威廉偏偏就挑中了他。威廉考虑的是，买这个区房子的都是富人，生意头脑都很好的，吸引他们只能靠诚信，玩滑头是玩不过他们的，那些有经验的华裔经纪人，也可能沾上些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唐人街习气。经验可以积累，而品性却不易改变，所以外貌长得帅气又朴实的钟汉元加上机敏的反应能力被他相中了。钟汉元来了两个月，每天西装革履的职业行头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却还没有卖掉任何一套房子，他急需做成第一笔买卖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钟汉元到达黄金岁月酒家时，蓝莹莹还没有到，他找了一个靠窗边的位置坐下等她。窗外是镀满了夕阳余晖的海水，把波光水影折射到餐厅的墙壁上，他的身影也映在墙壁上，他看着自己被放大的身影，觉得有些不真实。两年前他还在中国为失业没有饭碗发愁，现在他却眼看轻轻松松就能赚到在中国干半辈子都不一定能赚得到的钱。那是一段屈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后应聘到了一家中等规模的国有建筑公司担任监理工作，任务是监督施工质量。他常常为建筑材料不合格的问题与总经理发生争论，总经理老批评他迂腐，说图纸设计的质量要求总是加大了保险系数，材料质量大致过得去就行了，哪里就会塌了房子？他却一板一眼，不达到设计要求不肯签字。总经理一再威胁要炒他的鱿鱼，他则怀疑总经理收了材料供应商的贿赂，专门购进次品。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他展开了调查，掌握到一些证据。就在他准备向有关上级举报时，总经理突然卷走了公司的全部流动资金逃往了国外，公司宣布倒闭，他这个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就成了失业青年，只好退了租住的市区公寓楼，到郊区简陋的棚户里与民工们合租，每天到城里挨家挨户找工作。这些年新毕业的大学生多如牛毛，根本不值钱，他碰了无数的钉子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维持生活，有时候不得不到餐馆端盘子。有一次给客人上菜时碰到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同班同学请客户吃大餐，他恨不得找条缝钻到地下去。他恨极了那个害惨了他的总经理，如果再碰到他，钟汉元能生吃了他。好在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女朋友蓝莹莹从澳大利亚写信来，说她已经从悉尼大学毕业，找到了会计师工作，移民申请也得到了批准，可以担保他以未婚夫身份来澳团聚结婚。这简直是救他于水火之

中。来到澳洲后他和蓝莹莹同居在一起，在技术进修学院报读了一年的房地产执照课程，生活便进入了新的航程。

蓝莹莹袅袅婷婷地走来了，穿黑色贴身套装，白色的尖领口翻在外边，拎着一个奶黄色细羊皮小包，嘴角眉梢都含着笑，她的身材很好，面孔算不上有多美，但是皮肤白皙，耐看，清汤挂面似的秀发垂到肩后。她笑着对钟汉元说：“今天是你请客吗？发财了呀？”他说：“差不多快发财了。”“说来听听。”钟汉元把王姓顾客的事说了说，然后向她描绘了去欧洲蜜月旅行的美妙设想。

蓝莹莹说：“钱还没到手，你就提前预支了，当心鸡飞蛋打哦！”钟汉元说：“我看没问题，我看得出他挺满意那套房子的，要不然不会下订金。”蓝莹莹说：“中国现在这些大款真牛气，放在过去，咱想都不敢想。”他感叹道：“时代不同了，风水轮流转。不过我老在想，这人怎么会那么有钱呢？”

“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卖你的房子，你管人家的钱怎么来的呢！在中国啊，你就是太顶真，如果不是你调查那个总经理，人家可能还不会卷款潜逃，你也不会失业。”

“我可不认为我做错了事，如果我顺着他昧着良心瞎签字，哪天房子倒了，坐牢的首先是我。”

“好了，咱们别再说过去的事了，我肚子饿了，快点菜吧。”

他们点了三个菜一份汤和红酒，碰了酒杯笑意盈盈互望着。夕阳把蓝莹莹的面孔染得红嫣嫣的，她情意款款地问：“澳洲好吗？”

他答：“好。关键是有你在就好。”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好听话了？我跟你讲，贫贱夫妻百事哀，光有我没有钱也好不起来。”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钱，你这个城市小姐为什么看上我？”

“我看上你有才，人才的才，有人才也就会有钱财。”其实，蓝莹莹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钟汉元长得帅而且本份，不花心。

“万一我赚不到钱财怎么办？”他问。

“那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她哈哈大笑起来。

他知道她开玩笑，也笑了：“等你把我扫地出门后，我变得有钱了，你怎么办？”

“我向你讨回培养费。”

他说：“城市人就是不一样，一笔笔都记着帐。我打小就没有钱的概念，家里吃的用的都从地里来。我们这一餐饭的钱，抵一个农民干一年，更不要说那个王大款买房子的钱了。想想这世上也真不公平。”

“好了，你又来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那农民脾气？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那么反对这种存在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呢？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

蓝莹莹举起双手：“好了好了，打住！说着说着，怎么就谈起哲学来了。我是俗人，害怕深刻。”

第二天，钟汉元比约定的时间早十五分钟到达那幢楼前，这是他的原则：永远不要让客人等你。趁客人还没到，他仔细盘算了一下今天的战术：王先生其实已经看上了这套房子，现在决定性的因素在王太太和孩子身上，女人比男人感性，注重外在的东西，应该从房子漂亮、风景美丽、能展现高贵身份的方面来打动她们，然后利用她们来促使王先生下最后决心。

客人却迟到了十分钟，先跳出车门的一个姑娘显然是王先生的女儿，她穿得挺摩登，上身是银色吊带露脐短褂，下身是一条裤腿及膝的紧身黑裤，染黄了的头髮蓬起，眉毛勾得细细，嘴唇涂得红红。随后出来的是王太太，高胖富态，戴副近视眼镜，上身穿米黄色短袖衬衫，下身是一条黑色直筒裙，看上去不象商人妇，而象官太太。王先生泊好车后才出来，仍然戴着墨镜，与迎上来的钟汉元握了手，并把他介绍给太太和女儿。

钟汉元职业性地夸道：“好漂亮的女儿，太太看上去很有书卷气。”

王先生笑着说：“哪里哪里。”

王太太说：“钟先生真会说话。听您口音是广东人吧？”

“马来西亚华人，祖先来自广东？你们是哪里人？”

“河北石家庄的。”

“哦，听说那是中国最大的村庄。”钟汉元开了句玩笑。

女孩儿笑道：“石家庄可不是村庄，是大城市，河北省的省会。”

“我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包头，是不是在那里的人都要包头？”

大家都笑了，气氛顿时显得轻松，买卖双方的关系便拉近了，这正是钟汉元要特意营造的。

这时，王先生的手机响了，他接听，对方的声音很大，连钟汉元也听得见：“王厅长，三环高速公路的招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就等您回来主持评议审察呢，您啥时能回？”王先生压低声音回答道：“我这会儿有事，回头给你打回去。”

钟汉元心想，原来是个当官的，肯定是个贪官，不贪哪来这么多钱？

女孩儿已经急切地跑到房子跟前，抬头惊叹道：“哇，好气派的房子。”进门后，夫妻俩一间间房仔细审视，女孩则跑到楼上观景阳台远眺，“哇塞，好漂亮的海景。”

钟汉元说：“你今后可以请朋友们来开大 Party，院子里有网球场和游泳池，你可以和朋友在家里举行网球赛、游泳比赛，多爽啊！”

女孩高兴地大叫：“太棒了！”突然收了声，说：“我爸爸不喜欢我带朋友到家里来。”

钟汉元故意试探道：“你爸爸是经商的，朋友一定多，他自己喜不喜欢带朋友来家呢？”

女孩说：“谁说我爸爸是经商的？经商的算什么玩意。我爸爸是厅长，那些经商的全得巴结他。”

钟汉元连忙说：“对不起，是我瞎猜的。有眼不识泰山。住在这里啊就是身份的象征，你出去只要说是住在这个区，别人就知道你是富贵人家。”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非常鄙视这一家人。他想起家乡父老那数着钢崩儿过日子的生活，想起与他一块儿下岗求告无门的同事们，想起与他分租破烂棚户的卖苦力的民工们，他现在一点儿也没有兴趣把房子卖给他们。这买房子的脏钱不知包含了多少人民的血泪，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这钱的卷走而失去饭碗。他心里开始在想，我难道该把房子卖给他们吗？我自己能心安理得地拿那笔佣金吗？不，我应该阻止他们买这个房子。可是我阻止得了吗？即使能阻止他们买这一幢，他们照样到别的公司买其他的房子呀！我不赚这笔钱，别人也会赚去。算了算了，我管不了这么多，事已至此，不赚白不赚。不过，我要尽量多探查和掌握他们的情况，好掌握交易上的主动权。

这家人楼上楼下屋里屋外仔细瞧了个遍。钟汉元掏出数码照相机对他们说：“来。我给你们拍些照，你们回去还可以仔细欣赏。”女孩儿立即响应：“好主意！爸，妈，我们在大门口先拍一张，这个雕花门很漂亮。”她跑到门口摆出一个姿势。王先生说：“拍什么拍，我们还没有买下来，还不是我们的房子。”女孩撒娇：“过来嘛，我喜欢这风景嘛。”王太太对老公说：“叫你拍你就拍吧。”她先站到了女儿身边。王先生这才勉强地站了过来。钟汉元举起相机，“王先生，您最好把墨镜取下来，要不然脸上光线太暗了。”王先生说：“没关系，就这样照。”她女儿一把将他的眼镜摘了下来。钟汉元抓住这瞬息时间，按下快门，连同竖在门外出售房子的大广告牌也收入了镜头。他心想：这可是证据确凿了。他又帮他们到别的角度拍了一些照。

末了，王先生问太太：“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太太说：“可以。”王先生又问女儿：“你喜欢吗？”女儿说：“喜欢，太喜欢了！买下来吧。”王先生说：“这么大笔钱，不能那么随便的，让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

钟汉元说：“是的，不着急，慢慢想吧。反正这样的好房我们也不愁卖。”

王先生看他消极的样子，马上问：“是不是有人出了比我们更高的价？”

钟汉元故意逗他：“是的，有人出价比您高。”

“高多少？”



“按澳洲的法律规定，我不能告诉您。”

王先生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永远可以出价比别人高十万。你就用不着想卖给别人。”

“这么说，王先生已经决定买下来了？”

“行，就这么定了。我过两天就要回中国，也没有时间看那么多了。”

“那就到办公室去签合同吧。”

回到办公室，钟汉元拿出准备好的合同，告诉客人签完合同后应该交给自己聘请的独立律师去解释合同，然后由律师负责与卖方律师交换合同，合同未交换之前是无效的，交换合同时必须付10%的首付金，合同交换后买方还有五天的冷静期，冷静期内反悔要扣除房价0.25%的违约金，冷静期过后反悔要扣除10%的首付金以及卖方的其他连带损失。合同交换后通常在六周后交割房屋，那时要付足全部款项。每延迟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罚款。

王先生听到这里，说：“我的钱大部分还在中国没有调过来，我需要点时间调钱。”钟汉元问：“您是说您的大部分钱还在中国？”“对。”“六周时间不够调钱吗？”“如果没有意外耽搁，应该够了。”“您可以要求您的律师与卖方律师商量把交割的时间延后一些。还有别的问题吗？”王先生表示没有了。钟汉元便填好合同中的有关栏目，然后让客人签字。签字人是王先生的女儿。

签字完毕，王先生笑着与钟汉元握手告别。钟汉元觉得挺别扭，脸上挤出勉强的笑容。

客人一走，钟汉元就进到卫生间洗手，他嫌姓王的手脏。当他走出卫生间时，老板威廉守在门口给了他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Kevin，太棒了，祝贺你！中午我请你吃饭。”

他们两人的午餐选在了位于具有悉尼最美丽海湾名声的斯彼特湾附近著名的安迪沃水上餐厅。香喷喷的烤牛排、烩龙虾摆在面前，钟汉元却没有胃口。坐在他对面的威廉也看出他有点不对劲，问：“怎么啦？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做成了这么大一笔生意，应该高兴才对。”

钟汉元摇摇头说：“我真的高兴不起来。”

威廉惊叫道：“为什么？”

“那个王先生是个大贪官，他买房子的钱都是贪污来的。”

“你怎么知道？”钟汉元说出了他的依据和分析，“你知道吗？他买这一幢房子的钱是中国这个贫穷国家成千上万人的劳动血汗钱，他享受着豪宅美景，而成千上万的人民在啼饥号寒，许多孩子会失学。我自己曾经是这种贪官的受害人，我恨死了这种人，这笔佣金我赚得不心安理得。”



威廉听罢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痛恨这些贪官，在我们澳洲这样的民主国家，贪这么多钱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不是政治家，不是警察，他是在中国犯罪，却并没有违反澳洲法律，我们卖给他房子也不违反澳洲法律。你不必内疚，这没有你什么错。你无法阻止他在澳洲买房子。”

钟汉元脱口而出：“如果我想阻止他，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可以向中国官方告发他。”

威廉几乎蹦起来：“你发疯了？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你透露客户资料给别人，违反了澳洲的保护个人隐私法，你要坐牢的。我们公司也不许可你这样损害公司商业利益，也可以控告你。”

钟汉元仰脖子喝了一大口酒，垂下头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威廉一脸严肃：“这个问题很简单：一边是七万澳元等着你拿，一边是手铐等着你戴，傻瓜都知道该怎么办。”

钟汉元挺起脖子：“还有一边你知道吗？除了法庭的审判还有上帝的审判。”

基督徒威廉默然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希望你毁了自己。走吧，你现在回家去好好睡一觉，再好好想清楚。”

钟汉元摇摇晃晃回到他们的小家，一觉睡醒来，发现天已经黑了。蓝莹莹坐在床边就着台灯光线看书，见她醒来，关切地说：“你醒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舒服吗？”

钟汉元坐起身：“没有啦。只是有点乏。”

“喂，那笔生意怎么样了，你不是说客人今天要再看一次房吗？”她的眼睛在台灯光线的侧面照射下发出黑珍珠一样的光芒。

“合同已经签了，10%的首付金很快也会付到。”

“那就是说，我们很快就可以赚到七万元了。”

“如果我愿意拿的话就可以。”

“老公，你真棒！”蓝莹莹激动地扑到他的怀里吻了他一下，“我要你给我买一个结婚钻戒，带我到巴黎赛纳河边去拍结婚照，到瑞士雪山去滑雪，到莎士比亚的剧院去看戏……”少倾，坐直身子问：“喂，什么叫如果你愿意，难道你会不愿意？”

“我已经证实了，他是一个大贪官，中国的官员工资没有多少，买这么贵的房子的钱只可能是贪污受贿来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管他怎么来的，只要不是你贪污来的就行了。”

“那我岂不是如同一个销赃犯？”

“你简直是自寻烦恼。他贪污的是共产党的钱，又不是你的钱。你又不是纪检干部，共产党不付你工资，犯得着你管吗？中国出那么多贪官，你管得过来吗？这事情想都不用想，不赚白不赚，谁跟钱都没有仇。我们太需要钱了。”

“共产党的钱是人民的钱，共产党也是人民养的，我是人民的一分子，这钱就跟我有关系。我跟钱是没有仇，但是我跟这种人有仇。”

“你想怎么样？”

“我想向中国司法部门告发他。”

她一把推开他：“你疯了！那样你就违反了澳洲的保护隐私法，违背了地产销售人员的职业操守，你会有很大的法律麻烦。”

“我们老板也是这么说。”

她倒吸一口气：“什么？你还跟你们老板说了？”她气得跳开去，在房子里转圈。“你呀，你呀！就算你想这么做，也不能说出去。公司赚不到眼看要到手钱，肯定炒你的鱿鱼。那个位置多少人在等着。公司如果把你告到法庭去，你就完了。”

“他们没有证据，无法证实是我告的。”

“但是他们可以炒掉你的工作。”

“我可以再找别的工作。”

“你要敢这么做，我们俩就别在一起过了。我不要嫁一个蠢蛋丈夫。你别忘了，你还不是澳洲永久居民，我取消担保，你就得回中国去。”

“你是威胁我吗？我从小在中国长大，我不怕回中国，就是回农村我也不怕，我本来就是农村人。”

“你是永远改不了的农村人，回你的农村去吧。”她把房门一甩，出去了。

钟汉元跳下床，追出去：“莹莹，莹莹，你怎么这么绝情？你就这样把钱看得比我还重要吗？我爱你，我不想失去你。”他抱住她。

蓝莹莹把头埋在他肩上哭了：“汉元，不是我绝情，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应该把我的意愿看得比你的原则更重要？听我一次好吗？”

他抚摸着她的秀髮，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他们对坐在餐桌旁沉闷地吃完了晚餐。他对她说：“我出去散散步。”

他下了公寓楼，走进楼对面的一个小公园。月亮藏在云里，公园里黑幽幽一片，只有几盏水银灯分布在不同的角落照出些许亮点。他行走在草地上，踏出沙沙响声，这让他想起小时候放牛时，牵着牛踏在山坡草地上发出的声响。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吃饱肚子，哪里想到未来有一天会出国。他想，我能有今天真的不容易，是多少年的寒窗苦读和忍辱负重换来的，还要靠机遇，如果不是与外校搞联欢，我没有机会认识蓝莹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出国。蓝莹莹不计较我的农民出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了我，我来到澳洲后也主要靠她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这在很多其他女人是做不到的，她并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女人，但是不能要求一个女人永远付出没有回报，这不符合人性，我应该给她回报。世界上没有什么无条件的爱，就连所谓无条件的母爱也是有条件的，条件是被爱者是自己的孩子。站在蓝莹莹的角度想，她并没有错，哪个女人不希望嫁个有安全感、体贴人的丈夫？与其说她在乎那七万元钱，不如说她更在乎我尊不尊重她的意见。我如果举报了那个混蛋，同时受损害的是我自己、我爱的女人和待我不好的公司，这是不是真的值得呢？唉，算了吧，屈服于现实吧，连周恩来那样聪明绝顶的伟人在文革中都不得不做些违心之事，连邓小平那样的强人迫于形势都得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我这种小人物做点违心之事算得了什么？他觉得想通了，举目向天。月亮正从云层中穿出来，投下银辉一片。

他急步走回家，对刚洗完澡正在梳头的蓝莹莹说：“为了你，我想通了。咱不管这事了，过我们的日子。”

蓝莹莹高兴地搂住他：“哇，太好了，这才是我的好老公！”

钟汉元顺势将她抱到床上：“等着跟我去欧洲蜜月旅行吧！”

“嗨，我们的新房该怎样布置？”

他开玩笑说：“我打算在门口贴一副对联，上联是：‘一对新夫妻’，下联是：‘两台旧机器’，横批是：‘抓革命促生产’。”

她扭着腰吃吃笑道：“你真坏！”

“越坏你越喜欢，我现在就要使坏了！”俩人笑着滚作一团……

第二天钟汉元一到办公室，威廉就过来关切地问：“怎么样，心情好些没有？”

“您放心吧，我不做傻事了，我保证房子一定给您卖出去。”

威廉说：“这就好！”

钟汉元在办公桌前坐下，给王先生的律师打了个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律师说昨天下午已经给王先生解释过合同，王的10%首付金支票也已经收到，与卖方律师也协商好把交割的时间再延后一个星期，明天就可以交换合同。钟汉元放松地做了几下扩胸动作，然后照例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他首先查看电子邮件，看到有一封小妹的信。小妹在一所职业中专读书，钟汉元与家里的联系主要通过小妹发电邮进行。小妹说，在城里当民工的大哥因为承包商参与的一个政府工程主管官员贪污潜逃，承包商拿不到钱，没办法发工资，大哥的欠薪已经积累到了八个月，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大哥一气之下砸了那个主管官员家的房子，被警察抓起来了。小妹希望他能寄点钱回去解决哥哥家的生活困境，也好买点礼送人去疏通公安局的关系放人。

钟汉元刚刚平复的心情又顿起波澜，他突然一眼看到桌上摆着的印出来的王先生一家在豪宅前的照片，气得一拳头就砸了下去，把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吓了一跳。阿丽

丝问：“Kevin，怎么啦？”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忙说：“没什么，不小心把茶杯碰在桌上了。”

晚上他回到家，蓝莹莹已经做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等着他。他忘了说赞美和感谢的话，端起饭碗闷头就吃。

蓝莹莹以狐疑的目光瞧着他，问：“又有什么事不高兴啦？”

“没什么。”

“你别骗我了，你那张脸一点儿也瞒不住事。说吧，是不是为昨天那事你迁就了我，心里不顺？”

他就把妹妹来信的事说了，“我需要赶紧寄点钱回家。”

“可你是知道的，我们哪里有多余的钱呢？除非你把那七万元佣金拿回来。我今天还拟了一个清单怎样花那七万，再多加上一条就是了，我的首饰就不买了。”

“坑我哥哥那些民工的贪官我惩治不着，我能惩治的又无法下手，我这心里真是憋屈得慌。”他放下手中的筷子。

她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说：“如果你实在过不了你心里那道坎就算了，我不希望为了我开心，你却不开心了。那七万元咱们不要了。我找我爸爸想点办法凑点钱给你们家寄去。”

“那怎么可以？你出国读书这些年已经花了你家里那么多钱，现在你出来工作了，应该是孝敬老人家的的时候了，怎么能为了我们家的事让你爸出钱呢？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使我既不损失佣金，又能避免国家受损失。我们要勇于战斗，还要善于战斗，要打败敌人又自己不吃亏，这样才叫胜利。”

“哪有那么好的事？根本是矛盾的嘛，生意做不成，你的佣金从哪儿来？”

他的目光投在摊开在桌上的一张中文报纸的大标题上，说：“我突然有个灵感，你给我几天时间。”

世界华商大会在位于情人港的悉尼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会议中心的圆筒形楼体上插满了彩旗，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本土的数百位杰出的华裔商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过后，是连续若干天的一系列研讨会和讲座，供商界同仁交流从商经验和生意信息。排名中国十大青年富豪之一的黄启新的演讲最受人关注。他是一名回国创业的留洋博士，用自己带回国的太阳能技术开发了一系列太阳能新产品，因为产品节能环保，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商业价值，短短几年工夫，他的公司就拥有了巨大的市场和资产，而且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股价飞涨，他自己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十九亿美元，他神话般的创业故事在全中国、全世界不胫而走。

这天，演讲厅内座无虚席，西装革履的黄启新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才四十出头一点儿，中等个儿，相貌非常普通，完全不像大富豪，而像同寝室的学长。他

用带有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是来讲怎么发财的，而是来讲怎么给人类提供服务的，我只是用我的技术为人类提供服务，一不小心就发了点财。我知道手头的十多项技术发明是好东西，窝在手上是浪费我的心血，应该转化为产品。我可以在国外找厂家生产，也可以拿回祖国生产，在国外比较容易，在中国完全是新鲜事物，困难要大得多。我为什么选择回国创业呢？没别的原因，谁叫我只有这么一个祖国呢？我别无选择！”他的讲话激起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他讲了自己回国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艰难曲折，以及怎样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演讲结束后，是提问环节，黄启新收到一张递上来的纸条，写的是：“您说得很好：‘谁叫我只有一个祖国呢？’如果我告诉您有一个帮助祖国挽回上亿元人民币国有资产损失，又能帮助贵公司的产品在澳洲取得最大宣传效果的机会，您是否愿意了解呢？散会后请留步，我在门口等您，我叫钟汉元，手机号是XXXXXXXXXX。”

黄启新向台下看了一眼，见到最前排有一个约莫二十七八岁、方脸膛的帅气小伙子对他摆手。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散会后，黄启新被仰慕者簇拥着走出会场时，钟汉元迎了上去：“黄先生，我是刚才给您递条子的钟汉元，我能单独和您谈一会儿话吗？”

黄启新说：“可以，但是这里不方便，跟我走，到我车里去谈吧。”

到了停车场他的车里，钟汉元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与您一样，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我相信我们都拥有难以改变的平民情怀。您开场白那段关于祖国的话很感动我，别人可能会以为您只是唱高调，但我相信您是发自内心。”

黄启新点点头：“老话说：家贫出孝子。我对农村娃都有天生的亲切感，咱们闯世界不容易啊！”

钟汉元问他：“您说比尔·盖茨成功在什么地方？”

“首先成功在科技创新方面，其次成功在商业方面，第三成功在慈善事业方面。”

“您说得非常全面。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您只要在悉尼买一套房子，就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个方面。这套海边豪宅在悉尼的高尚区，历来是引人注目的物业，因为它的每一任主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它的出售毫无例外会被报纸的新闻版登出来，现在它的价格比高峰期的价格便宜了六百万澳元，升值空间会很大，这是商业上的成功；您可以在这套房子里装上您公司的太阳能产品，显示它的节能环保，如同比尔·盖茨在他的住宅装上全套电脑自动控制设备一样，会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您的公司产品在澳洲的示范样板，这是科技上的成功；您买下这套房子，还能够阻止一个中国贪官侵吞国家巨额资产，拯救许多人免于失业和困苦，这相当于慈善事业的成功。”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黄启新笑着说：“我早就知道悉尼的海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湾之一，早就憧憬能拥有一套这里的海边物业，只是因为忙，还没顾得上办这件事。现在你把事情推到我面前了，还赋予了它那么多意义，难得你那样痛恨贪官、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今天下午的日程是游览悉尼，正好就去看看这套房子吧。你就别离开了，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去吧，下午给我们当向导。”

午饭在悉尼电视塔的旋转餐厅进行，居高临下，整个悉尼尽在眼底，风景如画。钟汉元指给黄启新看了房子的方位，黄启新向他了解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他侃侃而谈把自己掌握的房地产知识都倒了出来，俩人又谈了许多其他话题，非常投机。

在他们吃午饭的空档，黄启新悄悄安排手下人进行了快速的调查核实，确证了钟汉元这个人和他所属的公司的真实性，还对那套物业的市场价值做了研究，心里有了数。

下午，当黄启新看到这套海边豪宅时，立即喜欢上了它：“这里的风景太美了！我跑过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我敢说悉尼海湾的风光是超一流的，我决定了，买下。我要把我的爸爸妈妈接过来享受一下这美丽的风光。但是，我来悉尼开会，可没有带着买房子的钱，说起来好像我有很多钱，可那都是股票，所有资产都在生意里滚，要抽出钱来还要一点时间。”

钟汉元心里一咯噔，这种事情一转身就可能变卦，他得想办法稳住黄启新，说道：“没关系，你可以先把合同签了，放一笔小额定金，大头的钱可以向银行贷款，我们可以代办。”他顺手递上了合同书。

黄启新哈哈一笑：“你怕我食言？”

钟汉元忙说：“象您这种做大生意的人怎么会食言呢？我是怕这么好的物业被别人抢去。”

黄启新说：“你把合同留下，我要找律师看过了才能签，签合同同时再付定金吧。我会打电话与你联系的。”

钟汉元不便再强求他放订，对这种大买家，最重要的是使他感到你尊重他的意愿。

彼此握手道别后，钟汉元心里七上八下的，回到办公室，老板问他王先生买房的手续进展如何，他只能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恰好王先生又打了电话来请教几个有关买房的问题，他还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回到家，蓝莹莹边切菜边问：“你的那个灵感怎么样啦？”

他答道：“基本成功，胜利在望。黄先生答应买了。”

蓝莹莹鼻子哼了一声：“你别吹大牛！你以为别人都象你那么傻？黄先生下订金了吗？”

钟汉元囁嚅道：“还.....还没，不过应该很快会付的。”



蓝莹莹手指头在他太阳穴上戳了一下说：“你就做梦去吧。”

这天夜里他真的做了个梦，梦见哥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行刑的公安居然是王先生，而黄启新则在一旁袖手旁观，一声枪响，钟汉元叫唤着吓醒了，把蓝莹莹也吵醒。他把噩梦说给她听。她说：“你再这么下去，要得神经病了。我看你还是别做姓黄的指望，把房子卖给姓王的，拿了佣金快救你哥吧。咱们下回再做君子好不好？”

第二天他上班神情有些恍惚，等到下午，黄启新那边还没有电话来，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黄启新打去了电话，黄听出是他，便说：“我的日程非常紧，现在正在飞机上，马上就要起飞，不让打手机了，回头再说吧。”电话就断了。

钟汉元彻底绝望，到手的鸭子飞了！白忙了一大场。他是否应该回到原点，接受蓝莹莹的意见把房子卖给王先生呢？他把所有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仔细琢磨了一遍后，仍旧对自己说：不，绝不！

他下班回到家时，准备迎接劈头盖脸的暴风雨，但是蓝莹莹却完全不再提起这件事，象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直到吃完了晚饭，他才忍不住说：“你怎么不问那事？”她有些无奈地笑了笑说：“问不问有什么区别吗？你不是都想好了吗？我也想好了，我觉得你比那七万块钱更珍贵，我不想为了钱失去你。我们都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赚钱。”他愣住了，过了一会儿，紧紧搂住她，居然抽泣起来。

次日一早，他一进办公室，接待小姐阿丽丝便递给他一个快递邮件，是某律师行寄来的，急忙拆看，居然是黄启新签署好的合同与百分之十首付金支票，里边附了黄启新手写的一张小条：“钟先生，感谢您提供的优质服务，签好的合同与首付金支票奉上，后续工作烦请多费心！拜托！”他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Yes.”，把阿丽丝吓了一跳，好在老板还没到办公室，尚未被惊动。

钟汉元立即拨通了黄启新的手机，谢谢他，并且告诉他：“我暂时还不能帮您成交这个合同，需要等那个姓王的调不过来钱毁约弃购时，才可以交换您的合同，不过，我敢肯定结局一定是这样的。买下来后，如果您暂时不住，想出租的话，也可以委托我们公司帮您出租和管理。”

黄启新说：“没有问题，你看着办。下次我来悉尼，就在这个房子里住。那个王八蛋那时候应该是去坐班房了。小伙子，你厉害呀！”

钟汉元说：“不是我厉害，而是您我共同的正义感厉害，有了这正义感，哪怕贪官跑到国外，也让他们跑不出天罗地网。我并不仇恨富人，走正道致富的人我佩服，比如您；走歪道致富的人，就是我的死敌。”

他放下电话后特意开车又去了那豪宅，站在阳台上面向大海拉起嗓子唱起电影《红高粱》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海风吹起他的领带，飘呀飘。

他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写了一封举报信连同王家三口人在豪宅门前的照片，用国际快递寄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他自豪地笑了。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威廉气急败坏地把钟汉元叫进自己办公室：“Kevin，你知道吗？你那个客人的钱从中国调不过来，他不能履约了。是你干的好事吗？你可是答应了一定能让房子最后成交的。”

钟汉元不慌不忙地说：“这事跟我可没关系。他不能成交，就依法把他那百分之十的首付金没收了就好了，我这里已经有人等着要买呢。”他从抽屉里拿出黄启新签的合同和首付金支票递给威廉。

威廉大吃一惊，摊开双手：“我的上帝，你简直是魔术师，是超人！”过了一会儿，他问：“这一个会不会到时候也毁约呢？”

“这个人可是中国有名的大富豪，买这样的房子三、四栋都不成问题。您就只管把我的佣金准备好就行了。”

威廉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两个月后，钟汉元与蓝莹莹在圣玛丽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礼毕，他牵着她的手离开教堂的时候，她小声问他：“有什么感觉？”

他悄悄回答：“感觉像我小时候牵着牛一样。”

“哼，农民！”她暗暗掐了他的手一下。

“现在你是农妇了。”他坏笑道。

第二天，他们登上了前往欧洲的飞机去蜜月旅行。在飞机离地的那一刻，蓝莹莹说：“汉元，我送你一句宋丹丹的经典台词：老公，你太有才了！”

## 巴黎钟声

宜川

【序：2018年6月，山东威海乳山集市上，一位早餐店老板感叹地说：如今，电视上的抗日神剧胡编滥造，怎么就没有人把我们先人的故事，写一写，拍一拍呢？是啊！作家有责任从历史的尘埃中捡拾碎片，还原加工，将被遗忘的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代。

说来也巧，也是2020年这场世纪疫情，成就了这篇小说。】

**故事梗概：**通过童怀志与珍妮的爱情主线，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赴欧劳工团这一几乎被湮没的历史片段。

### 主要人物

童怀志：24岁，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中国赴欧劳工团翻译

珍妮：21岁，小学教师

杰克：26岁，珍妮的哥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

老牧师：62岁，珍妮和杰克的父亲，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牧师

李万安：38岁，河北沧州万安镖局掌门人，赴欧劳工团成员

小纪：19岁，河北沧州万安镖局成员，赴欧劳工团成员

王大虎：22岁，山东威海人，赴欧劳工团成员

小张：23岁，天津青年，赴欧劳工团成员

史密斯：51岁，英国军医，法国马赛木材厂劳工旅驻厂医生

杰克逊：32岁，英国军官

路西：25岁，法国姑娘，杰克逊的未婚妻

### 开篇

1916年8月24日，中国第一批劳工到达法国马赛。从那以后，历时2年，先后有14万人背井离乡，奔赴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其中大约2万人长眠在异国他乡。

一百多年以后，2018年11月27日，纪念一战赴法华工雕像，在法国北部城市圣康坦市伊勒公园隆重揭幕，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法国“以工代兵”参战的华工。法兰西大区议会主席格扎维埃·贝特朗说，一战期间来法华工为重建法国做出

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今天树立这座雕像是为了让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能永远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

## 第一章

### 1917年2月，山东威海卫码头

码头上人头攒动，车来车往，停靠的巨轮烟囱里发出缕缕黑烟，起航在即。

一位身着带编号的外衣、斜跨包袱的山东年轻人王大虎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有十几块大洋，全部交到身边的姑娘手里，憨厚地说：春妮，照顾好俺娘，两年以后，我回来娶你！

姑娘依依不舍，两眼含泪，低声说道：大虎哥！你放心走吧，你，你可要回来啊，我等着你……说着，面带羞涩地将一个刺绣荷包轻轻地塞进大虎的怀里。

河北沧州，万安镖局，师傅李万安将镖局大门钥匙交给大徒弟，抱拳说道：师傅我要出洋走一遭，有机会的话，会会西洋拳脚，镖局的生意就全仰仗兄弟们了，后会有期！众人拱手，齐声道：师傅保重！只见其中一位年轻人面色凝重，若有所思……

北京西城，圣济堂中药店后庭院。店主童老爷长袍马褂，双手背后，身板挺直，面带威严地训斥：怀志！你读洋文，学西洋医术也就罢了，扯什么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成何体统！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门亲事，门当户对，就这么定了，下个月完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事容不得你胡来！

怀志无言，默默退下。当晚，北京前门火车站，童怀志手提小皮箱，悄悄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夜幕下的天津租界，警车呼啸，警笛大作，一个矫健的身影从一堵墙内跳出。一张年轻的面孔，慌张地四下打量，径直向海河边跑去，一艘货船停泊在岸边……。

### 山东威海卫，中国赴欧劳工团招募处

一群不同衣着的人们拥挤着，围堵在健康检查室门口。只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洋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在指挥：不要拥挤，请排好队，等下一批……。

体检室内，大虎，怀志，李师傅，天津青年在内，大约有十几二十人，分前后两排站立，有些茫然地望着前方。面对人群，一位内着军服，外罩白大褂的英国军医在叽里呱啦地讲述，一位学生模样的中国人在一旁不停地翻译，告诉大家身体检查的各项规矩。最后翻译大声说道：全体脱衣脱裤！

人们有些愕然，相互窥视，一动不动。只见童怀志点头，并低声对周围的人解释，脱下衣裤是体检的必要程序，说着，带头宽衣解带。众人踌躇一阵，开始脱衣.....

一群裸体大男人，多少有些羞涩地站在英国医生和几位助理面前等待下一步指令。

英国医生与助理认真仔细地逐个测量身高体重，检查全身有无外伤，皮肤病等。有三个比较瘦弱矮小的年轻人被叫出列，面带遗憾，请出门外。大部分人排队进入另一房间，进行五官和内科检查。这一次，又有两位年轻人被淘汰出局，大虎等其余的人全部过关。

上船之前，每人消毒洗澡，然后依次领取统一制服，其中包括有编号的外衣、长裤、腰带、内衣、鞋袜、草帽等，此外每人还领取一个装有铺盖、毛毯、铁饭盒、水杯等随身物品的工具包。装备简陋，还算齐全。

这一批，五百多人，基本上是按不同省份的人员编为五个团队，每一个团队下分五个小队，每小队大约 20-25 人。团队由洋人领导，小队则是指定正副两人负责。由于山东本地人居多，组成 3 个团队，或许是李万安师傅年纪稍长，被指定为河北团队的一个小队长。童怀志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又通晓英文，故被委任为河北团队的翻译，享受四人仓的待遇，其余的大队人马都被安排在具有单人铺位的底部统舱。

满载中国民工赴欧团的轮船起航了，人们拥挤在甲板上，挥手向亲人与故土告别.....

轮船驶向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





一战赴欧劳工团成员（照片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

统舱内，热闹异常。人们在忙着寻找属于自己的铺位，安放行李，铺床叠被。也有一些不识字的人，拿着印有编码的纸片，到处打听询问，一脸焦急地走来走去……

童怀志斜跨行囊，手提小皮箱，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来到舱门口，门牌号是C310，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开了，有人探出头来，原来是那位在体检室门前充当翻译的英国青年。

你好！欢迎欢迎！我叫杰克。（Welcome, I am Jack, How do you do?）杰克面带笑容，热情地说。

你好，杰克！我是童怀志，你叫我怀志好了。怀志放下小皮箱，与杰克握手。

四人仓内空间不大，靠墙壁两张铁架上下床，品字的中央是个落地的大柜，十字划分为四门，分属四人的个人物品柜。怀志在上铺，下面是杰克。听杰克讲，另外两个铺位分别是其他团队的翻译，好像是山东广文大学（注：齐鲁大学前身）文理科的两位学生，他们是中国劳工招聘处的雇员，船到法国以后，他们两将随船返回中国，接待下一批劳工赴法。杰克正说着，一胖一瘦，两位中国年轻人携带行李推开了舱门。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轮船在夜色中的大海上静静地行驶……

统舱内，安顿下来的人们在互相交谈，有人躺在床铺上面歇息，有人在穿来穿去，在寻找老乡熟人……

王大虎斜倚在铺位一角，若有所思地从怀里掏出绣花荷包，仔细地端详。巴掌大的红色荷包，金丝线包边，中央绣着一只下山猛虎，威风凛凛。打开荷包，里面有一个彩色的鸡毛毽子和一条红头绳。王大虎的眼前，立马呈现出这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夏日河边，大柳树旁，青梅竹马的一对男儿童在欢快地踢着毽子，女孩子的小辫子有节奏地甩来甩去，红色的头绳在空中飘来飘去……大虎手捧荷包，面带微笑，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海上霞光万道，日出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甲板上，几位英国军官在欣赏海上奇观。有人不时发出赞叹：太美了！

“不过，不要太乐观啦，上尉！美丽的大海下面有可能暗藏着凶险可怕的恶魔！你没有听说过吗？前不久，我们的一艘运送中国劳工团的轮船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连同船员在内，600多人全部葬身大海。祈祷上帝保佑我们一帆风顺吧！”

“可不是嘛”一位军官随声附和“去年索姆河一战，西线战场兵员锐减，运输困难，物资短缺，弹药不足，协约军正在困境中挣扎。希望这批中国劳工能够在后方生



产运输中发挥作用，替换下来的本地工人可以尽快补充前线兵员，否则这场战事，前景难料啊！”。

“你也太乐观了吧？！中国苦力多数文盲，愚昧无知，徒有其力。能不能胜任各种工作，还是个疑问”一位军官面带鄙夷地说。

“他们个个身高体壮，我看没问题。不信，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

“早饭后，派出一个团队协助船员做零工，擦机器，刷洗甲板，每日轮流替换。既可以测试工作能力又可以训练体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好主意，就这么定了。”上尉拍板。

烈日高悬，海面上风平浪静，轮船在行驶.....

一群光脊梁的中国劳工手持板刷，水桶，在一位洋人水手的指挥下，跪在甲板上奋力刷洗着，汗如雨下.....

机舱内，各个角落都有中国劳工在忙碌。有人在擦拭设备，有人在搬运货物，有人在擦窗拖地，还有人在厨房帮工，一大袋洋葱，切得满眼流泪.....

洋人厨师在一旁偷偷讪笑。

在厨房狭窄的过道，一位肩扛麻袋的中国青年，脚下突然一绊，摔倒在地上，麻袋破裂，马铃薯翻滚满地.....

厨房领班见状，满脸怒容，破口大骂：蠢笨的中国佬！

年轻人一手捂住流血的额头，眼望散落在地面上的锅铲等厨具，面带委屈的神情.....

这一幕，正巧被路过的童怀志看在眼里，他急忙走过去，蹲在地上，用手帕为他止血，同时手指地面，用英文对蛮横的领班抗议：请你仔细看看零乱的地面，厨房管理不善，是你的责任，怪不得别人！

领班一怔，没想到有人会以这样的口气指责他，而且还是个黄种中国人。顿时，恼羞成怒，口中不但大骂不停，居然向童怀志挑衅地抬起手来.....

冷不防，一只大手从领班的身后伸出，像只铁钳，一把紧紧抓住领班高高举起的拳头，令他动弹不得。李万安师傅一脸正色，“请童先生对他说，不准欺负中国人！”

这时，围观的厨师中，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一脸怒容，抄起一把厨刀，叫骂着向李师傅冲过来。只见李师傅将领班的手向其背后一拧，顺势一推，领班扑倒在案板上。此时的李师傅神色泰然，从容气定，手掌虚晃，拉开了迎战的架势。

大汉见此，犹豫了一下，还是扑了过来.....

李师傅一声冷笑，一个箭步，敏捷侧身，避开迎面的尖刀，同时以电闪之势，一掌劈在大汉持刀的手腕，刀即落地。紧接着，李师傅一个扫膛腿，低喝一声“去！”，大汉应声摔倒在地，左手紧抓右腕，痛苦的呻吟不已。领班与众厨师见此，面面相觑，无人再敢上前一步。

李师傅上前，扶起地上的中国青年，突然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怎么是你？！

青年用手抹了一把额头的血迹，拱手抱拳：多谢师傅搭救！

原来，这年轻人是李师傅的徒弟小纪，见李师傅与众人告别，他不忍与师傅分离，暗暗尾随，一路到了威海卫。

李师傅怜爱地凝视着小纪额头上的血迹，往事涌上了心头.....

乡村土路上，一行三辆马车，车上满载货物，每车插有三角形镖旗，李万安师傅斜跨腰刀，健步走在车队前面。后面每车两人，持棍棒火枪，分别护卫在镖车的左右。

在一个乡镇集市上，一群人在围观。只见一位头上白巾紧束，披麻戴孝的少年，双膝跪在地上，面前有张大纸被几块石头压住四角，上面写着：卖身葬父，几个大字。少年的身后，有一具破草席卷裹的尸身，一双青筋外露的赤脚，伸出席外。

车队路过，李师傅见状，低头不语，默默走进一家寿材铺，掏出两块大洋递给老板，用手指了指外面，老板会意，指使手下抬出一口寿材出门去了.....

车队离开集市，继续前进.....

少年一路紧跑，追赶镖车，终于赶上了。只见少年在李师傅面前双膝跪下，不住地磕头，又不住地用衣袖擦拭眼泪。开始，李师傅轻轻摇头，最终还是点了头。于是，少年无言地跟在镖车的后面，随车队上路了.....

在镖局大院里，小纪为师傅端茶倒水，扫地擦窗，和众人一起练功习武，慢慢长大了.....

“徒儿，记住”李师傅掷地有声地说：“男人可以受苦，绝不可以受辱！”

四人舱内，年轻人在闲聊，自我介绍。

“我家住青岛，他家在烟台，家里都是开商铺，做生意。为了家族生意的发展，父母送我俩去读外文，主修德语，副科英文。当下，山东半岛是德国人的地盘，学好德语是必须的。”

戴眼镜的瘦青年说着，手指身边胖胖的同伴：“原本我俩不认识，到学校以后，同在一个班，又同在一个宿舍，像现在一样，我睡上铺，他在下面。也是实习，也是为了出去见见世面，我俩一起报名申请赴欧招募处翻译职位，又一同被录取，看来我俩今生有不解之缘啊！”

戴眼镜的瘦青年口才不错，一口气说到底，滴水不漏。

“我呢，很简单，”杰克耸了耸肩，“我出生在巴黎，成长在马赛。父亲是英国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在法国传道期间，认识了我的母亲。此后，父母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非洲。前几年，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回到了马赛。由于常年奔波，父亲不幸染上严重的风湿关节炎，行动不便，蜗居在家，由在当地学校教书的妹妹照顾。”

说到这里，杰克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下去：

“父亲常常提起，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将福音传播到东方。我在巴黎神学院毕业后，自修中文。3年前，受圣公会青年福音团派遣，来到中国传教，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这次回国去探亲，同时为中国教区募集资金，修建教堂。”

杰克回头望了一眼怀志：“该你了”

童怀志环顾每一个人，摇摇头，说道：

“你们都肩负家族的使命与父辈的希望，唯独我是个另类。不瞒诸位，本人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读生，这次出走，就是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寻找属于我的自由。至于自由在哪里，我不知道，或许搭上生命也找不到它，但是我无怨无悔。”

童怀志神情笃定，不容置疑。

正说着，舱里突然剧烈地摇摆起来，杰克险些跌倒在地上.....

统舱里的人们东倒西歪，被这突如其来的晃动搞得失神落魄.....

轮船遇到了大风浪。

暗灰色的天空，暗灰色的海面，巨浪一个接一个地袭来，轮船在海浪的高峰与低谷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摆，蹒跚而行。在风呼海啸的汪洋大海上，轮船就像激流中的一片小小的落叶，漂浮行进还是打翻沉没，全听凭命运的安排。

统舱里的人们在床铺上翻滚，恶心呕吐，呼爹唤娘之声，此起彼伏，惨不忍睹.....

## 第二章

经历了二个多月的航程，轮船平安抵达法国港口---马赛。

中国劳工团在英国军官指挥下，列队走下轮船。当地民众交头接耳，对这群初来乍到的东方人评头品足。

“Jack, Jack!”一阵亲切的呼唤从人群中传出来，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惊喜地奔跑过来，紧紧地拥抱杰克，不住地亲吻.....

好一阵，杰克缓过神来，向双方介绍起来：

“这是我的妹妹珍妮，这位先生是与我风雨同舟的朋友，童怀志。”

珍妮热情地与怀志握手。四目相对，珍妮淡蓝色的大眼睛充满温情友善，怀志不觉心头一动，一股异样的感觉令他有些语无伦次.....

当怀志目送兄妹俩渐渐远去的身影，不知为什么隐隐地有一丝莫名的惆怅。

码头上，中国劳工河北分队登上了军用卡车，其余列队，步行去火车站，乘火车奔赴不同的战区。

原野上，车队在颠簸行驶.....

马赛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木材加工场，卡车依次开进去....

木材加工场内。

中国劳工的工作是将原木加工成铁路或是战壕坑道用的方材。装卸、搬运与锯木是主要的工序，也是最苦最累的活计。

说是劳工，却是按照军事编制，营地大门有士兵持枪站岗。军队作息，每日两餐，每周工作6天半，每天10个小时，周日半天休息。逢中国的春节、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统一放假，以示庆祝。

清晨6点整，听到军号起床，洗漱完毕，手持铁饭盒，列队去吃早餐。20人一组，有黑面包黄油蔬菜和汤，劳工们席地而坐，分而食之。饭后每人可携带一块面包、一壶水做午餐。7点准时开工，中午半小时休息，下午5点半收工，6点半开饭，晚上10点随号声就寝。

最初，工地上，英法工头在发号施令，童怀志跑前跑后，在双方之间翻译沟通，甚至手把手地为劳工们做示范。几周下来，工友们渐渐习惯了这一成不变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没有特殊情况，不用翻译也可以遵照指令行事了。

不久，怀志被调到医务室，担任英国军医史密斯先生的助理兼翻译。条件好了，工作也相对轻松多了。

闲暇时间，童怀志义务为不识字的劳工们书写家信，了解到许多人的家庭状况，多数是因为贫穷，铤而走险，出国谋生，无论生死，至少可以救济家中老小，因为劳工合同上规定，一半工酬通过银行寄到劳工的家中。

童怀志一向为人谦和，为工友办事总是尽心尽力。平时，工友之间、中国劳工与工头之间或者与其他族群的工人之间出现矛盾、摩擦等问题，都喜欢跑来找他调解，他总是有求必应。逐渐，在工友中建立了良好的人缘，受到大家的尊重，工友们都异口同声地称呼他为童先生。

时间过得很快，半年过去了。

繁重的工作，枯燥的生活，一些耐不住寂寞的人开始躁动起来。无聊至极，劳工之间兴起赌博，输急了，掀桌子、打群架的事经常发生。每逢因赌博打架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童怀志不仅协助医生救助治疗，还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戒掉这种恶习。当然，他也深知长期单调的生活，在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赌博与打架无疑是最直接寻求精神刺激和发泄郁闷的途经，要想根绝蔓延在劳工间的赌博等不良现象，就要设法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于是，他向营地指挥官提出设立语言教学，鼓励劳工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定期举办棋牌球类比赛、文艺联欢等健康的娱乐活动。

为了安抚劳工的思乡郁闷情绪，减少械斗伤亡，和由此带来的对工作进程的负面影响，英军劳工旅负责人比尔上校亲自接见了童怀志等劳工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与建议，表示尽快与有关方面协调，解决上述问题。

不久，一批锣鼓笛箫，足篮排球，象棋扑克等娱乐器材陆续运到了营地，劳工们的业余生活逐渐开始丰富起来。打架斗殴，无端生事的现象自然也减少了许多。

十月的马赛，秋高气爽，郊外原野，五色斑斓。

一天，怀志在诊所里值班，门被推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是你！怀志惊喜若狂。

你好，怀志！杰克奔过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原来，当地教会应劳工旅的请求，派遣杰克前来创办文化补习班，教授英文法语，帮助劳工适应当地工作生活的需要，也有利于不同族群之间的互相交流与沟通，同时又可以在中国劳工中传播上帝的福音。

一天下午，诊所的两扇门突然大开，几个人搀扶着一位满脸是血的劳工闯了进来，怀志急忙迎了上去。用消毒棉擦拭掉血迹及以后，才看清原来是那位天津小伙，半边脸淤青，一只眼睛已经肿胀得睁不开了.....

旁边的工友向杰克讲述了事发的缘由。

原来，今天是周日，下午半天休假，天津青年小张与两位朋友结伴去镇里小店买香烟食品，顺便在镇里逛逛。不料，回程时小张内急，语言不通，满街找不到厕所，不得已，只好闯进一家酒吧。

小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见过世面。妹妹曾经是起士林大饭店的女招待。由于一时激愤，他打伤了欺负妹妹的法国领班，遭到通缉，一路逃亡到了威海卫，加入了赴欧劳工团。

小张为人机灵，进门时先向酒吧老板弯腰敬礼，两手作揖，然后用手拍拍下腹，一脸急迫的表情，四处环顾。老板会意，点点头，还算客气的把手指向酒吧的一角。



谁知，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被一个半醉的大汉挡住了去路。

他满面怒容，谩骂道：他妈的！肮脏的中国佬，你搞脏了我们的卫生间，回去打扫干净！

小张一脸茫然，不解地摇头，打算从一旁绕过去。不料，醉汉一拳径直打来，小张没有提防，顿时血流满面，摔倒在地上。其余两位工友跑上前去，眼见酒吧内全是起哄的白种人，不敢久留，架起同伴赶快跑了回来。

所幸，只是外伤，没有骨折，怀志清除完血污，涂上外伤药，用绷带将眼部包扎起来。

这时，万全师傅闻讯，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拉着怀志往外走，一边愤怒地说道：“咱中国人，不惹事，也不怕事。走，找他们说理去！”

李师傅走在前面，怀志、满脸是伤的小张与一群工友跟在后面，向镇里走去……

当李师傅一行走进酒吧时，里面喧嚣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众人有些愕然。童怀志走上前去，首先向酒吧老板表示谢意，然后一转身，面向众人，严肃地说：谁是打人凶手，站出来！

只见座中那个醉汉满不在乎，摇摇晃晃地起身，端着酒杯一脸不屑地走向怀志，口中依旧在含混不清地谩骂：**Fucking Chinese !**

怀志指着满脸是伤的小张，义正辞严地说：

“你必须向他道歉”！

“道你妈的歉，可恶的中国佬！”

醉汉越发张扬。一扬手，竟把杯里的酒泼向怀志……

李师傅见状，怒不可遏。冲上去，飞起一脚，踢翻了醉汉，拉着一脸酒水的怀志，走上前去，指着醉汉：

“你对他说，你现在喝醉了，打你算是欺负人。你小子有种，两个时辰以后，咱们到外面比试比试，你赢了，我们一句话不说，走人！你输了，必须当众向童先生和被你打伤的中国工友道歉，赔偿误工费！我在外面等着你！”

李师傅说完，扭头走出了酒吧，气冲冲地在台阶上坐下来。

这时，杰克赶来了，向醉汉质问，你是英国人吗？懂不懂这是在向你提出挑战！不敢应战的话，赶快爬起来出去道歉！

酒吧里起哄声此起彼伏，醉汉起身，晃晃头，握起双拳，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他明白，不敢接受挑战的话，往后就别想在这酒吧里露面了。

酒吧前的空地上，人群自然围起了圈，两个光膀子的男人在中间厮杀……



大汉胸毛浓密，人高马大，一招一式，似乎有些拳脚功夫。李师傅身材略低，却是一身腱子肉，手疾眼快，脚下利落。拳来脚往，你攻我防，几个回合下来，这场恶斗，势均力敌，未见胜负。

突然，大汉起脚，扬起的灰尘迷住了李师傅的双眼，这家伙趁势一拳打来，李师傅躲闪不及，被打了个趔趄，几乎倒地，同时用手背不住紧抹双眼。

此时，场外众人，表情各异。洋人多为大汉叫好助威，工友们与杰克则为李师傅暗暗揪心。

大汉见此，颇为得意，趾高气昂，乘胜追击，再次高高挥起重拳.....

几位工友面色凝重，小张侧头，闭上了眼睛，不忍心再看.....

突然，耳边“啊！”的一声惨叫。小张睁开眼睛时，只见倒地的竟是大汉，双手蒙面，翻滚低嚎，一股鲜血从手指缝中流出来.....

工友们一片欢腾。

原来，李师傅是佯装灰尘迷住了双眼，忍痛挨上一拳，借此迷惑大汉。大汉果然中计，以为得手，放松了警惕，就在他举拳的一刹那，李师傅早已瞄准机会，气运丹田，一个虎掌掏心，大汉卒不提防，左胸被狠劈一掌，脚跟不稳之际，又是一记长拳，直击面门。大汉扑通倒地，再无还手之力.....

事后，李师傅指点徒弟小纪练功时说：记住！相遇强壮对手，难解难分之时，兵不厌诈，往往是克敌制胜的秘诀。

约莫半个时辰，大汉起身，抹一把脸上的血，从裤袋掏出一把钞票，递给杰克，“请转告两位先生，我是个混蛋，酒后失态，对不起！”说罢，向李师傅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

“愿赌服输，也算是条汉子。” 李师傅抱拳对众人说道。

从此，小镇上传说起中国功夫，十分了得，还有当地年轻人托杰克传话给李师傅，要求拜师学艺。往后，中国民工在小镇上行走，很少再发生无端挑衅之事。

在营房，杰克除了教授工友们语言，传播福音，做礼拜，还教大家唱赞美歌。怀志则编写了一些简单的中文识字教材，在工友间扫盲，教授大家如何写家信。业余时间，打球，拔河，下棋打扑克牌，唱地方戏曲，文娱生活丰富了，增强了工友之间的友情，赌博斗殴的现象也明显减少了。

### 第三章

1918年的春天，战事还在残酷地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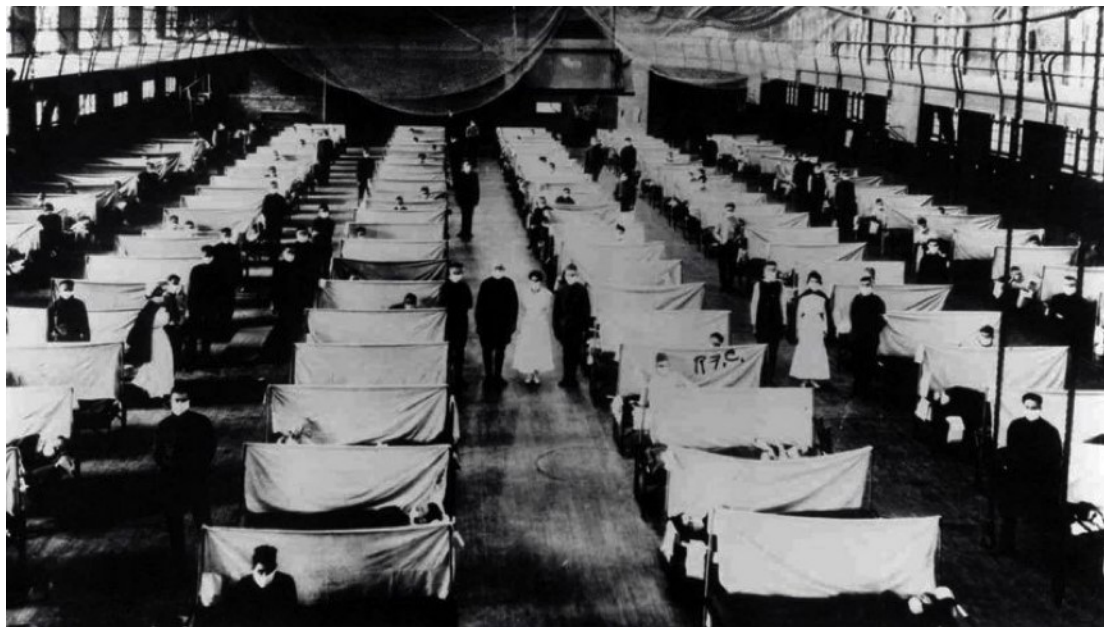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小镇上爆发了。只见镇上冷冷清清，家家关门闭户，不时从房中传来猛烈的咳嗽声与女人孩子们的哭声。一些老人儿童死亡的现象也陆陆续续地发生了。

墓地上，一些新近增加的十字架，令人心碎。牧师戴着口罩，从早到晚在忙着主持葬礼.....

不幸的是，木材厂里不同族群的工人中间也出现了咳嗽、头痛、发高烧、浑身无力的现象。还有一些人脸青咳血，茶饭不思，终日恍惚。可怕的瘟疫在迅速蔓延，几天的时间，许多工人相继倒下了。

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历时将近 2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场恐怖的灾难造成了世界上近 5 千万人死亡，比一战双方死亡的军人与平民总数还要多。由于瘟疫的蔓延，交战双方兵员日益不足，甚至直接导致了一战提早结束。

另外，当时的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各种疫苗与抗生素还没有研发问世。尽管阿司匹林已经出现，但是数量稀少而且昂贵，对于这场突如其来大规模流感，实在是杯水车薪，而且疗效也并不十分显著。据史书记载，当时欧美等国家，面对席卷全球的世纪灾难，也只能采取健康人戴口罩，病人被隔离等被动防御措施，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抗疫情的肆虐。我们今天说的方舱病房，其实是从那时开始在英法流行起来的，而其名字也是取自《诺亚方舟》。



一战时的方舱医院（照片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

目睹一批批病人被抬到隔离间，劳工旅领导层和医务所的军医心急如焚.....

童怀志本科西医，又是中医世家出身，深知动刀动锯的外科手术，理论与实践，西医无可争辩地领先于中医。可要说到头痛脑热，五脏六腑等疑难杂症，中医往往会

有一套自身的治本疗法，配合秘方偏方，常常疗效显著。如今，眼见大批工友倒下，英国军医束手无策，于是他大胆提议是否可以用中草药来试试。

有病乱投医，看来洋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史密斯先生点了头。

原来，几个月来，闲暇的时候，怀志总喜欢在周围转转，附近的山丘、林木、草地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春天来了，绿草青青，山花烂漫。他多次留意到，在异国的花木丛中有多钟类似中国的草药植物，如金银花、连翘、蒲公英、艾蒿草等，说不定当下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他发动中国工友跟随他去采集。在他的指导下，一捆捆各种草药背回了营地。分拣、清洗、按一定比例放入大锅、加水、开锅后改为慢火熬制。他又请杰克去镇上收集薄荷。西洋人常常以薄荷为蔬菜沙拉调味，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有种植，十分普遍。几个时辰之后，怀志将新鲜薄荷叶剪碎捣浆，分别放入个个饭盒之中，再用熬制好的滚汤冲之，召唤工友们趁热喝下。早晚各一次。几天以后，部分工友症状有所减轻。两三周过后，几乎所有患者基本上药到病除，人人拍手称快。

太神奇了！史密斯军医摇头，感叹不已。

随后，史密斯先生立刻上报劳工旅领导层，得到批示，可以在木材厂各个国籍的病人中使用中药对抗疫情。不久，病倒的工人大多站了起来，木材厂恢复了往日的喧嚣繁忙。

镇长闻讯，专程来请怀志.....

不久，小镇上也恢复了生机。童怀志成了镇上远近的名人，神奇的中国草药也成了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

马背上是一位姑娘的身影，原来是杰克的妹妹珍妮。她策马跑进木材厂，直奔医疗所.....

“你找杰克？”怀志见到珍妮，心头一阵惊喜。

“不！我是来找你的”珍妮急促地说“听杰克讲，童先生的中草药治愈了镇上的流感。现在，我的学生咳嗽的很厉害，而且传染的很快，校医已经无能为力，看你能不能帮帮忙？”珍妮淡蓝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正说着，史密斯先生与杰克一起走了进来，珍妮急忙迎了上去.....

高头大马在原野上奔跑，怀志坐在珍妮的背后，两臂轻轻地环绕在珍妮的腰间。

“你会骑马？”怀志有些敬佩地说

“我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处走，在南非的那些年，几乎就是在马背上度过的。童先生骑过马吗？”

“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没想到，上下颠簸，怀志竟有些气喘。

“搂紧我，千万不要摔下去！”珍妮说罢，两腿一夹，马立刻狂奔起来.....

怀志收紧双臂，前胸紧紧贴在珍妮的后背，隐隐约约感到一股暖流冲击而来.....

在珍妮学校的医务室里，怀志在仔细检查小学生们的喉咙.....

“初期的咳嗽会引起支气管发炎”怀志对学校的女医生和珍妮说道“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引发肺炎。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疾病”

“怎么办呢？”珍妮有些着急。

怀志思索了一会儿“请问，附近有没有枇杷树？”

“枇杷树？”珍妮不解地问

“是结枇杷果的那种枇杷树吗？”女校医边问边答“有，城边果园里有很多这种树”

“那就好，请你马上去采摘 100 叶左右，记住要深绿色的老叶,然后再准备一些蜂蜜”怀志看着珍妮的眼睛，嘱咐道。

珍妮的大眼睛中有一丝疑惑，更多的是希望。

在怀志的指导下，珍妮仔细地在刷洗每一片枇杷叶.....

学校的餐桌上摆满小碗，珍妮在每个碗里倒上一小勺蜂蜜.....

厨房的大锅里煎煮着枇杷叶，散发出一股暗暗的香气.....。

珍妮与女医生将茶褐色的汤汁分别倒进桌上的小碗。然后，招呼孩子们排队进来，各人端起小碗，慢慢地服下.....

“每日早晚各服一次，五天以后看看效果如何，不见效的话，再来找我，另想办法”怀志对女医生和珍妮说道。

两周以后，一辆汽车驶进了木材厂，车上下来的是一位官员、校长、女医生与珍妮。他们专程来向童怀志表示感谢，珍妮将一个大大的花环套在怀志的脖子上，激动地说，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孩子们，他们每人摘了一朵鲜花，做成了这个花环，以此表达对你的谢意！

两人四目相对，怀志感觉到，珍妮那淡蓝色的大眼睛中的温情渐渐出现了脉脉含情.....

怀志的心，狂跳不已.....

1918 年 4 月 5 日，这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中国劳工特许放假一天。

营房内，工友们有人在踢足球打排球，有人在下棋打扑克，有人围起小圈，唱起地方戏曲，锣鼓声、笛箫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在默默地焚香，摆上贡品，祭奠家人，也有人在静静地书写家信.....

珍妮来了，一身漂亮的衣裙，她骑一匹马，又牵一匹黑马，说是奉父亲之命，接他哥哥，同时邀请怀志到她家里去做客，三个人，两匹马，一路飞奔而去.....

珍妮的家坐落在一片林木之中，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木屋。登上大门前的几阶木梯，两边是带木围栏的门廊。走进大门，左手边是客厅，再往里走是书房，右手是饭厅，后面是厨房。大门迎面的楼梯通向二楼，上面有四间卧室。楼下书房里有书柜、书桌和一张单人床，珍妮父亲的腿脚不好，通常就在那里休息、睡眠。

听说怀志到来，老人住着拐杖，早早就站在大门前迎接。

杰克和怀志见状，赶忙赶上前去，搀扶老父亲进屋.....

珍妮进屋后，直奔右手的厨房，忙活煮咖啡，做晚餐去了。

不愧是传教的牧师，珍妮的父亲很健谈，由当前的战争谈到教会，一会儿话题转移到怀志就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令怀志没有想到的是，老人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竟然了如指掌。

老人饶有兴趣地讲起，近代以来，上帝的使者除了努力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外，还深刻地意识到，拯救世人，还需要在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做出不懈的努力。

1906年，老人所在的英国伦敦教会牵头，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名为 Union，即联合之意。这个英文词汇，被聪明智慧的中国文人雅致地译成“协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美妙的词汇就这样沿用下来。而且，100多年以后，协和医院已经成为中国医学界最知名的医院与学府。

原来，珍妮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同时是伦敦教会的传教士，他的儿子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以后，应聘到北京协和医学堂任教。这位老朋友曾嘱托杰克到中国以后，有机会去看望一下他的儿子。

“不巧的是，当我辗转到达北京的时候，才得知他已经辞去教职，回英国参军了，现在好像是在军方某医院任职上校军医”杰克插话说。“祖国有难，投笔从戎。好样的！”珍妮的父亲赞许地说。

老人回过头问“童先生中断学业，远渡重洋，来到法国是为什么呢？”

“怀志是逃避中国式的包办婚姻，寻找自由来了”杰克笑着，再次插话。

正巧，端着咖啡、刚刚走进客厅的珍妮听到杰克在议论怀志，眼神里流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喜悦.....



珍妮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一大块烤牛肉，一只烤鸡和烤马铃薯，大盆的蔬菜沙拉，面包和奶酪，这在战时的法国已经是十分难得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牧师变魔术般的托出一瓶法国葡萄酒，众人惊喜地欢呼起来.....

晚宴以后，杰克和怀志向老人，珍妮道别，二人骑马返回营地。老人站在大门口招手，珍妮快步跑下阶梯，先与哥哥拥吻告别，然后热烈地拥抱怀志，并在耳边轻语：欢迎下周再来。

一路上，“欢迎下周再来”这柔情细语，在怀志的的耳边久久地萦绕，心里发热，脸上发烧.....

这是晴朗的一天。

木材厂里，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劳工在紧张地工作.....

杰克在一辆汽车里招手，告诉怀志，他今天搭车去教会汇报工作，可能要两三天以后回来，请怀志为他代课。怀志点头，笑了笑，向他挥手告别。

医务室里，军医史密斯先生在紧张地忙碌着，为一位被木材砸伤的中国工人处理伤口，怀志在一旁边翻译边递器具，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今天，你可以早一点走，记住明天要在晚饭之前回来，有一个会议，我们两人必须参加。”工作完毕，史密斯先生微笑地对怀志说。

“早一点走，去哪里？”怀志有些莫名其妙。

“童先生，忘记了？”门帘一挑，珍妮微笑着走了进来“上周你不是说要为我父亲治疗他的风湿吗？”

噢！怀志想起来了。上周在珍妮家里，珍妮的父亲起身去餐厅的时候，两条腿非常吃力，怀志和杰克跑过去搀扶，同时建议，可以用针灸和他家祖传秘制的膏药试一试，或许有效。

“去吧，老牧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史密斯医生说道。

原来，今天是周六，珍妮从哥哥那里得知，他俩与劳工不同，每周有一天休假日。于是，提前跑来向史密斯先生通融，理由是请怀志为他父亲治疗腿疾。

珍妮与怀志共骑一匹马出发了，同时后面还牵着上周他和杰克骑回来的那一匹黑马，在原野上飞奔.....

半路休息的时候，珍妮提议教怀志骑马，指着后面那匹黑马，鼓励怀志：“这匹2岁马很温顺，很听话”接着示范如何上马，如何吆喝，如何用缰绳下指令.....

然后，珍妮牵着黑马，怀志有些忐忑不安地骑了上去。两匹马跟在珍妮的身后，慢慢地行走。一段路程以后，平安无事，怀志紧张的心情也渐渐放松了。



珍妮见此，脸上露出了笑容，把手里的缰绳小心翼翼地递到怀志的手里，自己翻身上马，与怀志并排，两匹马在缓步慢行。行进中，珍妮不时地提醒怀志，眼望前方，身体放松。教他如何轻抖缰绳，修正前进的方向.....

突然，黑马仰头，加速奔跑起来。怀志不提防，瞬间从马背上滚落下来，重重地摔在草地上.....

珍妮见状，大吃一惊，滚鞍落马，向怀志扑去.....

躺在地上的怀志，睁开眼睛，看到珍妮淡蓝色的大眼睛里那惊恐关切的眼神，一股热流，冲击全身，他一把搂住了珍妮.....

草地上，两人热烈地拥吻.....

两匹马在一旁静静地吃草，广袤的大地，天边的晚霞，宁静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刚才，你是故意的呢，还是.....”疯狂过后，稍事休息，珍妮偎依在怀志的怀里，试探地问。

“看你说的，我那里有这么多的心机？！”怀志表情有点冤枉的回道“那是在行走中，我的脚在马镫上面滑了一下，惊慌中夹紧了双腿，马就突然跑起来，不过.....”

“不过什么？”珍妮好奇地问。

“这也给了我机会和胆量。”

怀志一脸坏笑，双臂又一次搂紧了珍妮，又疯狂地亲吻起来.....

当晚，在珍妮的闺房，一对恋人，如胶似漆，定下了情缘.....

天亮时分，怀志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精巧的物件，轻轻地套在了珍妮的右手大拇指上。珍妮抚摸着，仔细端详.....

指环色泽润白，蜡光凝脂，周围精雕山川河流，气势不凡。

“是个大戒指？”珍妮爱不释手。

“此物件，俗称扳指，是中国古代拉弓射箭的护指工具，通常戴在男人大拇指上，近代演化为男人佩戴的饰物。”怀志滔滔不绝

“这个扳指，质地为羊脂玉，产自新疆和田，以其珍稀，被公认为软玉之王。此玉神奇，昼吸光，夜放彩，润心肺，养五脏，长期佩戴可以滋阴补气，明目安神。”

“真的？这可是一个宝贝啊！”珍妮惊喜地说。

怀志捧起珍妮的手，凝视扳指，若有所思.....

怀志 10 岁生日那天，家里张灯结彩，怀志头戴小小的瓜皮帽，一身崭新的长袍马褂，跪在地上给爷爷磕头，爷爷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荷包，从中拿出这个羊脂玉扳指，笑着说道：站起来，戴上这个扳指就是个大男人了。

从那以后，怀志一直将玉扳指带在身上，十多年来，形影不离。据京城老话说，此物件还有男人对情感坚贞不移之意。

朦胧中，珍妮如醉如痴，将怀志的双手缓缓拉近，紧紧地贴在自己起伏的胸前.....

从此以后，珍妮把黑马留给了怀志，每逢周末，一对恋人或是策马郊游，海滨游泳，或是在家里与珍妮一起料理家园，陪伴老牧师。夜晚，恋人相依相偎，互诉衷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老牧师的腿，在怀志的针灸与膏药的精心治疗下，逐渐出现了喜人的好转，不用拐杖，可以缓步行走了。杰克与珍妮见此，兴奋不已。

渐渐地，木材厂的中国工友们都知道了童先生与珍妮的恋情，纷纷向他俩表示祝福。珍妮在学校放假时，常常志愿到厂里来，协助哥哥教授英文、法语，为工友们唱歌跳舞，烹饪美食。同时，珍妮开始向怀志和工友们学习中文。工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位美丽热情的女教师，有人竟亲切地称呼珍妮为“嫂子”。

“什么是嫂子？为什么他们这样称呼我？”珍妮略带疑惑地问

“如果杰克有妻子，你称呼她什么？”怀志反问

“姐妹，或者是法律定义的姐妹”

“中文里嫂子，就是指兄弟的妻子”怀志笑了起来。

“好，好！我就是他们的嫂子”珍妮用刚刚学会的中文，洋腔怪调地说起来，说完自己也笑出了声。

.....

1918年11月11日，德军战败投降。

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小镇上一片欢呼。家家户户大开，窗上悬挂着英法两国的国旗，渴望和平的人们涌上街头，彻夜狂歌劲舞.....

木材厂里，广播传出胜利的消息，不同国籍的工人们，立刻停下手中的伙计，激动地把帽子抛向天空，互相拥抱，握手庆贺.....。

#### 第四章

1919年3月，木材厂里的工人开始躁动了.....

原本以为战争结束，可以提早回家的希望落空了。4年多的战争，破碎的家园需要重建，荒芜的土地需要耕种，散落各地的战场需要打扫，尤其是战争双方埋下的无数颗危险的地雷需要及时清理。这一切重任，全部落在了中国劳工团的肩上。木材厂只留下了当地的工人和一些退伍归来的士兵，大部分劳工将要奉命移师北上。

出发的前一天，怀志策马，来向老牧师、杰克和珍妮道别。

餐桌上，老牧师举起酒杯，

“首先感谢怀志对我的关心与精心地治疗，目前风湿症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最后语带双关地说道“这个家，已经向你敞开了大门，欢迎随时回来”。

“爸爸！”珍妮激动地跑过去，拥抱亲吻自己的父亲.....

杰克兴奋地与怀志碰杯，“看来现在我们是真正的兄弟了”，他又转向珍妮表示祝贺。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然后，向大家宣布：“已经接到教会的通知，修建教堂的款项已经全部到位，我将在下个月返回中国”

“孩子们，你们遵循上天的使命，出发吧！愿上帝永远保佑你们！”老牧师有些动容地说。

当夜，无尽的话语，无尽的缠绵，一对恋人，难舍难分.....

清晨，珍妮家的大门前，怀志与老牧师和杰克做最后的道别，翻身上马，珍妮坐在后面，双臂紧紧搂住怀志，高大的黑马奔跑起来.....回首望去，珍妮家的房子，老牧师与杰克的身影越来越小.....

木材厂大门前，成排的卡车。

营房内，中国劳工们在紧张地收拾行装.....

诊所门外，军医史密斯先生紧紧握住怀志的双手，依依惜别：

“我会记住，我曾经有过一位合作愉快的中国伙伴，希望再次见到你！”

珍妮与怀志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吻，久久不愿分离.....

车开了，珍妮骑在马上，扬臂招手。羊脂玉的扳指成为项链的挂件，在珍妮的胸前不住地摆动.....

怀志的耳边，响起珍妮动情的声音：给我写信，我等你平安归来！

汽车在颠簸中前进.....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行驶，中国劳工在闷罐车厢内昏昏欲睡.....

## 法国北部索姆省

宽阔的索姆河在静静地流淌，放眼望去，一片荒凉。

这里曾经进行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索姆河战役。双方伤亡超过 134 万，其中英军 45 万余人，法军 33 万余人，德军近 54 万。欧洲历史学家公认，这是一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攻防阵地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坦克车和改进的马克辛重机枪投入实战。武器的升级，使伤亡人数成百倍千倍地剧增，把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如今，战争结束了，遍地狼籍的战场上，处处是中国劳工的身影.....

他们中，有人在搜集破损的武器装备，有人在拆工事填战壕，有人在搬沙袋扛坑木，还有人在用担架排车，搬运已经腐烂不堪的尸体.....

突然，万全师傅和徒弟小纪惊呆了。

没想到，在一堆士兵的尸体中，发现了一件破碎的中国劳工的号衣。再往下翻去，两个东方人的面孔出现了：一位是满脸血污的络腮胡，一位是耳边有颗大黑痣的年轻人。小纪一脸悲戚，他清楚地记得，他俩都是同船来的山东人。小纪晕船呕吐时，络腮胡曾经关切地递给他一个小铁桶。由于晕船，吃不下饭，小纪还多次把自己的面包送给这个长黑痣的青年，他总是笑笑，小声地说谢谢。没想到，时隔一年多，再次相见，竟是阴阳两界，天人永隔了。

原来，在德英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中国劳工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挖战壕，修工事，运粮草，搬炮弹，抬担架，救伤员，.....

王大虎与同伴们用扁担挑着弹药箱，在炮火硝烟中艰难行进.....

有人中枪倒下了，有人被炮弹炸飞.....

有时，担架摔倒了，中国劳工奋不顾身地扑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担架上面的士兵.....

那天，当大虎他们到达阵地的时候，一部分弹尽粮绝的英国士兵已经枪上刺刀，准备白刃战了.....

弹药及时赶到，令英军士气大振，机关枪重新响了起来，冲到阵前的德军士兵纷纷倒下.....

王大虎和同伴们挑着弹药箱在各条战壕里奔跑,为各个阻击点分送弹药.....

就在王大虎他们到达战壕的一端时，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德军已经冲进了战壕，正在与英军士兵白刃厮杀.....

混战中，一个德国士兵竟然端着枪向大虎他们冲过来.....

大虎一愣，赶快放下担子，抽出扁担，轮了上去.....

扁担挑高了枪口，子弹射向了空中.....

这时，一位工友的铁锹击中了这个德国兵的钢盔，他倒下了.....

没想到的是，德国兵在倒下的同时，拔出腰间的手枪.....

随着枪声，这位工友捂着胸口，一头栽倒在地上.....

大虎见状，拧眉立目，愤怒地大喊一声，抓起一旁带刺刀的步枪，狠狠地捅了过去.....

德国士兵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中国工友们铁锹扁担一哄而上，士兵不动了.....

王大虎扶起胸前流血的同伴，他已经没有了气息。

又是一阵骚乱，一群德国士兵呼叫着冲进战壕。大虎他们无路可退，工友的死激发了他们拼命的勇气。中国劳工们抄起各类家伙，迎着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勇敢地冲上前去.....

混战中，突然，一排子弹打过来，王大虎与两位工友趑趄一下，慢慢地倒下了.....

就在这时，冲锋号响起，英国的援军赶到了，德军士兵落荒而逃.....

工友们扶起大虎，他虚弱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这里，这里.....”眼睛转向左胸。同伴从他贴心的内衣掏出了绣花荷包，拿出捆绑红头绳的鸡毛毽子，交到大虎的手里.....

“让同村的老乡交给.....春妮”大虎断断续续的说道“我，我.....下辈子回来娶她”说罢，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鸡毛毽子掉到地上，彩色的鸡毛在轻轻摆动，红头绳散开，在风中飘舞.....

万全师傅和小纪满怀悲痛，小心翼翼地擦干净眼前这两位同伴身上的血迹，轻轻地抬出尸体堆，安放在运尸车上，拉向死者集中地。同时报告给中国劳工团的领队。按规定，死伤的中国劳工由领队负责登记造册，伤员送医院，亡者在指定地点掩埋。

在树林的边上，有一大片墓地，密密麻麻的十字架，令人感觉到一种压抑与忧伤的气氛。一群中国劳工在低头挖掘墓坑，表情肃穆，沉默无语.....

在野战医院里，人满为患。

军官士兵与劳工伤病员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大厅。怀志依旧作为军医助理与翻译在一排排病床之间巡视.....

“童先生”突然，怀志听到背后一声细弱的声音在呼唤自己。他转过身，只见一位满头被纱布包裹的伤员，躺在床上，一时他认不出是谁。“童先生”那人又叫了一声“我是木材厂的小张”

仔细看眼睛，听声音，怀志认出来了，他就是那个天津青年小张。

“你受伤了？”

小张轻轻地点了点头，又指了指床边床，那里也有一位伤员，腹部，腿上包裹着纱布，双眼紧闭，不知是昏迷还是在昏睡。

“今天上午，我俩在清理坑道，我在前，他在后，合力抬起一根粗大的坑木时，他脚下一滑，连人带木一起滚下了战壕，我也被带了下来。”

“伤势如何？”怀志关切地问

“我的头部摔伤，现在还有些头昏脑胀，听说他的腿断了，需要做手术”

“你等着，我去看看病历，你们俩的伤势是否需要急诊”怀志一溜小跑，去办公室查翻病历去了。

阳光透过树林，照耀在珍妮家的白色房屋上。

珍妮在闺房的窗里看见骑自行车的邮差，惊喜地跑下楼.....

她欢快地亲吻一下邮差，拿着信，又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激动的神情，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盼望已久的来信：

我最亲爱的珍妮，

你好吗？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经过漫长的旅途，我们的火车驶过了巴黎，来到了北部的索姆省。这里经历过几次残酷的战斗，死伤无数，至今一片狼藉。中国劳工团刚刚到达，明日开始工作，任务是清理战场。我被分配在战地医院，依旧是医务助理和翻译。刚下车，一切还没有安顿好，先写一封短信，报个平安。吻你！

爱你的怀志 1919年3月28日

珍妮不住地亲吻着来信.....

珍妮把来信紧紧地贴在胸口，激动幸福的神情洋溢在微笑的脸上.....

淡蓝色的大眼睛凝视着窗外，仿佛通过蓝天，看到了远方正在忙碌的怀志.....。

野战医院的大厅里，军医低头翻阅病例，怀志指挥两位手臂上标有红十字袖章的士兵，用担架将那位昏迷的中国工友抬向手术室.....

远处，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进医院的大门。车门打开，医护人员蜂拥而上，一副副担架将车上十几位血肉模糊的伤员迅速抬进大厅.....

有人在交头接耳。原来，这些重伤员大部分是在战场上清理地雷时，不幸被炸伤，从服装上看，其中几位是中国的劳工。

我亲爱的珍妮，你好！



今天收到你的第一封来信，令我兴奋异常，反复阅读，彻夜难眠。

由于索姆河地区的战场辽阔，交战双方埋下的地雷数不胜数，清理工作异常艰巨而且危险。又由于现场翻译人员不足，中国工友大多因为语言问题，经常错误地理解军方排雷官兵的指令，造成很多意外的伤亡。因此，劳工旅指挥部决定派我去排雷现场，主要是配合翻译，同时协助现场救护，明早出发。我将这封信交给医院的传令兵，请他明天帮我寄出。你来信可以寄到这里，或者等候我给你新的地址。

我想念你，吻你！

爱你的怀志 1919 年 4 月 18 日

学校里，珍妮在给孩子们讲课，在陪孩子们游戏.....

回家第一件事是查看邮箱.....

索姆河流域，荒凉的战场，一望无际：积水的弹坑，坍塌的工事，炸毁的大炮，破碎的旗帜，乱成一团的铁丝网，杂乱的荒草掩盖着马匹与士兵的尸体。一阵风吹来，带来一股股恶腐的气味，令人作呕。

“虽然工兵已经排除了大部分地区的地雷，插上安全区的标志，但是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现场指挥官这样说道。

“中国劳工在清理战场时，一定要懂得和注意区分不同的标识。士官长将为他们传授如何发现地雷，以及如何防止地雷引爆的基本常识，请童先生及时翻译给劳工。”

在简陋的营房外面，士官长举起一个地雷，在分解，怀志在一旁翻译，一大群劳工坐在地上聆听，其中有万安师傅和徒弟小纪.....。

广阔的原野上，一辆带有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在疾驶.....

车厢里面的担架上有三位重伤的劳工，处在昏迷之中.....

靠近后面车门，两位 30 多岁的年轻军官，盖着军呢大衣，彼此斜靠着，坐在一起，似乎在打盹.....

怀志坐在两人的对面，在低头写信.....

我亲爱的珍妮，你好！

我现在是在颠簸的汽车上给你写信，我们去的目的地是巴黎。谁也没有料到，刚刚到这里，一场不幸的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昨夜一阵狂风，将部分安全区的标志旗刮跑了。今天清晨，工友们清理战场时，误入了雷区，引爆了地雷，五位工友两死三伤，其中万安师傅伤势严重。当时，徒弟小纪在远处，看见师父遭遇地雷，不顾一切地跑去营救，不幸又引爆了另一颗地雷，可怜小纪当场身亡。

由于野战医院已经爆满，无力接受重伤员的手术，指挥部命令我陪同他们和两位手术后严重感染的英国军官立即出发，前往巴黎医院救治。

明天到达医院后，我会寄出这封信。我一切都好，请放心。只是对你的思念与日俱增。吻你！

爱你的怀志 1919年4月21日

劫后余生的巴黎，依旧是一座谜一样的繁华都市。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辉煌悲壮的凯旋门，华丽壮观的凡尔赛宫，可歌可泣的巴黎圣母院，豪华贵气的巴黎歌剧院，馆藏惊人的卢浮宫，魅力四射的红磨坊，以及那条风情万种、浪漫无涯的塞纳河，依旧日夜不息地为世人传颂着一个妩媚迷人的巴黎.....

难怪，巴尔扎克曾感慨地说：巴黎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海洋，任凭什么探测器也无法知道她的深浅。

救护车从城市西北驶入，横穿巴黎市中心，直达城南的救护中心。怀志目不转睛地从车窗里浏览了巴黎的市容，有些感叹：相比红墙绿瓦的故宫，四九城的牌楼，胡同里的四合院，基调灰色的北京城，巴黎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可谓是自由奔放，绚丽多姿，可能这也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吧。

巴黎救护中心，一座古堡式的建筑。

救护车在大门前停下，万安师傅等三人在昏迷中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

两位军官住进了病房.....

珍妮坐在窗前，手捧怀志的来信，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

我最亲爱的珍妮，你好！

一转眼，我们已经分别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人和事，经历了身边工友们的生离死别。当然，最难忘的还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以及你时刻浮现在我眼前的身影.....

现在，工友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我想回家！

而我的最大愿望是，早日回到你的身边。亲爱的珍妮，我想念你。

首先，我想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万安师傅的手术很成功，虽然目前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令人惋惜的消息则是，同车来的一位青年军官杰克逊先生，在手术台上不幸离去。他是一位乐观健谈的年轻人。一路之上，只要清醒，他总是在不停地回忆着他那甜蜜的爱情，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法国姑娘露西。去年，他俩相约，今年7月5日，下午7点15分，相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纪念三年前他与露西在那里开始的恋情。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露西动情地给他讲述了有关埃菲尔铁塔背后感人的爱情故事.....

法国青年古斯塔夫·埃菲尔在大学落榜后，情绪低落沮丧，一度自暴自弃。这时，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的女孩。富家女玛格丽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投入埃菲尔的怀抱。“不要放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建筑师。我希望，有一天在你最出色的建筑物上，听到你对我说一声，我爱你！”

在爱人的鼓励与支持下，埃菲尔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年轻的建筑师。同时，与爱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遗憾的是玛格丽在他们相伴15年后，因病去世。埃菲尔痛苦万分，发誓不再结婚，立志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他要站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向自己的挚爱说一声“我爱你！”

1889年5月15日，这座无比壮观的埃菲尔铁塔终于诞生了。晚年的埃菲尔步履蹒跚地登上铁塔的顶端，对着苍穹大声呼唤爱人的名字，“我爱你！”的呼声在铁塔上空久久地回荡.....

亲爱的珍妮，在巴黎这座浪漫之都，这是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

令我难忘的是，在杰克逊进入手术室之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将一块镀金的怀表和一枚乔治勋章交到我的手里，“如果.....万一，请你帮忙，交给我的露西，告诉她，我爱她！”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希望与信任。可惜，他带着对露西深沉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

埃菲尔铁塔是爱情忠贞的象征。我盼望，有一天，我们两人站在铁塔上，我也要对你说一声“珍妮，我爱你！”

由于救护车司机接到命令，需要在巴黎采购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目前，我暂时在救护中心值班等待，因此才有大把的时间写这封长信给你。

你的老父亲还好吧？杰克回中国了吗？你和你的学生们都好吧？我想尽快地得到你和你家人的一切消息，希望我在回去的时候，可以见到你的来信。吻你！

永远爱你的怀志 1919年4月26日 巴黎

巴黎街道上，战地医院救护车在不同的地点装货.....

夜色中，救护车驶出了巴黎，司机与助手兴高采烈地交谈，怀志躺在车厢里的担架床上，蒙头大睡.....。

## 第五章

1919年6月12日，珍妮的闺房里。

焦虑不安的珍妮在收拾行装.....

在大门前，与父亲拥抱吻别后，提着小皮箱出发了.....

行进中的珍妮，一封发出多日的信，始终在脑海中浮现.....

亲爱的怀志：你好吗？

这已经是我给你写的第四封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回音？我收到的最后一封来信是4月26日，那是你从巴黎寄出的。你回到野战医院了吗？我的信都寄到那里了，你收到没有？

怀志，你还好吗？这些天，我一直心神不定，胸前万能的玉扳指也无法使我安眠。怀志，你现在在哪里？

我天天在计算着日子，如果这封信再没有消息，我决定出发去找你！

愿上帝保佑，我的怀志一切平安！

永远爱你的珍妮 1919年5月21日

火车上，珍妮望着窗外广阔的原野，眼前浮现出两匹奔驰的骏马，怀志和她，一前一后，策马扬鞭.....

草地上，两匹马在低头吃草，怀志与她在幸福地拥吻.....

一辆军用卡车在荒凉的大地上行驶。

在摇摇晃晃的的驾驶室里，珍妮卷缩着，昏昏欲睡.....

在野战医院的办公室里，一位长官模样的军医，神色凝重，低声与珍妮交谈着，同时从身后的文件柜里取出了一份卷宗.....

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使满怀期望的珍妮眼前一黑，昏厥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当珍妮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群中国工友围在她的周围，默默无语，每人把一朵黄色的野菊花轻轻地放在她的床前，黯然神伤地离去.....

原来，一个多月以前，野战医院得到巴黎警方的报告，救护车在返回索姆省的途中，因车祸跌落河中。在事发现场打捞出的三具遗体，两位是军人，一位是亚裔人士。

不久，瓦勒德瓦兹省警方发出正式通报：根据索姆省野战医院出具的乘车人员名单，可以证实：两位军人分别是卡车司机，下士罗杰·巴布尔，司机助理，二等兵汤姆·多尔。亚裔人士是中国赴欧劳工团翻译兼医疗护理员童怀志先生。目前，三人的遗体已经被安葬在离事发地不远的索菲亚教堂墓地。

病床边上，珍妮寄给怀志的三封信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全都没有拆封.....

怀志走了，怀志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

几天以来，肝肠寸断，痛苦万分的珍妮，除了伤心地哭泣，就是在不停地自言自语。茶饭不思，一脸憔悴.....

怀志在等着我，我要去看他！

虚弱的珍妮，不顾医生护士，工友们的劝阻，提着皮箱，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

## 瓦勒德瓦兹省

在巴黎西北大约 300 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它是法国著名塞纳河的分支。河流蜿蜒曲折，有许多大小不同的桥梁横跨两岸。那次车祸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座桥上

。

珍妮到达出事地点的时候，桥上被撞毁的栏杆还没有修复，仅仅用铁网围了起来。她默默地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桥下奔腾的河水，翻滚着流向远方.....

夜色即将来临的时候，忧伤的珍妮把红玫瑰花瓣一片一片地撒向河中.....

肃穆的索菲亚教堂里，珍妮虔诚地点燃了一支蜡烛.....

在一位修女的引领下，来到了教堂的后院，那里有三座新近隆起的坟墓，珍妮在每一个十字架前摆放了一束白色的百合花。

修女指着其中一个十字架，轻声对珍妮讲述着.....

珍妮蹲在地上，脸贴在十字架上，轻轻地抚摸着，悲戚的失声痛哭起来.....

时间凝滞了，珍妮亲吻着羊脂玉扳指，一遍一遍地在阅读怀志的来信，眼泪一串一串地滴落在信纸上.....

寂静的墓园，怀志的十字架前，三封信整齐地压在白色的花束下面.....

## 巴黎，7月5日

在埃菲尔铁塔的最高层，整个巴黎市容，尽收眼底。

当远处的钟声敲响7点钟的时候，一位身穿黄色大花连衣裙，肩披白纱巾，胸前别一朵粉红色的康乃馨，金发飘逸，碧眼深邃的漂亮姑娘，满怀喜悦地出现在最高层的平台上。她欢快地走来走去，兴致勃勃地眺望巴黎的美景。

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姑娘开始左盼右顾，神情有些紧张焦虑起来.....  
一旁的珍妮看在眼里，缓步走上前去。

夕阳中，珍妮和露西在低声交谈着，埋头阅读珍妮手上的信件。突然，两个女人抱头痛哭起来.....。

巴黎街头的时钟指向7点15分的时候，远处又传来了钟声.....

铁塔顶层的两个女人，仰面苍穹，伸出双臂，悲痛欲绝地齐声高喊：

我爱你！杰克逊！

我爱你！童怀志！

这撕心裂肺的呼声，在铁塔上空久久地回荡.....

珍妮与露西，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眼睛里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令人叹息的是，自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以来，连绵的战火就此起彼伏，从未断绝。无论什么原因，也无论什么结局，总是无辜的黎民在无助地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突然，一声微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唤“我爱你！珍妮！”从拐角的楼梯下面传来，珍妮与露西都愣住了.....

只见一位头缠纱布，一只胳膊挂着吊带，走路一瘸一拐的男人，一步一步地踏着旋转的铁梯，十分艰难地攀爬上来.....

“怀志！”珍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喜极而泣，大声呼唤着扑了过去.....

珍妮和怀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面对忧伤的露西，怀志缓慢地从怀中掏出一个黄色的布包，打开来，那是一只镀金的怀表和一枚闪亮的乔治勋章。眼前浮现出杰克逊英俊的面孔，他仿佛是在对自己的爱人满怀深情地说道：“露西，我爱你！”



双手捧着爱人的遗物，止不住的泪水，又一次从露西那双深邃的大眼睛缓缓地流下来.....

## 镜头回放

战地医院的救护车在巴黎街道上穿梭行驶，司机和助手在紧张地装货.....

两人将救护车停在一个酒吧门前，说笑着，下车走了进去.....

傍晚，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位亚裔模样的人出现了。他走过来，掏出一把钞票，醉眼惺忪的司机点了点头，那人便悄悄地爬进车厢，一声不响地缩在车厢的角落里。这时，怀志躺在担架床上，正在蒙头大睡.....

黑夜中，救护车与迎面开来的卡车相撞，又撞断了桥上栏杆，跌落到河里.....

当怀志睁开双眼的时候，周围医护人员一片惊喜。护士小姐告诉他，是一位渔民救了他，送他到这个教会医院来，他已经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医生为他做了几次手术，感谢上帝，终于苏醒了.....

病床上，怀志在低头写信.....

这时的珍妮，正在没精打采地卷缩在摇摇晃晃的军用卡车上.....。

## 后记

1920年5月，怀志与珍妮在马赛教堂结婚，老牧师、杰克、史密斯医生以及部分中国工友参加了婚礼。三年以后，他们移居巴黎。二战爆发，他们回到了英国。怀志与杰克加入英军，共同抵抗德国法西斯。杰克在敦刻尔克战役中牺牲。战后，怀志与珍妮一起回到法国马赛。怀志于1982年去世，享年89岁。珍妮于1989年去世，享年93岁。他们的一子两女以及5个孙儿孙女，分别在法国与英国定居。

## 1922年春天

河北沧州，李万安师傅感慨地仰望万安镖局的匾额，低头凝视手里的军用饭盒和一把小铜勺，徒弟小纪顽皮的面容出现在眼前.....

山东威海王家庄。在一个农家的院落门前，两位归国工友将绣花荷包交给春妮。红头绳，鸡毛毽子跌落在地上，春妮倚门，放声大哭.....

王大虎憨厚的面孔：春妮，我下辈子回来娶你.....。

## 结束语

一战结束了，中国 14 万劳工参与并见证了这场雨血腥风的战争。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他们的刻苦耐劳，勤奋努力，勇敢拼搏的精神，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今天，存放在威海档案馆里的一份英国陆军 1918 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工是所有外籍劳工中最优秀的。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悉尼 2020 年 4 月 1 日（初稿）

4 月 17 日（修订稿）

10 月 28 日（初定稿）

## 【广播剧】

### 白毛女在澳洲

编剧：千波

剧中人物：

白毛女，（女）大陆青年舞蹈演员，因是传奇人物，所以年纪模糊。因演出[白毛女]而出名。

刘姐，（女）五十岁左右，原大陆报社编辑，白毛女在澳洲的同住房客。打工为生，心地善良。

黄老板，（男），某中文报社老板，四十多岁。见多识广，老于世故。

凯文，（男），澳洲“霓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对白毛女非常赏识，最后喜结良缘。

旁白，（女）

俱乐部节目主持人（男，带广东口音，客串）

[唐人街某俱乐部，流行音乐声，嘈杂的人声。夹杂着啤酒杯碰杯的声音。]

节目主持人：（略带广东味和油滑。声音力压所有噪音，但开始时仍混乱，渐渐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请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现在我们[富豪俱乐部]向大家隆重推出，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舞蹈家，舞剧[白毛女]的扮演者，白雪小姐为大家倾情演出，歌剧白毛女里面的一段，[北风...那个吹]。白小姐刚到悉尼，请大家多多包涵！大家请看，白毛女小姐一头白髮，飘飘欲仙...

观众：（乱七八糟）什么风呀？吹什么吹呀？

男观众：（起哄）白毛女噢，啊哟，那么长的白头发，好怕人噢！

女观众：都过气了哎，还来丢人现眼的！

观众：（更乱）哎，哎，什么时候有脱衣舞呀？都九点了哎！

节目主持人：（有些急，但竭力稳住）各位，各位！请大家欣赏，白小姐的首本名曲，高难度的单人舞[北风...]白小姐可是大陆鼎鼎大名的舞蹈家，今晚首次光临本俱乐部，我们不胜荣幸，蓬荜生辉，请大家欣赏！

[音乐响起来，[北风吹]过门片段。]

观众：（跟着音乐瞎起哄，乱七八糟不成调）北风...那个吹哎，雪花那个...飘...哈哈！

（观众东倒西歪乱成一团，白毛女始终没有出声。）

（深夜，开门关门的声音。锅碗瓢盆的杂响。）

刘姐：（一边吃饭）小白，回来啦？

白毛女：（累极，沮丧）回来啦！（一边用力甩鞋子）这三寸高跟鞋，真累人。

刘姐：（关心地）锅里还有粥，给你留的。我先吃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都快十二点了。

白毛女：（欲哭无泪）唉—真累死人啊，我白毛女真是从云里掉到了地上了。刘姐，（想换个话题）你怎么这么晚了，还吃饭呢？刚下工？

刘姐：是啊，这个星期上晚班，演出怎么样？

白毛女：不怎么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里的夜总会怎么都这样啊？这都是第五家了！唉，挣钱真不容易，早知道这样就不出来了。

刘姐：（安慰）既然出来了，就别想太多了。我不也一样吗？在国内我可是堂堂报社编辑呢，现在还不是在工厂打工。

白毛女：刘姐，你们工厂还要不要工人？要不，我也去打工算了。不跳了。反正也没人看。

刘姐：是啊，跳一晚上，刚够交房租，又不能天天跳。

白毛女：可是不跳了，我就什么也不会干了呀！

刘姐：我说小白，你还年轻，快找个人嫁了吧，别出头露面的了，外头可是说什么难听的都有啊！

白毛女：要是想嫁人，我在国内不就嫁了吗？干吗还万里迢迢的跑这里来？

刘姐：是啊，国内大款多的是啊，挑个好的不就嫁了吗？再说，找个有正经工作的，知冷知热的也不错呀，不非得大款，是吧？

白毛女：刘姐，你是编辑你不知道，大款是多是，好的就没见着！我的前男友黄世仁，还不就是个大款？还不是离了？

刘姐：（打趣）黄世仁，嗯，这名字起坏了，不是坏人也听上去像坏人。

白毛女：是啊，分手那会儿，黄世仁说，哼，离就离，给你澳元就给你澳元，有本事出国，看不饿死你！

刘姐：是你要出国的？

白毛女：是啊，不出国我怎么办？全世界都知道了他抛弃我，我还等着让大家看笑话呀？再说，我就不信，别人出国都能活，我出国就得饿死。我不信我不能站起来！

刘姐：唉，还是年少气盛，不服输啊！

白毛女：你看着，刘姐，我改明儿去当模特！我已经报名模特经纪公司了。

刘姐：小白啊，说你年轻就是年轻，这里的模特可都是金髮碧眼的洋鬼子啊，谁用咱们中国人？

白毛女：碰碰运气呗！我跳舞的改行当模特，已经堕落啦，我真应该去跳芭蕾舞呀！行啦，我也不喝粥啦，都困死了，我先用洗手间了啊？！

（无精打采地哼小曲进厕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旁白：

在国内傍了大款又离了婚的著名舞蹈演员白毛女，不堪舆论压力，远走澳大利亚。这条爆炸性新闻由于报纸和网络的炒做，突然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大家都知道，澳洲来了个白毛女。于是，澳洲的中文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穷追猛打，争相报道白毛女的故事。这不，某报社黄老板，在唐人街的酒楼请白毛女吃饭。白毛女有意叫上同屋刘姐，一起来了。

（乱哄哄的唐人街酒楼，中午茶市时间。）

白毛女：黄老板，抱歉，火车晚点，我们来晚了。

黄老板：不晚，不晚，有白小姐光临，本人不胜荣幸。白小姐，喝什么茶？乌龙，香片，还是菊普？要不要凤爪，虾饺？

白毛女：什么都行。我们北方人不喝早茶，您随便吧。黄老板，我还给您带来一位报社编辑呢，（介绍）刘姐，黄老板。

刘姐：久仰，黄老板，您的报纸我天天看。我叫刘目，原来在国内当编辑。

黄老板：噢，这是我的名片。我们的报纸可不能跟国内比啊，国内六个人管一个版，我们这里一个人要管六个版，人手不够啊，你不知道，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多难找！

白毛女：所以我向您推荐刘姐来了啊，刘姐可是资深老编辑了呀？对吧，刘姐？

刘姐：不敢当。

黄老板：白小姐啊，咱们澳洲人呢，喜欢开门见山。我约你来，是有事商量。像白小姐这样的艺术家，我们澳洲华人界还不是很多啊，对吧？所以，应该好好宣传宣传，再由娱乐公司来给你组织演出！

白毛女：我初来贵境，还在学英语，不了解这里的情况，我想，宣传的事，等等再说吧？

黄老板：噯，不宣传，别人怎么知道你呢？虽说白小姐在大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是在澳洲...

刘姐：现在已经有报纸登了她的消息啦。天天炒呢！

黄老板：这就对了，可是，对于那些负面的，不切实的报道，我们应该反击。对不对？白小姐？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我们给你做个独家专访，做成封面故事。由你自己来讲话，配上照片，抨击那些歪曲报道，澄清事实。怎么样？

白毛女：（犹豫）嗯，听上去挺不错的，可是我刚来...

黄老板：我看就这样吧，你的专访，就由你的这位朋友刘小姐来写，登出来，效果好的话，我们就可以请刘小姐来做编辑，怎么样？

白毛女：刘姐？

刘姐：黄老板？

黄老板：大家不要犹豫啦，机会难得呀。下个月我们报社还有个报庆周年活动，还望白小姐出席演出助兴，今天就算我正式邀请白小姐了，好不好？

白毛女：谢谢您的好意，黄老板。我回去考虑考虑给您回信，怎么样？

黄老板：好吧，我明天等你的消息。小姐，买单！

（短暂的过门音乐，火车奔驰而过的声音。）

（边走边说）

白毛女：我说，刘姐，我们时来运转了，有人要报道我啦！我又成明星啦！

刘姐：别高兴得太早，小白，给你做封面故事，又不花钱，报社有什么损失？

白毛女：咱也没损失呀？图个免费宣传吧！再说，你可以回报社当编辑去了呀？

刘姐：小白，我毕竟比你来得早点儿，知道得多点儿。我呀，宁可在澳洲的工厂打工，不用脑子，工资说不定还高点呢。再说，我们家还有两口子要来这儿团聚呢，都要钱。

白毛女：刘姐，不错，我们都缺钱，可是，我来澳洲，可不是只为钱的。我以前和黄世仁在一起的时候，有过很多钱，但是，钱并没给我带来快乐。

刘姐：你看你，又开始文艺了不是？唉，白毛女就是白毛女，不识人间烟火！

白毛女：才不是呢，刘姐，就算帮我个忙吧，我要重新站起来。

刘姐：好吧，为你我重操旧业一次吧。

白毛女：你真好，刘姐！今天我做饭，犒劳你！

刘姐：行啦，行啦，人家刚给句好话，你就飘飘然啦？还亏得是大明星呢！

白毛女：（笑）哎，火车来啦，快上吧。

（轻松的短过门音乐）

旁白：



白毛女的故事上了报纸周刊封面，在唐人街颇为热闹了一阵儿。白毛女由国内的大明星，变成这里不大不小的名人。俱乐部夜总会争相邀请她去跳舞，当然，光跳白毛女已经令人厌倦，为了迎合观众，她还跳那些莫名其妙的“现代舞”。饶是这样，白毛女的新闻也渐渐冷了下去。人们的好奇心毕竟是短暂的。

有一天，白毛女接到澳洲模特经纪公司的面试通知。她按照通知来到城里某办公大楼的顶层。接待小姐带她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办公室。

凯文：（伸出手，热情）请坐，白小姐。我是凯文，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我们霓裳公司需要一名东方模特，表现我们的下一季秋冬服装，我看了白小姐的档案照片，觉得白小姐形象很特别，适合我们的服装形象，特意约了你来面谈。

白毛女：（略微诚惶诚恐）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还是叫我白雪吧。我很希望能得到这项工作，因为它对我很有挑战性。

凯文：为什么呢？

白毛女：（不知该说什么）嗯，因为...因为...（干脆直说）因为我没做过模特。

凯文：（意外）噢？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的白頭髮是天生的吗？为什么这么白？

白毛女：我，我原来是跳舞的，我跳的舞剧叫[白毛女]，在中国很有名，可是澳洲人不知道。我的头发当然是天生的，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它染黑了。

凯文：不，不，为什么？你的头发很好看，多漂亮的长发啊！

白毛女：（略腼腆）谢谢。我能问个问题吗？您的公司为什么要东方模特呢？

凯文：白雪，你很有意思。我有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下楼喝一杯咖啡，慢慢谈呢？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的情况。算是我们的上午茶吧。

白毛女：我...不喝上午茶，不过，你要喝的话，这...好吧。

旁白：

白毛女得到了这份模特合同，也和霓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凯文成了好朋友。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合作里，非常愉快，几乎一有时间就一起喝咖啡。白毛女担任形象大使的时装海报出街以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凯文约白毛女到歌剧院对面的向海餐厅吃晚餐。

（轻柔的钢琴声，如涓涓流水。抒情写意。）

凯文：白雪，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到这儿来吗？

白毛女：庆祝我们合作成功啊。我听说了个好消息，你决定到亚洲开分店了？

凯文：是，下个季度我们要向亚洲地区全面进军。生意越做越大了。

白毛女：真想不到呀，我无意之中报名模特公司，居然真的成了模特。我们中国话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

凯文：我也听说，中国人管外国人叫“鬼”，对吗？

白毛女：你别听人瞎说。

凯文：哎，我挺喜欢这个称呼的呀！我还听说，白毛女在中国很有名，是个有名的“鬼”。你看，我们俩都是“鬼”。对不对？

白毛女：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从小就练舞，除了跳这出舞剧，不会干别的。跳白毛女真让我尝遍了人间所有的酸甜苦辣。唉，不跳也罢！

凯文：你当模特不是也挺好的吗？简直多才多艺啊。

白毛女：这可都是你的功劳！来，面对良辰美景，我敬你一杯葡萄酒吧！我们中国人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凯文：伯乐是谁呀？

白毛女：一个会看马的人，发现了很多名马。

凯文：噢！那我就是伯乐了，我以后改名叫做“伯乐”吧？

白毛女：别臭美了。没人敢叫伯乐的。

凯文：说正经的。白雪，我约你来，是有重要事情，明天我就出差了，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呢。嗯，我要给你一件礼物，不知道你接受不接受。

白毛女：什么礼物？

凯文：（递上一个小盒子）打开这个盒子看看。（有点紧张）你喜欢吗？

白毛女：（犹豫）干吗这么隆重呀？啊！钻石戒指！凯文！

凯文：戴上吧，戴上了就算你接受了...

白毛女：（紧张）接受什么？

凯文：唉，我的傻姑娘，接受我呀！...

（音乐大声起，逐渐转换成轻快的圆舞曲。）

旁白：

白毛女接受了凯文的订婚戒指，两个东西方的“鬼”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是不是像童话里的灰姑娘和白马王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呢？亲爱的听众，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者，在下个广播剧里，我们再告诉大家。

（音乐声持续）

（完）

## 【散文杂感】

## 父亲的记忆

张奥列

父亲 93 岁了，他常常自夸：咱们张家宗亲，没人比我更长寿了。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是说：你有机会，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这把岁数了，见一次少一次。

我和父亲远隔万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广州颐养天年。早些年，我们当子女的曾想让父母来澳安享晚年，可他们不愿意。我明白，他们的生活记忆，人脉关系、离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习惯了，觉得舒服，就不肯挪窝。母亲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亲独居，便请了个保姆照料，过得也还舒心潇洒，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亲，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很足，不管对来访的同事、友人或家人，一开口，就像是上班发号施令，或对下属谆谆教导。我提醒他，您都退了多年，就省点力气，补补神吧，真是老糊涂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现在还能写文章呢！

的确，他 80 多岁的时候，还发表文章，86 岁那年，还一笔一划用手在稿纸上撰写了五、六万字的家史。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张家的历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国的轶事，还有家族的很多细节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确还不糊涂。他微颤颤地拿出身份证递给我，说：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证号码呀！于是他一五一十报出了一长串的数字。果然，18 位数一个不拉一个没错。这倒让我刮目相看，我连自己的电话号码、账号密码之类，也常常是记不清楚的。

他对人生很多事情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有个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兴致勃勃地说同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故事我听过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还是会一本正经重复着这个故事。我都烦了说，您这么反反复复说，还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诉我，医生给他做了脑部扫描，还好，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脑部萎缩。他问，那怎么办？医生说，无碍，这是人体衰老的常见状态，不可逆转，只能控制其发展缓慢一些。他追问，发展下去又会如何？医生老老实实回答，如果发展快了，就会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对医生说，我每天还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时事分析节目，怎么会痴呆呢？

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刚刚发生了，你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有些陈年老事，你总会挥不去抹不掉；那些宏大叙事吧，你也许记不住，而有些芝麻绿豆琐事，你总唠叨上心。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选择性记忆吧。父亲的选择性记忆是很明显的。明明昨天看过的电视节目，今天电视台重播了，他还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

打断他：您昨天看了嘛，现在是重播，浪费时间。他断然说，没有，是新的。我无奈，这会不会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验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说着某些往事逸闻，而且对细节的记忆是惊人的，每次说的几乎都不走样。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听他说，陪他聊，倒也让我记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对他的个人经历也有了一些立体印象。

我对父亲，其实了解并不多，我们父子的生活常常处于错失状态。小时候，我在广州读书，他在北京工作；后来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当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干校劳动；他调回广州任职，我也回城读书但却是寄宿，不与父母同住；等毕业工作了，我又去北京进修了四年，回来后单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亚。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与父亲一起过日子的。对他人生阅历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写的家史，我才知道张家的许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经历，但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我说，清代民国的事情，上辈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写得很详细，记忆很清晰，但到了新中国，您自己身边的事，却写得比较简略，特别文革那段，您几乎略而不谈，为什么呢，是记忆问题？他摇摇头说，哪会记不住呢！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人们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写在家史里面，也不能为张家增光添彩，不写也罢。他还“呵呵，你懂的”，连潮语都用上了。我反驳他，家史就是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留白了，不遗憾吗？他不语，还是没有增补的意愿。

虽然没去补写什么，但他却喜欢跟我闲聊，回家聊、电话聊，如复读机般重复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没记住，其实，是他根本无法忘掉罢了。他的啰嗦重复，确实让我记住了一些细节。父亲的前半生是个新闻工作者，后半生才是个学者。他说：我当记者时伤害过一些人，当然也被别人伤害过；我也帮助过一些人，当然也获得过感恩。而他最内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乡罗潜教授。

罗潜是药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新中国后出任中山医学院教务长。五十年代反右风起，开始是上头鼓动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罗潜是知名民主党派人士，当然也是媒体宣传报道的对象。父亲是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罗潜。当时罗潜直言，党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符合客观规律。我们是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当然是由医生、院长决定医疗方案，难道由不是医科毕业的书记来决定开不开刀，怎么开刀？这怎能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他认为医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应该由教授治校。父亲觉得很有道理，如实作了报道，文章题目就是《外行人办不了内行事》。这本来是对上层传递正面的信息，也是对社会民意的一种真实反映。没想到，大鸣大放不到两个月，风向急转，名曰“引蛇出洞”，强力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用说，罗潜也因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监督改造。文

革平反后，父亲与罗潜有一次在戏院偶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都有点不自在。罗潜可能认为自己当年的表达是正确的却落得个名誉扫地，而父亲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的报道”白纸黑字“坐实了罗潜”向党进攻“的罪名，这位医学权威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样遭遇。他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他们部门开会向领导提意见，父亲也去听会作采访。大家畅所欲言，处长兴起时发起牢骚：两位正副部长工作中经常有不同观点，我们下面的人都不知该听谁的，如何执行？父亲把这话也写进报道里面。副部长看后对处长有点生气，说：这么糊涂，一个正一个副，即使意见不一致，当然要听正的啦。后来划分右派，处长自然被戴帽子并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后处长获平反调回省作家协会主持工作，刚好是我的上司，我却一直不知他跟父亲的这段往事。父亲现在才告诉了我，才知他们因工作有时在公众场合见面，双方都有点尴尬，但都明白是那个年代惹的祸。

父亲很内疚地说，那个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两个。《虾球传》《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黄谷柳，参加过淞沪会战、抗美援朝，立过战功，与父亲相熟。他们曾一起下乡同住一屋，父亲是去采访，黄谷柳是去体验生活。反右中黄谷柳的言论并不突出，但在父亲的笔下上过报纸。因各单位都要按上头布置的比例来划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网”了。也许后人很难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为表现，而是按上头分配的比例去摊分，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南方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曾彦修，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岭南大学的校花，后来上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反右初期为该社的“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运动后期上面布置划分右派任务，要求领导班子五人中要划出一个右派。他觉得划哪一个都很为难，以为自己有“延安”这层保护衣，可以保护别人和自己，上报右派名单时就自报第一名。没想到一报上去就批复了，当上右派没商量，闹得老婆离了婚。这种荒唐的事就出在那个荒唐年代。

在那种大环境下，父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报社学习会，讨论大跃进后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思潮下的表态文化。但父亲实话实说，认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没有改善，布票还是每人十八尺，粮票还是 24 斤，而且是干部的定量，住房没新盖，马路没也见新开。他说，有人指农民瞒产藏起粮食，他作为工作组成员，特意进了农民的家揭开锅盖，真的什么都没有，米缸看了也没有什么粮食，公社化吃大锅饭是个问题。结果这些话被记录下来，风向一变，有领导在思想鉴定书上写着：该同志思想动摇，动摇幅度较大，从衣食住行对大跃进作系统性攻击，值得注意。幸亏当时单位的右派名额已满，逃过一劫，但升迁受到影响。若干年后，父亲看到自己的档案，才知道曾有这个鉴定结果，吓了一跳冷汗。还好，那位领导当着他的面，用印报纸的黑油墨把鉴定结论涂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亲在北京《光明日报》曾主持文艺副刊《东风》，推介了不少著名作家艺术家，因而结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来，文化人落难，被扫地出门，一些人资产被冻结，工资停发，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父亲虽然也受所谓的“5.16”审查，但相对还可自由行动，便经常去拜访落魄的艺术家，安慰他们、聊天解闷，主要的还是请他们吃顿饱饭，也给予点生活费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后他们翻了身恢复地位，门庭若市，但也没有忘记父亲。书法家会写个条幅，画家会描幅山水，送给父亲感谢当年的雪中送炭。这也让父亲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宝，晚年他也捐出部分书画给家乡母校，助建图书室激励学子。

家里至今仍挂有一块横匾“竹斋”，就是出自著名书法诗词家郑诵先的手笔。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书法大师群中的巨星，曾是张学良的秘书，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任秘书长。其章草古拙厚重，“随手落笔，圆满天成”。他听说父亲的书房取名为“竹斋”，便送上古朴苍劲的字幅。父亲大喜，刻成木匾，挂在书房门顶上。咱张家地处贫困山区，但清末年间也出过举人、秀才，张家围屋“敦睦堂”因而建有书斋“师竹山房”。每当清晨夜晚，都可听到竹叶沙沙，流水潺潺，祖宗寄望子孙后代书斋飘香。父亲因而刻苦攻读，考取了省城大学，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后从军管会转行到报社，文革后又转到社会科学院，大半生一直从文，直至离休还兼职教授。我每次回家，不仅看到门上的“竹斋”，映入眼帘的还有墙上郑诵先写给父亲的条幅“多思”。这两个饱满雄浑的字体，不正体现出文人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吗？！

中国花鸟画大师王雪涛也很感谢父亲曾经的接济。他是北京画院院长，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鸟虫鱼技艺，至今无人出其右。别人求请墨宝，他大都是随手捡送。但对父亲，他却认真地问，你想要什么画？父亲说，你笔下的鸟虫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斓，我就给你出个题：春意闹，如何？王大师说声“好”，欣然命笔。只见两只蝴蝶翩翩飞舞，三只彩雀欢声啼叫，杜鹃花开绚烂炫目……近四平尺的画作完成之后，大师笑问：你觉得这春意够“闹”了吗？父亲赞曰：果然鲜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亲收藏的名家书画中，还有吴作人、关良、黄胄、黄永玉、李苦禅、启功、周怀民、许麟庐、关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题傅抱石遗作《千山云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报》发表诗词、书法作品，每每发表之后，总会谨慎地向报社索回原稿。这幅字中因补书了两个字，郭老终觉不妥，重新写过一张，便将这张补书的原作留赠时任副刊负责人的父亲。

其实父亲只不过是艺术家多关注一点，多支持一下，是一种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们总是莫大感动，以书画相赠。比如黎雄才，虽然与



关山月同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大师，其《潇湘夜雨图》三十年代就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武汉防汛图卷》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松尤为一绝，但其全国影响力远不及有巨画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关山月。父亲有心在《东风》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并刊登其画作。在全国性重要报纸的第一版位置，将一位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在当时的美术界是没有先例的。父亲与黎雄才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黎老曾郑重地告诉父亲：“我给你的画，一定是精品。”他甚至 97 岁时还提笔作画赠予父亲，并在画上题识：“余久不作画了，可见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与父亲交往的还有书法篆刻家魏长青。魏老最令人称道的一件杰作，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题辞的镌刻。纪念碑近 40 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镌刻碑文，当时碑石已建成竖起，直立临摹镌刻 150 字的鎏金碑文难度很大，招募了三个月都无人敢接这活儿。魏长青挺身而出，用九宫格式定位，逐字雕镌，在石碑上还原了周恩来浑厚的笔迹，成一时佳话。魏老不仅擅长颜体临摹，更专长治印，其调制的“八宝印泥”独揽京华。魏老在京城琉璃厂带出了两个弟子，一个是治印造诣苍劲连绵的徐焕荣（柏涛），一个是书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记得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曾代父亲登门向徐焕荣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们两人还亲自为我这个晚辈雕刻印章赠予，而我到今天才听说他们与父亲的故事，理解他们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唠唠叨叨说的何止这些，有时我很怕给他打电话，因为电话中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再说几句时政之后，他就转而滔滔不绝又扯上重复过的往事，甚至把整个家史，单位的事情反复说着，越说越精神，我都很难打断他，想搁也搁不下电话。不过，有记忆就有生命力。父亲这辈人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因而弥足珍贵。

如此一想，我又不怎么嫌父亲唠叨了。疫情障碍，山水阻隔，我回不去老家陪伴他，只能经常在电话中听他无尽地唠叨了。也许，他是不想失忆，我也不想一代人集体失忆啊！

## Yardley 太太的小葬礼

山林

[二零二零年，或与疫情无关，我家失去两位亲近的欧裔长者，Yardley 太太是其中之一，这故事长了……]

### 初识 Yardley 太太

那时，孩子爸开着电脑店，我全职协理。

零二年年年初的一个周六，在夫妻店忙乱的空隙，我从 Times 的广告栏，找到了 Yardley 太太招收钢琴学生的小广告。我常翻看这份地区小报，为夹了一幅幅花花绿绿的房地产广告所吸引。Yardley 就登了三两行细短的句子，标明自己是资质齐全的钢琴老师。我一个电话过去，才问了一个问题，耳朵就塞进一大段苍劲女声的热情开讲，全是关于钢琴。我听得吃力，没理解多少，但相信这是个有着深厚音乐功底的老师。

而且，学费和满大街的钢琴师一样，甚至更低。

三岁跟我移民的大儿子大 Z 以十三岁的年龄学钢琴，就是苦练，成为职业演奏者，可能性为零。何况他并不情愿学什么琴，实在是处于少年叛逆期，正陷入某个类似宗教的团体的纠缠，对抗甚至闹上了法庭。我们希望以拓展特长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将旺盛的精力用在更显公平的地方，音乐或能帮助他了解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环境，而不是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挣扎一生。大 Z 连同在澳洲出生的弟弟小 Z，开始跟香港来的一位教会女士学琴，才第一节课，老师就认定大 Z 已练过很长时间。从未学琴的大 Z 的学习能力很强，必须要为他找一位弹奏和乐理更过硬的老师，我觉得电话那端的这位值得我们一试，我还想象这个老师的家里一定讲究：艺术的摆设和装饰，房间整洁如新，跟其它殷实的澳洲家庭一样。

两个孩子跟我去试新老师。我们小心翼翼敲开绿荫笼罩的房门，一股暖和的混合了香水味的老宅气息扑面而来；虽然涂了口红，穿了格子呢裙，戴了珠链，肯定是一位老太太警惕地站在门后，确定有约在先，才问候我们，自我介绍 Mrs. Yardley，特别强调了 Mrs. 的发音，这正是老师本尊！我略显尴尬。反正都来了，进屋先吧！当然，她走路都已不稳，时不时扶一下墙、门框、家具等等，怎么也快八十了吧！但毕竟是专家：气势硬朗，令人恭敬。我仨跟着她走，首先看到摆了一张该扔的旧桌，却堆满更该清理的杂物，这是一间很不整洁的阳光房。但与学钢琴无关，我们忙左转进入下一道门。一架立式钢琴侧对着来人，然后是很不明朗的墙壁。从这窄小空间的顶部，垂下一只明亮的灯泡，让我们看清楚不仅钢琴连琴凳也很旧，而琴还兼着陈列乐谱笔

筒相框书籍等等文化杂物的功能。琴凳上也有一摞过期杂志，老太太竟让大 Z 坐上去，让身子和琴键的高度“般配”。后来，换成五岁的小 Z 试课，就再加一摞书本。这环境这条件，弥漫着不好闻的味道，尽管渗了香水。过程中，突然传来不止一声响亮而又凄惶的“呱……”，顿添诡异。接着，又听见除了琴声和话语声之外的“嚓嚓嚓”。循声目测，在对着摆放钢琴的狭长空间的另一头，虽也堆满东西，在老师和学生后背斜对的墙根下，一只像鹦鹉的宠物在笼子里扇翅膀，那灰暗的白色羽毛并不贴向皮肉，钩嘴两边半睁半闭的眼珠，一概表明这囚鸟已老迈得面目全非。后来得知，是老太太领养的伤残老鸟，来自动物保护协会。只是那时，我担心孩子们不会在这种地方学琴，我的包包里还有好几个钢琴老师等着我们试课的电话号码。谁知这第一课，大 Z 弹得分外认真，听进了老师的每一句话，而且，一口气试了四十多分钟，全然感觉不到 Yardley 太太提供的琴房环境的怪异。至于小 Z，又是孩子气的逗乐，简短的英文对话，妙趣横生。至此往后正式开学，他们各自上课经常都在一小时上下，家长所付的费用还是按半小时的。如此，哥俩全面展开练琴、学音乐、学关爱所有生命的不平常的人生路。而大 Z 尤其适应 Yardley 太太的教程，尤其服从不管不顾专注追求并为之付出的倔强，即便面临更多的人生难题。小 Z 后来转项换师学小提琴。毫无疑问，Yardley 太太都是他俩最出色的音乐启蒙老师。大 Z 坚持学习其特有的弹奏法和乐理认知直到步入而立之年，直到老师去世前一天，虽然那已是为现代社会所不容的老旧玩意儿。

### Yardley 太太的小葬礼

今天天气很好。我和小 Z 提前二十分钟到达这里，好参加为 Yardley 太太十点正举行的葬礼。Yardley 太太于六月二日辞世，大 Z 受托全程主理老师的葬礼，我们必然参加。

这是一座有高高尖顶的小教堂。尖顶以下的建筑体就隐蔽在多树的老民居群。这些经年累月形成的众多独院独户，将望不到尽头的社区分隔成数不清的

小单位。无论反射阳光的红釉瓦顶，还是闪烁灯火的玻璃窗门，都像颗颗明珠。我们将车停在马路这边，十来步便过到那边，正撞见大 Z 和教堂的管理人员说着走到没墙的教堂外。早到者总让人放心，我们彼此欣慰。放眼看，男宾不少，老中青都有，都穿笔挺的西装，很有派头，很有礼貌，问我们好，和我们谈天气。碰见两个女士，一金发一黑发，金发的急着进办公室；黑发的，皮肤也不白，胜在年青，大 Z 介绍：海伦。海伦一身深绿色针织绒衣裤，连带神态也很休闲。哪像参加葬礼的？殊不知，还一闪不见了。不是吊唁人！闪光点是曾经赴巴黎专学花卉艺术，学成了花店老板。

大 Z 高中起就认识的北悉尼女中的隔校同学——二人母校不仅离得近，校名也只一字之别，男女中学互动联谊，又都是华裔小移民，于是乎成了多年老友。在教堂主厅的门口外侧，一张接待桌，一本嘉宾簿，一只圆珠笔，正装的绅士请签名。大 Z 说：“你们是第一个到的！”搁置他中文语法的不通，我第一个留姓名。小 Z 再接着写名字。

原来，所有的男女人士都是服务人员，原来，我母子仨才是最先签到的正式客人。

厅内屋顶空旷，管风琴送出洪亮的乐章，气氛肃穆。满目锃亮的棕黄色拼木地板，一条红地毯从门口延伸往前，攀上台阶，和讲台平展的红毯结为一体。只是，目光被一具两头椭圆的长型物体切断，尽管上面明摆着一大丛朝气蓬勃的嫩枝绿叶和更加炫目的大大小小的朵朵鲜花，那物体本身也是用土生土长的褐黄蔓藤编织而成，毋庸置疑，那是棺材。个性十足的 Yardley 老太太毫无知觉并永远地躺在里边，将一生缩回到到降临于世最初酣睡的摇篮。我无从捉摸的悲切，那管风琴释放的无可言状的情愫，



胜过任何压迫对抗的催泪弹，眼前模糊，泪涌的一刹那，我顿悟“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哀。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没有棺材时，我们或许认为这人不过是睡着了；可一旦有了，这人就不存在了。据说九十二岁但意念卓绝也确实多次重生的 Yardley 太太，确实是被上帝强行带走的一不再呼吸的几小时前，她还电话布置出院后要做的事，提醒大 Z 练琴。

一百五十多张似蓝似绿舒适的座椅，分排在红地毯的两旁，座椅外侧各有镶嵌彩色玻璃圣徒画像的大方窗，明媚的阳光穿过圣徒们投射进来，加上厅内的人造光源，整个大厅一扫通常刻意烘托的晦涩，驱逐了好些凄凉。在这些椅子的前四排，每隔两个位子摆放一张 CD 碟，收录了 Yardley 太太作曲并弹奏的二十四首曲子，封套印着葬礼的流程。拢共二十张，预计有五至六个宾客出席。多出的，是用来壮声势的。陆续有人到，都先去“摇篮”前致意。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莽撞，忙叫起已经落座右边第一排椅子的小 Z：我们应该先向逝者默哀。大 Z 来了，指给我们看身后的楼上，一位瘦小的也是黄肤黑发的女士正背对大厅全神贯注弹奏那架大衣柜似的管风琴。老太太喜欢管风琴音乐，从她挚爱的双亲开始，他们一家子都是此处的固定礼拜者，管风琴的存在也是一个缘由。今天教堂的送行，应是 Yardley 家族最后的拜访。

管风琴家是韩裔。又一位与葬礼有关的女士！

而我向藤棺里的女士致哀——心绪缭乱，默念哽咽。极力藏忍的竟是韩裔女士如诉如泣的弹奏。唉！这真是个难过的时刻，直盼这种时刻快些过去。又生出眷念，想挽留这个抓心时段！不知摇篮里的音乐家施展了什么魔力，然而上帝的眼皮下，魔力完败。可是主耶稣在促使不通语言的逝与存推心置腹？褐黄的藤棺和蓬勃的花丛交相辉映，诉说彼此的思念。老太太崇尚自然，听说她坚守父辈老宅的后院是小桥流水的硕大园子，种蔬菜也长果树。最后几年，绿色植物愈发繁茂，开满小野花，结遍小野果，无一不是她钟爱的细碎叶芽和花野果子，屋里不置任何新家具，她的一言一行都是铁杆环保的做派。

悼念者陆续聚齐。两个女邻居，一个男邻居，分别来自同条小街的4号、20号和8号。Yardley家族在6号，应该是整条街的原始老居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九十四岁高龄去世的母亲将6号大宅传给了女儿。女儿对母亲的情感，还有初学钢琴的启蒙。活跃于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重建的母亲既能经商又是极有教养的钢琴家，而第一任丈夫Yardley先生作为退役老兵成功转型为灯具企业家，为最新落成的悉尼大桥安装古朴的照明灯，至今，灯盏依然工作。周末的Yardley先生就在这座小教堂担任圣歌的领唱和独唱，是这一带知名的公众人物。独生子女小Yardley早就认定，是父亲遗传给自己音乐的魂灵，乃至亲人早逝，母亲第二次结婚，即便身份地位显赫的继父，担任澳洲驻英联邦首府的高级专员达八年之久，率妻子和继女做了皇室家族的私密常客，Yardley太太耿耿于怀的还是打继父进了家门，她青少年时代怀抱的音乐梦想开始蒙尘惹诟，落入俗套。任何世俗的荣耀和尊贵都弥补不了的Yardley太太终生的痛失。在为母亲建立的墓碑上，除了依法保留母亲携继父姓氏的全名，配偶栏是生父的姓名。关于Harrison爵士\*，在维基百科网页，明确列出与其母再婚的信息。两老相守，直到这位澳洲政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于八十二岁时因帕金森氏病歿。

Yardley太太家所在的整条小街沿着原始公园一边倒的修建了十来座错落有致的双砖瓦房。由此，邻里简化为左邻右舍。后院旺盛的树杈花草都粘在一起，日久便楚河汉界地起争执。三番五次，6号将侵犯领土的4号告上法庭，令Yardley太太强悍的偏执举街闻名。本着远香近臭法则，20号的退休女护士在6号户主病重必须住院，获得紧急情况联系人的资格，后者苦口婆心说服邻居接受了手术治疗，Yardley太太就又延寿好几年。

垂垂老矣的Yardley太太愈发孤僻，门庭凋零。究竟人情难薄，治丧者照旧委托20号女主通知各位友邻：请莅临吧！居然来了冤家4号的女主。两个女邻居也已满头白发，但精神抖擞，慈眉善目，尽显其身家的优渥。8号家的新邻男主，非常合身的高档西服，风度翩翩如同总裁。他家两年前才搬来，又和6号邻舍隔着溪流，毫无墙头龌龊的基础，接到邀请，毫不犹豫的来了。



唉，也就这仨，占了悼念群体的三分之一。远亲不如近邻啊！

然后，也是银发族的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大早就打几十公里外的城堡山坐火车赶来。二人庆幸道：新冠病毒还在，所以路途通畅。自我抑制力超强的 Yardley 太太在很老的时候，想起了姑姑的女儿和女婿，却不联系。人走了，遗嘱执行人尽可能找到了不止他们这一门的所有亲戚，也就他俩赶来了，特地带着童年时代的照片一年轻美丽的 Yardley 姑娘和另两个成年女士都穿着花花连衣裙站成一排微笑。其中一个圆润女子刚做母亲不久，抱着没有一根头发的白纱裙婴儿，恰是眼下的这个已入古稀的表妹。

刚赶到的客人是一位两鬓斑白的瘦高个男士，得体的西服和直立的身板始终管不住好动的性子，简直是这群沉闷人士中自觉跳动的音符，活跃气氛。他是 Yardley 太太厌倦抛头露面尽可能享受足不出户生涯以来的专用音响师。顺其自然，他也为固执的音乐家维修所有的家用电器。

总算有九人正式出席葬礼，慰藉孤寡的在天之灵。大 Z 安排了现场直播，因为有日本的两个老女学生，还有 Harrison 继父在塔斯曼尼亚的老外孙等等，虽不沾血缘，不可谓不亲。人死为大，无论老太太生前多么多方位的古怪，亲友们的哀思一丝不少。

再加上管风琴家、直播摄像师、鲜花海伦，以及三个身份不明的影子般的与会者——或许是殡仪馆护送藤棺的令人充满敬爱之意的先生，还不得不提教堂的主持。这位比音响师还活泼的身宽体胖的教会权威，遵从州政府的三月禁令，关闭教堂数月，却为 Yardley 太太重新开启。已不年轻的他担当疫情以来第一桩礼仪活动的主持和主讲，是贯穿和保障这个圣洁葬礼的灵魂人物。

统共十六人，便是 Yardley 太太肉身辞世的最后见证。人员如此小众，管风琴声和主持人的颂词、祈祷、祝辞等等都能掷地有声激起哀痛。大 Z 前后弹奏两首老师生前最喜爱的钢琴曲，短的是巴赫为孩子们作的练习曲，也是 Yardley 太太教导每个学生的第一首曲子；长的是贝多芬的 C 小调奏鸣曲。无不令听者泪目。算代表众多学生，大 Z 讲述老师对钢琴演奏、对音乐作曲的独到见解和忘我坚持，几次流下男儿泪。

隆重而简约的葬礼一个半小时后结束。表妹夫、8 号邻居、大小 Z 等四位男士扶着 Yardley 太太和她的摇篮缓慢走出大厅，一直送上簇新的黑色殡仪轿车。藤棺上的鲜花被取了下来。殡仪员中穿燕尾服的老绅士十分体谅地撷取了其中一只红玫瑰，小心翼翼插在藤盖的正中。今天，她们将一起火化，只余洁净的灰烬，择日移葬在 Yardley 太太的母亲身旁。母亲，或许盼望爱女的到来。

仪式后，加上教堂主持一共十人大合照。愿逝者安息！



九人进入主厅旁由老教堂改成的偏厅，积小，但尖顶的彩画玻璃窗更显信仰的靓丽。内正中，铺了洁白台布的长方桌上，几种茶盛水的玻璃尊，一束新鲜薰衣草开出紫色花而进门右侧靠着红砖墙，依次摆着壹长溜空桌，然后是放着咖啡、茶袋、水杯、茶杯和水炉的水台。好个朴实温馨的场所！阳光斜进，每个人都暖意洋洋，谈论著十分隐私的 Yardley 太太了不起的过往。大到坚持弹琴姿势的优雅—老太太反感弹琴时摇头晃脑；小到一眼识破音响师推销商品的阴谋—却接受所有的建议。



面  
室  
点  
，  
蕙  
。  
条  
开

鲜花海伦过来告别，还是休闲服，却面色凝重。她指了指那一溜长桌，一共八束用浅橘黄缎带和乳黄衬纸包扎好的鲜花已摆在那儿，轻声道：回家时别忘了带上一束。

好美的姑娘！头天，就专门到 Yardley 太太长满杂草的园子采到主人心爱的日常绿植，再辅以花店肥硕的玫瑰、水仙、大丽花、鲁冰花、郁金香、勿忘我等等，扎出悲悯溢怀的花丛。末了，花枝分束，赠与宾客。那么短的时间搭配协调出八大把鲜花，令生者陶醉！而将鲜花带走，更是完成了一位音乐环保者最后的嘱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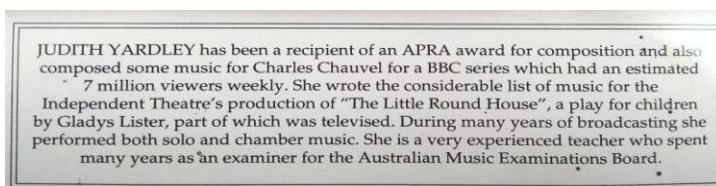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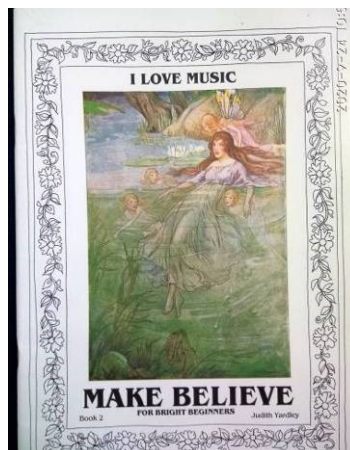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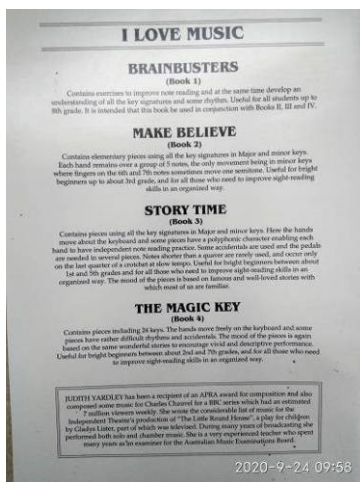
九人来自七户人家，还余一束，送给了心事重重的管风琴师。每个人都对花束赞不绝口，每个人得知，寄托哀思的葬礼可以如此美好地完成。有人跟鲜花海伦要了名片。

我问音响师怎样看待今天的葬礼？他想了想答：“当然，一些著名人物的葬礼，常有几百上千人到场。Yardley 太太的，可真是个小葬礼。”他转向所有的人说：“我们应该保持联系！”

晚年离群索居的 Yardley 太太，学生不分族裔遍于天下，大 Z 更是从半自闭的叛逆少年成长为一个有教养、有能力、乐于助人的社会才俊。一代新移民的健康成长，绝对离不开 Yardley 太太这种杰出人物豪不声张的无私栽培。我心怀感念，永远！

\*Sir Eric John Harrison (7 September 1892 - 26 September 1974)





2020-6-16 2020-9-

19

## 也谈歧视

德扬

二零二零年由于新冠肺炎横扫全球，澳洲人受感染有两万多宗，没有医治防范之法，唯有封城，致使成千上万人失业，人们困在家中，不能正常生活。恐慌、忧愁、苦闷、孤独，种种负面情绪，从而产生抑郁、愤怒、悲伤，致令部份人开始怨天尤人，想不通的，唯有怪罪中国人，这种反应，成就了种族紧张，再有语言或肢体的攻击，就是种族仇恨、歧视、冲突了。

前些时，在社交群组收到一则讯息，说是塔斯曼尼亚有人在线上组织请愿驱赶华人，据说当时已有四千多人签名，而华人这边，有人也上线请愿反对种族歧视，请华人签名响应。由于种族歧视行为有上升趋势，本地一份报刊的每周专栏讨论了澳洲种族歧视，该文一些观点我颇有同感，如，我们是澳洲人，理应爱澳洲，再如，澳洲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我把该文放上一个旧同学的群组，和大家分享，谁知招来一位同学的叫骂，认为西方国家就是种族歧视，教训我一顿，并举了几个例子说明西方人都是种族主义者。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回应说，只有在坟墓里的人才不歧视，意思是种族歧视又岂只西方人才如此？其实什么人种、社会都有歧视问题，种族歧视可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华人/东方人存有种族歧视或各色各样的歧视大有人在。

在我的大半生里，从我的出生地越南，到我的新乡澳洲，这漫长的日子里，曾遭受歧视、白眼、语言攻击、恐吓。有时候，只需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就能感受到歧视袭击于无形。

让我受歧视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竟是中国人、越南人、中东人和南太平洋岛民。

话说几十年前中国刚开放，澳洲航空公司组团到北京一周游，机票捆绑酒店，价廉物美，我和姐姐及她的一位西人朋友三人一同报了名。

那时候北京正值寒冬，我以为既然去中国，穿一件唐装绵袄既轻便又御寒，回到祖国呗，自然服饰中国化些，天真得还感觉良好。

天知道，晚上我们三人来到装潢高级华丽的酒店餐厅时，就在门口，两名年轻貌美的招待员穿着色彩鲜艳的旗袍制服迎面而来，我走在这位洋朋友的前面，而她们俩对我视而不见，绕过我去招呼洋大人，眉开眼笑，嗲声嗲气请他进去，正眼都没有瞧我们姐弟两个「中国人」。

整个晚上她们就只招呼洋大爷，她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外国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使用美金的餐厅只招呼外宾，我穿的唐装，款式在香港常见，和当地人全部穿上毛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两位美艳姑娘守候在离我们不远处，站在那里咬着耳朵叽哩咕噜的望着我讥笑着。

当时怪罪在这件唐装上，可能中国传统衣服太老土，但事后想深一层，更多时候是崇洋媚外，媚外的反面不就是歧视洋人以外的民族吗？包括华人。

在澳洲，受过种族歧视，都是一些不相识的陌路人，经验中，这些陌路人主要是少数民族，即移民，其中以南太平洋岛民及中东人居多。可能我住的区域是他们的聚居地。

我在行人路上行走时，这些驾车经过的大汉会忽然伸头出来冲着我大喊，在宁静的街道上被这一吆喝，着实令人大吃一惊。没听清楚喝啥，估计是粗口，或是滚回你老家去之类的话。初时很气愤，发生了几次后就麻木了，总不能为这些粗人搞砸自己的情绪吧？

最近的一宗歧视，是发生在今年（二零二零年）的二月初，那时新冠肺炎还未杀进来，妻去我们附近一个小区的邮政商店办护照兼拍护照相。出来接待的是一位越裔少女，妻是越南华侨，见是同乡，便改用越语交谈，但因为越语不是母语，有口音，明显不是正宗越南人，这位越裔少女随便以冷淡语气并以英文回答妻的问话。毫无笑容，冷若冰霜，这也罢了，以为她性情如此，也就不计较介意。谁知，一转身，少女招呼下一个顾客，是一位白人妇女，少女脸上绽放出光芒四射的笑容，毕恭毕敬，无比亲切，变脸之快，令妻目瞪口呆，随之气炸了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赤裸裸的歧视嘛！

即使是同说华语的圈子里，如果来自不同的原居地，歧视也会存在。这种体验令我感到茫然。也许这不能叫歧视，而是地域的排斥，明明都是异乡华人，却没有「四海皆兄弟」的情谊，只有莫名的敌意情绪。

幸好经历的歧视都只停留在身体语言、粗口和脸部表情，而没有动手施袭。至目前为止，被人种族袭击只遇上过一次，还不是在澳洲，而是在越南。在越南我们华人一般就读华校，校服上印着或绣有学校的中文名字，就在上学途中，路经一所越南学校，越南学生三五成群聚在路边休息，倏然间，就被一名学生一拳击中右眼，痛不可当，又惊又恐，幸好只是成了熊猫眼，没有伤及眼球。这些学生我不认识，应该也没有预谋，只是见我一个华人，好欺负，也许是基于民族仇恨而引发吧？

歧视这种情绪，不但人人会有，而且歧视也不限于种族歧视，真可谓种类繁多，种族、性别、性取向、残疾、某种传染病、文化差别、社会地位、贫或富等等都能构成对别人的歧视。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别人的偏见进而发展为歧视。

在个人的层面上，要消除对别人的歧视，还得多读书，培养高尚的情操，让思想看法飞翔，须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鄙视别人，难道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到歧视？

澳洲虽然发生零星种族歧视案件，以涂鸦、辱骂、甚或身体攻击等，出现报导中，但澳洲不是种族主义国家，它的白澳政策早于一九七五年结束，现时有大量非英语及非白人移民，社会结构已转变为多文化多民族。所有在澳洲的大小公司在公司规则里，开宗明义禁止歧视行为，包括种族、性别、性倾向及残障等等。在法律上，澳洲国民都受到不被歧视和公平机会的保护。

澳洲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如果有任何歧视的思想倾向，只要不触犯法律条例，怎样想，是不管制的，若要清除人们的歧视思想，还得要靠教育，靠社会大众的努力，这包括移民必须努力融入社会，学好英文，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而不能单单要求本地人对你不歧视，接受你，而自己却做着让别人不能接受的思想行为。澳洲对多民族融合上

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有目共睹，现时因为新冠肺炎，不幸的是首次出现此病毒是在武汉，却又迅速传遍全世界，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失业难找生计，这些很容易让人要把愤恨发泄他人身上。自然海外华人首当其冲，就像当年爱滋病发生时，同性恋社区及人士受到歧视和暴力攻击一样，民众的恐惧，总会做出反常的行为来。

法律只能惩罚暴力攻击的人，从而保护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但法律并不能消除种族歧见，唯有政府与民间团体合作，促进新移民接受本国价值观，风俗文化，让时间的流逝来逐渐融合多民族于自然，则种族歧视减至最低，社会和谐而天下太平矣。



## 热烘烘的宴席

易安

回上海没选好时候，赶在7月，最热的季节。今年，2017，又是历年难得的高温夏季，整整一个月，酷热一直居高不下，一个月内超40度的高温可累计长达一周以上。除了买菜和一些必需品，整个月都躲在开空调的家里不出门。门外是蒸笼！朋友传来的微信图片真好笑，不但猫狗等动物被高温压得在水池中张嘴大喘气，就连人也卷缩在冰箱中贪凉。一些幽默的微信写外面碰到的所有人都认识，因为都被高温烤“熟”了，世间再无“生”人了！回中国前国内那些旧朋友们都热乎乎地在手机上发信息，说是要趁我在上海时聚一聚。可我现在在上海，那些热乎乎的微信都沉寂了。大家都被暑热淫威震慑住了。宅在家中是最幸福的了。

在这炎暑之中，却竟有顶热上的。我接了几个电话，都声称是泰康保险公司打来的，邀请我去赴宴。其实这些电话本不是打给我的，是给妈妈的。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妈妈去银行存钱，被银行的一个职员忽悠，动员她买泰康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周期很长，10年。不过红利会很高的。当然具体是多少现在还不知道。10年就10年，妈妈同意了。可怎么又说她年龄太高，需要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保，比如她的子女等。妈妈被这个职员忽悠的晕头转向，就把她的四闺女的详细材料填进去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个所谓的理财产品实际上只是一个储蓄保险。而且被保险的人年龄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妈妈把老四的资料填写进去，实际上是在为老四买保险，而她本人或许只是个受益人而已。那个银行职员只是这个理财产品的推销员吧！买完后妈妈有点后悔了，可是钱是取不回来了，只好等10年。好不容易到期后妈妈去取钱，颇费一番折腾。说这保险的名字不是她的，是四闺女的，要四闺女来办手续等。不，是要到泰昌保险公司去办手续。妈妈很生气，也终于意识到被人忽悠的悲惨。她据理力争，声明缘由，再加上人们看在她80多高龄的份上，终于同意银行替她代办手续，不过她得等些时候。终于把钱取回来了，不过并没有多少红利，有点受骗的感觉。保险公司承认作为一部分保险金，红利是不多。但表示，作为补偿，他们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理财产品，可妈妈决定不再受骗。

然后连着几年，不断有人以泰昌保险的名义打来电话，说要给妈妈一个很好的理财产品，以弥补以前的不足。还有人打电话邀请老客户赴宴，作为回馈老客户。妈妈每次都回绝了。这次我接电话时告诉他们，妈妈已经90高龄，不宜参加此类活动。然后我本人就被邀请了。出于好奇，我真的冒着炎暑去赴宴了。

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饭店，还真是一个大型宴会。作为被邀请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拨打留给我的联络人的电话号码，就有一个年轻小伙跟我接上头，在指定



号码的一张圆桌前见面并给我安排座位，俨然把我当贵宾。饭店内空调开着，也就忘了室外的炎热了。好几十张大圆桌，都坐得满满的。前面的演讲席上有大标语和电脑投放系统的大屏幕，还有音响设备等。早告诉我是来参加重要会议的，我一定不会穿得如此休闲。演讲人正在介绍他们公司及公司的高利率的理财产品。原来是一个 P2P 公司正在大规模融资，以诱人的回报率动员在席上的人投资。我被这个架势搞蒙了，他们给我打电话时明明是打着泰昌保险的名义的。应该不是走错会场吧！同桌的人，每个人都有指定的联络人。大家聊起来，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故事。那三个中年女人说她们已经投资了一些资金。其中两个人已经拿到过红利，都很满意，所以介绍第三个人加入。她们三人共一个联络人，一个打着某银行的旗号的联络人。这个银行和台上正在演讲的 P2P 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作为回馈，联络人邀请她们来赴宴，对她们没有施加再投资的压力。那一对较年轻的夫妇表现出莫名其妙的表情。不是说被邀请来吃饭的吗？如何又兴起投资的宣传？他们的联络人马上接口，说不买产品也没关系。宴席马上就会开始。旁边一位银发老太凑近我轻声说：“这类宴会我已参加三次了。美食不错，只管吃。至于这理财产品，那可不敢买。万一，嘿嘿。”

宴席开始了。送餐车送来一盘盘美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各联络人来回穿梭，引导就餐者认购一些投资项目。还真有人认购了。当场认购的，不管有没有交钱，台上都有礼品赠送。不过大部分人并未涉水，继续享受美食。邻桌上的食客更是出格，竟然自带了一个生日圆蛋糕，插上小蜡烛，轻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了。他们是一群熟人，原来意义的熟人，不是被高温烤熟的，利用这个免费宴会开起生日派对了。看这规模，这个公司这次可下大本钱了，还应允高额投资回报呢，疑云絮絮！

不过从他们的演讲和电脑投影的照片中能看出，这确实是一个颇有实力的公司。他们的旗下有若干的实业公司。他们雄伟的办公大楼就坐落在市中心最有影响力的地点。他们的净资产总值以及他们在银行放的预备金都是足以取信于人的。只是，这些资料，如何证明？投资者是有可能到他们总部的那座雄伟的大楼去看看。可是，常听说有些大公司的办公楼像模像样，却一不小心就人去楼空。那些像模像样的办公楼里的员工，甚至楼外停车场的汽车都是雇来的临时人员和车辆。

不管怎样，我享受了一次美味宴餐！

以后又接到一些类似的电话，打着泰昌的名义，邀我赴宴。当然一开始是邀妈妈的。我谢绝了。本可大摇大摆地再去参加的。那个银发老太不是也参加过数次吗？不过在这炎热的夏天，将自己身处热烘烘的忽悠席之间，不是在帮他们捧场吗？我自己当然不会上当，可看着别人陷入，于心能忍吗？

## 华多兹徜徉

胡少璋

谁会想到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也能成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它叫什么名字？这个国家又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看到的是这样：

街头有个停车场，旁边有个邮亭，供游客买邮票、寄信件。邮亭门口是小火车站，所谓小火车，它没有铁轨，只是有个像火车那样的拖着二三节车厢的小火车，它只能坐上十来个人，不用一个小时便跑遍了全国。

走上十几级石阶，在面前就展现一条街。我们进入中餐厅吃完午餐，就撑着伞，迎着细雨，到小镇街上徜徉去了。小镇即是华多兹，它只有一条不到 50 米长的街道。街上有餐馆、酒楼、百货商场、纪念品小玩艺店、面包店、咖啡馆，还有供旅客住宿的酒店及当地居民的住房，最高的建筑物只有三四层。街道中还有邮票博物馆和美术馆等。街尾最后是一间大木屋，这是华多兹邮电局。我伸头一看，营业厅里满是人，着各种各样服饰的游客都在排长龙购邮票。这所邮局不仅出售邮票和邮政纪念品，还有一个特殊的业务是，在大厅里头设一个柜台，名曰：旅游咨询处。其实，是为游客在护照上，盖上列支敦士登国入境的纪念印章，收费是 5 欧元也就是 50 港元。这个咨询处简直成了国家海关，因为，该国是欧盟成员国，所以，从瑞士或奥地利前往，均不用签证，边境也没有关卡检查进出人士的证件。

故而，要证明自己到此一游、到此一“国”的旅客，花 5 欧元去盖一个印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尤其是从国内来的游客。5 欧元说贵也不贵，可是计算起来这种无本生意，确是一笔大收入。

不用半个小时，这座城市华多兹就徜徉完毕了。真是没想到，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竟然是列支敦士登国的首都。列支敦士登是仅跟在梵帝冈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细小的国家。

华多兹背面就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在半山草坡上有一座堡垒名为公爵堡，国王升天之后，现在只有王后一个人住在里面。导游一说到这里，一位团友即插嘴说：“那不是太寂寞了吗。”导游答道：“说寂寞也寂寞，说不寂寞也不寂寞。”接着他又说，这里的思想很开放，并又含糊其辞地说，据说这里男子只要在门边或窗口插上“红玫瑰”，女士就可以来访。他说完后，有意地瞪了那位发问的团友一眼，这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惹起大家一场大笑。笑完之后，大家都体会到导游的话中话是：“列国的男女都不寂寞。”

我外出旅游，除了游山玩水、欣赏美景之外，还要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土习俗。我从导游、店铺老板、伙计及团友那里了解到列国的情况。我将之融汇、综合之

后，解开了成功之谜并把它存放在脑子里。几经思索，我还是决定将所解开的谜涂鸦在纸上，让读者分享。

这个只有北京百分之一，比香港大屿山大一点，面积 160 平方公里，南北长 26 公里，东西平均宽约 6 公里，本国人口才 2 万多人的寡民小国，怎么人均生产总值达 11.8 万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富裕国家呢？

原来，列国人极其聪明、智慧极高，小国的“小”是国情，却被国人当作优势，用足了国情和优势。专门做小本、甚至无本的生意。最原始的一招是印制邮票，印制邮票各国均有，但都敌之不过。列国成了世界邮票王国，它的设计、它的印制无人无国可以比敌。各国旅人争着到它那里旅游观光、购买邮票，它的邮票成了全世界集邮爱好者的最爱，邮票几十倍、几百倍地被炒高。

列支敦士登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更是欧洲地区内的免税国，所以，招揽了世界各国的商人，纷纷到此注册公司，数量是数以万计。公司没有写字楼（办公室），更没有门面，只有一个信箱。公司一登记钱财就到手，政府坐收渔利。

列国精英还推出一项“国家出租方案”，任何人只要支付 7 万美元，就可以租下这个国家一个晚上，最少两晚起，同时可获得 150 人的食宿。列国在欧洲被称之为“富得流油的国家”，可是官员、政客、富商并没有侵吞国家的财富，该国均富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人有钱。这对社会、人生带来了极大好处。

首先，国家重视教育，教育水平高，小学毕业后自动晋升中学，高中三年必修德、法、英三门外语。中学毕业前学生必须接受一次考试，及格者可转到瑞士、奥地利或德国升大学。

其次，一个人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国民素质高。一个人又有钱又有社会保障，谁还想做小偷、当盗贼、耍流氓呢。没有罪犯，也就没有监狱了，所以，社会安定，治安极好。

我将列国富裕之路的谜，解密后奉献于读者，是祈望他们能从中得到启迪：天然环境，地理条件绝非一个国家或地区“穷”的判定，富裕要靠脑和手啊！

列支敦士登啊，拥抱您的是阿尔卑斯山，滋润您的是莱茵河水。您地灵人杰，您这位壮实的青年，生机勃勃，青春洋溢。我不仅倾倒您山清水秀，更羡慕您聪明才智。此次拜会，真是不枉此行啊！您使我了解了许多情况，明白了许多事理；您开阔了我的视野，更新了我的思维！

## 来了两辆救护车

李双

在国内，经常看见同胞打架；吵架更多。来澳洲多个年头，走上大街，几乎全是平和的人；邻里，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都在安静地过小日子。别说打架，连吵架都难见，连高声说话都很少出现。是因为学习了上级文件，领会了上级精神，和上级保持了一致，统一了思想，与时俱进了吗？不是！

居民区里，躺着砖木结构的别墅。和国内的不同。怎么修建的呢？琢磨了很久，不明白。总不能把自己家拆开，观察个水落石出吧。

紧邻是一块空地，600平米，要建房。市政先发来书面通知，就房屋设计，下水道安装，房屋高度（是否遮挡阳光），工期等等，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而且真的签了这两个字，用中文。记得某局长的获奖书法大作，就是“同意”。我一辈子就“同意”这么一次，离书法家的距离还远呢！人生没有捷径。以后，应当继频繁置换挨着空地的房子；每“同意”一次，置换一次。名人书法是弄不出来了，争取努力一辈子，荣升为书法名人。

暗自高兴，终于能看到，两丈矮楼是怎么立起来的了。

先平地。接着挖沟，装管道，等水务局验收后，才回填，并浇筑混凝土。然后另挖地沟，铺设钢筋，由市政厅验收，再浇筑混凝土；房子多大，混凝土的面积就多大。接着钉木质框架，固定钢质横梁，盖瓦，铺地，立板墙，一幢别墅就诞生了。此间，水电气也安装完毕。每道工序都需经过验收。

工人分了多组。管道工，泥水工，木工，板材工，电工，瓦工等各一组，互不相识，也不怎么碰面。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有，基本不混杂。全部穿着金晃晃的工作服，金身上，又有红的绿的斑块，非常醒目；下面是一双特殊的护脚鞋，据说重达三公斤。平地、挖沟时，推土机、挖掘机、大货车会积极参与。之后都开小货车。各组自带材料、工具、微波炉。还带收音机，从上班播送到下班。一律埋头苦干，平和有序。

靠后一道工序是砌砖墙，把别墅包起来。也要验收。如果不喜欢砖瓦的颜色，喷一遍漆即可，相当于换了一身新衣服。最后是总验收。

可能因为工作量大，来了两组工人。一组是印×人，健壮些；黑黑的；查询后得知，居然是白种人。母语是英语；也会说不断拐弯，或不断上扬的汉语。很有趣。另一组是中国人—云南人和四川人，瘦弱点，白白的，当然是黄种人。能说莫名其妙的英语。很搞笑。同属一家公司。按国内的习惯，应该算同事。但两组人并不相识，彼此居然不说话；都和我这个旁观者说话，用汉语。据说，印×人觉得，中国人和澳洲

人的英语口语太烂，因此瞧不上这两国人。我英语不烂；完全不会，没法烂。他们只要干上十几天，别墅完工，就各奔东西了。

中国人的事，大家都熟悉。那么说说印×人。

我观察到，印×人喜欢吃糊糊。明明看见准备了各种材料，没有肉，全是谷物、蔬菜、洋葱、水果。谷物里有鹦嘴豆，我认为就是印×豌豆。食物舀进碗里时，都是糊糊，颜色不同而已。和米饭混合后，就吃开了。有一种糊糊，纯黄色，怎么看怎么不像“进口货”。舀错没有呀？是从锅里舀的吗？而且，吃这种糊糊餐，不一定用勺子，手也可以弯成勺子。如果食物比较干，手指就变成了叉子。没有左撇子。还吃薄饼。把菜裹进去，浇点糊糊吃，或者蘸着糊糊吃。听说在正式场合，他们也能很标准地使用刀叉勺子，只是我没见到。注视我，不挪目光。打电话声音高亢。业余爱好是睡觉。地上不平也睡。工作空隙，都能就地倒下呼呼大睡。感觉是，他们没装，他们就这样。

工地上圈了个严实的临时厕所。天气太热时，中国人到里面冲凉。印×人则在空地洗澡。当然是围着大毛巾的，避免分毫毕现大走光。居然悄悄在各个角落里方便。路人脸红，他们继续脸黑。经过了解，得知，印×人最讲卫生，从古至今，都认为，厕所最脏，方便时，应该选个新地方。这就奇怪了。是这样的吗？总觉得不像。

无论怎样，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美德。

有一天早上，印×人和中国人吵起来了。

好几年没见过这种戏了。我赶紧出门，主要是想感受一下，顺便试试能不能调解。

起因是，印×人拿走了中国人的电钻，说是他们的。中国人要讨回，尖声高呼：

“你们拿走我们的东西，不公平！”就吵。

印×人健壮些，强势些。尖嗓子云南人被推了个趔趄。四川人粗声高喊：“都不要动手！动手我们也要参战！”又正告：“全世界都知道，平均每个月美国震惊 27 次，日本吓瘫 13 次，越南破胆 19 次，韩国惊呼 8 次，菲律宾服软 15 次，印×哀嚎 14 次，跟美国站队的列国首脑们冷汗直冒……中国崛起了！”

云南人胡说：“等他们打，我不发力，术高莫用。我一发力，他们全部会趴下！只要学过武功，躺着都能赢！”

无效。印×人继续骂骂咧咧，用外语；蠢蠢欲动。

四川人又喊：“印×人打中国人了！”有呼救的意思。

我认为，一个或几个印×工人，找一个或几个中国工人打架，和“印×人打中国人”，含义区别大着呢！我不喜欢这种话。

呼救同样无效。

中国人挨揍了一主要揍云南人，他们矮小些。喊话的那位比较强，用脸接住对方四拳，没破皮，没出血，果然学过武功。



感觉是，糟糕，残酷摧残爆发了，内衣内裤都打飞，阳具都打残。一帮人确实感到了危险。打不赢就撤啊！却没有全体启动健身马拉松，而是一眼一眼地找我，眼神包含急切的催促。人们总在危难之时，呼唤英雄，渴望英雄，哪怕别人做烈士。我可能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不做英雄，尤其不做孤胆英雄。一个人或一批人混得最惨时，被群殴了不用说帮手，甚至连个劝架的都没有。

中国人等不来英雄，自己变得英勇起来，手挽手连成一排，尖嗓子粗嗓子猛地吼出一句豪言：“老子们不怕，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其他人也紧跟着，悲壮地吼道：“对头！老子们不怕，要死大家一起死！”

我很激动，感觉到同胞们都是硬骨头，巍然屹立在南半球的墨尔本东方。摩拳擦掌了一阵。突然明白，这些人，不是敢和印×工人一起死，而是敢和自己这边的内部人士一起死，把胜利拱手奉送给对方。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他们的思想，协调得这么一致呢？连一起活，一起拼，都放弃了。这岂止需要壮士断腕的刚烈，完全要具备壮士送命的决绝啊！

我一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时候，就崛起了一赶紧打中文台。因为占线，又改打000，重复“Mandarin Chinese, Please”，就有人用五音不全的汉语来接招。接线员非常啰嗦。报警好歹算是成功了。但警察还不能一下飞过来。

正着急，听到不远处噗地一响，有人摔倒了。回头看，是那位“躺着都能赢”小个子云南人，确实躺着了，在房前花园的大石头边，哎哟哎哟，英语汉语，轮番呼喊，“Somebody is dead”，“打死人喽！”泥手就势在脸上一抹，扩大污迹。表情和同伴们的一样，都轻松下来；是事情已经了结的那种轻松。接着，就一动不动，像是晕厥了，已经打不醒，掐不醒，挠胳肢窝不醒，画大花脸不醒，屙尿淋也不醒似的。

印×人僵住手脚，一脸懵逼。

小个子云南人就那么躺着，谁也不敢动。同志们安慰他：“不要把倒霉放在心上，我们也挨了擦边拳，反正是大家一起倒霉；就算只是你我倒霉，墨尔本那么大，肯定有人比我们更倒霉。想开点！”

小个子不接话，只是闭着眼睛喊爹叫娘；爹娘都不在，我既当爹又当娘，帮着叫救护车。

这一次，接线员更啰嗦，天文地理来龙去脉都问遍了。我冲冠一怒，差点挂机。忽然，警报器毫不犹豫地响了，越近越撕心裂肺。只见两辆救护车闪着灯疾驰而来。

怎么会是两辆车？顾不上理会，我赶紧冲上前，挥手示意。医护人员跳下来，三下五除二，像对付软体动物一般，把小个子云南人捞上救护车，另呼唤一个同伴跟上，撕心裂肺般，绝尘而去。



人民警察时刻不忘警民鱼水情，终于赶到了。中国人赶紧拍手；有人把手都拍红了，拍痛了。这不叫拍手，而叫拍马。

印×人的模样变得近乎老实。头上的义和团缠头布也取了下来。仔细看，一张张脸，胡子浓密，倔犟，充满力度，像是竹根雕塑。中国人变得很活跃，迂回着表露各自的，源自添油加醋的得意。案件简单，很快调查完毕。但没有立刻处理。有一点需要说明白：那把惹祸的电钻，正是印×人的，因为他们调出了以前拍的照片。是不是弄错了？

砌砖工作因此停止。建筑商是澳洲人，模样像个中国包工头，穿着像中国农夫。不管谁有理，赶紧收工，明天两组各去不同的工地。我想，走一组就行了啊！为什么走两组？四川人告知：老板为了处事公平，所以都走；也怕某一方找回来报复对方。

已是傍晚，两组的十多条汉子，来向我告别。印×人的普通话难懂，英语似乎也有点焦糊，说了等于没说；一句“纳玛斯特”（Namaste）每人说了一遍。据说这是万能问候语，囊括了“早安”“午安”“晚安”“欢迎”“你好”等意思。他们吃了洋葱和咖喱等等，打出一串串混匀了的饱嗝，配方齐全，味道奇异，令人苦笑、腹诽。都埋怨对方素质低。

我扫视着各位宣布：“拿别人电钻的素质低！先动手的素质低！”

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想起“要死大家一起死”，内心滋味非常古怪。二，老板居然为两组人调换了工地。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可是，三天后，周末，小个子云南人和他的同乡来了。没穿金色红色绿色的工作服，而着便服；也没穿三公斤重的护脚鞋，而鞞拖鞋。我打听案件的处理结果，都不回答。小个子一开口，竟然像个新闻发言人一样，脖子拉长，身体前倾，把胳膊挥出去，猛力一砍，短暂停顿，语音铿锵，要求我支付救护车费用，胃口跟以前的《辛丑条约》一样大。遭到断然拒绝后，又“让步”，“至少要支付一半！”否则要团结一致奋发向上收拾我。让人疑心，前几天，“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是他们吗？

凭什么啊！没人感谢学雷锋的老愤青；也没人管老愤青是否心碎。

我知道，澳洲永久居民或公民，免费享受公立医院的诊治，包括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如果另有福利优惠卡（Concession card），老年健康卡，那么使用救护车是免费的；无卡但有保险，保险公司一年内会代为支付一两次救护车费。传说短期打工者，病倒前最后一句话都一样：千万别叫救护车！因为费用似乎足以让其破产。几个云南人都有永居，但没有福利优惠卡，也没有保险，需要自己为救护车付费。

我看了看他们递到我鼻尖的账单，感受了一下资本主义的救护车费用：出车费共计 1200 澳元（约等于 6000 元人民币）。以前朋友有过类似经历，账单 800 多澳元。

这次居然来了两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算起来还给打了折呢。在国内，似乎老百姓个个是傻瓜，最爱多付钱，为此官媒经常报道：“全国车主喜迎年检费上涨”，“市民笑谈菜价上涨”，“老百姓情不自禁地表示，价格变动，我们支持！”眼下，虽然小个子云南人还是老百姓，人却到了澳洲，关于付钱的多寡，早就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动辄肝肠寸断。这些都不能怪我！我说：“以后这种闲事，猪才管！民族大义，血肉同胞，滚一边去！要我为你们付费，请出示法院判决。法律可以收拾我，你们不够格！”内心不满，想骂人，不好骂，只好按下不表。嘭地关了门。虽然只隔着一道玻璃门，也很安全。在澳洲，连警察也不敢硬闯民宅。

云南人叫嚷蹦跳，与面对印×人时判若两伙。几分钟后，无功而返。想象他们大失所望的傻瓜样，哈哈，大仇得报。

紧邻我家的那块工地，来了一帮白人，也穿三色工作服，和三公斤护脚鞋。完全不懂汉语。他们接着砌墙。别墅终于竣工，只需要通过总验收。

不知道印×人在哪里，工具又失踪没有。

我常常替挨打的云南人挖掘：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

## 宅家心曲

梁晓纯

悉尼的冬天不是很冷，院墙边小树上的纤叶依然青翠，一串小小的红色籽粒裹着坚硬的外衣从绿丛中探了出来。天色将晚，大块大块的灰色云朵悬浮在深蓝色的天空之上。

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持续半年多了，至今尚无终止的迹象。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大部分时间依旧宅在家里，内心也便由起初的恐慌变得从容起来，进而竟开始尝试享受这种闲适的生活。此时的我，心境反倒淡如薄雾，可以不必再有时间的概念，许久什么都不想做，也的确什么都没做。即使深夜无眠，也不必勉强自己，尽可以睁着双眼听风听雨，早上起床，不用闹钟，连表都不必看，完全听凭身体的节奏。当真需要做些什么，也丝毫没有迫切的理由。更有甚者几乎是平生第一次，竟然留起了络腮胡子，也不修也不剪，索性让它在脸上任意地生长。人呆在家里，相貌却变得野性起来。宅身亦斋心，由此任凭生命自然地流淌，似乎这样便可以接近一种绿色的原生态，直到永远。

“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却使人们被迫地浅尝了一回老子的境界。

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型瘟疫的爆发，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的只是一些可怖的传说，毕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宁愿相信瘟疫之所以具有那样大的杀伤力，不过是因为当时科技的落后和人类的无知。谁成想，在所谓的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瘟神再一次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占领了整个世界，几乎没有放过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不过还是由一向自以为是的人类自己，给这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凶险的幽灵取了一个听上去不那么可怕的名字：新冠病毒。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生活是沸腾着的，地球上整个人类的生活都是沸腾着的。

如今一切都慢了下来，静了下来。最不适应这种节奏的，恐怕是那些已经习惯于或者说一向热衷于改变、创造、争抢、称霸的各国政府了，它们仍然固执地以疫情爆发之前的思维运转着，它们紧盯着各种经济指标、金融市场、失业率……拼命地试图挽回衰局，却罕见有人冷静的反思到，当下的状况正是过度贪欲的人类遭受的警示和惩罚。

集会、聚餐、旅游、演艺、狂欢、赌博（请允许我把观看体育比赛也归入赌博一类，因为如今的体育早已出离了它原本的精义，少有观众不是因为买了彩票才对比赛如此痴迷的，也少有比赛不是为了金钱而举办的），疫情通常更容易在以上这样的人群中肆虐，而对那些一如既

往地坚守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身外的追求不做过分之想的人们，比如一个本分的农民，一名勤劳的工人，或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瘟疫的威胁是有限的，除非他们所在的家庭或群体中也存在上述那几类人。任何事物一旦过度，就将发酵变质，名利、金钱、地位……肮脏的意味，同样具有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含义。在当今这浮躁的世界，又有多少人肯花时间去实行内心的修养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的人们的心境从疫情爆发开始时的惊恐万状，到后来因死神离自己如此的接近反而变得坦然，以至现在因对每日众多新增病例的司空见惯而趋于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麻木。不可否认，这半年多的时间，所有人的心理所经历的改变多过以往的若干年。假如有一天，疫情消失，抑或是那一直以来令人不敢奢望的疫苗被成功地研制出来，人们无疑将会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梦之后的初醒。但无论如何，这颗心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许多微信群，没有因为人们有了多余的时间而更加热闹，反而变得沉寂起来。宅在家里，还因为打破了以往正常的生活习惯，使许多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比如父母和孩子之间，从过去的各自忙碌聚少离多，一下子变成长时间的相处，彼此间的亲昵反倒难以因为有了距离而永久地持续下去，这一点似乎大人和孩子都意识到了，尽管他们之间的爱从未中断，但长久地关在各自的房间本身就使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疏离的感觉，加上由疫情带来的情绪低落，偶尔在厨房或是客厅相遇，也无法总是对对方报以微笑。瘟疫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其惯性也在日益加大。当然这中间首先是家长们变得格外的小心起来。但毕竟亲情是不会被阻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心的笑容同时重又回到了两代人的脸上。

冬日的晚风吹拂着院子里的花树，它们轻轻摇曳的姿态仿佛是在安慰着我，告诉我瘟神离这里尚远。树梢之上，从那垂在天际的深色云块的间隙中，闪烁出大半个月亮，它像一只大大的半睁着的暗褐色瞳眸，在注视着地球上的人类，也被地球上的人类注视着。止水澄波，世界依然如此美丽。不想那么多了，还是珍惜当下，读一本圣贤的书。心静了，一切就都静了。

作于二零二零年八月

## 母亲—献给母亲 90 周岁寿辰

石子

母亲今天 90 周岁了，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农历上半年出生的人，虚龄要加上两岁。所以我满心欢喜地感怀上苍的眷顾，让母亲在颐养天年的同时，子孙满堂。唯独遗憾的是，我现在和母亲却远隔千山万水，不能亲临母亲的身边陪伴她老人家渡过这个重要的寿辰，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上班路上，坐在火车上，一个人孤零零地热泪盈眶。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在意过这座城市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母亲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母亲，女儿一直都这么深沉地爱着您！只愿我心底里深沉的祝福，可以飞越万水千山，回归到您温暖慈悲的心里！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女儿永远爱您！

就在昨晚，我和母亲微信视频，没想到母亲竟然非常生气地责怪我先打钱给二哥二嫂让他们今天加菜给她祝寿。我已经有近 20 年没有看过母亲生气的样子了，因为母亲一直都是笑意盈盈地跟我温和地说话。我无法理解母亲今时今日还如此迷信，她气嘟嘟地说不好正日做寿，要留点福气给子孙后代。二哥接过电话，微笑着说只能依顺了母亲执拗的意愿。我看到母亲如此怒气攻心，心里面感到相当难受。子孙自有子孙的福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您老人家只管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就好了呀！唉！母亲又如何能理解儿女们心中的想法呢！

母亲是林家四兄妹之中最小的女儿，外公外婆是惠东大岭镇鲤鱼岭村里的大地主，自然对母亲是宠爱有加的。母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舅、二舅和大姨生前对我们家一直都是关怀备致的，她们四兄妹感情一直都非常好。母亲生于 1930 年马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母亲才 7 岁。本该好好念书的年龄，却要疲于逃亡奔命，如花似玉的美好年华却错过了在私塾里读书的机会。我曾经听母亲说过，那个时候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认出她是女孩身，每次她跟随大人出门的时候，外婆都会在她水灵灵的少女脸蛋上涂抹黑炭灰，让她穿上松松垮垮的衣服，像个丑男孩一般，才敢让她出门。有一次，外公外婆领着全家老少去防空洞躲避飞机的轰炸，等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一家人回到家里。母亲当时太累了，竟然倒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没想到第二批日本鬼子的飞机又要来了，外公外婆忙领着一家人躲进防空洞，到了防空洞里，外婆才发现少了母亲。一家人担心得要命，回到家才发现母亲还在床上熟睡着。长辈们都说母亲能够躲过大难，将来一定会成为很有福气之人。

母亲识字不多，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她一定是吃斋念佛的。她每天清晨起床后洗漱完毕，就一定会在她房间里设下的小小的观音菩萨神坛面前点三支清香，为全家人祈祷健康和幸福。母亲一生中都热心地积极组织捐钱建庙修路。我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母亲抄写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直到我 16 岁去广州的省外师求学时，母亲才开始自己一字一划地登记捐款者名单。后来这个任务又由读小学和初中的侄女们接替。母亲的慈悲为怀和虔诚礼佛的好习惯，一直都是亲朋邻里们所称颂的，大家都说母亲是她们见过的最诚心拜佛的女人之一。

虽然母亲只有小学文化，不像父亲那样懂得诗书词韵和精打细算的会计业务，但她却是一位心灵手巧和厨艺精湛的好妈妈！母亲很擅长剪各种各样的红纸图案，尤其是给新娘子出嫁时的嫁妆上面的喜庆图案，真是栩栩如生，美轮美奂。母亲最受欢迎的是她亲手制作的用来迎娶新娘的红布绣球，每逢亲朋邻里家有嫁娶喜事时，母亲总是被邀请去接新娘或者送新娘。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七兄妹，儿女孝顺，子孙满堂，是亲朋邻里间最有福气的一个老妈妈，当大家有喜事时，自然想请她的人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母亲还会缝制衣裙、被单和蚊帐。我们七兄妹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棠阁墟镇上捡荔枝壳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母亲会用我拿回家的钱去百货店买块花布，然后回家按照我的身材裁剪好布料的尺寸，为我缝制出一件漂漂亮亮的新衣裳。当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从农村搬回县城的家里，母亲又从供销社里领回很多蚊帐进行缝制加工帮补家用。我记得有时没有电的时候，母亲还是点着蜡烛继续踩着缝纫机直到半夜才休息。

母亲缝制的背带特别漂亮和牢靠，我们七兄妹结婚生了孩子之后，母亲总是亲手缝制新颖别致的红色背带送给我们背小孩。我记得每次我背着大儿子去保健院体检的时候，旁人看到母亲缝制的背带时，总会忍不住称赞背带款式简洁大方。秋冬季节来临之前，母亲还给孩子们缝制保暖的背心。

母亲很会裹粽子，无论是咸粽还是甜粽，色香味俱全，自然是亲朋邻里之间备受欢迎的佳肴了。母亲一直坚持每年在端午节前的两周裹好两三百个粽子，直到 87 岁高龄才停止了这项她引以为豪的任务。母亲还会做爽口嫩滑的艾粄和糯米糍，母亲还会炸香脆可口的面粉猪肉。记得小时候，每当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做炸猪肉、卤水鸭、冻鸡脚和红豆酿猪肠。



母亲也擅长养鸡、养鸭和养猪，我从小学就开始帮母亲喂鸡，清理鸡粪和赶鸭子去河边洗澡。我也帮母亲切碎给猪吃的番薯叶，放学后要赶几头猪去鱼苗场边上排猪尿、猪粪。母亲是最疼我的，每次家里有煮白切鸡时，母亲总是先把鸡腿切下来拿给我解馋。我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我总是棠阁墟镇上第一个穿着新年的衣裳，拿着鸡腿满街里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每次家里卖了那几头猪之后，大哥就负责数钱，我就会老实地蹲在饭桌旁边，母亲就会让大哥给我五分钱去小卖部买糖吃。

母亲一生勤劳坚忍，待人和善。在农村的时候，她是供销社的搬运工。从我可以记事开始，就总是看到母亲和其他阿姨们一起拉着大板车，从棠阁墟镇上走路两小时，才到 10 公里以外父亲工作的西枝江边的供销社仓库。她们拉着装满粮食的麻包袋，重达几百公斤，从大河边一路走着两小时的山路，才运回到棠阁墟镇山坡上的粮仓。每逢夏天，母亲就会腌制一瓶瓶青柠檬。每当她运送完粮食回到家里，母亲就会冲一大口盅柠檬水来解暑。她有时也会带着我坐着大板车一起去河边仓库找父亲，然后跟着她们走路两小时回墟镇。因为那个时候父亲一个人守着供销社的河边仓库，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回家和我们团聚。每次看到母亲挥汗如雨地拉着沉重的大板车，看着她一边和推车的阿姨们齐声高喊：“一、二、走！一、二、走！”一边艰难地前行，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总会隐隐作痛，我多么渴望母亲不用这么辛苦出苦力劳动啊！所以当我可以去小学念书的时候，母亲就苦口婆心地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像她那样只能靠出苦力养家糊口。我从小就立志一定要好好读书，等自己长大成人以后努力赚钱，给父母养老提供坚实的后盾。后来我弃教从商办厂，我履行了赡养父母颐养天年的使命。

母亲总是热情帮助那些从县城下乡到棠阁的知青们，她们都喜欢母亲的为人，所以经常来我们家聊天。当我们搬回到县城的时候，这些知青们还会很感恩地来到我们家看望母亲。每当母亲看到那些穷苦的孩子被人欺负时，她总会心生恻隐地去安慰他们。曾经有个小偷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棠阁墟镇上，偷谁家的东西，我都不会偷红婶家的东西！因为红婶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母亲名字叫林杏红，所以农村人喜欢称呼母亲为红婶。回到县城之后，邻里们还是喜欢称呼母亲为红婶，大家都说有好事要记得请红婶来帮忙。

母亲对自己的子孙和外孙一样充满关爱。除了我们七兄妹的孩子们以外，母亲娘家还有 12 个外甥孙。每年春节来临之前，母亲都要让我帮她换新钱，包很多个新年利是封。我出国之后，这个任务就是二哥和三哥帮她完成了。每年年初二这 12 个外甥孙就会齐齐亮相，给母亲拜年。而我们通常是大年初一给母亲拜年的。母亲在人情世故

方面，非常懂得体谅别人和宽慰别人，因此亲朋邻里们都喜欢跟母亲亲近。每当她们来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回礼总是很大方。

母亲说话一直都是温和暖心的，母亲不喜欢说人是非。遇到别人跟她诉苦水说是非的时候，母亲总会安慰别人要放宽心，要忍气，以和为贵。虽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母亲却知道教我们做人要学会坚强，要知足常乐。她以前常说：“我们现在多么幸运啊！以前啊，家里过冬的棉被，盖到脖子来脚又冷，裹住了脚来上身又冷。现在什么都不缺了，要知足啊！”

母亲一直都很坚忍，她不轻易掉眼泪。虽然我长了大半辈子了，我只看见过母亲哭泣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1988年3月中师毕业前，我在家乡平山中学实习的时候，春寒料峭的一个晚上，母亲把大半铁桶热气腾腾的开水提起来，准备拿进冲凉房时，没想到铁桶的挽手却脱钩了，热水竟然烫伤了母亲的右腿，当时大大的气泡浮出来，看到后我心里难受极了！母亲的腿伤还没有好的情况下，大姐挺着大肚子回来家里看望我们，大嫂却跟母亲大声吵闹说要分家。当时大哥没有作声，母亲呆呆地坐在厅里，看着满屋子的儿女，忽然情绪失控起来，母亲“呜”地一声哭泣，接着已经是声嘶肺裂地痛哭流涕。我慌了神，赶忙跑上前去抱住母亲，一起失声痛哭起来，一边轻轻地抚摸母亲的后背，大姐也痛哭起来。可是大嫂却一点悔意都没有。当时我是多么恨大嫂啊！她怎么可以在母亲肉体受到伤害还未康复的情况下，毫不收敛一下势必必要分家的情绪啊！那是等于在母亲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盐啊！大嫂从此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就这样大打折扣了！尽管她曾经多么地疼爱我，照顾我，这一幕永远是我心中的阴影！

后来分家之后，我随母亲去拜访大姨。母亲向大姨坦言，自己从来不轻易掉眼泪的，那天不知怎么的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大姨安慰母亲说都过来了，不要去想它了。我看着她们两姐妹亲密无间地聊着笑着，我好羡慕，又好庆幸有这样好的母亲和大姨啊！现在我和姐姐们也是像母亲和大姨那样彼此关爱和互相鼓励的。

三年前父亲去世之后，父母原来住的那套房子就出租给别人了。哥哥姐姐们商量后决定，让母亲跟着二哥二嫂一起吃住比较好，因为三哥三嫂那边没有电梯。母亲一个人住在一楼，二哥他们住在二楼。母亲搬过去之前，一楼全面装修了一下。白天母亲会和邻居阿婆一起，扶着雨伞出去散步和吃早餐，午餐和晚餐就是二嫂负责安排。晚饭过后，母亲总是一个人坐在厅里看电视，每个周末晚上我就会和母亲打电话聊天。母亲的耳朵有时听得很清楚，有时又听不清楚。有时我会跟母亲视频，每当我结束

通话的时候就对母亲说：“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我很快会回来看您的！”母亲总是会暖心地说：“好好好！你们都要顺顺的，都要保重好身体！”

今晚我和先生跟孩子们说，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长大有外婆的一半功劳，尤其是小儿子。他们是母亲最疼爱的外孙，他们应该好好关怀外婆。明天也许母亲就会开心起来了，明天哥哥姐姐们都会陪伴母亲吃团圆饭了，唯独我不在她老人家的身边。母亲还会想我吗？

今晚我唱了陈百强的《念亲恩》，母亲，您听到了吗？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  
明月朗相对念母亲。  
父母亲爱心，  
柔善像碧月，  
怀念怎不悲莫禁？  
长夜空虚枕冷夜半泣，  
遥路远碧海示我心。  
父母亲爱心，  
柔善像碧月，  
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亲恩应该报，  
应该惜取孝道，  
惟独我离别，  
无法慰亲旁，  
轻弹曲韵梦中送……

作于悉尼，2020年7月10日

## 母亲的信仰

莲动渔舟

母亲信佛。这大概传承于她的家庭，她的外婆信佛，我的外婆也信佛。虽然我的母亲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她不信耶稣基督就信佛。

但真正听见母亲念佛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父亲平反后。

母亲坚信是菩萨救了我们一家，救了我们整个家族，救了全国那么多被冤屈的人。她说我们这样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样的人家，居然能够有今天，这是菩萨保佑的结果，阿弥陀佛。她说，她终于可以大声念佛了。

从此，我家的某一个角落，就有了菩萨的座像，和外婆当年一样，母亲最初供的也是济公菩萨。她说济公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是活佛，阿弥陀佛。

到了八十年代，济公活佛的座像边有了另一尊佛像，观世音，母亲的信仰又上了一个台阶，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像。

母亲不诵经只念佛号，阿弥陀佛是她在佛龕前最虔诚的心声，一声佛号一声心，她从不上寺院去庙宇求神拜佛，她是把佛请进心里的人，这也是家庭的传承，我们家的上辈信佛人，都在家念佛。

看母亲每天的拜佛过程，这次是最全的一次。

我从一月份回国至今因为疫情，一直滞留在国内。和母亲同处一室的时间就多了。

母亲每天拜佛的时间基本在上午 9:30，这个时间段是她起床后做完一系列事后的一个空档，她用来拜佛。

她先是对佛像做一番自我检讨，把自己每天的不足之处数落一遍，求菩萨原谅，以后改进。然后再把家里任何一个成员的名字报上，求菩萨保佑，求全家平安。然后就是念佛号。这个时间大概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

这有点类似于自我忏悔和祈祷的做法，如此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自我救赎，使母亲的性格和脾气起了很大的变化。年轻时的她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

母亲的名字里带剑带霜很是刀光剑影，也不知外公当年是出于什么考虑给自己的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儿起了一个这么寒气逼人的名字。母亲人如其名，是那种外在斯文内在刚烈的个性。

都说信仰能对心灵洗涤和净化。母亲便是这样。信仰，成了她生命里的一部分，晚年后，更是往慈祥里走，如今九十岁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过去烈火金刚似的脾气已经不复见了。

人是会变的，真的不能拿一成不变来形容人这种高级动物的秉性。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会改变的，是会变的，这是我对这个世界最长足的感受，这从我的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身边其他人身上都能看到的。

只是有的人变得越来越有人性美，而有的却变的越来越不人性。

我的母亲信佛，而我的父亲却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从不干涉和阻止母亲的信仰。我的家庭是个民主而信仰自由的地方。但我却是个没信仰的人，不借助任何皈依的手段，我只信我之存在，需正直善良，一心向阳。细细想来，这其实也是一种信仰，只是没有表象而已。

这也是因家庭的熏陶而为之的信仰吧！

自从父亲去世后，过去依赖性极强的母亲也越来越自立自強了，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到如今九十了，她仍旧可以生活自理，思路敏捷，还经常自己出门去菜市场公园遛弯。

我们知道母亲的个性，从不强迫她改变这些自由，她拜完佛后面的时间就是自由支配时段。

我们都听她调配。她说你今天来了，那明天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吧？

好。载车外出她最喜欢。

我听她一边双手合十一边在和菩萨念叨：菩萨请原谅，对不起啊，女儿回来了，我这几天比较忙，念佛时间短，以后一定补上。

我不禁笑出声来说：菩萨知道你的心最好，会原谅你的。

她说，我身体好能够这样脚健手健都是菩萨保佑的，你们能够平安顺利也是菩萨保佑的。

我说是啊是啊，那就把念佛机开着吧。

一声佛号一声心，愿母亲长命百岁，这是我的心愿。

2020/07/08

## 凤凰的故事

莲动渔舟

一只小凤凰，不幸掉到了鸡国，大概是因为凤爸凤妈太疏忽了。大家看到这里觉得小凤凰太不幸了，怎么就掉到了鸡国里了呢？

但小凤凰还小，不知道鸡国和凤凰国的巨大差别。

这让人想起韩国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的电视剧，的确，小凤凰自从来到鸡国就被另眼看待了。

首先是长相。

因为凤凰属于珍稀物种，绝大部分鸡没见过甚至连听说也很少。只有少数德高望重的鸡前辈知道这世上有一个高贵的凤凰国。但具体的凤凰长什么样，也是依稀得很，它们的脑中觉得孔雀是最高贵漂亮的了，很多鸡就模仿孔雀的样子，走孔雀步着孔雀服。当真正的凤凰出现在鸡国，鸡们是没有概念的。

这种比孔雀还要漂亮的鸡来自哪里？

小凤凰是掉在了一个大鸡窝里，和刚出生的小鸡们正好挤一起。

鸡妈妈也搞不懂这个漂亮的小鸡，是自己哪个孩子，因为一窝小鸡很多。

反正是自己的孩子，鸡妈妈就一起带。

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啊，对于鸡国的生活方式凤凰是很不习惯的。首先是吃那些从土堆里用爪子刨出来的恶心的小虫小蚯蚓什么的，小凤凰不会刨也不会吃，它吃树上的露珠吃青草的嫩尖，还会飞上树枝东张西望。

它极爱惜自己羽毛，不像鸡一样在土堆里洗澡。它是不让脏东西沾上自己的羽毛的。

于是小凤凰就变成了一只另类的鸡，大家都不待见它。

它很孤独。

它发现自己和这些叫做鸡的物种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我的羽毛闪闪发光是五彩的？为什么我的顶冠带着高贵的金色？连脚爪都要比它们纤细修长？我是谁？

小凤凰期盼能有个和自己长一样的同类来和自己作伴，但是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遇到。

那些鸡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嫉妒它。为什么呢？除了生活习性根本不同，还有出众的外表和礼仪风格。

即使在最高贵的鸡派对上，凤凰的高贵和典雅气质，鸡们再装也是装不来的。这让它们心里很不舒服。

一些处处模仿这个被排斥的另类行为的鸡们很沮丧。

为什么这么一个不待见的另类，它的做派会如此高贵丰富和完善呢？

为什么这个另类的举止行为会那么吸引人呢？难道不是一个鸡肚子里出来的吗？鸡们总是背后议论。

但凤凰没有这种小家子做派，这是基因决定的本身素质。

当然鸡里也有佼佼者，那些和小凤凰一起长大受其影响的鸡就很有些凤凰派头，但由于基因的原因，它们也只能是鸡而已，小凤凰在长大的过程中，虽然和它们也是做了朋友和家人，但因为基因的缘故，凤凰永远有别于鸡，再怎么样落地的凤凰不如鸡，那也是凤凰，而不是鸡。落地的凤凰不如鸡那是鸡国人的看法。

小凤凰开始不知疲倦地学习，它对自己的长相产生了怀疑，它要从历史的长河里找到自己的出身。

学习是件快乐并痛苦着的事情，书本很厚读书不易，但凤凰很执着，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是确定的。所以它学得非常勤勉。

后来它成了鸡国的一个渊博的博士，更和鸡们合不上拍子了。但这个时候，凤凰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出身和身份。

它终于知道让它一直纠结的一个问题：这些鸡们为什么要嫉妒要诋毁要为难它？原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原因：因为你是凤凰。

凤凰博士懂得了这个孜孜不倦研究明白了的道理后，它就不再纠结和郁闷了，因为它在多年的研究中知道：出身很重要，基因决定了你是谁。

如今，凤凰博士又在研究另一个课题，它要知道自己是如何掉到鸡窝里和鸡为伍的，它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凤凰群。

它想从未谋面过的家人了。

那么，到哪里去找故乡的路？因为研究表明，有梧桐树的地方，就是凤凰国.....

## 试给和尚挑小刺

黄冠英

微信群上看到一篇转发的诗话，文章作者署名“王和尚”，又称“六一和尚”。两个和尚似均耳熟，却想不起是哪朝代的。猜想应同为一人，姑且简称“和尚”吧。此文谈论“律诗如何把握气脉章法”，话题值得关注。文中援引不少古人的话，亦可受启迪、指导。如盛名的杜甫、姜夔、欧阳修，还有元之韦居安、明之谢榛以至不明作者是谁的《环溪诗话》，等等。

和尚大引良言之余，自己也说，“律诗讲究意脉贯穿”，“咏物诗之要点在于要摹其形，摄其神”，这很正确。所谓“起承转合”的律诗四字经，说的正是意脉贯穿，而咏物，摹其形方知写的是啥东西，再引出其神态，更能“源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立论是不错的，然而以千古流传的名诗——《林逋·梅花》为例，剖析后却得出此诗“有句无篇”的结论，难免令人惊诧了！

和尚逐联剖析全诗，其要点大体如下：

一、首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不似写梅”，理由之一是时令不对，他责备梅花开放之时不会是“众芳摇落”。理由之二是赞同清人纪昀所指，“占尽风情”也不似写梅之句。据说关键还在于“占尽”不对，因为“梅花如君子，如隐士，孤芳自赏，何来‘占尽风情’之庸俗自得之态？”

二、说全诗只有第二联突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化用“南朝江为的“残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点铁成金”，“却并非从林逋眼底心中流出”，“虽句美然整篇却不够协调，也不够混融一致”。

三、第三联“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上下句都是写梅花之“白”，故有合掌之嫌。就因梅之白，使霜禽“嫉妒而侧目”，粉蝶“羞惭至死”。

四、尾联“直白无味。纪昀指为“滑调”，他所见相同。

经过如上细析之后，和尚的总体看法是：“有句无篇”，而且这个“有句”也是“抄袭”或“化用”南朝江为的“残诗”。原创之权不属林逋。

古人的良言金句与自己的立意还是不错的，然而这样的具体诠释与整体论断，却使人不敢恭维。容我胡诌，试挑点刺儿。

林逋此诗，在《千家诗》里题为《梅花》，和尚文题改为《山园小梅》，不知有无依据？圈定在“山园“，梅树也”小“，略有差别，但主题咏梅还是一致的。我们姑且按照和尚圈定的地点试加赏析。

说是“山园”，可能就在诗人自家庭院，也可能是野外别人围起的园圃。于是首联所写的，应是诗人远眺，或临园一望的感受：满眼寒梅，万花业已凋零。“摇落”二字，可作二解：或正行时的纷坠，或过去时的凋零。若从语境判断，联中已表明了“独”与“尽”，可知作者是把“摇落”当作过去时使用的。他的意思是满园群华业已全落，“独”有梅花占“尽”园内风情（梅树太“小”就无法“占尽”，故疑题目错改）。和尚之所以会责问“梅花开放之时何止是众芳摇落？”，那是由于取意“摇落”的正行时，所以不符诗语。再说“风情”。风情是风度、神情，丰采、气度。众芳皆谢，独梅怒放，说“占尽风情”何错之有？纪昀之言并非句句是真理。况且孤傲的君子、隐士，也仍然褒有自己的风情。而诗中的“风情”，还是诗人的观感，即眼见心想的情状，并非梅花自许。

接下来的两付对仗，是诗人进了园子，先注视梅树下的清溪浅流，水上水下都有枝干横斜的疏影，透过这疏影，还有光线柔弱的西天月形。对照江为的“残诗”（？），两句14个字之中，只有2字不同，故被说成“化用”。但不管如何，我以为这“疏”与“暗”二字，恰恰是林逋的独特感受，用在这里十分精当。当然，诗句如此近似，无须排除林逋与江为“共鸣”或“共震”的可能，但林逋的感受与用字，大大扩张了诗句的蕴含与意境。艺术的规律之一，是作品中总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江为的“竹”与“桂”，明指两种植物，可视为“个别”。林逋换为“疏”与“暗”，便从“个别”推向“一般”，自然也可泛指其他长在水边，不甚茂密，又能逸香的花木，如和尚所云：“宋朝陈辅就认为，此联说是刻画野蔷薇也无不可，蔡正孙甚至以为，此联即便写桃杏也说得通”等等。但只要留意下一联的延伸与细写，即可知又从“一般”返回“个别”，因而成特写镜头，重点更加突出。所以，两联一结合，专指梅花便无疑义了。只是诗人用笔隐晦，含蓄暗指，任人咀嚼。顺便说一下，此联既为对仗，“月黄昏”与“水清浅”便应词性相同。正如“清浅”之于“水”一样，“黄昏”也是对“月”的修饰。因此这里的“黄昏”并非通常所说的时节，而是显示色谱与气氛的渲染。昏为暝暗，时在黄昏之后，掌灯之前，天还不算太黑，月光因而微弱，柔和、暗淡。以这样的背景衬托梅的柔婉，更加传情、美妙。

第三联“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被和尚全然否定了。他认为“此联着重写梅花之白，上句用霜禽偷眼，是说霜禽也被梅花之白所吸引，甚至嫉妒而侧目。下句的粉蝶，也为梅花之白而”羞惭至死”。“如此写梅花之白，实属粗陋”。他说：“明人王世贞对此联颇不以为然，认为简直是‘五尺童’之对句，清朝学者纪昀更直言此联‘浅近’。”可能是受此影响之故。和尚认为这付对仗有“合掌”之嫌，正因误解两句都是写梅花之“白”，其实距离文本真意很远。首先，句中何曾有对“白”色的明表或暗示？说是红梅、黄（腊）梅未尝不可。其次，霜禽是寒天里的

鸟雀，造访冬天竞艳的梅花，在树间跳跃吸蕊是自然的事。梅花不一定是白色的，鸟儿也不单是“被梅花之白所吸引”，更不存在对白花因“嫉妒而侧目”，而粉蝶只活在春夏，无缘冬梅，否则置身于芬芳四溢的娇艳花国，岂不喜到断魂？“断魂”是爱到极致，说成粉蝶因梅花之白“羞惭至死”，显然曲解了。细味可知，此联承上而下，前句写实，后句幻虚，借鸟与蝶，从侧面突出当季鲜花之俏丽与芳香，所以肯定非梅不可的。“偷”字用得很妙，捕捉到了歪头斜视的小鸟神态。如果将“五尺童”理解为童眼童心的自然、天真、清纯与善良，倒是歪打正着了。鸟儿因何“偷眼”？或许它在关照、招呼同伴，或许是梅花的多而盛，使它一时不知该亲哪一朵。记得我“五尺童”时期也曾结伴捕鸟。我们悄悄地躲在树下搜寻、观察。鸟儿则在枝间欢跃、鸣啾，偶也转头“偷”看树下，可爱之至。便是现在，我窗前那棵积放花的红扶桑，有种名为“嘈杂的圪工”的灰色小鸟，也常结伴光临，搔首弄姿，时亦“偷眼”，诱得我不禁忙抓相机偷拍。我觉得此联形象生动，丰富出彩，对子也很规矩、工整，对前一联起了极大的补充作用，且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联说了“不须檀板共金尊”，其实牵连音乐与美酒是特意的。让天下的美好事物集聚生辉，与卢梅坡的“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内在的“起承转合“脉络清楚，不无贯穿而“浑圆一致”。因此将大众喜欢的名诗贬为“有句无篇”，是否有点过分呢？不过纪昀说结联“滑调”还是有道理的，结联有点过于质实，尤其用了“幸有“二字果真扫兴。如因强求尾韵非押“樽”字不可，那么女夷花姑在寒冬推出如此绝色的梅花，也是厚爱无限了，那就敬她美酒一樽，以表谢忱吧！可惜丽句清词，或更开阔的境界，已请不到梅妻鹤子的和靖先生亲为了！

(2020. 8.30)

### 附微信群里文：

#### 北宋诗人林逋也抄袭？王和尚论诗：律诗如何把握气脉章法

关注王和尚，读诗法要点

细说律诗气脉，从批驳林逋名篇开始

文/六不和尚

姜白石曾论诗曰：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和韵度。

今日谈诗，王和尚只论一个“脉”字。何为脉？脉络是也，律诗讲究意脉贯穿，章法浑圆，在整饬森严之外有脉络贯穿，使之浑然一体，上下匀停。一线贯穿，即章法之要义。

写景谓之渲染，亦为诗旨伏脉；转笔谓之脱卸，然亦要求承脉而行，文意不断；结句谓之绾合，或收束全文，或荡开一笔，然亦要文脉汇聚，蓄势而成。

兹以北宋林逋《山园小梅》一诗为例。

林逋，北宋早期诗人，耿介孤僻，孤高自许，不慕名利，终生不仕不娶，惟喜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其人如此，故深爱梅花，其有写梅名句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该联将梅花写得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活画出梅花之气韵风骨，历来为诗评家激赏。比如姜夔曾有两阙自度曲咏梅花，其词牌即出自此句，曰《暗香》、《疏影》。

然而此联真的极好么？放置整篇来看真的浑融一体么？其中却大有推敲之处，今日，王和尚将细论此联。

### 一、林逋名句是抄袭？化用有何技巧？

首先要说清楚，此联对仗工整，刻画细腻，确属不可多得之佳句。欧阳修曾称道此联“前人所无”，宋朝许顛盛赞此联“奇丽”，元朝韦居安称此联为“绝唱”。确乎如此，写梅花疏影横斜以水陪衬，写暗香幽微以月衬之，将梅花之气质烘托得形象生动，很有代入感和画面感，令人一见难忘。

但是，要知道，这句诗却非林逋原创。五代南唐江为曾有残句曰“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该句前句写竹，后句写桂，其写竹影桂香也很传神细腻。而林逋拈来，寥改二字，将二物合为一物，专注写梅，显得更为紧凑和统一。虽有蹈袭之病，却也有“点铁成金”之效，委实不易。

在此要说明，化用古人成句，系写诗之修辞手法之一，并不足为怪，关键在于如何用得巧妙无痕妥帖。比如杜甫曾有名句曰“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其中“春水句”即来源前人。比如沈佺期曾有句“人疑天上坐”，再往前南北朝诗人惠标曾有诗曰“舟如空里泛”，可知杜甫此句系将此二句合二为一，脱化为名句。

但是，像林逋如此“大胆化用”寥寥改几字化为己有者，却并不多见。而关于此联的疑义也从此而来。

### 二、林逋名句写梅合适么？咏物诗有何技巧？

林逋《山园小梅》诗乃是咏物诗。咏物诗之要点在于要摹其形，摄其神，既要细致刻画出所咏之物的外形面貌，也要深究其神髓，写出所咏之物的精神气质乃至内涵，与诗人的性格、思考和感悟相关照。一言以蔽之，写咏物诗，首先要写得“像”，然后再谈其神。

再来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疏影”与“暗香”却并非梅花所独有，看江为之句，“疏影”也可以指“竹影”，“暗香”也可以指“桂



香”。非梅花所独有之形态，就脱离了咏物诗的要义。比如，宋朝陈辅就认为，此联说是刻画野蔷薇也无不可，蔡正孙甚至以为，此联即便写桃杏也说得通。由此可见，此联美则美矣，在刻画上尚输一筹。

这就是化用常犯之病。林逋得此联太过轻易，寥改几字，虽与梅花甚为贴合，却并非从林逋眼底心中流出，自然显得不够“惟一”，其美感也就打了折扣。化用诗句，特别是改动不大时，最易不够妥帖细腻，虽句美然整篇却不够协调，也不够浑融一致。

### 三、何为有句无篇？林逋全诗质量如何？

律诗在辞藻句法之外，更讲究章法和脉络，稍有不慎就容易“有句无篇”，从而局部突出，而整体普通。大凡读林逋《山园小梅》者，无不会被此联吸引，但是联系全文去看，却会发现许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者在此诗后二联。如前所述，“疏影”一联，将梅花写得神清骨秀，幽独超逸，但看此联确实绝妙无匹。但是看第三联“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此联着重写梅花之白，上句用霜禽偷眼，写霜禽也被梅花之白所吸引，甚至嫉妒而侧目，下句写粉蝶也会在白梅花面前羞惭至死。

细看此联，无非用了反衬手法极写梅花之白，但是其手法却单一，甚至有合掌之嫌，如此写梅花之白，实属粗陋。因此，明人王世贞对此联颇不以为然，认为简直是“五尺童”之对句，清朝学者纪昀更直言此联“浅近”。

要知道，写作律诗时，第三联甚为要紧，此联一般担负着“转句”的功能，既要承接上文，又要引起下文，故而古来诗人对第三联多极为重视，倾尽思力。古人有论曰：律诗转结尤难，即是此意。而最应该在第三联发力之处，林逋此诗却似力泄，其手法与技巧远远不如第二联之名句。此原因无他，第二联非他原创之故耳。

再来看其结句，“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前三联将梅花之形态风情已写足，此联转入作者感慨。他说：幸好对此梅花可以吟诗取乐，而不需要名贵的酒杯与动人的乐曲。律诗尾联要余韵不绝，言有尽而意无穷，故而《四溟诗话》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按此要求，此联确实直白无味，且用词亦显稚嫩，难怪纪昀说此联“滑调”。

再回到首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前句写众芳摇落之时，梅花傲然绽放，此句重点刻画梅花之孤高，“凌寒独自开”。但是细推敲会发现，梅花开放之时何止是众芳摇落？简直是众芳完全凋敝，因为梅花多是在冬末春初开放，此时远非“众芳摇落”之时。

要知道“摇落”多写秋景，比如，宋玉有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也有句“秋天正摇落”，“穷秋正摇落”，如此来看“众芳摇落

独暄妍”，不似写梅，似无异议。纪昀更指出“占尽风情”也不似写梅之句。其关键在于“占尽”，试想梅花如君子，如隐士，孤芳自赏，何来“占尽风情”之庸俗自得之态？

总结一句，此诗除第二联迥出高妙之外，其他三联均属平常之语，并不见多少奇佳，反而由于第二联之绝妙，更反衬其他三联写得普通甚至多有不确切之处。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属于典型的“有句无篇”，而最绝妙之句，偏偏非林逋所独创，想来林逋之诗才可知矣。

有兴趣者可参看林逋之《山园小梅·其二》之作，会发现，其二全诗之水准和“其一”之一三四联水准一致，这应该是林逋的真实水平吧。

需要指出的是，林逋在北宋之所以名气甚大，关键点不在于其诗作，而在于其特立独行的处世精神和超逸恬淡的人生态度，其诗才在北宋序列中并不突出，真正开北宋诗风的乃是苏黄，欧阳修、梅尧臣、石曼卿尚不能开北宋诗风，何况区区林逋？

再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指出此诗格局趣味，有些纤弱柔软，甚至可看“西昆体”的另一种表现，此可资一说，恕不展开。

#### 四、写诗如何气脉顺畅，做到浑圆一致？

分析完此诗，再回头说“气脉”，律诗之气脉要一线贯穿，同时保证整篇浑融紧凑，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如此全诗才会有次第，有递进，有转折，有回旋之美。文脉清晰，自然章法条理井然有序，开合提顿之外，也能摇曳生姿，交驰而不失次序。

古人曾有论作诗之法曰：写诗要先立大意，酝酿既定，然后下笔，自然文脉贯通，意无断续，整体也就灿然一体，浑融一致了。《环溪诗话》也曾指出，诗须有血脉，无血脉则不通。

但是《沧浪诗话》曾指出，写诗之脉要“忌露”，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也指出，“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至于写诗之气脉如何做到如草蛇灰线，隐而不露，含而不直，则请看下回王和尚细细分说。

## 猫趣

林立

1986年，我的丈夫去参加开发长江的建设工作。这样，我们夫妻暂时要分开一段时间。白天的工作我排得很紧，晚上为了按时交付科技部门的翻译任务，我也经常加班到深夜。毕竟我的丈夫和孩子不在身边，当我下班回家，或在有空余闲散的时间时，面对偌大的空房，不免有些孤独、寂寞之感。这时有一位住在我后楼的邻居，他家的一只老猫不久前生下一窝小猫仔，这样我就从他家抱了一对已经断奶可以喂杂食的咪咪(雌性)和花花(雄性)回来。从那天起，我家有了与我朝夕相处、活泼伶俐、顽皮好动的小猫仔了。它们来我家的第一天，就在我的后房抓到了让我夜不能安眠的一只大老鼠，其“英雄”行为使我对它们更加钟爱。这一对猫的腹部毛色均为白色，身体的其他部分为黑、白两色相间的条纹，形如虎皮。小公猫花花的颈脖是白白亮亮的一圈，鼻子尖是肉红色；小母猫咪咪的颈脖是黑黑亮亮的一圈，它的鼻子尖可是黑色的。它们的体态都很修长，毛色锃亮，煞是可爱。

每天我下班回家打开房门时，它们已经坐在门口等我。待我进到房内，前面的咪咪引路，后面的花花紧紧跟随，与我倍加亲热。当我抱起它们、轻轻地抚摸它们时，它们的两眼微闭，尾巴轻轻地、温和地摇摆，充分地享受着主人对它们的怜爱。有趣的是，当我伏案工作时，咪咪总在我的写字台上斜躺着，眯起了眼睛似睡非睡地看着我的书稿，而花花却卧在我的脚背上，一动不动地、老实地闭起眼睛睡大觉。这时屋子里静静地，只有我的翻书声和刷刷的写字声。不过这样的安静只能坚持半个小时，不一会花花跳到桌面上找它的同胞猫妹亲热来了。它们互相舐抚一番，然后就在我的书桌上走来走去。每到这时，我也乐意从书稿上抬起头来休息一下，缓和自己紧张的情绪，观看它们兄妹嬉笑玩耍的表演。它们表演的节目可算精彩，是正宗的“藏猫”游戏。游戏开始时，花花往往总是躲在暗处，看到咪咪就象看到了“猎物”一样，它的胡须会向两边竖起，前两脚伏地，后两腿瞪起，屁股撅得老高，肚皮尽量贴近地面，尾巴拍打着地，在“猎物”咪咪不注意时，它就突然跃起，扑向其胞妹发起攻击。于是，它们咬在一起、绞在一起，从这头滚到那头，又从那头滚到这头，直到它们玩够了、筋疲力尽时，它们又是一番相互的抚爱和舐犊。它们的牙虽然很利，但是每次的打闹绝对不会咬伤对方。是啊，它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嘛！花花虽然是“男子汉”，它具有雄性动物的憨厚和好动的秉性，但其勇敢和责任心远不及其妹咪咪。比如说吧，一位陌生人到我家，咪咪会主动出击，向来人发出“呜呜”声的猫威，威胁对方离开主人的卧室，而花花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早就逃之夭夭，不知躲

到哪个角落里了。再比如说吧，花花进了一个房间，可这房门自动地关上了，它出不来，这时的它就会叫它妹来开门。

在门外的妹妹——咪咪很尽职，它会象拼命三郎那样用它自己的头去顶门，它要把门顶开救出它的兄长才算了；假如它的努力仍然推开不了门，那么它就要等我回家后，让我把这扇关着它兄长的门打开，放出它的兄长。瞧，多有责任心！看到它们强壮地成长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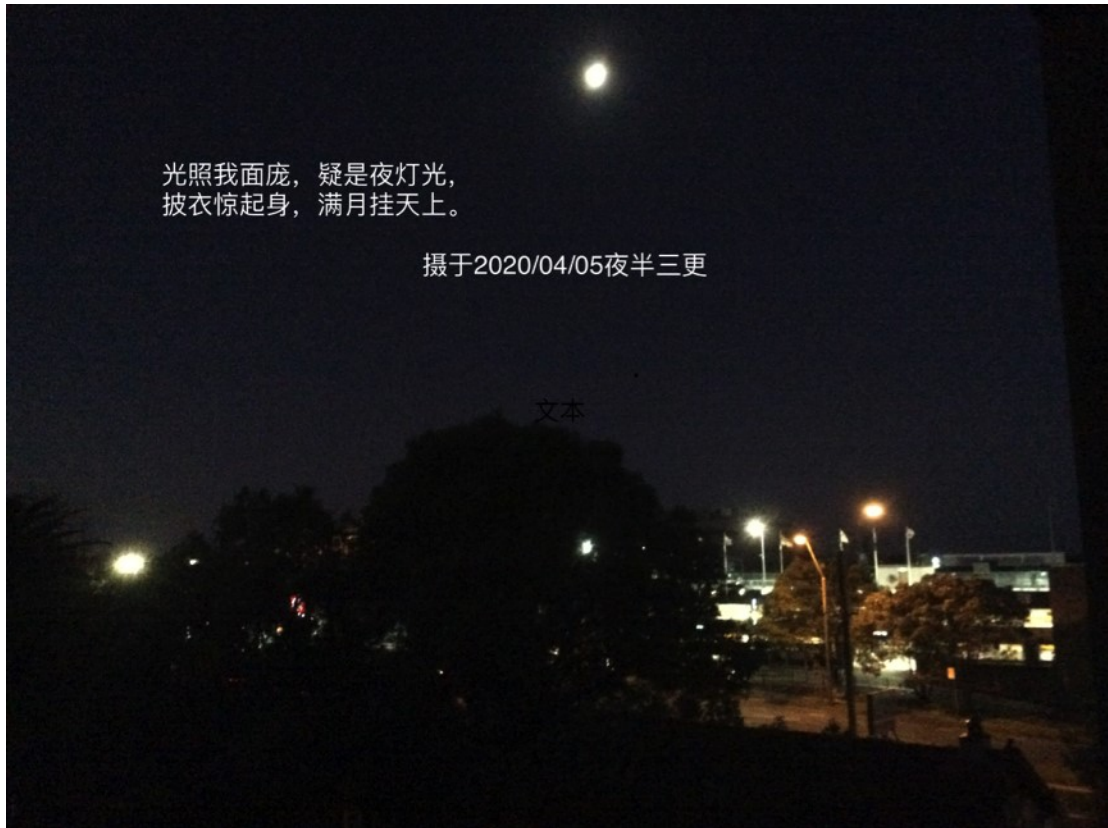
一天，我突然发现咪咪的食欲大增，吃得多而且吃得有味道。再过那么一星期，它行动缓慢不爱动，睡觉的时间增多，睡觉的姿态也由弯弓而伸直。再过两周，咪咪的肚子大了起来，它竟然怀孕了，它的丈夫竟然是同胞兄长。

又过那么几个星期的一天，我开完会回家，只见咪咪浑身湿乎乎地来迎我，花花前后地来回窜，它们“喵喵”地直叫唤，好象在告诉我它们已经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似的。它们把我带到壁柜前，我把柜门打开才明白了它们的兴奋缘由，原来是它们的3个小宝宝来到人世了！哟，三个小猫仔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小脑袋向上昂起，小耳朵竖着，小嘴拱来拱去地想找奶吃。我看到已为猫母的咪咪立即跳进柜里为小宝宝喂奶，已为猫父的花花也尽其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用舌头舐干它妻子和它亲骨肉的湿毛，这是多么恩爱的一对夫妻！这是多么慈祥的父母呀！从这天起，花花和咪咪再加上它们的三个猫仔，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和美的、温暖的大家庭。咪咪是一个母爱很强的雌猫，它护理儿女时非常精心，喂奶、梳洗、防护等做得井井有条，它不离开它的儿女，也绝不让生人靠近猫仔。除非在它不得已吃喝拉撒时，才让它的丈夫“上岗”代其照料儿女。即使花花很细心很耐心，咪咪还是不放心地对花花“嘟囔”着嘱咐这嘱咐那。因为精心的护养，小猫仔长得很强壮。待小猫仔已经很会跑很会跳时，咪咪才放心让花花带着它们的儿女耍野。在这时刻，咪咪会很满足地躺在一旁，看着丈夫和孩子们嘻耍，享受着妻子和母亲特有的幸福和快乐。

好景不常，我要出差。这个好端端的家就被拆得四分五裂：托这家养花花，托那家养咪咪和一个仔，另外两个仔送人。在我把它们送走时，我看到了花花恐慌的眼神和咪咪怨恨的眼光，它们似乎在埋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个月后我回到家，花花再也找不到了，有人看见它在野地里跑，它宁可流浪，也不愿意到新家过稳定受拘束的生活。咪咪因为拖着一个猫仔，行动不便而没有离开那家私奔。当我把咪咪带回家来，在它认出我是它的主人时，它就喵喵地直叫唤，其声如诉如泣，似乎在叙说它遭遇夫离子散的悲惨和痛苦！

以后我再也没有为咪咪找对象。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它因为发情而极度焦躁不安并发出粗大难听的声音让人不得安宁时，我只好打开门把它放出去。我见它走了两步，回过头来盯着看我，然后步履蹒跚地消失在黑夜之中——别了，花花！别了，咪

咪！你们曾为寂静生活的我带来了宽慰和欢乐，现在为了寻找自由和幸福，你们义无反顾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祝愿你们兄妹加夫妻再度相聚，祝愿有情“猫”终成眷属，祝愿你们一生平安！





## 操场

黄冠英

居住悉尼十多年，我经见证过两个操场的变迁，事不算太大，想想却有点意思。

2007年元旦，我与老伴正式移居悉尼。先起住在勃拉那（berala）二闺女家。隔条马路，就有个小操场。我是好动分子，自小养成早锻炼的习惯，见此便无比高兴，于是几乎天天亲近小操场，也跑遍周围的马路。



这是个还没足球场大的中等操场，横陈在两条马路之间。据说是拆掉两两相背的4座旧独立别墅（House）后，才连成一片的。此时已绿草茵茵，十分可爱。场中央两棵密叶如冠的大樟树。树下一座备有固定桌椅的小亭。不远处另一棵扁柏，姿态婀娜，颇似盆景，当结出花生米大小的绿果时，便招来一群群皇冠鹦鹉轮番光顾。于是白点如花，缀满绿树与绿地。小操场自然是居民们的消闲胜地。每当黄昏，常有一班缅甸籍的男女青年，在此玩其东南亚民族专有的藤球。他们像打排球，但一边只三人，而且动脚不动手，弯着腰，在网顶以脚争雄，伴以观众的高叫。这是一道别有意味的风景线。然而他们总固定在同一地点比赛，于是平顺的草地被踩出6个大洞，黄土裸露，惨如痢痢头。我曾几次劝其常换场地，但没用，可能是语言不通吧。徒叹无奈！

不久，操场忽然被可移动的铁栅栏围住了，原来是政府决定要“改造公园”。这是一次大手术，数月后操场果然变公园：操场中心的大樟与翠柏被砍掉了。这很可惜，然而“舍得舍得”，不“舍”焉有“得”？场中心已代之以几何图形的儿童游乐场，塑胶铺地，滑梯、秋千、转轮……项目甚多，而且忽然“长”出些满富热带风情的棕葵与花木。操场两头分别新添了露天的乒乓球桌、半个篮球场与一个羽毛球、藤球的两用场。水泥新铺环场步道，道旁已加设几座长靠背椅，还有饮水喉、烧烤亭、垃



圾桶。我们常聚于此的几位幡然老华人，几乎同声赞叹：这政府不错呀，纳税人的钱的确用到利民的刀刃上！

可惜不久我们就搬家到爱平（Epping）。爱平不平是山区。距离新家 300 多米却有个大了好几倍的操场，由上下两个相邻的草地组成。上面是足球场，下面是网球场与篮球场。但上下落差太大，约七八米，还没有大道通连，故有点隔离之感。不过我仍喜欢，这操场与周围的马路，自然也纳入瞎跑与出汗的范围。不料有一天，忽然发现操场又被铁栅栏全围起来了，还以塑料布严圈包住，外挂图像说明牌。英文我看不懂，图像马虎可猜，再见场内已进驻数部铲土、吊装之类大型器械。便知这里将进行开胸破脑、裁肌接骨的大手术了。听人说，整个改造工程须三四年才能完成。

不能再去玩有点遗憾，不过我毕竟年过古稀，少了从前的体力与灵敏度，跑步时偶尔还会绊脚，磕碰踉跄，便放弃跑步，改在家门口活动半小时，舞舞太极操，兼做些自创的“每日功课”。

不觉间大操场已经旧貌换新颜：原本两操场之间的大落差，被推成缓坡走道，上下可以连接成片了。下操场仍保留网球场。低凹的篮球场则被填埋，改成大面积的绿地小斜坡，甚宜遛狗，外环则铺成宽阔的步道，还配置若干长椅、饮水处；上操场改变更大，东头约占 2/3 面积，全铺碧绿油亮的人造草皮，并以显眼的黄白油漆划了线，是大小不同规格的两个足球场。最边处两条板球抛掷练习走廊，全以丝网严罩；西头 1/3 处则改为多功能公园，有秋千、攀绳、滑梯、转盘等项目繁多的儿童游乐场，有篮球场、滑板场以及烧烤亭屋、饮水处。新建的卫生间置于长长的坐台之后，内有供应不断的手纸。卫生间的顶部是设有小卖部的观礼台，显得气派新颖。上操场的周边同时新辟两条相套环绕的水泥步道：内圈小些，长约五六百米，大圈与下操场步道相接，包住了上下操场，就像一个 0 里面饱住一介 8 字可两个小 0。外圈全长大概不少于 1500 米，而上下操场的连接处，东边是斜坡走道，西面是扶手台阶。内外循环，任由选择。上下两个操场都竖起了多柱太阳能强光灯照，高高地举在空中。每逢周末，夜色亮如白昼。场上相互围追的运动健儿，奔跑在无影灯下。

不消说，如此大兴土木，耗资必然巨大！崭新操场给我最强的冲激是二个字——空旷！“空”，可容纳的人数多，男女老幼相处从容，皆大欢喜；“旷”，使心胸无限开阔，走走坐坐格外怡神。我年届耄耋了，新近偏喜安静。可女儿与老伴以为这不是好兆头。为了纠正我的懒散老态，大女儿特赠我一块充电式的电子手表，可以显示行走的步数，老伴于是逼我非出去走路不可。戴了这块表，“腕上有数”，我的兴趣果真被调动起来。当然与我的另一发现也有关，便是走路时候，犹可一边收听手机的音响。二女儿早已教会了我从手机的优酷上收享视听节目。我边走边听，于是听到了许子东讲《中国现代文学》、喜玛拉雅讲《哲学故事》、李中华讲《道德经》、易中

天讲《中华史》与《诸子之争》、蒋勋说庄道老，从唐宋诗词兼及东西美学原则……，至于经典的《红楼梦》讲的人更多，有北京的刘心武、台湾的白先勇、蒋勋，连已经过世的周汝昌还留有可亲的音容笑貌。他们都是专家，都有各自的独见。迥然不同的诠释，听来倍觉趣味。我想已无异于聆听名家教导，欣赏高手交锋了。于是，我甘愿每天走下近 8000 步的路，听足一个多小时的讲演。每逢周末，还有男女老少不同级别的足球比赛，可以居高临下，趴在外环的栅栏上俯身观赏……如此健体、养脑又怡神的小确幸，何乐而不为呢！

老伴是个无事忙，在家总是非与扫帚、拖把、洗衣机亲热不可，不过偶尔也会跟我出去走走。因动过手术，她肺叶不全，呼吸较难，无法陪我全程环绕，所以到了操场，便自找熟伴聊天，时亦跟组学太极。此间打拳的人有几堆，是些什么拳弄不清，光是太极拳的就有两组。老伴问我何不选组一起打？我说还是自由好，免受规则所限。我喜欢庄周所说的“逍遥游”，那是生命的放纵与任性，可以不惮突破条条框框，另寻个人之所适与所好。比如我的太极拳，是仿自福州高人郑心坦（世界冠军）的编创，照理应称“郑氏四十八式”。可我按自己的需求与可行性，作了些“修正”。比如登腿、伸腿的角度与力度，拍脚掌至的位置等等，够不上郑氏要求的当然得改。再如倒捲肱，郑的规范是连退 4 步，我则改为 6 步，因为这样，收势时才能回到起势的原位。不愿迷信版本，坚持自得已成习惯。这套“修正主义”的太极操（不敢称“拳”），已坚持 40 来年。每逢有人为了跟我学习而谬赞”有模有样“时，我均小心婉拒，劝告他这是自编的水货，跟别人的正规套路不相同，搬用是会笑死人的。

这大操场的西头，原有一座基督教青年会家庭（YMCA Family），其实是综合式健身房。它不太显眼，但现代化水平挺高。向操场的这面墙，全是整片的落地大玻璃，看得见里面排列有序，琳琅满目的健身器材，犹如面街的体育商店。除此练力强肌跑步房之外，室内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单双槓、木箱、木马、垫毯等等。有男女教练在场指导，可以让孩子们来学练技能技巧，也可以一家包场或邀约亲友同玩同练。不过项项都必须缴费，而且费用不菲。比之于外面的露天大操场，引人容人的程度要差得多。我于是联想，国内为应付世界运动会，建了许多豪华的楼堂馆所，曾经非常地给脸长志气，可是会后却如冷宫，不知何用。供人参观吧，门票贵得吓人。这如象牙之塔，真不如免费开放的大操场。其实，真正的大众化，更有助于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不过时代已有新俗语，叫”经济基础限制人的想像力“。我这草根之见，也许属于夏虫语冰，井蛙言海。

（2020.6.23）



本文作者黄冠英先生

## 悉尼家信—英雄老板

萧蔚

爸，您好！

从我哥发来您出门上街的照片看，北京的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了，好高兴！

悉尼的疫情逐渐升级，每天的新闻大部分的时间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告诉大家全澳洲的进展。很多家长和工作人员都呼吁澳洲的大城市应该开始实行禁足，停课，停工，在家隔离，但是直至今天，总理还是没有一句痛快话。这些天，悉尼还是采取“一片云彩一片雨”的做法—哪里发现有人感染，哪里才疏散和消毒。也是，澳洲的国情不同，老百姓散养成习，一下子禁足，的确有困难。上周五，总理发了一个“五百人以上最好不要聚会”的建议，过了一个周末，大家从感染人数字的攀升和医疗物资及日用品短缺等情况判断，悉尼已经到了“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很多学校和公司的老板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总理禁足闭户的指令，非常果断地通知学生和员工在家里上网课和办公。

今晚本应有一个音乐会，还有一个牛牛独奏表演的节目，所有的票子都已售罄，但是因为是在城里一个一两千人的音乐厅举行，也被取消了。这个音乐会本来应该是在悉尼歌剧院举行的，因为内部装修，改在市区的音乐厅，这已经让牛牛很扫兴了，今天又因为新冠病毒取消或延迟，他就更沮丧了。周五下午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没出来，进去喊他吃晚饭，发现他还哭了，鼻涕纸一堆。

牛牛是今早收到大学的紧急通知，暂定在家里上一周的网课，之后再听通知，我和邵还是照旧去上班。一切如常。

给您讲个小故事，听着玩。

前天，周六上班，我收到一个中年男人的电话，说是医生让他们一家四人到我们这里来化验新冠病毒。我问他是否有症状？他很诚实，说他们一家是从游轮上下来的，女儿已经有发烧和咳嗽的症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那天，全悉尼也不过不到两百例感染者，没想到我电话那边就大有人在。我接着询问他的其他情况，譬如有没有医生开的化验单、国民医疗卡或者外国人使用的医疗保险等等。他说家庭医生没有见他，只是电话问诊，之后电传给他一张化验单和我们的电话。我说需要询问一下我老板再定。他肯定而礼貌地说，医生告诉他省卫生局有规定，所有化验诊所都应该接待做新冠病毒的人。

省卫生局的脑袋一定让驴踢了。全悉尼有上千家化验诊所，大都遍布在最繁华的街市上，居民楼群中，交叉感染谁管？！我们诊所紧邻超市，还与住户一门之隔，共用通道，那边有人休周末。这是要真刀对真枪啦！我咋办呢？！并且，公司发下来的防护服根本就不完善达标。就是实验室用的那种薄薄的长袍，不是连身，也没有帽子

；防护镜还不如纸糊的，四处透风，眼睛完全暴露着。要裸奔吗？！我知道，澳洲工会有明文规定：没有有效的 PPE（防护装置和防护服），员工有权利拒绝工作。用上那句话的时候到了：你自己都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又如何能够去保护他人？如果我接他们一家人来，那么我一家人就全完蛋啦，我下了班不回家没有地方去呀！还没算完，我儿子的同学，同学的同学；他爹的同事，同事的同事，就都有可能被感染。这五颜六色浑身长了触角，凶狠不长眼的病毒球像是长了翅膀，到处飘飘逸逸，谁粘上就赖上谁没完！

我留下这位父亲的电话，告诉他很快就会回话。我先短信给老板海伦，说出我这边存在的问题：交叉感染和防护服不合格，问她咋办。通常海伦会在一分钟内回我，但是三分钟过去了，她没有回短信。我又接着打电话给她，也没有人接。咋办呢？！急中生智，我打给公司，还是说明我这边存在的问题，问如何解决。公司说这事儿不强求，如果你愿意接他们来就接，不愿意接的话可以让他们直接开车到公司，就呆在车里化验。一个电话，双赢，那位父亲听完我的解释没意见。

到了傍晚，我收到老板海伦的短信，说很抱歉，她一整天都在公司接待开车来化验的人，刚刚歇脚。听罢，我一下子快崩溃，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老板呀！同时我也觉得把那一家人支到她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她短信说我佩服你五体投地。人人都在躲病毒，而你却逆流而上，这不是英雄吗！很抱歉，相比之下，我就太渺小了。我嘱咐她一定要小心，必须穿合格的防护服，眼睛头发都要护好。她又回我，让我放心，说她有合格的防护服。还说：“你把病人送到公司是对的，你智慧地保护了很多人。而我，必须忠于职守，这时候得冲上去，这是我的职责。我愿意信守忠诚。”真的，海伦真的是这么写的。我知道澳洲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忠诚于自己的老板。海伦就是那种总是没日没夜地为大老板卖命的小老板。海伦是希腊第二代澳洲人，以前我对希腊人的印象就是抠门，她也是，现在真的是刮目相看了！她的几个字消除我的愧疚感：我虽然不是英雄，可也不是狗熊，我还保护了一大批我周围的同志们呢！

昨天晚上，收到我的老板海伦发来的给全体职工的电邮，有一封转发卫生局的通知：所有位于繁华地带、居民区的化验诊所停止接受新冠病毒疑似或者有症状的患者。化验公司可以在确保公共安全的地方，譬如实验室空场操作！公司付言：如果有病人询问化验新冠病毒事宜，请他们查询化验公司官方网站新冠病毒专页，直接接洽公司总部。万岁！我的做法完全正确！我也可以继续塌塌心心保护至少我们一家人，一家人的同学和同事，以及他们的家人了！！

爸，您不必替我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疫苗已问世，曙光就在眼前！

保重！



代问我哥一家好！

先到此，该睡觉去了！

女儿 萧蔚上

20 年 3 月 16 日

## 悉尼家信一天佑澳洲

萧蔚

爸，您好！

听到您的微信留言，声音洪亮，字句清楚。

您不必替我们担心，这些天，澳洲情况已经很不错了，有了“拐点”，或者说根本就爆发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六千多感染新冠病毒，一半儿的人已经好了，只有不到六十人死去，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感染病毒的人不少是从几艘海上豪华游轮下来的。虽然也有一些不明原因的感染，但目前好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没有大爆发和失控的迹象。“新添”每日递减，少数“重症”也保证都有 ICU 床位和呼吸机。在澳洲，在悉尼，虽然发生了一些个别不好的事件，但总体上讲像是已经遏制住一匹将要脱缰狂奔的野马，现在社稷还算是和谐，秩序还算是井然。但愿保持下去，但愿新冠病毒放过澳大利亚！

澳洲经历半年的森林大火，之后的暴风骤雨，这两月忽然变得风调雨顺。一会儿，不紧不慢，飘来阵阵轻风，吹散聚众闹事的新冠病毒；另一会儿，不慌不忙，濛濛秋雨，淅淅沥沥，湿过地皮，多余的水分把尘埃落定的新冠病毒冲到地沟，流入大海一淹死这些诡异，阴险，凶残的坏东西！想要病人数目减少，首先还是要病毒数目减少啊！

悉尼与新冠病毒搏斗，徐徐微风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新冠病毒确诊检查站大都设置在四处无人空旷的停车场，“疑似”们开车驶入，坐在车里完成化验。我们公司专门新设一职：新冠病毒检测员，招聘来的是一位非洲黑姑娘。虽然她穿的防护服薄如蝉翼，护目镜四处透风，口罩也不是 N95，但是有那缕缕善良的柔风，无时无刻地帮她拂去身上披挂的病毒。几个星期了，她还是很健康，我替她揪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她大概已经得到免疫了吧？！





(停车场检测新冠病毒的护士。照片来自网络)

与病毒斗争有绝招，印度喝牛尿，以色列喝绿茶，澳洲除了靠小风小雨，还靠不扎堆和社交距离。说起“社交距离”，澳洲原本是一米，这是三十年前我刚来澳洲从《人际关系学》中看到的，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很烦那些“凑到跟前儿”讲话的人。疫情来了，澳洲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定为一米半，一把长椅子只能两人两头坐。

“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不行啦，最多只能两人行，“从”字可以，不能扎堆聚众！有的人一米的距离还没习惯，那一米半就更不能适应了。没关系，警察可以帮助大家，罚一次，记一辈子，永远躲着人走。听说有华人超市里顾客没有保持一米半距离被罚的，买主每人一千一百澳元，店主五千。棠棠小区的网吧被罚。华人耍小聪明，吧门紧闭，写着“停业”，吧内照旧有人打电脑游戏。棠棠饭后行步锻炼（锻炼可以理直气壮地到处遛达），看到警察正在网吧罚款，她隔条马路拍照下来发到群里，被征用到9号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杀鸡给猴看。还好没有拍到中文“网吧”二字，否则丢人丢大了。餐馆不能堂食，只可外卖，于是七个学生扎堆在家吃火锅，据说因为不断制造高分贝噪音，招来对面楼住户的反感，电话报警。诶呀，呀，呀，呀！一共罚了一万多澳元，堪称“历史上最贵的火锅”。据说过一个复活节，报警的就有两万多起。澳洲人喜好报警，华人喜好不守公约，这个PK不大划算，输得太惨！

前一段，因有人稀里糊涂放走停泊在悉尼港湾的红宝石游轮上和那些从疫情爆发国来澳洲带病毒或者已经被染病的游客，险些造成澳洲大爆发的趋势，莫里森政府不得不逐渐关闭国门，直到锁国。现在，凡是从海外返回澳洲的人一律给与落地隔离两周，四星五星酒店待遇，包吃包喝包住。有病的送医，没病的两周之后走人。

政府实行三级禁令，莫里森总理经常像大叔一样出镜喊话：你，说你呐！能不出门的，就老实在家呆着！年岁大的，有病的，土著多少岁以上的最好不出门，家里猫着吧，安全！澳洲是个老年化的国度，又盛产肥仔，真的闹起病毒人传人来，惨境一准和意大利还有美国纽约不相上下。澳洲没有那么多重症监护病床和呼吸机呀！

总理还经常气宇轩昂地在电视上宣布撒钱计划，毫不吝啬地为自助房减租减息，开仓放粮，安抚人心。那些丢工的，失业的，关张的，赔本的，年长的，年幼的，小媳妇，老寡妇，残疾的，智障的，有病的，装病的，真穷的，假穷的，懒惰不愿上班的……林林总总二三十类人物，胡撸脑袋，有一个算一个，统统都能领到一次性大红包或者每两周一次，最长半年的救济金，一家可以领到好几千！如果住的不是蟹气楼，吃的不是蝙蝠宴，果子狸，那么政府的补助足够交房租，足够大吃大喝，整个一年猫在家里无忧虑。

据说，这次疫情政府的花费需要整整一代纳税人的努力才能再填平国库。还不知要多挖多少座矿山，出口原材；增招多少海外学生，出口教育；多喊多少旅游团来满处遛达；多卖多少羊毛，小麦和海鲜——但是，不必心疼这些钱，澳洲不善养军队和警察，更没有武警六警部队，原本，卖国家的财富和利用纳税人上交的租子就是给这个群体用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百姓衣食无忧，养懒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矿山你不挖——荒着，租子你不用——瞎着，这钱不领白不领，不用白不用，够条件的别客气！

不管怎么说，钱是万能的，政府给百姓大撒币成效显著：除了那几个为抢擦屁股打架和欺负亚洲人犯事的，其他想犯罪的人都没了动机。



(来源于网络)

悉尼，除了地面有警察开车巡逻，还有直升机在天上盘旋。疫情时期，直升机加班加点，早上，天没大亮，伸手刚见五指，直升飞机在屋顶低空盘旋，达拉达拉地地像割草机，叫人起床；晚上，我在这里打字，现在已经半夜一点，直升飞机循着灯光，达拉达拉地光顾到我窗前。没有问题，整个屋子就我一个人，放心，没有扎堆。

悉尼的夜是静静的，也是安全的。



(喊不回来的夏威夷度假总理莫里森。照片来自网络)

再说总理莫里森虽然在扑救森林大火时拍屁股去夏威夷度假，喊都喊不回来，失去民心，但是对这次病毒疫情，他真是操碎了心，不仅周一到周五打工，休息日还不休息。他安民告示，亲自坐镇指挥抗疫。老莫的头发一下子稀疏变白了，这两个月再也没见他咧嘴乐过，眉头总是拧成一个大疙瘩。容易吗？他！还有人想削减他五十几万澳元的工资？至于的吗？！澳洲是再瘦的骆驼比马肥，多开采一座矿山，全有了！



澳洲抗疫总理莫里森，照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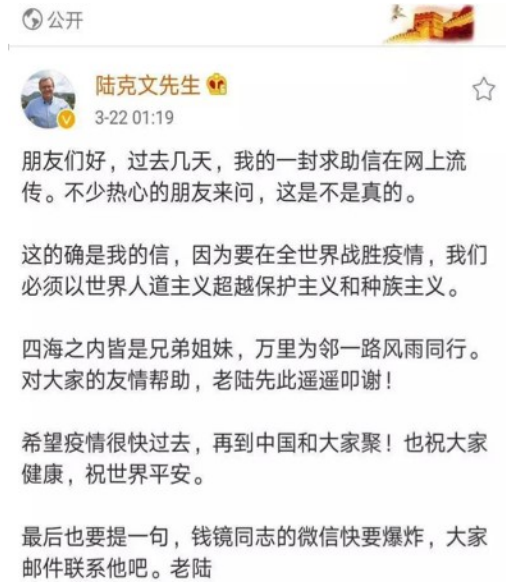
不要说现任的总理尽职尽责，就连过气的总理，中国通陆克文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以一位普通“世界公民”的身份向中国朋友圈写出了“求助书”。

“我曾说：一二月的中国，可能是三四月的世界。很遗憾这似乎成为现实。

我希望：三四月的中国，可以是五六月的世界。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由于陆克文的努力和呼吁，很快澳洲陆续收到空递救援物资。那天看电视新闻，播音员面带笑容跟随画面讲解：这些试剂盒是从中国特快运来的，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得出新冠阳性或阴性的结果，达到时速最快的标准。要知，现在的在位党是自由党，而陆克文老兄是澳大利亚工党的人耶。两大党拉锯扯锯，轮流执政，谁当总理，谁就能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光靠嘴皮子挣足年薪五十多万，而且旱涝保收，疫情期也不减！再说前总理陆克文，他没有在那里看自己政敌的笑话偷着乐，也没有手舞足蹈地起哄嫌事儿还不够大。这种跨党给力，帮衬一下的举止和风度，这种讲求人性和博爱宽宏大量的气度也没谁了！

得到呼应之后，老陆又给中国朋友写信：因为要全世界战胜疫情，我们必须以世界人道主义超越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姐妹，万里为邻，一路风雨同行。对大家的友情帮助，老陆先此遥遥叩谢！希望疫情很快过去，再到中国和大家相聚！也祝大家健康，祝世界平安。



(注

陆克文前总理列出的求助服，医用面罩，医用手套

洲的医用防疫物资买空，里的护士长把政府发下的，政府拜托军队，几个大兵，脚踩缝纫机，加班加点，使出吃奶的劲头，最初，每日生产 200 只口罩——别笑！意思到了，精神可嘉嘛！当然，之后情况大有改善，产量日增。大有那种前方打仗，后方支援抗战时期的景象。

医护没有充足的口罩是没有办法，老百姓不戴口罩是不愿意。这个死疙瘩从一开始结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有的老人就是戴，也是露着鼻子，还有的大胡子老头顶着只口罩，像是我水发绿豆芽上搭的那块屉布。的确，连我都不爱戴口罩，鼻子痒痒，喘不上气来，总觉得是把自己喘出去的那口浊气又吸了进来。

这次疫情到来之后，澳洲特别宣传如何注意双手的卫生，于是看到有不少人戴着医用胶皮手套满大街串的西洋景。也是，他们确实有一些用手的不良习惯。有人统计过，在俱乐部里上完厕所的男人几乎全部都不洗手，出恭之后接着撮花生米喝啤酒。我曾亲眼见过不少澳洲人吃东西时不洗手，吃完东西舔手指，十个手指一个一个都嚼

陆克文致中国朋友的求助书

朋友们，

我希望：一二月中国，可能连三四月世界，很遗憾这似乎成为现实。我希望：三四月中国，可能连五六月世界，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疫情正在肆虐全世界的善良人们，难以忘记的灾难在生命和家庭，正在在危险之中。事实证明，这一次全球流行病的大挑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自己解决的，需要我们团结起来，共享资源，经验与教训，携手并肩，一起向前，才能度过难关，战胜灾难。

要战胜灾难，我们不仅面对可恶的种族主义者，狭隘的保护主义者，还有很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所以，在这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想向海内外所有的朋友们求助，为疫区的地方，捐赠回国的药，筹集一些保障生命的医疗物资。

若您可出物资或捐助如下医疗设备，请与我的高级顾问钱镜先生（邮箱：qianj@connect.org）联系：

1. 医用 N95 口罩 或 同等或同标准口罩
2. 医用防护服
3. 医用面罩
4. 医用手套
5. 医用呼吸机

捐赠物资由澳中基金会接收，并转交给一线医护人员。



各)

、同标准口罩，医用防护二月份的时候，大家把澳洲空拳上战场。狗急跳墙



干净。还有，翻书篇也得舔一下手指头。他们看到衣服脏了，喜欢往指头上吐一下口水，吐来吐去把衣服抹干净。要不就是吃苹果从来不洗，打手一抓，往衣服上来回蹭几下就那么吃。不过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家一直也不得病，当然这次新冠疫情就不行了。我想，这次疫情之后，澳洲人手的卫生习惯会改善许多，先从手的卫生开始吧，口罩的问题稍后再议。

看到微信上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惩罚。印度警察拿根棍子抽人，菲律宾用跟木头夹脚，五花八门，澳洲是罚款。澳洲的禁足令不包括去买东西、看医生和遛街锻炼等等，只要有很好的理由还是可以出门，否则碰到警察会被罚钱。从上周五到明天周一，澳洲全国放复活节四天的小长假。周五一天我都没出去，感到有点憋得慌了。昨天我到购物中心买面包和牛奶，那里居然和以前一样，人头攢攢，怪不得大街上没人？敢情人都在这儿呢！不过大家都很自觉，不给想给开店的老板找麻烦，一米五的社交距离还是可以保障的。你看，每个人的手里只是拿着一两样东西，也许是前两周大家都囤够了货，也许是憋在家里难受，总得买点东西手里拿着，否则被罚钱。别人怎么想就不管了，反正我是这么打算的：今天就买牛奶和面包，明天出来买蔬菜和水果，后天买鱼和虾，大后天买肉和鸡……

这两天，澳洲新冠的新添和死亡都屈指可数，今后如何抗疫？今天朋友圈发出一份社会调查，摆在政府面前只有三个方法，你任选一种投票。

一是更严格的封锁六周到三个月，谁都别出门，抄中国作业，最后基本闷死病毒。这样可以速战速决，但不适合年轻人，一定会给自由散漫习惯的澳洲人憋坏了，病毒是没了，人也给捂得神神道道的了。

二是像现在这样，继续搞“社交疏远”，但是这样比较慢，病毒会永远没完没了地不是从这儿，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得等到疫苗出来才能彻底解决，大家很长时期都得生活在一惊一乍之中。一家子哪里都不能去，夫妻俩大眼瞪小眼，几句呛茬的话小船就翻了，离婚率不高才怪呢！

再有就是“群体免疫”，就是说像英国那样，大家该干嘛就干嘛，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店的开店，该咋着，就咋着。只当没有病毒这回事，谁都不戴口罩，肯定有刀枪不入命大活下来的。那些半死不活的进ICU，如同关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七七四十九天，烧个火眼金睛，终生免疫；谁的身子板扛不住了，只好请便上天堂。

网上的投票表决，投“自然群体免疫”的真不少，而老年人呢，自然不愿意，本来这病毒就是冲着岁数大的和胖子们来的，凭什么呀？还没活够呢！再说本来胖子们喘气儿就费着劲呢，再来个“白肺”？谁还愿意引火烧身？再给它投票，那还了得啦！其实哪个方法都不好，不过我还是选像国内那样，憋几个星期把病毒给憋死，理

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今早一睁眼，看到微信上说政府已经否决“群体免疫”方法，这就对啦！估计应该还是像现在这样，继续“社交疏远”，反正半年的救济金很快就要发下去，老百姓先花着，半年之后，病毒的事也就该差不多收尾啦。

爸，总之，您不必担心，我们一切都好！老虎可怕，咱们小心防范着它。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此时澳洲已是仲秋，悉尼的气温不但怡人，还怡万物。后院地里的小萝卜和白菜出芽了，白薯秧子满地爬，韭菜打籽儿春天种，柠檬也挂满树枝，每隔两周就可以吃一次地里茴香馅儿的饺子……如果政府真的决定照抄中国作业，更严厉地禁足，我们也不怕。澳洲没事，天佑澳洲！

您多多注意冷暖！老邵，棠棠和牛牛问您好！

请代问我哥嫂一家好！

女儿 萧蔚上

2020年4月12日星期日



## 非正常死亡

林立

我曾就读的中学，原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私立学校。该校创办于 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至今已有 120 年历史。学校占地面积 53 亩，以红砖砌建的欧式小楼、教学楼、大礼堂、教堂和钟楼为特色，有的建筑以宗教色彩的什么堂命名，诸如沐恩堂感恩堂此类。学校有图书馆，还有室内体育馆篮球场、室外足球场和给学生上音乐课的琴室。校园内还建有古色古香典雅廊亭，供学生们课后休息玩耍。园内绿树参天，还有几棵在中国罕见的外国核桃树（它结的果就是我们在悉尼常见到的长扁状的核桃）。校园春天，百花争艳，鸟语花香；夏日炎炎时的校园，蝉声高鸣，生气勃勃。1952 年秋，与另一教会学校合并，由政府接管成了市公立中学。我在这所中学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因为学校有悠久的历史，历届的毕业生多，所以在今天盛行的同学会，各届的校友隔三差五聚在一起叙谈，谈论中少不了会提及您、我、他（或她）青少年时的趣事。我们能提到班上所有同学，但唯独避开提到一位来自越南的一位同学，他也和我们一样毕业于 1956 年，不过他在 1957 年死了，他不是病死而是被枪毙的。

在我读高中二年级，学校来了七八个学生，他们被安排在高一和高二班。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说话与我们不同：女的穿连衣裙，男的着装是方格或花衬衫与窄裤管裤子；说着舌头打着拐的听不清楚的国语。原来他们是归国华侨，回国是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国家安排他们先学习，然后学成后再参加建设。他们比我们要大四五岁，早熟，在我们还不知男女之情为何物时，他们已会追女同学，而且还猛追，搞得满校师生似乎都知道有这么回事，让我们被迫的美女同学挺难堪。

我们班给安插了两位华侨，一男一女。来自印度尼西亚黄姓女同学中等个儿，性格外向，她与班上的同学很快就熟识。另一位来自越南的男同学，他瘦高个，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交谈，学习挺努力。在高考填志愿时，我曾与他在课堂前阳台上有一次交谈，这次交谈竟成与他的最后一次交谈！

1949 年后，国家需要大量的工科技术人才，因此把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教育计划又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当时“向苏联学习”就是院系调整的主方向，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1952 年院系调整形成了 20 世纪后半叶具苏联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加速了工业人才的培养，因此调整后工科学生数量大增。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填志愿的，“把青春献给祖国”是我们填写高考志愿的第一选择。当时我班大多数同学选择的以重工业学科为多：如铁道、矿产、地质、钢铁、石油，而选学医科的就这两位华侨！

在一个初夏的清晨，填高考志愿表的前一天，林姓同学站在二楼教室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我们都是住读生，早餐后也只有向教室跑，即使离上课的时间还早。我们同站在阳台上，问起了相互填报的志愿，林姓同学说，他报的五个志愿都是医学。我问他为什么要学医？他说：医生救人是最崇高的事业，我就要把一生献给医学，就是我死后也要把我的身体捐给医学做解剖研究！当时他讲的话是那么斩钉截铁，落地有声。可我认为他只是一句戏言，人怎么会容易死呢？何况我们还那么年轻，林同学想得太远了！想不到这句话却在 1957 年的夏天兑现了！

在 1957 年 4 月 27 日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用开门整风的方式整顿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6 月 8 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反右运动到 1958 年秋才完全结束。运动中有 50 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的处理。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先后 5 批摘掉约 30 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 年 4 月 5 日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 月 17 日中央决定对划为右派的情况复查，对划错的人进行改正。1981 年复查工作结束，54 万多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改正。

林同学 1956 年被天津大学录取了，作为一个大学生当然要参加政治活动中，1957 年夏天意外地传来了他的死讯！据说事情是这样的：五七年反右斗争刚开始不久，林同学被批了，于是他对同住一室的一位同学（不知道这位同学是揭发他还是批判他，也不知道以后这位同学是死是活）行凶，这是在午睡时发生的事，他用刀杀人后，身上手上带着血夺门而逃，在街上很快被人逮住。反右刚开始，岂能有如此血腥的事件在高校发生，因此他很快被法院判决，被押赴刑场就地正法。

当这意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都愕然惊呆！至今，我一直在想，这位林姓同学是否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把身体捐给医学做解剖研究！”估算他死时的年龄不会超过 23 岁，比我们最大 5 岁！

第二位是徐同学，身高约 1 米 75 左右。他皮肤白晰红润细腻，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男生，坐在最后一排，他各门功课都好，数理化更好。据说他是被领养的孩子，领养他的养父母对他比较宠爱，而他也是一个听话的孝顺父母的乖儿子。他的穿戴总是很整齐，经常穿一件黑色的中长呢大衣上课。他的口头禅是“没有关系”，似乎什么事在他眼里都不难，他都能搞定。他没有与我们一样读到高三，高二时他就被军事院校选入某海运学院。这年冬天寒假，他与我们相聚，还把高校的交谊舞带到联欢会，我们这些中学生觉得挺新鲜。

就这位优秀高材生，却在文革时期投江自杀，他采取的是不让人施救的极端行为，也就是他根本不想让人救起。据某海运学院与他曾同过学又同过事的教员说，人在

船头跳水还有机会让人救起，如在船尾跳水那是救不了的，为什么船头船尾不一样，我不清楚其因，也不想究其因，总之这位徐同学不想再活在世上。

在船上的生活是很枯燥的，对于一位健康状况良好的男性，这种苦行僧的生活尤为难熬，已升为大副的徐姓同学与当时船上的一位女青年发生暧昧关系时被人撞见，于是他羞于见人，采取了在船尾跳江自杀。今天的青年人是很难理解他的极端行为，值得为这个破事送一条人命？对生命太不珍惜了！其实，在文革时期，人们很忌讳男女问题的。男的不能太有魅力，女的不能太漂亮，不然有招蜂引蝶、作风轻佻、挑逗勾引异性之嫌。如果男女关系稍有不慎者，那么就有可能男的被冠以流氓，女的则冠以破鞋，不仅要接受批判，甚而至于要戴高帽剃阴阳头游街。这些人格受辱行为，在北京文革时已司空见惯。想当时赫赫有名的郭沫若先生，以“国际大流氓”的大字报满天飞，只不过郭沫若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知识广泛，世面见得多了，所以他能抗得住这个激烈的“斗争”场面，经受起“考验”，但我们那位年轻的徐同学怎见过这种场面！与其以后半辈子抬不起头受精神折磨还不如跳江一了百了！就这么聪明的人，以生命来抵消他的“罪”。

当这意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不禁为他扼腕惋惜！估算他死时还不到 30 岁！

第三位是一位回族姑娘马姓同学，她的父亲是北方汉子，常年戴一顶小白帽子，操着标准的、口齿清楚的北方话。他在离火车站不远处开了一个专做北方锅贴和牛肉包子的回民餐馆，宽敞的后院是他给内眷的生活空间。他娶了一位当地南方姑娘，生下了南北结合优质漂亮的孩子。我那位马同学排行老二，深受她父亲宠爱，在一堆儿女中也就是她被送上了北京某学院。

这马姓同学的一家都是虔诚的回教徒，老老少少都忠诚地遵循着回民的风俗习惯。有一次我问她，你在外面工作、劳动、旅游、访友时，你的生活习惯和吃的方面都与我们不同，未免让人感到你太不合群了！她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们从小就习惯于回民的生活。我们从不吃猪肉，就是稍闻到那个有关它的味道，我们都会受不了想吐。我宁可吃泡饭就咸菜，那也吃得一个踏实。好在北京回民多，各大学校、各大机关、和厂企都有回民食堂。

2007 年秋天，我们同学又该聚会了。当地老同学为接待做了应有的准备，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根据计划一一落实。与此同时，北京的马同学也按着她的计划行事：她买了火车票，还为弟妹们购买各种礼品。在即将离京前，最后一次在牛街购物时，她不慎摔了一跤骨折，家人就把她送到厂医院就医，厂医生说要开刀。本以为这是一次小手术，却不料开刀前施麻醉后，她就昏迷了，几天后只醒了一次，醒来后嘱托家人打电话通知校友会：她不能参加同学会！接着她又昏迷了，就这样昏睡了半月之久，直到各项器官功能衰竭死去。

当这意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都唏嘘不已。究竟是药剂过量的医疗事故还是其它？估算着马姓同学见真主时该是她 68 岁吧！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人一出生就往死路上跑！但是既然我们已来到世上，那就有权利活得体面些，活得要有尊严和自信！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

自 1992 年以来，曾组织过无数次的同学会，自今年起不再举办，因为我们都已进入暮年。这 20 年来，自然死亡进天堂的同学不少，现在留下来的也是耄耋之年、行动不便的高龄者。虽则不便相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青少年时的纯洁友情。当今交流感情的工具很多：网络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以及微信。我们同学间在节假日互相问候，每当结束时的一句话总是“您要保重”。是啊，给我们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月里，与家人、亲朋好友，愉快幸福地过好每一天。朋友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喔！



## 好歌的启示

黄冠英

在微信上看到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时，我连听三遍，觉得词曲俱美，随手便转发给几位朋友。未料响应积极，颇有动静。有的说，是看了我的按语才会去听的，听后竟潸然泪下；有的说连听十几遍，还不想停下；有的则索性反而转来这支歌的不同视屏版本……我于是再欣赏，还逐句重复，记下简谱，练习到勉强可以唱个大体。

回头重看自己转发时的点评，是赞此歌的词曲俱佳：先是旋律优美。高低长短，断续迴环，婉转流利，顿挫悠场。歌声听来顺耳、舒爽，欢愉心胸；再是歌词质朴，直白坦露，却极富真情笃意。所选取意象如风、雨、酒、歌、毡房、驼铃、雪山、戈壁、小镇(那拉提)、杏花与蜜等等，皆为常物，然一钳入牧羊人的生存环境与当时的特殊心态，便显契合无缝，情感难抑。词曲如此和谐统一，洋溢了满满的无奈依恋与无限惆怅，堪媲美日本的《北国之春》。现在仍觉得没错，不过似乎八个字——“如泣如诉，真情感人”就够了。主人公在舒展自由的歌咏中，的确唱出了哀惋、遗憾与惆怅，却又无怨无悔。他爱得入心入骨，真纯透彻，如此真情怎不撼动人心！

在《百度》里，我又发现作者王琪还另有佳作，如《站着等你三千年》《我是你的格桑花》《送亲》等等，颇受欢迎，而此歌也早已风靡神州了。现在我一一“浏听”，便觉得王作的特点是歌词浅白，情感却真，音域广阔，大开大合，高低缓急错落协调，不管声嘶力竭还是喃喃低语，都是情感由衷，动人心弦，闻之感同身受，如临其境。由于旋律优美，有人便另编词语，借调歌咏，“膺品”于是应运而生。如歌中之句：

“人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那里有个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能酿出你要的甜蜜。”

“伊犁”被改为“大理”，或“广西”；而“美丽的那拉提”变成“帅哥喜欢你”，“杏花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改为“那里的猪肉比贵州（湖南）更便宜”，有点滑稽与嘲弄了。有一首甚至内容全部变成低薪打工仔对爱花钱女友的责备与怨叹，俗不可耐。真是不幸！

优美歌曲惨遭篡改却好像难免，如《北国之春》也被改成《榕树下》。新词以纯粹花前月下似的卿卿我我，置换了远方青年对故乡、心上人以及父母兄弟的思念。改编者狭窄的心态，丢失了太多的人生感悟。很好听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原作这样描写景观：



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土地, 好象是浸透的油/良田万亩, 好象是如黄金铺就/

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没见过绿丝毯上跑马牛/

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

文革中有人认为太“小资情调”了, 于是“纠正”擅改如下:

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劳动歌声响遍了田野响彻了山头/

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天旱水涝保丰收/

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

原词所写的是自然风光引发的联想与真心的慨叹。改后词则塞进空洞的标语口号。一首漫步村野, 随意、自然、舒适的牧歌, 被搞成吃饱撑似的呻吟。在这样优美徐缓的曲子里, 强加战斗动员的激昂, 非驴非马, 真如点金成铁。可喜的是, 当下央措卓玛的“马儿”, 又跑回马玉涛最初的香径旧道了。

旋律不变, 盲听似乎仍然不错, 只是一触“政治正确”的歌词, 便味同嚼蜡了。我猜此歌的创作, 很可能是先词而后曲, 即曲作者受感于原词的动人, 才谱出相应的优美旋律。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是自然合理感受的水到渠成, 岂可强拉硬凑? 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没忘, 当成立革委会时, 各省争相播发给中央的《致敬电》。电文都极力写成抒情散诗, 在当时可谓无比的“政治正确”了。然而, 大概是互相模仿或抄袭吧, 千篇一律的“假大空”。没有真情的废话, 不堪卒读!

通情达理已成大众口头上的俗话, 却也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集中地说就是真善美三个字。真与善是坚实基础, 美在综合体现。凡具有思想性的作品, 首先得有真与善, 然后才可望有美。就拿流传千古的诗词来说吧, 若非有至理的名言警句, 便是至情的篇章, 后者尤其感人。古今有多少《江城子》、《水调歌头》、《虞美人》……独《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几时有》、《春花秋月何时了》……被誉为上品中之上品, 传唱不衰。其实细看这些词, 都是情真意切, 词中并无华丽辞藻, 也少典故堆叠, 但那样的场境, 直诉衷情, 合情又合理, 因而牵动了读者的同情心与共鸣。这是虚假、牵强与矫情所无法相比的。 (2020.11.13)



## [文化与人]

## 误入歧途的中国文化（之一）

## —— 写在《无处不在的文化》之后

洪丕柱

2018年3月，《新文苑》分三期刊登了何与怀博士的长文《洪丕柱：一位普世价值取向明确的澳华作家》，评论本人“清算中华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的论文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拙作《无处不在的文化》，使我感到无上荣幸和备受鼓舞。在拙著的新书发布会上，何博士再次发言介绍并肯定拙著的普世价值取向。

何博士是我非常仰慕和钦佩的澳洲作家，他的著述无论从数量、质量和所覆盖的范围上，按我所知是无与伦比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诸如《北望长天》这样的集子，充满带着血和泪写成的那些备受迫害的中华优秀子孙的故事，除了表达他对民族和母国的爱，又划出一个大问号为何会这样？好像我们的民族特别不能容忍聪明才智、独立思考，我们的文化特别不能容忍对制度的疑问和挑战！而我对中华文化的批评，也是出于同样的质疑。归根结底，这都同中国和很多国人至今尚未接受普世价值观有关，而我认为这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有关。

很多文化学者有一个说法，即所谓文化，是特定人群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故没有对错、好坏、优劣之分。这话没错，而且我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了避免被人攻击为所谓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学者们说话都小心翼翼。但既是学术研究，就应实事求是，而很多学者并未指出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对采取该生活方式的特定人群的历史进程、发展方向、途径、进步及其产生的后果，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家、采取的政府和社会形式，它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及由此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和强弱、就不会是没有优劣之分、先进和落后之分而对人类的贡献也不会没有大小之分了。

比如有些民族，以其生活方式/文化已生存了四万多年，生活在一个富含铁矿的大陆，居然还不知道炼铁、还没有进入使用铁器的发展阶段，没有发明文字，没有货币，绘画也只停留在线条和图案的阶段。但你不能讨论这些民族为何发展迟缓，是否同他们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你不想招致麻烦的话。

不过有些族群中还是有勇于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不怕遭到他们所属人群/民族攻击的人。我曾听到过纽约大教堂的黑人大主教曼宁（James David Manning）对黑人的讲道，其中有一段话令我震惊：“在非洲大陆，他们从来没建成一艘能出海的船，一艘都没有！整个非洲没有一座纪念碑，在白人来到非洲之前黑人没有建成过一样东西，没有排水系统、没有超过一层的房子、没有一座用砖块建成的房子，全是茅草和木头搭的。我们得看清真相，黑人群体是有问题的……”他讲的是事实，尽管自己是黑人，他是勇敢的。但如果出自白人之心，哪怕有铁打的事实，他也会被骂成种族主义者。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反思精神的人就会被骂成“数典忘祖”，我的某些文化对比的文章就被悉尼某作家这样骂过。不过这也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某一面：护短。

受何博士探索真理精神的鼓舞，我今天也要再谈一个文化对比，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许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对比是中国和希腊古代先贤思想的对比。限于篇幅，其他各种对比以后有机会再谈。

在公元前（BC，以下省略）差不多相似的年份里，中国和古希腊都出现过很多先贤，如：

中国：老子（570？-470？）、孔子（551-479）、墨子（468-376）、孟子（372-289）、庄子（369-286）等，他们是春秋战国和先秦诸子百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形成道儒墨三家。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简历、思想和著述：

老子（李耳），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道德经》（有人认为它编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着老子的思想），当过周朝小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他用“道”来说明万物的产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猜测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并意识到它们能转化，如祸与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世间万物是从无到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但又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他主张知足寡欲，轻视农业、憎恶工艺技巧。孔子（孔丘），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学过乐和琴，做过不大的官，周游过各国，曾向各王公等大力宣传“仁”、“忠恕之道”，反苛政等政治主张，因不受待见转向教育和整理《诗》、《书》等古文献，主张“有教无类”，相传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余人；他常提到“天”、“命”等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即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天人合一”，却对“天”究竟是什么并未给出明确的概念，他轻视动手或劳力者以及技艺。《论语》系其弟子所记载的他的谈话和同弟子的问答。墨子（墨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因不满儒术的繁琐另立学派聚众讲学，成为儒家“天命”等

的反对派，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出“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强调“赖其力者生”，“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政治观点，弟子众多，著有《墨子》71篇，现存53篇，其中《备城门》11篇谈到了战争的防御和器械的制作。孟子（孟轲），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任齐宣王的客卿，因其“法先王”、“行仁政”等政治主张不为采用遂退而著书立说并批判君王，提出“民贵君轻”，称暴君为“独夫”；他认为人性本善，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但又能受环境影响。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同弟子万章等合着《孟子》11篇，现存7篇，南宋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庄子（庄周），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思想“道法自然”的继承发展者，做过小官。认为道“先天地生”，是“未始有封”（无界限）的，是“自本自根、无所不在”而达到“万物皆一”（无差别）的，幻想一种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境界。同门人合着《庄子》亦称《南华经》52篇，留存33篇，多采用想像丰富的寓言故事的形式。

希腊：泰勒斯（624-547）、毕达哥拉斯（570-490）、赫拉克利特（540-480）、恩倍多克勒（生卒年份不详）、德谟克里特（460-361）、苏格拉底（469-399）、柏拉图（427-347）、亚里士多德（385-323）、伊壁鸠鲁（341-271）和阿基米德（288-212）等。让我们也看看古希腊先贤的简历、思想和著述：

泰勒斯是历史上第一位预言日蚀的人，他提出冬至、夏至和一年365天的历法，他观察星象寻求宇宙本质；他用投影测定了金字塔的高度，他提出了几条几何定理：圆被其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两相交直线的对顶角相等、半圆的内接角是直角等。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勾股定理，他提出数是万物本源，他研究了宇宙及其进化，提出万物有静动两态的说法，他提出形体的三维概念：点组成线、线组成面、面组成体，并提出万物本源由十组对立构成：有限和无限、一和多、正方和长方、奇偶、左右、阴阳、动静、曲直、明暗、善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他提出了“罗各斯”即后人“逻辑”的概念，有记录说他将王位的继承权让给了兄弟，他在其由三部分组成的著作《论自然》中讨论了宇宙、政治和神学。自然哲学家兼医生恩倍多克勒是一位民主派政治家，提出宇宙万物由“四根”：火、气、土、水按一定比例相互结合产生，四根之外别无他物，它们具有粒子性，既不能产生亦不会消灭，万物变化由“爱”和“憎”即“吸引”和“排斥”两种力量推动，其精神性的一面可解释人的善与恶，他已弄清日蚀的原因，提出光的行进需要时间，他还解释了人和动物的机体构造和胚胎发育。德谟克里特创立了原子论，他颂扬并维护奴隶主民主制和法律公正，认为民主制好过专制统治，他研究天文、宇宙的生成及演化、神学、数学、地理和地震、海盐成因、尼罗河泛滥原因、动植物生长和生理、光线辐射，写过几何学

著作、编过历法，著作覆盖逻辑、医药、社会和伦理、历史、诗歌、音乐、绘画、语言、农业、军事等方面，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三代师生。苏格拉底虽无著作留下，但他在诗歌、音乐、几何、法律、道德、哲学甚至雕刻等方面表现出过人才智，主要活动是形成讨论和探究哲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圈子并在公共场所作各种题材的演讲，名声日隆，人们从各地跑来听他内容无所不包的讲课，成为他的学生，如色诺芬、柏拉图、费多等，雅典成了“全希腊的学校”，他的信条“无人自愿犯错”成了长期为人讨论的一个命题。柏拉图年轻时是一名运动员，喜爱绘画、诗歌又是合唱团指挥，富有文学才华，他探索哲学、政治伦理、科学和战争；他倾心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写下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他创立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院 Academy，这是他买下作为“学园”的花园和建筑物的地名；它后来成了“科学院”一词，而“学术”就叫 academic；学员们过着集体生活，一起用餐和参加宗教活动，入学资格是学过几何学；学园教授算术、几何、天文、和声及社会、政治、伦理、哲学等，亚里斯多德就是其中一名学员。柏拉图写过无数著作，最重要的是《国家》和《法律》两部巨著，阐述他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想。博学的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对欧洲哲学和科学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达 20 年，不但学了所有学科，也提高了思辨和反思能力，然后绕爱琴海漫游 12 年，此间他对海生动物产生兴趣并进行考察，记录了五百多种动物，然后重返雅典建立讲坛开创学院，曾收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为学生；他创立地心说，又提出实验的重要性；他的漫步学派带领学生在体育场的回廊边漫步边讲授边讨论问题，他的讲义被编成 1462 页的包括他 46 种著作的百科全书式的《亚里斯多德全集》，遍及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哲学史、政治、经济、伦理和文艺理论，其中又有创作论、诗学和修辞学。

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分为准则学（认识论和认识标准）、物理学（关于自然）和伦理学（人生目的），他发展了原子论，推崇同事实相符的感性和经验认识，是近代实证科学的原型，影响了斯宾诺莎，被黑格尔称为经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倡导快乐主义。阿基米德是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发现了浮力定理：物体在水中承受的浮力等于其排开水的体积。此外，在前 470 至 150 年的三百年间希腊还出现过写下《几何原本》的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德和天文学家费若劳斯、赫拉克利特·彭底古斯、阿利斯塔齐斯和塞莱库思，他们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地球有轴，它绕轴自转一圈为 24 小时，还研究过潮汐成因等；此后又有提出地心说的托勒密。这些学说不是像老子那样说说而已，都有观察和数学/几何计算为依据。

古希腊的范围涵盖今日的希腊本土、马其顿、雅典、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爱琴海的众多岛屿、埃及北部、小亚细亚、底格里斯和巴比伦一带，称为 Hellen，尤指公

公元前 8 到 3 世纪的希腊（基本上是上述先贤生活年代），可见它同罗马、希伯来、犹太王国、巴比伦等相覆盖，其文化也覆盖这些地区的文化。在那个时期，希腊有一百多个城邦，有点像中国春秋时期的诸多小国，但各城邦已有了宪法，案件由法院审理，有陪审团（苏格拉底就是被陪审团表决判处死刑的）参与判决，有过人民可批评执政官的奴隶制民主体制，古希腊先贤中没有人想做官或向王公们献谋划策如何统治人民，他们将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

从上述对比可发现中国和古希腊先贤的思想和研究取向极其不同。中国先贤们大多做过官，关心仕途并热衷于向君王出谋划策，作不了官或政见不被采用才退而教书或著述，或提出空泛的“道”或“天”的概念却不予论证：他们的学说或思想比古希腊先贤的思想、论述的范围狭窄且缺乏思辨，除了老子在五十字的《道德经》里空泛地涉及了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演变，如“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将“道”认作自然规律，并从“道法自然”引申出他的“无为而治”、听其自然的治国理念，没有人如古希腊先贤那样认真研究过自然、天文、宇宙、历法、我们生活的地球，企图解释万物本质，或研究物理、生物、文学、法律、哲学、艺术及数学、几何、航海、工程等；不研究数学/几何当然不会有严密的思考、理性思维和推理技巧。黑格尔在阅读了《论语》后在写给好友谢林的信中说：“我怀着如饥如渴的心情读完了它，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中国国教儒家，本质上缺乏思辨，充满虚伪道德的帝王宗教、士大夫宗教。它并不属于哲学范畴，不具备逻辑严谨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熏习并精通儒学的中国不会产生智者，只会产生伪君子。”

以上的不同当然会影响到后人和整个民族的发展，比如中国，对儒学从曾遭受焚书坑儒到后来被独尊发展到读书做官，以及诸如宋儒程朱的理学、明儒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学和儒释道结合的伦理道德观，或道家的与世无争、听其自然、知足寡欲、安时处顺，一直以来影响着悬梁刺股式的苦读并以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荣宗耀祖为教育的目的，或不满现状时退隐田园吟诗自娱，基本没有对科学、技术、工艺、数学的兴趣和对自然、宇宙真理的孜孜探求，虽然出现过计算出圆周率的祖冲之和著名工匠鲁班等，以致历史上中国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只有 1%，所谓四大发明的应用全在西方得到发扬光大，而中国人只是将指南针用在玄学命相风水的罗盘、火药用于喜庆的炮竹、造纸一直是适合毛笔书写的宣纸，而在西方印刷厂进入中国之前，我们一直停留在印制线装书的水平。

中华民族智商很高，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出过像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样的天文和物理学家，或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样奠定了普世价值观的启蒙哲学家呢？我们不妨将同年代的都活到 89 岁高龄的中国画家文征明（1470-1559）和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作一对比：文氏有很多书法作品，绘画主要题材是山水花木



、松竹草堂、自然景色和退隐的田园生活（先父收藏过文氏的画作）。米氏除了留下大量油画和素描草稿，还创作了无数雕塑作品，在古稀之年还参与恢弘庄伟的圣彼得大教堂扩建的建筑设计，他在西斯廷教堂穹顶所画的《创世纪--亚当的创造》和有三百多人物、面积五百平方米、画了四年才完成的《最后的审判》的巨型壁画震撼人心，他的雕塑作品，从十字架上的耶稣、圣殇（抱着耶稣尸体的圣母）、摩西、维纳斯、丘比特、大卫像和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作品，充满独创性、正确的用光和透视，人物满有生命力、感情和不同的性格特征；从解剖学角度来看，他们的脸部表情、四肢比例、肌肉的线条都极其精确，看来栩栩如生，均以展示上帝的爱为价值取向。这些是否能反映先贤的不同思想和追求对后代的不同影响呢？

从残存的带有高大石圆柱的建筑可见古希腊的建筑技术已很发达，建筑物内带有人体结构精确的希腊神话中的神或人物的雕像；古希腊人很注重体育教育，建有大型运动场，马其顿的男女青少年集体住宿，接受体育训练并参加比赛，今日奥运会的前身即为古希腊的奥林比亚竞技比赛；由于地处地中海周围，古希腊的航海和工商业都很发达，教育方面已有了柏拉图创立的世界最早的高等学院，这些都是同时期的中国所没有的，而中国的先贤们对这些也毫不关心！



## 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

何与怀

流传这么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为明代在桂林当官的曹学佺所撰写。而这缘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故事是这样的。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地皇亲宗室权贵经常纵容恶犬伤人，并以此为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某权贵又放出恶犬，一个秀才躲避不及，被恶犬扑倒，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名屠夫，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权贵一看，竟然有人敢杀了爱狗，这还了得！他们把屠夫捆绑送到官府，要判他死罪给狗偿命。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判屠夫无罪，更判权贵要赔偿秀才医药费。权贵自然不服，便心生一计，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同时要求重审。开堂再审时，秀才果真改了口供，说那天是在和此犬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此犬，要屠夫给犬偿命！秀才如此陷害屠夫，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伤天害理！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不得不招认是做假口供。于是，曹学佺重新判决：屠夫无罪；秀才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权贵当狗去！审理结束后，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副名联。

不过，也有许多人质疑曹学佺这副对联。他们说，曹学佺是在一种气愤的状态下写的，少不了有点偏见。也有的说，人们平时似乎对于“屠狗辈”的道德要求比较低，所以一旦他们做了一件“仗义”的事情，就显得很特别有正义感。而对于读书人的秀才，道德期望比较高，一旦一个不仗义，马上会被喷：“瞧瞧，还知识分子呢，一点不讲义气。”有人甚至这样为秀才开脱：一个人能不能“仗义”通常与自身条件有关。“屠狗辈”相对处于社会底层，顾虑比较少；而“读书人”经过多年教育，顾虑多，更会权衡利弊关系。这样的开脱显然近乎无耻了。

事实上，“秀才”仗义的应该说还不少。最近就有现成的例子。

6月20日，湖北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在官方消息发布不到两个小时，武汉作家方方就在个人微博发文，斥责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她严词痛斥：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绑架了湖北大学，绑架了宣传部门，绑架了出版部门。我要看看，同时也请大家看看：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大学？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部门？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你们会不会绑架以亿而计的中国人？

一如既往！这就是方方。她的表态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

这是被“伟光正”的“党”处理啊。几十年来，在中国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一个人一旦被“党”处理了，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难得了，更别提公开发声了。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过来。事实上，梁艳萍教授被处理后，中国网络上就立时一片欢呼声。身处风暴中心的方方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抢眼。这种豪爽让很多人汗颜，也让人感慨：方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也同样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3月23日，当方方因为她的武汉封城日记被全国四面八方大肆攻击的时候，梁艳萍撰文《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为其辩护。梁艳萍说：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

梁艳萍教授的辩护正气凛然：

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后现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总不能永久地停滞于前现代，总不能维持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蒙在鼓里，不知就里。采用对上奉过去，对下顺过去，得过且过，忽悠一时算一时吧？更不能象鲁迅当年直刺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梁艳萍教授对封城日记的挞伐者极其厌恶。他们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梁教授嘲笑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他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多蹭那么一点含赵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得以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中。梁教授连用“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来形容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在方方事件中，这种可耻之人—不管是“屠狗之辈”还是经过多年教育的“读书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忘恩负义的“敲锣女”李丽娜。2020年2月8日，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她在自家阳台上敲锣哭诉，呼唤大家救她染疫但无法入院的母亲。方方以极大的同情在日记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后来敲锣女的母亲住院了，得救了，故事也随着方方声援日记传到世界。事后李丽娜写了上下两篇《武汉敲锣记》，方方转发了上篇，并配文说：“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但是，这次敲锣女却翻脸了。看到方方日记受到全国许多人洪水般批判为“抹黑国家”，敲锣女也指责方方把她“当武器使”，“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完全恩将仇报。

再列举几个争先恐后投入“胜利叙事”狂欢中的可耻者：

3月18日，一篇三千多字的致方方的信发表在网，写信者自称是十六岁中学生，信中劝方方“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

4月9日，极左网站《红色文化网》刊登笔名“十念生”的文章，把方方日记在全球发行形容为“欧美的一把屠刀”，而他“仿佛看见这把屠刀已经举起”。

4月14日，武汉市出现一张公然威胁方方的大字报，作者自称“乡下农人”。这张以《告方方书》为题的大字报骂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种种国家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来，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谢罪，否则，自己将会以‘侠义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文攻武伐’”。

4月16日，曾在比武中被徐晓冬十秒打趴的太极雷雷，在社交媒体录制视频，称要“诚邀武林同道”，用拳头教训方方。

4月21日，《今日头条》刊登名为“左笔书法钱诗贵”的文章，称有南京的雕塑家朋友认为方方是“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不折不扣沦为了汉奸”，要在秦桧墓旁给方方立跪像。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也亲自出山，以居高临下之态，反而攻击方方“丧失做人的底线”。《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则代表“中国人民”，发文称，“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一个曾与本城人共生死，在大家最难的时候记下本城人点点滴滴的作家，现在竟然受到全国性的恶毒攻击，这当然不只是个别人忘恩负义，不能单单看作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故事”，一个“农夫与蛇的真人版”。这是极左团伙集体作恶，群起而攻，制造并形成汹涌舆情，背后又显然有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相助。据揭露，他们这次为了胁迫湖北大学处理梁教授，甚至点名威胁湖大校长：你不处理梁艳萍，我们就揭发你什么什么。这一招明显有效。另一招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新近就传言：中纪委第几

巡视组进驻中国作家协会，对方方已经有了处理结论；又说军方已经公开斥责方方日记……诸如此类，全都写得斩钉截铁，煞有介事，来头越大，似乎越证据确凿。而那些“大旗”，似乎也很乐意去充当“虎皮”。

梁艳萍教授在她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中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梁艳萍教授为方方的辩护掷地有声，但又相当悲壮。毕竟，不能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中，在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的挤压下，她肯定只能是败方。迎头相撞，结果头破血流。类似她“下场”的，之前已很多，跟着可能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静娅、河北省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等等。这些人经过多年教育，是顾虑多，但顾虑的不是自身仕途；他们是更会权衡利弊关系，但权衡的是国家民族的大利大弊。

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是屠狗之辈吧，他们并不因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顾虑而“仗义”。他们愚昧蛮劣根本不知何为“仗义”！而封城日记的挞伐者、处分梁艳萍教授的决策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了，甚至是“宣传”、“教育”领域的当权者，可却正是因为受过“教育”而懂得如何罗织罪名。他们是权贵的看家狗，是良知的刽子手。

显然，仗义不仗义，负心不负心，跟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一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权贵们权贵来之不易，他们老谋深算，金睛火眼，深知驭民术之关键。君不见，堂堂清华百年名校的十六字校训就被拦腰砍去一半，剩得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早已不知所终！而没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只能是虚妄之语，与古人所望大相径庭。

说到这里，实在应该进一步想想：如果当年的广西右参议曹学佺大人和权贵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么，一个可悲可叹的情景绝对百分之一百出现：管你屠狗辈也好，读书人也好，所谓“仗义”，所谓“负心”，全都得倒转过来！

但叹息也罢，悲哀也罢，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现象。权贵们正为他们的“胜利叙事”而弹冠相庆，即使是一时的成功。

(6月30日于悉尼)



## 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见证者

### —对话作家张奥列

朱云霞

来自广州的张奥列，1991年底移居澳大利亚。移民之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活跃在文学评论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依然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获得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台湾侨联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第一名、小说佳作奖和散文佳作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中国新移民文学优秀创作奖等。出版纪实文学《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散文集《家在悉尼》、《故乡的云，异域的风》、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等，他不仅以中文在澳大利亚写与当地相关的人和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热切地观察、思考澳华文学的发展和现状，出版有评论随笔集《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等。可以说张奥列不仅是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还是1990年代至今澳华文学的观察者和见证者，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他说：“澳华文学是一个不断崛起、不断发展、不断嬗变的过程……我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文坛的岁月，留下了文学的记忆。而这些岁月这些记忆，都是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基石，是澳华文学的历史踪迹，我只是捕捉这些雪泥鸿爪，或许这也是今后澳华文学史研究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澳华文学，是澳华文化的一种呈现，也是澳洲华人历史的折射。”

这份对文学、对澳华文学的诚挚情感，也在我与他的对话和交流中深切感知。2019年11月因得知张奥列先生会参加在绍兴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通过微信问他，能否在会议之余接受我的请教和访谈，忐忑是因为作为一个入门级的研究者，我更多的处在学习之中，读了他的作品和论著之后，感觉到他的深度和广度，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对话，也担心被他拒绝，毕竟此前我们没有过任何交集，但是他非常 nice，答应了我。请教之前，我把他的创作历程，代表性作品又梳理了一遍，在心中草拟了对话的议题，期待能够从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更进一步了解澳华文学和新移民文学。记得是在会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但他是一个非常谦虚严谨的作家、研究者，对于我的一些问题，坚持要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查阅资料再进一步讨论。有幸的是，2019年12月初，我作为学校澳大利亚研究中



心的成员之一，跟随中心学术考察团赴澳大利亚进行交流，出发之前，又跟张老师提出希望能跟当地的华人作家有一个集体座谈对话。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白天上班，所以我们约在晚上交流，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张老师邀约了十几位作家，可见他的热情和真诚，而且都是各个社团有代表性的作家，让我和同事们有了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华人和华文文学的机会。就这样，经过国内和国外两次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多次微信、邮件沟通，这篇对谈终于完成。

## 跨国迁移与身份转换

**朱云霞：**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在未出国之前，您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文学评论的成果，评论集《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都是颇有影响的著作，能不能谈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去澳大利亚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张奥列：**别客气！朱老师，很高兴能回答您的问题。

其实选择出国，也是偶然的一闪念。当时我妹妹在澳大利亚，她想申请父母出国一起生活。父亲正值主持广东省社科联的工作，不愿离开岗位。妹妹转而问我要不要出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长期封闭的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许多年轻人纷纷出国看世界。我想，有机会也不妨出去看看长知识，也许还可以换个活法。毕竟那时井底蛙呆久了，外面的世界很有诱惑力。

其时，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省作协担任一定的职务，是事业的上升期。在欧阳山、陈残云、秦牧、肖殷等前辈作家的引领下，在同辈作家的互动激励下，写作开始摸到了门路，且得心应手，作品也在全国各地刊物遍地开花。那时候还去了鲁迅文学院、北大作家班学习，进一步提升了自已的文学评论写作，渐渐参与到全国性的文艺活动之中，比如参加了全国长篇小说（茅盾奖）、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初选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可以说这些都锻炼了我的艺术眼光、开阔了我的艺术眼界。当然，和学院派学者的学术性研究不同，我们属于创作界，所写评论主要侧重于和作家的交流、对作品的解读以及对读者的推荐，写这种比较快，每个月都要发表很多篇文章。在文艺界思想比较开放的80年代末，我的评论写作也渐渐地走出广东，陆续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上发表作品，这对我的事业来说是一种开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但我也深知，走好这条路也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很多精力。后来受到出国大潮的影响，我单位的同事、文艺界的很多朋友通过留学和各种关系纷纷走出国门。而我由于个人的心境、出国大潮的影响，加之家里的原因，可以申请探亲签证，就生出了不妨去外面看看的念头，也想放松一

下自己。当然，没想到这一“放松”，就离开了中国文坛，在事业上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朱云霞：**您曾在早期的文章中说到澳大利亚之后，即便是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悉尼分会的会员，但已经不是专业的编辑，自己“实实在在是业余之业余”。这种跨国度的迁移、身份的转换，对您移民早期的文学写作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张奥列：**因为离开了中国，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就看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看不到中国文坛的信息。那时悉尼唐人街的书报店，书籍都是港台的繁体版本，报纸也是隔天从香港空运过来的。我曾看到报摊有《羊城晚报》，是七天的报纸打成一捆空运来的，一周来一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基本上就是与中国文学界绝缘了。不夸张的说，在出国的前十多年里，我没看过中国小说、中国电影、中国电视。那时很多华人会租录影带看，谈起小燕子，我竟然不知道赵薇是谁。那时我的关注点已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而是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九十年代，悉尼街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文化专业人士，有歌手、乐手、演员、画家，有记者、编辑、教师、医生，他们大多数人一时都无法找到自己原来的专业工作。那时他们都是借钱或空手出来留学或移民的，找到工作挣钱交房租买食物是当务之急。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根本就无暇想文学想写作。在旅澳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没写过一字，连想写作都是奢侈的念头。在异国他乡，一个喜欢买书藏书的写作者，变为一个不读书的体力打工者，这种身份的急速转换确实令人尴尬。

这种尴尬里有许多无以名状的无奈。我白天在餐馆打工，脑子很闲，就会东想西想，虽然每天工作完后，感觉身体很累，但是脑袋不累，只是自身感触很大，觉得自己出国之后的生活与出国之前的差别很大，彷彿陷入了边缘人的状况。不止是我，当时很多美院、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会选择在街头卖艺赚钱来维持在国外的生活，我对身边的这种状况很有感触，包括心理的落差，身份的焦虑，生存的困惑等等，而且西方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甚至还会产生文化冲突。憋久了就想倾诉，就想释放。终于在一天半夜里爬起来，重新拿起久违的笔，写下了出国后的第一篇文章，想把这种西方的生活状况倾诉给中国的读者，就寄给了故乡的《羊城晚报》，由于是关于海外的话题，当时的反响很好，备受关注，后来就在晚报上开了个“悉尼夜话”专栏。后来这些篇章加上发表于中国其他报刊的一些文章，结集成书《悉尼写真》，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旅澳的第一部散文集。在中国写作时，因为说的是别人的作品，自以为是专家建言，有一种从容观察，下笔放纵，悉听尊便的感觉。在澳大利亚的写作，却是倾谈自己的切身生活，诉说自己的内在情感，是身在其中觅知音，有种不吐不快，急于倾诉的热切感。

**朱云霞**：在很多文章中您都强调了移民经验对于写作观察角度的影响，但也有非常理性的文化定位，您也说“经历了中华文化熏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杀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早就了您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视角，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叠中揣摩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在探索和寻找的过程中，随着移居时间的变化，您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张奥列**：中国人移居海外，初期往往都有一种身份焦虑。我究竟是哪里人？身在异邦，却流淌着华夏血液，是认同母国还是居住国？这种身份焦虑，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严重。也许是民族根性，也许是族群观念，中国人极其强调血缘、血统、血脉。而西方人的身份意识却比较泰然处之。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梦月》（获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就从“家在哪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身份意识之差别。中国人是多么强调“乡愁”，看重“落叶归根”啊！你看那些经常获奖、经常朗诵的表达华人乡情乡恋的诗文，哪一篇会没有这些字眼，也正是这些字眼，才催人泪下。而大多数西方人，却觉得“哪里舒服，哪里就是你的家”，更看重当下的个体生存。

毫无疑问，我初时的写作，叙述视角都是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人西方社会。但随着慢慢浸淫于澳洲生活，慢慢融入于澳洲社会，慢慢接受了多元文化，我也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澳洲公民，我的生命是与南半球这片土地维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生活中的言行，都有一种澳洲公民的责任感，我的写作，自然也逐渐渗透了这种澳洲公民意识。特别是，我为海外读者而写作，作品在海外发表时，这种公民意识就更为强烈。因为岁月的淘洗，也让我感悟到苏轼所言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白居易所称的“大抵心安即是家”。

当然，我的身份虽然转换，但对中国的根不能忘怀，对故乡的情不会稀释，所以下笔时常常是两种身份交织，两种情感相缠，两种眼光审视，相信每个移民作家，都有这种“双重”的叠加，这也是海外华语文学与本土主流文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因为我们海外作家既有中国人的根底，同时也吸取了所在国的文化，与国内作家相比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眼光、思维、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 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朱云霞**：1995年您出版了纪实文学集《悉尼写真》，“写真”让我们有一种从外部观看、欣赏的感觉。在1990年代尚在高涨的出国潮中，提供给大陆读者非常真切、直观的海外风情和域外经验，当然从作品的深度来说，不只是“观看”这么简单，是

您以一个澳洲的新移民在用自己的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透视澳洲社会。能不能谈谈当时为何以“纪实”、“写真”的方式结集这本书呢？

**张奥列：**在中国，我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对别人的作品议长论短，对文学现象东张西望。到澳洲后，远离中国文坛，我关注的是当地的生活情状，想表现的是当地的社会风貌，所以就舍弃评论，转而以纪实、散文的方式去书写当地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华人的生存境况。

刚到澳洲的时候，一时也很难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但每天看到的、碰到的、听到的，却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因为有中国的生活经历，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就会有比较，有思考，有判断，有评价。但眼见的不等于全部，客观的不等于完全真实，所以当我写了一两篇之后，便留意从各个侧面去观察，把各种生活场面、社会细节记录下来，将自己的感受融进去。也许是受过文学批评的训练，习惯于居高临下看全局，所以就力图每一篇能揭示某个社会层面，然后以面面观的方式去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从各种生活事实中去理解、去感悟西方社会的面貌和海外华人的情状。因为是写真，是纪实，所以我的笔墨是感性的多，抒发的多，也想藉此改变一下自己以往理性的文笔。

**朱云霞：**在《澳洲风流》的后记中，您曾写道：“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就应该多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所以，在您的作品中有比较自觉的“在地”意识，从切身的处境与作为澳洲华人的文化立场，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写澳洲新移民的选择和追求。即便是“欧洲之旅”这一部分，也强调从澳洲华人的视角出发，对比的参照系既有中国、也有澳洲，是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张奥列：**是的，我的写作喜欢从多重文化经验中去作比较。俗语不是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吗？人不是全才，不可能样样精通。人生经历也毕竟有限，不可能世态炎凉全都了然胸中。所以对一种现象的理解，对一个事物的判断，比较，就是一个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我成长在中国，自然了解国情，初到西方，一切皆不熟悉，看到的表象你一时很难把握，但借助对比，你就能领悟其中的奥秘。譬如《欧洲之旅》，不光是欧洲与中国比较，也有欧洲与澳洲比较，除了中国、澳洲两个参照坐标，还有另一个坐标，就是我站在澳洲华人的角度去观察去理解。从各个角度去比较，你才能对事物的把握比较有分寸。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应该算我写作的一个特色吧！

**朱云霞：**《澳洲风流》也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悉尼写真》，但是从“写真”到“风流”，再到后来的《家在悉尼》，已然呈现出一个“新移民”资深在地“居民”的转变。《家在悉尼》的后记中，您说“人在澳洲，家住悉尼，总要‘入乡随俗’，用澳洲人的价值观融入本地生活。”您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也在不同时期

的作品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能不能谈谈在这三个作品集中，移民经验对于您的写作来说，分别是一种怎样的底色？

**张奥列：**这三本书出版的时间有先后，因为是结集，所以书中的作品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但大体上，我的写作心路历程显然是有变化的。

写《悉尼写真》时，我还是拿中国护照，但这不是问题的结症。问题是，我当时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澳洲社会，虽然笔下也有澳洲与中国的对比，但我的文化认知还是中国的。所以还是中国语境，中国叙事，只是场景在澳洲，是中国人眼中的澳洲罢了。

到了《澳洲风流》，作品比较当地化了，我关注的是当地生活对我自身的影响，当地华人（也包括我）的思想意识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虽然我的文化认知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更多的接触了西方文化，也懂得了用多元文化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看待世界。至于《家在悉尼》，我真的是比较自觉地入乡随俗了，感觉自己的一些作品，不能全都打上“中国叙事”的标记。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我比较看重在地化书写，即本土化、当地性书写。它并非限制故事、题材的地域化，而是强调作家的视角，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的期望受众，要立足于当地与当下，而放眼于普世与未来。我认为在地化书写要把握三个不同：一是目标受众的不同，首要关注与你生活密切相关的读者群，透过身边生活的典型性，折射社会的普遍性，让其作品涵义超越本土，在更广泛的领域与更多的读者共振。二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地关注居住国的人文生态环境，关注母国社会对居住国生活的影响，关注母国文化传统与居住国文化的互动。三是文字表达的不同，有自己生活环境的语境，有居住国的语言特色、表述习惯。如是，在地化书写，可令华语文学展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独特性，使作品容量更为宽泛，文学面貌更具复杂多样性。

## 边缘感·澳华文学观察

**朱云霞：**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有“边缘”意识，会把汉语写作看成是以母语抵抗文化失语的抗争或自我救赎。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作品也主要发表在当地报刊，形式非常丰富，内容多元，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学领域还是在中国大陆，您的作品接受度、认可度都很高，您是否有文学“边缘”的感受呢，中文写作于您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奥列：**边缘感是肯定有的。作为中国人，离开中原大地，当然就处于边缘了。作为中文书写，身处非母语的环境，当然也是边缘。从移居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



已被甩到边缘状态了。写作人当然喜欢跻身主流，彰显身手。但面对边缘，也可以换个思路。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相应的，也是相辅相承的。主流的强势，也会让弱勢的边缘留下一线生机，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譬如中国文坛，主流当然是王蒙、莫言们了，但严歌苓、张翎们不也是以其混血特色占一席之地吗？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个混血儿，是中华文化与海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它体现在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跨时空的在地化书写，展现美学意义上的差异性。把握了这种差异性，你就不必纠缠于主流与边缘，无需一争高下，而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得精彩，活出精神。若能为主流领域提供一点新鲜元素，有主流不可取代的价值，就很有意义了。

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抵抗”、“救赎”之类的意识，只是想在非母语环境中，用母语表达华人的内心真实，用母语展示中华文化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存在价值，用母语测试其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性和舒张力。只要你写，就不会失语。奥斯卡电影奖不也是设有最佳外语片类别吗？诺贝尔文学奖，不也是有非母语作家获奖吗？这也表明在英语主流中，不能忽略其它语种艺术的存在价值。非主流语种艺术也可以大放异彩，关键还在于你的艺术把握力，你的语境的独特性和普世性。

话说回来，我自己并没有这么高的目标追求。中文写作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自得其乐，但每个作家的写作，可偿不是自得其乐呢？先自乐，才有可能感染读者，才有机会让读者与你同乐。

**朱云霞**：说到语言的话题，我就想到澳大利亚以双语写作的作家，比如欧阳昱、毕熙燕等。以双语进行跨语创作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既能彰显其独特性，也是进入所在国主流文学圈的重要途径。澳华作家的英文创作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反响如何呢？不知道是否有更年轻一代的双语作者在接续承传？

**张奥列**：双语写作的确是海外作家的一条好路子。用当地的语言去写，就容易与当地社会沟通，与当地人交流。许多中文作家之所以不甘心于边缘，就是因为边缘缺乏影响力。白先勇在华语文学界举足轻重，可在英语文学界却被忽略。而哈金在英语文学界一举成名，才引起华语文学界的关注。在海外，用中文写作和用英文写作，这两者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多年来一直就有人提出，海外华人写作的出路在于双语写作。在澳大利亚，欧阳昱的诗歌、毕熙燕的小说，就是走双语写作的路线，特别是注重英语创作。还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也时有英文书籍出版，近年也有本土年轻华裔用英文写作，但同时双语写作的却不多。至于这些华人的英文作品在主流社会影响如何，我听到的不多，不可妄评。但反而是，他们在华语文化圈并不热门。双语写作如能顾及到两个不同语言文化圈，可能会增加影响力。



从发展看，年轻华人的英文写作会逐渐增多，而中文作者随着移民趋势也会陆续有来。但中英双语并举的作者，似乎不会很多。因为两种文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脚踏两只船毕竟难度颇高。

**朱云霞**：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华文报刊在华人社区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能够以语言召唤群体的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在澳华文坛，您既是资深的编辑，也是报刊的专栏作者，同时也是以在场的方式进行文学评论和观察的研究者。能不能从您的角度谈谈澳洲华文报纸对澳华文学发展的影响？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华文报刊，有哪个海外作家，不是先从报刊起步？即使成熟的作家，也是报刊的常客。华文报纸的盛衰影响着文学的盛衰。澳华文学的足迹，也时时刻刻留痕于华文报刊。

如果要追根溯源，澳华文学最早出现的就是 100 多年前梁启超访澳时在当地华文报纸留下的诗文，以及一些当地华人对生活慨叹的诗句。由于实行白澳政策，有一段时期澳洲没有了中文报章，所以也谈不上澳华文学。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澳建交，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移民增多，八十年代越南华裔难民大量涌入，香港、台湾移民也猛增，中文报纸重新出现，华文文学开始浮现。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的大潮汹涌，更使中文报刊风生水起，澳华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澳华文学由此进入发展期，借助报纸副刊园地，华文作品到处开花结果。

那时的留学生、新移民都是踊跃投稿当地报刊，若没有众多的报刊在作者读者之间搭桥，就不可能激发作者的写作欲望。若没有报刊提供园地让作者初试锋芒，让作品集腋成裘，也不会促成澳华书籍的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前十年，是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澳华报章最为兴旺的时期。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的每份报刊，都形成各自的文学圈，而各个文学圈通过报刊的以文会友，又凝聚成庞大的澳华写作群体。那个时期的澳华文学作品繁多，也刺激了书籍出版，不仅有长篇小说、短篇集、散文集、评论集、诗集、传记文学、戏剧影视，还有几套文学丛书。

当然，作品的份量主要还是通过书籍的出版来呈现，但华文报刊却是制造文学氛围、刺激读者情绪、推动互动交流的利器。没有华文报纸这个基本盘，就难以搞活文学。由于新媒体的出现，阅读习惯的改变，当下澳洲华文报纸日渐式微，这也是当前澳华文学发展的一个困境。

**朱云霞**：您在 2001 年发表的《澳华文坛十年观》中谈到：“只要报刊园地不萎缩，澳华文学肯定会越来越活跃；借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发表出版渠道，它也会与世界华文文坛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从世纪初到现在，文学传播媒介和海外华文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能不能谈谈当下澳华文学发表和传播的现状？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地的交流与影响，一是在海外包括在中国两岸三地的发表与评介。刚才已经谈到，澳洲本地中文副刊园地萎缩，作者与读者对副刊的关注度降低，所以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与交流，淡化了文学氛围。近年来，澳华作家也不断有作品在两岸三地发表、出版、获奖。但澳华文学总体处于弱势，所以也未能引起两岸三地的关注。

比如在中国，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机构越来越多，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但关注澳华文学创作的却不多。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美加，或在欧洲及东南亚。而刊物、出版社编辑也受此影响，多盯着美加及欧亚。这种趋势也带动了读者市场，而这种市场也促进了学界的落力。美加欧亚本来就有实力上的先天优势，但学界、出版界、市场三者合力，更推动了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强势，这也是事实。而澳华文学内在的疲软，外在的孱弱，使其与中国文学界渐行渐远。所以澳华文学要有话语权，还在于自身的振兴和外界的推力。

在澳华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出版界曾推出澳华文学的三套丛书：2002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随笔五卷；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澳华文萃》上下卷，及《大洋文丛》11位作者个人集；200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专辑》，含小说、散文、纪实三卷。这三套丛书，合共收录了近百位澳华作家的各种类型的作品，如果中国学者花心思去阅读，也许会发现澳华文学的一些亮点。如果稍加点拨，也许会让澳华文学迈上新台阶。可惜这三套丛书没有很好在中国推介。除了福建出的那套书由刘登翰主编、林承璜责编外，相信也没什么学者读过，更不要说评点了。如果那个时候，有学者、有刊物推波助澜，澳华文学也许会开创新局面。如今，最佳时机已错过，丛书中的许多作者已归隐山林，淡出文坛，而坚持在写的，也没能在中国市场找到多少感觉。

**朱云霞**：您在移民澳洲之后，非常关切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不仅有各种评论文章，也以文学创作来实践自己对澳华文学独特性的认知和价值承担，您曾在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审视早期新移民文学的盲目和局限，也曾深切地拷问“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您不仅出版了第一本介绍澳洲华文文学的专著《澳华文人百态》，还出版了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澳华文学史迹》……是出于作为专业文学评论者的知识分子承担如此关切文学的使命，还是作为澳华作家身在其间，以文化理性自觉地对澳华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留存和建构？

**张奥列**：刚才说了，我在澳洲的写作，只是业余性质。虽然在中国，我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但来澳后，生活环境变了，文学生态也变了，所以我的写作兴趣也有所转移。我更想写些生活中所思所感的心灵文字，评论只是业余之中的副业了。

坦率地说，我旅澳后的评论文字，并非有什么“建构”宏想。虽然在写散文、小说、随笔、纪实之余，还写了点评论文字，那完全是原来习惯的顺势而为之。因为自己在写，也看别人写，有时在阅读中产生了感触，便自然而然以随谈的方式写下点文字，与别人切磋交流。那个时候，我与许多作者的关系不深，甚至不认识，所以下笔多有冷眼旁观，实话实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争论有旁观。这反而激发了我开始用心去评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澳华文学的开创期，所以我的文字也正好为这一时期留下了难得的记录。也许出于评论工作的本能，我的评论写作，是先从作品关注，再到作家研究，继而对文学现象梳理，对文坛状况概观。不知不觉，倒写下了许多篇章，收集成书，倒有种纵览横看的规模了。只是，我并无写史之心，因为觉得澳华文学还不够成熟，还不是写史的好时机。我只是希望能为将来有心写史之人留下点澳华文学开创期的实实在在的记录，以及个人性的参考。

**朱云霞：**从1999年的《澳华文人百态》到2016年出版的《澳华文学史迹》，您的评论著作从非常多元的角度呈现了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状态，既有一个作家的直观体验，也有评论者的理性与客观。对于我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学习和研究澳华文学非常重要的著作。近年来，我们在国内会感觉到北美新移民文学是强势之声，以及欧华新移作家文学的蓬勃之气，反而是曾经一度和北美同样获得大陆文坛和研究者关注的澳华文学显得有些落寞，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当下的新移民文学创作呢？

**张奥列：**相较于欧美，澳洲新移民文学确实有点落寞。但不少作家还在努力，仍在坚持。可以说，平静中的澳华文苑，还是时有涟漪的。比如近期，有几部作品在中国出版，在澳洲当地举办了新书发布或研讨会，颇有反响。韦敏、韦斯理母子合著的长篇小说《蓝花楹》，虽然是母亲韦敏以中文续写完成，但主体却是16岁夭折的儿子韦斯理病中以英文思维去表达的。它既是首部用中文描写澳洲从蛮荒到文明的历史小说，也是一场母子隔空的心灵对话。梁军的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以出租车司机的视角去展示中国新移民及各族裔移民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态。他几乎同时执笔同时完成的另一部《移民代理》，同样也是新移民众生相，二十多个移民申请个案，就是一幅幅流动画卷。而映霞的诗集《我只想透过你的爱来看世界》，以至真至爱的语言，铺写温暖，透露沧凉，有微笑，有感叹，有眷恋，有震颤，纯净而深沉。这是她的第三本诗集，上一本也在“上海书展”抢购一空。早些时候还有辛夷楣与澳人丈夫盖瑞合著的长篇纪实小说《人约黄昏》，采用两人交叉各自追述人生坎坷，年过半百之后，跨过东西方文化和个性的鸿沟，在南半球搭起一座心桥而相濡以沫，练达的文笔让真实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澳洲长篇写作并不旺盛，但微型小说发展势头蛮不错。不仅有成立了十年的澳华微型小说学会，出版了《澳洲华文微型小说选集》，而且2019年还主办了首届全球戏剧微型小说征文大赛。这届大赛，澳华作家沈志敏《天皇盖地虎》夺魁，张劲帆《还魂》、张月琴《青胜于蓝》等获优秀奖。崖青的微型小说集《谁是澳洲人》不仅重版，获海外华文著述奖佳作奖，她的另一本《初吻》也刚出版。王若冰出版了《第三十七个女孩》的同时，也有多篇作品在中国获各类大赛奖，或选入各种选本。现任微型小说学会会长的吕顺也出版有微型小说选集《幕后新闻》、《车站依旧》，他的其它散文、小说也多次获奖。

相比于小说，澳华诗歌似乎更为活跃。除了刚才提及的映霞，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看似柔情似水，却包含着女性的坚韧。西贝也是位中英双语写作的诗人，她的英文童话故事诗在英国出版，而中文儿童诗集，也在北京出版。同样中英双语写作的还有庄雨，她不仅有中英双语诗集《庄雨微诗选》，还有许多诗篇在各类大赛中获奖。作为诗歌群体，悉尼雨轩诗社最为醒目，几年间就聚合了老中青诗人、爱好者近百人。各种节庆活动，都看到他们登台吟诵诗作的身影，他们的诗歌还多次在中国的卫视节目中朗诵。他们新近出版的会员集《大洋洲雨轩诗荟第二辑》，被前社长布文称为“又一次吹响集结号”。现任社长梁风如故认为，这是一群刚刚度过了异国他乡安心立命奋斗期的移民们，重新拾起深埋在心底的钟爱。

至于散文，对澳华作家来说一直都得心应手。胡仄佳的《从悉尼到苗黔山》、洪丕柱的《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海曙红的《澳洲艺术随笔》等散文集都各有特色。倪立秋的《神州内外东走西瞧》和刘海鸥的《半壁家园》、《澳洲家书·游必有信》还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

而老作家方面，冰夫、陆扬烈在上海作协关怀下都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冰夫文集》、《陆扬烈文集》。冰夫的叙事长诗《远去的群山》、陆扬烈的中篇小说《雪渡门》，都显示了作家暮年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郭存孝作为文史专家，旅澳十多年却出版了十多本中澳关系、澳华历史方面的著作和纪实散文作品，其治学与书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我谈及的作品，都是近年出自中国新移民作家笔下，但只能点到为止。澳华文学的实力和潜力显然是有的，若能加强与中国学界、出版界的沟通，就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我还想提一下“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它是由萧虹女士私人出资捐助出版澳华文学书籍，每年出两部，扶持澳华创作。十多年来，已资助出版28部书，包括小说、散文、诗集、纪实、评论，特别鼓励长篇小说。只是部分书籍不在中国出版，虽在海外获奖，却没法在中国传播。



## 情感·文化·视角

**朱云霞**：您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说，旅居澳大利亚二十年多年，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国家日益亚洲化，“生活亚洲化的演进，促进了澳洲的多元文化，也为中国移民的汉字书写、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生存发展的机遇。”在您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是非常强调当地性和在地化的。我想这种新的文化融合应该会催生新的文学创作环境，推促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对如何以文学书写中国故事开始有新的思考和实践。海外华文作家的这种“回归”，确实提供了表现中国的新质素，但不少作品中的海外特性也在消失。

**张奥列**：你说的现象的确存在。这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不断发光，许多海外作家作品得到中国市场的接纳，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赢得中国读者的捧场。中国市场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海外作家书写的回归。这是个好趋势，对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种推力。但这种市场吸力下，也容易引起海外华文写作的趋同心理。在这种心理下，难免会迎合中国市场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地化书写的意识，淡化了海外华文写作的本土化元素。

所谓本土化元素，就是立足于当地的生活土壤，接当地之气，保持那种独特的泥土味，保持那种中外文化混血的美，保持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品格。你可以站在异乡，回望故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扫描，但都是一个“他者”的视角，“他者”的观照。无论在母国或在居住国，移民作家都是“他者”。你若能把握“他者”这个角色，在“过来人”的距离感和“当下”的贴近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把“过往”和“当下”的生活经验性转化为美学的超验性，你的作品就能容纳更多的新质。

新移民作家的书写，可以有个侧重的选择。如果你回流中国，或长居中国，专注讲好中国故事，结合自己的海外经验，为拓展中国文学作些艺术探索，这也很好，“精神还乡”合情合理。但如果你长居海外，生活重心在异域，不妨多些倾情于移居国的在地化书写，融入海外本土元素，借助国际视野与文化包容，发挥其混血优势，让具有混血美的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另类参照，提供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

**朱云霞**：从国内研究来说，近年来对海外新移民文学的讨论非常多，但是研究者自身学科背景的差异影响了对新移民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定位的不同。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会比较强调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的关联度，甚至认为其是当代文学的一部

分，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更多强调新移民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您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中文作家、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奥列：**我认为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坛当然有很大关联度，作家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受中国市场的规范，你不可能置身度外。但吸纳了海外异质文化，接受了多元文化观念，你的笔墨自然会更恣肆与弹性，形成作品的独特性。所以，是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是否具海外独特品格，就要看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了。

其实海外作家因为生活立足点不同，观察视点不同，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有其独特性，但能否独特，构思下笔时，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你的叙事方式，影响你的艺术眼光。

新移民作家都有中国情结。如果你是以过客的身份，仍然用中国人的眼光去表现海外生活，就很容易很惯性地将海外生活套入中国故事，或用中国叙事去演绎海外故事。这显然与中国文学无异。

又或者，你的中国情结只是让你作为一种文化参照，以他乡亦故乡的心态来观察生活，让故乡的记忆，在他乡生活中化为一种前行的助力，让故乡的文化，在他乡文化的吸纳中产生新质，这便是用中国情结去解码融入他乡的心路历程，在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寻求新的叙事。

两种心态，两种心理视点所传递的信息效果是不一样的，也会造成作品的品格秉性有异。

所以我觉得，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是个多面体，有其复杂性，不能一言蔽之。它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市场；也非一元或二元，而具多元性。领悟这种立体、多元的形态，才能把握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的真实面貌，也更契合海外不同层面的华人移民的心态。

如是，新移民文学有些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文学序列，有些作品具有兼容性，而有些作品却是源于中国文学却有别于中国文学、具有自身特质、自身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

话说回来，新移民文学也不全是截然分开的。对于许多海外作家来说，故乡仍在心中，但他乡已是第二故乡，不管你拿什么护照什么国籍，常常具有两种情感、两种心态、两种视角，游走于他乡故乡两地，都有一种精神文化还乡的感觉。所以，新移民文学的形态也具有某种模糊性。如何定义，仍值得探讨。但要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却是必然的。

好了，朱老师，您一口气提了这么多问题，而且问的都很到位，让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从您提的问题来看，完全把握了我出国二十多年的创作状态。谢谢您，帮我一起从点到线，为我画了一幅文学之旅的心灵地图。



**朱云霞**：非常感谢张老师百忙之中如此详尽地解答和讨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澳华文学、新移民文学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认知。

（本文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 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诗歌，

### 比较二人情操、政见及其历史贡献的异同

行迈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朝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不同的是王安石还是一个变法的改革家；而司马光则又是一个史学家和理学鸿儒。从名声来说王安石因为其著名的变法而为世代瞩目；不过司马光因为其主编的第一本编年史《资治通鉴》而经史致用，在历史上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深远的影响。司马光还因为幼年砸缸救友的故事被编入课本而为后人家喻户晓。历史上凡说改革，不能不提商鞅和王安石；而凡说历史，则不能不提史记和资治通鉴。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虽然各有异同，却有一定的可比性。特别是在北宋变法的斗争中，王安石是发起人和推动者，司马光是变法的反对者，但二人却又都是王权的忠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他们二人的诗歌来联系分析二人在情操、政见、历史贡献上的异同。

王安石（1021-1086），号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另外七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古人评其诗时称道他“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存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他的词作不多但意境开阔。其词风格独特，洗净五代铅华，开启豪放派的先声。有辑本《临川先生歌曲》。以上专辑共收编他 1808 首诗词作品。

中国诗词中有众多千古流传的名句，其中有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出自王安石的七言绝句《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 21 岁时中进士第四名，随后在老家江西临川和南方多地任官，并逐渐产生改革的思想。1067 年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年王安石 46 岁。神宗起用王安石为江宁（今南京）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次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同一年的新年，王安石有感于推动变法的决心并期望着变法之后的新气象，于是创作了这首诗。

王安石有一首诗曾被用于课本，题名《船泊瓜州》，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二月（即 1075 年）。当时他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瓜州镇处于扬州市古运河下游与长江交汇处，是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之一。当时王安石立船远眺，想象着变法成功之后大地将是一片春光。他又想到改革路上斗争尖锐前途迷惘，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功成身返而回到家乡，不由得吟出了“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

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因为春风比喻着变法运动，他觉得“到”这个字不够生动有力，本想改成“入”和“过”，整整想了一夜，却没有一个满意的。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船边，忽然看到岸边有一片草地，是那么的青翠碧绿！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字——“绿”！就这样，[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成了千古名句。这个“绿”字，体现了他对变法成功后国家新面貌的期待。他在后来的诗歌中又多次用到“绿”这个字。后人为纪念这首诗，于瓜州运河边立下了“瓜州古渡”碑。我个人以为，这首诗有破釜沉舟的意味，因为王安石想到商鞅被五马分尸的结局，深知变法对个人命运的凶险，然而哪怕个人永无还乡的机会，他也要让变法成功，带来世间一片春色。“明月何时照我还”其实表明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司马光（1019-1086）只比王安石早生两年，却于同一年去世，谥号文正。他是宋朝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又一说四川郫县），原籍山西涑（sù）水，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19岁就考得进士，进龙图阁当直学士。他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担任过各级官吏，其位高至尚书和宰相。死后他被迫认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他的文学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续诗治》等。司马光的诗词全集共有1257首。在一首题名《苦寒行》的诗中，司马光倾述了他做官不为名利而只为报恩和造福黎民百姓的胸怀：“我来苔欲报恩分，契阔非尽利与荣。古人有为知己死，只恐冻骨埋边庭。中朝故人岂念我，重裘厚履飘华缨。傅闻此北更寒极，不知彼民何以生。”（苔欲-止欲；契阔-阔别；傅闻-富闻）这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情怀是一致的。在另一首题名《景福东厢诗·观试骑射》的诗中，司马光寄托了他淳德秉义为臣尽忠的心愿：“须知天地德，慎勿忘所自。”，“求为忠义臣，无负搜罗意”。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以文官治国著称，并在北宋前期开启了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社会繁荣。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的宰相，既有变法的雄才大略和佐政济世的胸怀，同时也有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他有一段营救苏轼的美谈：1079年，苏东坡受贼官诬告，说他诗句中暗语讥讽朝政，被下狱后在御史台受审，面临生命危险。御史台上有乌鸦呱呱噪，史称“乌台诗案”。当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自己多年的政敌。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诗词也呈现出格调高远和清风傲骨的境界。先看一首他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如《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

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诗句强烈反映出王安石凌霜傲雪的气节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后世评价王安石的诗歌风格用了四个字——“空中之音”。

相形之下，司马光的诗词并没有王安石的诗词出名，但他忠君爱民的气节在诗词中常有流露，并为后人所称道。比如在《送呈班叔大名司户》一诗中，他写道“致远必自近，如君岂掾曹。鱼龙试春浪，松栝露秋毫。错落辞华富，坚肱气节高。垂天起肤寸，无叹走尘劳。”（此诗中的“坚肱”二字在原文里被写为“左石右坚；肱月换石”。肱指手臂上段，股肱之臣是指皇帝左右臂。）司马光在这首诗歌中寄托了他以身作则不图富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心愿。他另有一首题名《闲居》的诗，其中叹道“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便懒，雨来春草一番多。”当时他因与变法派政见不一，遭到排斥，曾经闲居洛阳 14 年，其间继续撰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坚持己见不[趋炎附势](#)，这种人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也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为官的时期，二人的私交其实是很不错的，而且还被后人誉为君子之交的典范。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都去世于 1086 年，同样都是 20 岁左右中进士，同样的满腹经纶、治政有方。在王安石成为宰相前，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非常要好，两人常与欧阳修、包拯等人一起谈天论地，指点江山。王安石和司马光还同为苏轼的朋友，他们三两个人常在一起赋诗共兴。比如王安石有《明妃曲》三首，赞美汉代的王昭君出塞，其中有句“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句一反古人惋惜昭君的心情，反而为昭君得到人生知己和幸福而称道。不料想，这种看法却在当时著名的骚客当中获得一片喝彩，并得到许多唱和。其中很得力的一首唱和正是司马光所写的《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中赫然听得“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司马光在溢美昭君之后，更加大胆地直接斥责汉元帝的昏庸，连他用毒药逼死先帝（汉宣帝）遗臣萧太傅（萧望之）的事也给翻了出来。这里不仅有司马光对王安石（介甫）诗句的赞赏，更体现出他本人借古喻今秉持正义的心怀。然而，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王安石固执、激进，锐意进取，而司马光沉稳、老练，善于周旋。虽然两人都认为应当改革图新，但是，方式方法却有不同选择。当王安石提出一系列尖锐的改革方案后，两人的争论越来越大，甚至经常在朝堂之上大吵起来。不过，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是巨大的，司马光无奈之下，选择回家写《资治通鉴》。

从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私德来讲，却是光明正大的。两人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比如：两人都不喜欢饮酒，谁都不纳妾，都不喜欢奢华等等。正因为品行修养，两人

对对方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敬意。司马光在《与介甫书》中说：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也提到：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去世后，有人想趁机诋毁王安石，司马光却说：“不可毁之太过”。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古代仁人贤士之间君子之交的代表。

政治家和思想家有没有言情诗呢？当然是有的。不过他们的婉约言情可能只是表面，而其诗歌中真正的内涵，却往往超过一般的情愫。先来看一首王安石的春夜怀情诗《春夜》：“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许多鉴赏者都曾把这首诗看作漏液思春怀念心上人的言情诗，但更有人发掘出诗句中更深层次的内涵。此诗的题目原本是《夜值》，当时宋神宗有推行新政之意，对王安石于英宗时奏表的变法主张极感兴趣，于是启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翰林院每夜有一人当值，王安石在当值时想到面临的历史重任，夜不能寐心潮澎湃，遂作此诗。这首诗被后人收入著名的《千家诗》，编入时按编者的理解把题目改为了《春夜》，一字之差，尽失原作的背景。这首诗和杜甫的《春宿左省》为伴，诗中的景色情绪也很相似。杜甫《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若仅仅是比较文字意境，王安石这首也许不如杜甫的那首；但若比较思想情操，王安石这首内涵天降大任摩拳擦掌的胸怀，而杜甫那首则是小心翼翼在等待明朝的封事。

司马光也写过许多言情诗词，其中很有名的一首是《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词中对美人的赞誉和见与不见的情感斟酌充满了诗意，并显示出司马光率真而丰富的情感。司马光虽然是深究理学的儒家，但他对情感不加掩饰的态度和对世事鞭辟入里的犹如法家研学的深度则与一般学士有别。这些人格与学问的精修在他编著的《资治通鉴》里也有充分的反映，就不在此处多言了。

王安石在北宋变法历史中代表改革派，而司马光代表保守派，但他们的政见和历史贡献却是异同各彰。他们二人早期都有改革现状的志向，并在这方面很谈得来。[司马光](#)曾在宋仁宗时期就提出了免役法，其思维模式和想法与王安石是接近的。但是司马光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官僚之家，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宋代忠君理学的毒害，要想他接受废旧立新的思维和理念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他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王安石的变法目的是改变宋朝孱弱的现状，也就是为了富国。他的主张偏重于治民，而司马光的主张偏重于治吏。当时变法的一些措施对商贾和农民太苛刻，赋税



很重，连神宗自己也有“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的叹息。特别是“青苗法”（又称“草田法”）的出笼，成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分裂的导火线。青苗法的本意本来不错，是想模仿唐代的贞观之治。正如王安石在《河北民中》一诗中所写道：“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用现代的话来解释，每家每户都生儿育女，学习耕织，然而生产的粮食布帛却要上交朝廷，再由朝廷贡献给敌国。而今年大旱，使得赤地千里，却仍然要去充劳役。老幼只好相携逃往南方(河南)，可惜南方虽然丰收，但是交完赋税后，剩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百姓们生活一片黯淡，行人一个个神情惘然。只可惜没能生在唐朝的贞观盛世年间，那时几文钱便可买一斗粟，并且还没有战争。可是王安石虽有经济改革的措施，却无整治贪官污吏的魄力。一方面，“青苗法”鼓励富家并吞土地，然后朝廷增加富家的税收。这样就使得大批贫苦农民失土缺粮，流离失所。而富家和商贾之家也怀不满，认为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如此虽然一时国库充盈，但是国进民退，失去了民心。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把经济改革的好处和相当部分的税收都纳入了私囊。由于这两方面的弊病，改革失败的孽根就被种下了。变法本身是励志图新的作为，比如青苗法也有调动生产力和限制利益集团的改革进步因素，但由于封建统治的时代限制，变法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司马光对青苗法做过简短的评述：“青苗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可见，他是把“病民”和“伤国”当作因果关系来看的。当代人对这个历史观应该有所借鉴。关于旧法和新法，司马光有一句精辟的分析：“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这对于当今世界，尤其具有警示的意义。

司马光作为研究和总结封建历史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在佐君吏治方面是有见解的。他深谙昏君独夫和贪官污吏的危害，这在他的诗词和史学专著中都有体现。比如他的一首五律《[五哀诗·马伏波](#)》就写道：“汉令班南海，蛮兵避郁林。天涯柱分界，徼（边界）外贡输金。坐失奸臣意，谁明报国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此诗表面是为西汉将军马援（马伏波）为奸臣污垢落难而不值，实际上是忠告当朝圣上要明辨是非，要远离奸臣和信任忠良。司马光在仁宗和英宗时只当过判官和谏官，竭力于整顿吏治。但在君王昏聩污吏不绝的事实面前他又很失望，于是辞官修史。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编写了一部从三家分晋讲到秦二世而亡的《通志》。这本史书受到英宗的赞赏，并要求司马光继续按年代编写，并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编书助手。宋英宗驾崩后，太子赵顼（xu1）继位，改元熙宁。此时司马光的《通志》更见丰硕，宋神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为该书提名《资治通鉴》，还写了序言，而书名是取“有鉴



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之后历时 19 年，司马光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上起[春秋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 1362 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司马光](#)在《自嘲》一诗中对自己的志向和成就做了总结：“英名愧终贾（穷困），高节谢巢由（巢父和许由的并称。相传皆为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二人，皆不受。因用以指隐居不仕者）。直取云山笑，空为簪组（穿戴）羞。浮沉乖俗好，隐显拙身谋。惆怅临清鉴，霜毛不待秋。”其中的“拙身谋”和“临清鉴”应该是重点。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被神宗及其后代哲宗任用。

每一次变法改革失败之后都有一个“重振朝纲”的时期及其代理人，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重振朝纲的代理人便是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 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所谓“元祐更化”。司马光为整顿北宋变法失败后的乱世做出了贡献。他既是封建王朝的维护者，又以《资治通鉴》一书为千秋后世制作了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他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封建王朝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这在他的一首[《感怀》](#)诗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昨日春冰破水边，今朝腊雪坠风前。岁华过目疾飞鸟，壮志如何不着鞭。”他去世前，北宋在外部侵略和内部腐败的夹击下已经露出了衰败的征兆，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也只有空自叹息的份儿了。

王安石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之星，虽然在司马光被召回主政之前就遭到了贬黜，但他在司马光主持“元祐更化”复辟旧法的时期，仍然没有终止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的这种政治见识和情怀在其七律《读史》中得到了比较深刻的体现：“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黜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宋代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诗人还有一句惊天之语：“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体现了他大无畏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尚能具备如此深远的眼光和浩然之气，而在我们当代却有不少的人被历史记载中的糟粕和虚假忽悠，导致在思想上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对照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如上种种，我们传扬他们的诗歌，吸取他们的教训，继承他们优良的品格和理想应该是十分值得的。

（注：本讲座稿中有少量语句择录于百度文库，见有灰色衬底的字句。）

## 【文学评论】

##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 ——读张劲帆短篇小说《两极之间》有感

黄冠英

张劲帆的短篇小说《两极之间》在中国大陆的刊物——《青年作家》上发表，值得庆贺。我读罢觉得又是一篇力作。我刚对他的另一短篇《热土》写完读后感，顺便也谈谈这篇新作吧。如果说《热土》的人物关系多为机缘巧合，顺理成章，那么《两极之间》则是狭路相逢，杀出光亮。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后者的难度显然更高，也更成功。

《两极之间》的故事，是一位悉尼房地产中介公司职员，面对欲购豪宅的中国贪官，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对于是否进行举报，遇上两难问题，而他竟天才般予以完美的解决——既举报了贪官，又卖掉了豪宅。

什么两难问题呢？他恨死这类榨取民脂民膏的贪官。不举报吧，眼睁睁地看母国巨款立即会外流来澳了；举报吧，本公司错失一笔大交易，自己可观的佣金也将泡汤，甚至会因泄漏顾客私秘违反职业操守而被公司解雇、美满姻缘可能离散，更严重的是触犯澳洲的保护个人隐私法，要坐牢或者遣送出境。就是说，他难在“两极之间”。这正是作家为主人公设置的重重困难，让他层层突破，从而完成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塑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小说可算作“歌德”文章，不过劲帆歌颂的是真英雄、是真正有德之士，而毫无阿谀奉承之意。

关于举报即告密这件事，由于在极左路线操控之下，常常伴随着造谣与诽谤、污蔑，长期以来是被诟病的丑恶之事。其实对举报行为，应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窃以为，为私利举报可耻；为国为民举报甚至协办，则应予赞扬。《两极之间》的主人公钟汉元正属后者。

钟汉元是位有多面性格的立体形象，他正直、机敏、灵活又精细。他初逢的欲购豪宅的戴墨镜中国富豪，居然表示可以付出上亿元现款，立即引起警觉，又在观颜察色，旁敲侧击，随机发问，巧妙诱答中，终于知道是个没有正当经济来源的王氏厅长大贪官。钟当即机智地为他们拍照，留下确凿的证据。然而这位爱国爱民的祖国公民，却碰到了上述的两难。

在解决两难问题的过程中，作家处理得出乎意外，又确在情理之中。我看开篇时，便猜想这是一支从澳洲射向中国的响箭，还甚替主人公犯难，然而情节的波澜起伏，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到最后的结局终于松了那口气。

作者塑造钟汉元的复杂性格，都有活灵活现的细节描写，无须再复述。我这里只探究一下钟为什么会嫉恶如仇？他刚开始的警觉，由于尚无铺垫，我一时觉得有人为拔高之嫌，但后来的追补，疑惑便得以消除。作家在演绎中，嵌进三个原因：一是他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应聘到一家国有建筑公司担任监理工作，任务是监督施工质量。他先是发现建材偷工减料了，不肯签名，与总经理发生冲突，后暗查发现总经理确有违法行为。总经理也许觉察到情况不对头，卷款出逃。公司于是倒闭，他也失业了，（幸而有未婚妻的帮助，才来到澳洲再读技术进修学院房地产专业，又得以到现在的中介公司工作）。“他恨极了那个害惨了他的总经理”（我以为他俩还会有相逢的巧合，结果没有）；二是在交易即将成功时，受到老板威廉的宴请庆祝。他对老板倾诉自己的心声：（王厅长）“他买这一幢房的钱是中国这个贫穷国家成千上万人的劳动血汗钱，他享受著豪宅美景，而成千上万的人民在啼饥号寒，许多孩子会失学。我自己曾经是这种贪官的受害人，我恨死了这种人，这笔佣金我赚得不心安理得”；三是妹妹（在读学生）的来信，又破了他违心计划，原因是主管政府工程的贪官与承包商相勾结，打工的哥哥被停发8个月工钱，家里揭不开锅。哥哥砸了贪官的家又被警察逮捕。这三条理由，可谓国恨家仇兼备，岂可不举报？最后钟汉元巧舌成功动员靠科技发了财的黄启新买下豪宅，暗中向中国政府纪检部门举报了墨镜王厅长，故事完美结束。

学者作家张劲帆，在文史哲方面自是内行，写到房地产中介竟也条条是道。请看文本：“这座豪宅一千二百万再加上大约七十万的印花税和手续费，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亿一千四百多万人民币，这笔买卖如做成，他可以获得约七万澳元佣金，相当于三十五万元人民币。”“……签完合同后应该交给自己聘请的独立律师去解释合同，然后由律师负责与卖方律师交换合同，合同未交换之前是无效的，交换合同时须付10%的首付金，合同交换后买方还有五天的冷静期，冷静期内反悔要扣除房价0.25%的违约金，冷静期过后反悔要扣除10%的首付金以及卖方的其他连带损失。合同交换后通常在六周后交割房屋，那时要付足全部款项。每延迟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罚款。”这是外行人未经访问、调查肯定写不出来的！整个故事的过程描写，也无不充满生活气息，如钟汉元与蓝莹莹是一对未婚的同居爱人，互相间的激将、开涮、使性、逗乐均拿捏得得体生动。即将到手的7万元佣金拿不拿呢？钟还在犹豫，而蓝莹莹已作了使用的具体规划。钟后来想到连周总理也有难免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时候，

才想也违心一次以从爱人之愿，并开起玩笑，说想好拟贴在新房门上一副对联：“一对新夫妻；两部旧机器”，横批”抓革命促生产“。

科技富豪黄启新的出现，是解决两难的关键，剧中人钟汉元自称此乃“灵感”。我却感到类似“走至无道，神仙来导”的武侠小说写法，且感黄的出场介绍也似过长了些，然而钟从科技、商业与慈善三方面阐述的理由，确实充足。我相信黄启新听后是会下最后决心购买的。这也能使公司老板威廉有了”我的上帝，你简直是魔术师，是超人！“的惊呼。一句话，作家的情节安排令人可信！

成功的小说，处处合情合理，读时舒服。

(2020.11.28)

## 小人物与大时代，擦满了补丁的爱

—评何玉琴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补丁》

青花瓷

阅读是一种个人体验，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是一位智者。书只是个载体，透过纸张或者电子屏能够听到作者的倾诉与心跳，甚至是叹息和呐喊。

第一次见到何玉琴女士，是在梁军先生作品研讨会，她发言时给我的印象是美丽优雅，有着淡淡的书卷气和文艺范。小说的题目就是作品的题眼，是书中内容的概括与浓缩，阅读她的作品却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与震撼，比如作品的题目《艺术流氓》

《用屁股思考》《用双手走路》《遛猪》《妓女的奉献》等，另类、前卫。比如作品的表达，“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得就像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乳房”，“一个雨漏如尿的日子，当她正骑在我身上香珠玉滴时，出国考察的局长回来了”，文章写的直白、叛逆。

对于性，我们这个民族是羞涩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废都》中用“□□（此处删去×字）”代表性的描写，因为情色写不好就成了色情。而何玉琴却大胆直白的去描写，围绕“情”而产生的身体的缠绕、人物情感与命运折射出的人性与社会性，脱离了身体和欲望本身的浅层意义，凸显一个作家的独立思想与个性表达。

何玉琴女士有着近二十多年的海外工作背景，写婚姻、写爱情、写移民故事如行云流水得心应手，越过对自身经验的个人表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缝隙之中捕捉叙述的支点，探究生存现实的本来意义。在不动声色中体察世情，悲悯人生。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心智充盈。

这本小说集名为《爱的补丁》，全书 216 页，有 19 个各自独立的短篇和 1 部中篇小说组成，分为爱的咏叹调，移民故事。以爱为名，书写爱的残缺、替代与补偿。配以一种冷静而犀利的叙述风格，使每个故事焕发出迷人的光泽。

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笔锋划开男女情感中的阴暗与齜齜、扭曲与疯狂，将不堪的真相撕开后裸露给大家。

《艺术流氓》开篇这样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是流氓艺术家的世界。这是个有些荒诞的故事，父亲因情而死，行刑前因上了头版一举扬名而快慰，而我（古流芳）继承父亲风流倜傥衣钵，却猎艳无数，终在网上邂逅完美恋人，与之缠绵却发现她是个男人。由此引发血案，父子俩一个死前为终于扬名天下而窃喜，一个为至死没有弄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而困惑。给身体穿上一件艺术的衣裳，不过是让骨子里的流氓更加冠冕堂皇，在他们眼里，“流芳”与“遗臭”本来就是一回事。



透过奇葩的性与爱，除了窥得人性，还能看见时代交替更迭的印记。性元素不再是人性的直接表现，而是社会生活的荒谬换喻。

《遛猪》是通过“我”和有妇之夫吴非婚外情的故事，外延至农村的一个习俗：为了让公猪清心寡欲地长肉，大多给阉了。阉猪佬同时会养上一头强捍的公猪，在母猪发情的季节，走街串巷地牵着那只公猪去嫖，叫“遛猪”。在经历了堕胎、性病、背叛之后发现吴非不过是一头花心公猪时，才痛心疾首：奶奶，你为什么拿着大扫把，把那只猪赶走？人与猪原本不同，却又是如此的相似。

书中人物经历的生活，读者是充满期待的。《爱的补丁》中有着美貌贤妻的杨波爱上一个妓女，妻子为了挽回这段婚姻不惜请风尘女子吃饭，求教，甚至到妓院感受嫖客的心理需求，当她抛却以往的矜持内敛，风情万种展现在丈夫面前时，迎来的却是一记掌掴：荡妇。有限的事里蕴藏了无限的意味，分裂的人格，矛盾的身心，将人性描摹得张弛有度、淋漓尽致。

何玉琴讲故事的视角很独特，既有内视角，也有第三人称分析性的外视角，这篇《打鼾》就给小说的叙事带来了变幻的效果。亚萍与男友刘崎在旅行途中被不打鼾的黄又明吸引，年轻气盛各种误会后嫁给黄有明，结婚生子后又因打鼾这件小事风波再起，从心理到身体，从工作到家庭，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打鼾小事情，导致争执、误会、动手，再到惊动了警察，双方都站在自己立场上考虑问题导致矛盾升级，前男友刘崎出差到此更加剧了误会和矛盾，最终亚萍愤而报警婚姻彻底亮起了红灯。爱的咏叹系列故事，处处透着残缺和破碎。

爱情有没有补丁？婚姻要不要补丁？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选择。

《妓女的奉献》中以一个出轨妻子的视角，展示婚外情灵魂沟通与肉体宣泄的矛盾挣扎，灵与肉的冲击，爱与恨的交织，小说传递的爱是破碎，是虚空，等爱如同捕风。

谋生就是谋爱，而人们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爱，哪个不是千疮百孔，擦满了补丁。

《用屁股思考》以一对鸟儿姐妹的爱情故事，折射以爱之名的不堪重负，以及另外一种恩爱典范一鸳鸯在现实生活中的朝三暮四，有点拟人、隐喻，又有些超现实和魔幻。

如果说小说集名为《爱的补丁》上半部分写的是爱情咏叹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写的移民故事，在全球化的脉络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世外，入世打拼是永远的主流。而打拼的过程充满了迷茫和挣扎。何玉琴女士作为一代新移民，亲历和目睹在别人的国家和土地上，艰难扎下根的华人华侨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无疑，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篇章。



《小陈移民记》描述了一位为了移民而假借修炼法轮功，从拘留所到开车拉大妈去使馆门口扯条幅练功，到委身于这个组织的头目，最终拿到 Pr 的故事，读来有些心酸，有些慨叹。

《第一份工》的沉重，《距离》导致的离别与团聚，《第三笔积蓄》的苍凉，《演习》的尴尬，还有那份永远的《牵挂》，其中有初来乍到小心翼翼的打工者，有孤独寂寞情感饥渴的少妇，有投奔儿子又被移民局通知离境的刘妈，有不辞劳苦客死他乡的钟叔，何玉琴以犀利敏锐的笔触呈现人物所处小世界中琐碎的细枝末节，看到繁华之下的移民的孤寂、惶恐、陌生和不安的心态，对这个世界的逃避和妥协，迂回与坚守，最终与荒诞世界达成和解。

何玉琴的眼光敏锐而犀利，她用透视的心态去描写笔下的一个个人物，不回避他们的狡黠、善变和扭曲，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正是这种残缺又透露着一种人性的阴暗，一种耐人寻味的张扬和倔强。

《不堪回首》是这本小说集中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了一个出身贫寒长相丑陋的女孩所经历的自卑、歧视、挣扎，后半部分以女孩意外坠崖摔掉 8 颗牙齿，住院期间中了六合彩巨奖，之后修复牙齿面容修复自信心大增，先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后经历了离婚、再婚、车祸夫亡，被人贩子拐卖、历经磨难回到父母身边，为了堂哥和逝去的丈夫回到澳洲工作，多年后再次返回能够安放身心的故乡，吟唱客家人特有的歌谣。

“我”怀恋的不仅仅是故乡，而是心底最初的地方，一切纯净如天籁。时间把故乡与他乡，今天与过往酿成浓酽醇厚的一坛酒，对漂泊异乡的人来说，故乡是剪不断的脐带，断了筋骨，连着血脉；故乡是追梦的起点，也是安放灵魂的终点，这种惆怅、离别的意象有一种悲剧意义上的审美，让人回味无穷。

很多时候，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夹杂着性别特征，女作家的内敛温润，男作家的粗犷豪放，何玉琴的小说不像是一个女人写的，直白，大胆，另类，张扬，以犀利的笔触截取生活横截面，在俗世生存中，窥见人物内心的情感纠葛、生存焦虑与精神困境，看似写的是小人物，笔下装的却是“大时代”。所有这些叠加起来，这部小说集就有了份量，

文学是现实的缩影，具备一定的真实性，但也不乏创作的技巧和想象。文学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不妨温上一壶老酒，沿着何玉琴女士用文字铺就的小路，静心，阅读，漫步……

## 命运

—读何玉琴小说《人生 400 度》

景亮

疫情期间，张劲帆会长转送来了何玉琴的最新小说《人生 400 度》，正好为宅家的日子提供了读物，于是，就慢慢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了。说真的，已经很久没能坐下来认真地读一本小说了，不过，这本《人生 400 度》的小说，从题目就引起了我的好奇：360 度已经是一个完满的圆，那另外的 40 度又作何解呢？这部由南溟出版基金赞助出版的小说，471 页的长篇，描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在中越战争中死里逃生的解放军战士，为了求建功立业血书请战，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走上了战场。可是，当战友们倒下时，他受伤后却被一名漂亮的越南寡妇冒死救走；他伺机逃跑，辗转偷渡到达印尼孤岛，但却因为妻儿他误入黑帮而丧失了移民机会。绝命之余，他再次偷渡到了澳洲，并与移民局对簿公堂而成功定居下来了。

这期间，主人公的命运和情感，与多个女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恩爱情仇：主人公吴星从中国的农村小白村走出去，生命的轨迹穿越了越南，印尼，澳洲，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小白村。从故事的题材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中越战争，异国他乡的战争描写和面对生死，性爱的抉择。都很能打动读者，吸引读下去的欲望。作为小说，开篇的切入点写得不错，以大河虾救助主人公吴星的情节展开故事，给小说留下了很好的伏笔。可以说，第一部《泪洒三洋湖》，应该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作者在刻画主人公吴星和大河虾之间的感情纠缠的着墨上，丝丝入口，性爱情仇都表现得真实自然：在生死面前，人可以看透一切，回归自然。一个是新婚之后就“抛妻”上了战场的农村新兵，血气方刚；另一个是新婚丧夫的寡妇，孤男寡女，在那个战争的血腥环境之下，命垂一线，人性本能的驱使，他们相依为命，互相濡沫。

小说里有一段对大河虾和吴星的性爱写得很美的文字：“我们赤身裸体暴露在阳光下，心灵和肉体沉浸在爱的欢愉中，物我两忘，没有了半点的羞涩之感。我把她压在身下，看着她激情燃烧的红唇和舌尖，我的舌头便不由自主地卷了过去。我的舌头像软鞭一样在她的嘴里游窜，追逐着她细软湿润的舌头，吸允、纠缠，直到我气喘如牛而她也娇嗔不止。我翻身下来把她从地上扶起，她微睁开眼瞄了一下我赤裸的身体，右腿往我身体左边滑了过去，人便骑到了我身上。大地为床天作衣，我们就在草铺上认认真真地像湖畔的仙鹤一样坦坦荡荡地做起爱来……不难发现，作者的文字功夫十

分扎实，描写细致入微，这当然是与作者师出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不无关系，更是以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独有的洞察力有直接关系。

小说以主人公吴星与大河虾的关系，展开了整部小说的情节，让不同的女主角轮番上场；而她们所展现的舞台，更是从越南到印尼，从怒海偷渡到伽琅岛避难所，再从避难所再次漂浮大海奔向澳洲，被羁留居留中心，凭一场官司争取到留下澳洲，最后，兜兜转转，回到吴星的故乡小白村，辗转越南，又回到澳洲。女主角也从大河虾到蔚安，再到顾小芬、夏慧英，又回到了新婚的妻子，最后，情归大河虾。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性爱情仇，兜了一大圈之后，都尘埃落定，各自找到了“归宿”：除了顾小芬的不幸离世之外，各人都在人生的 360 度之外，那另外的 40 度里，回归红尘。

特别是小说的结局，曾经沧海的 3 个女人：大河虾、蔚安和夏慧英，却能够在男主人公吴星的餐馆里，搭伴合作：“于是夏慧英和蔚安从此便在餐馆帮忙了。三个女人勤快利索、尽心尽责，帮我把餐馆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直到如今。”这当然是作家心目中最理想的“伊甸园”，也是作家想透过这个故事，向读者所展示的人生 400 度。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掩卷思之：如果这是小说所传递出来的“正能量”，读者也许可以接受，当然也是作家的“初心”。但是，如果小说所展示的却是“悲剧”的结局，则带给读者的冲击必将更为强烈而持久。“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撕开，展现给世界看”，这应该是小说悲剧的力量所在。

小说的第五部《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描写了主人公与顾小芬的偶遇相识，并由此展开了一段短暂而令人扼腕“爱情悲剧”，这里，特别提到了当时在澳洲朝野影响深远的“四十千”争取居留澳洲运动。我相信，这场运动所牵涉到的人会更多，其社会意义也更大。可惜的是，作家并没有进一步展开来写，而只是作为一种“铺垫”来带出其中的一位女主角顾小芬；而她又是在一种“偶然的意外”中去世，匆匆登场，又匆匆落幕离去。笔者认为有点遗憾，但却又可以理解作家的“苦衷”，毕竟，在一个故事中，不可能展开太多的情节和人物，有时，就只能“割爱”了。也许是因为笔者个人的经历，对这“四十千”有一种特别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偏爱，总是以“期待”的心情去要求作家，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这当然是不能有任何的责怪的。但从内心深处来说，则真的是“祈盼”有一部完整真实展示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早日出现。

而对主人公吴星这个人物的塑造，小说无疑还是成功的。这个人物完全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不时表现出了人性的各种丑恶：自私，猜疑，固执，多情；但却也保存了人性中的善良，正直，同情和爱心。人性的善恶，交叉出现在他的身上，随着面对不同的人 and 事，面对生死和情仇，他是“多面性”的。但笔者认为，恰恰因为这样的人性的缺陷，正反映了他的“真实性”：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读者也许并不一定会喜欢他，但却是可以理解他，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有过多的指责。其实，吴星也只是生活在我们身边成千上百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 现代主义诗歌“恶作剧”及其他

西澳平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可谓如日中天。“一歌”激起千重浪，摧枯拉朽之波澜，势不可挡。后生晚辈到八九十年代才感受这个新思潮的再现，尽管早有现代文学先驱者介绍倡导并进行诗歌实践。

潮来潮也去。但凡潮水涌来，必是鱼龙混杂，草木同生，如同大风起，猪也可以飞起来。是非要等尘埃落定判断，金子要待潮水退去发光。南半球澳大利亚，一般跟随英美文学潮流，却有其特殊方式响应。本文介绍澳洲现代主义诗歌“恶作剧”的故事，论及诗歌文学“骗局”诸现象。

—

在1940年，年轻诗人哈利（Max Harris, 1921-1995）受新思潮影响，与诗歌同仁聚会，在南澳阿德莱德大学创办艺术季刊《愤怒的企鹅》（Angry Penguins, 1940-1946）。题目取自其一首诗。刊物宗旨，为澳大利亚人表现现代主义提供园地，尤其提倡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新潮很快吸引一批激进思想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其后他与诗人里德（John Reed）把刊物搬到墨尔本。经积极推广，其刊发各类现代前卫先锋派诗歌和绘画艺术，成就这个现代主义思潮争议中心，广受欢迎，影响更大。

到1944年，有一天，编辑部收到一位已故诗人“厄恩·马利”（Ern Malley）手稿。介绍说其生前干过汽车修理工、保险推销员。一个自称他姐姐的人告诉编辑，诗人得重病死后，发现这些遗稿，题为《黑暗的黄道》（The Darkening Ecliptic）。

诗歌里“陌生、黑色、焦虑，难以理解”语言意象，很符合先锋派现代主义诗特色。虽未听说也未见过“诗人”，哈利看后大为赞赏，拍板后很快在刊物设专页发表。一时厄恩·马利名声大振，诗歌受到称好赞叹。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悉尼报纸便揭开了这个“恶作剧”。

原来两位保守观念悉尼诗人，在军营服役时闲聊，出于故意炮制了这些诗作。詹姆斯·麦考利（James McAuley, 1917-1976）本人，虽早已不满意那些所谓拼凑费解片段的现代主义诗歌，却也耐不住好奇，很想知道是否只要是新观念、新作者，即使无意义无内容诗歌，也会被前卫派诗刊认真对待。他与另一位诗人哈罗德·斯图尔特（Harold Stewart, 1916-1995）想出主意，要戏弄一下哈利的刊物和所谓前卫先锋派诗歌。

他们借助随手拿来的词典，随意从《牛津引语词典》里挑些格言，组成不连贯的诗行，仅用一天时间便胡拼乱凑了十六首诗歌。为确保其真，还伪造一份诗人生平简历，借这位虚构姐姐之名叙述，增加可信度。没想到，他们弄假成真。

尽管他们意图是，批评现代主义诗歌缺乏意义和技巧，借此机会讽刺一下这份流行前卫派刊物。若刊物接受稿件并得到好评，似乎能给提倡现代主义的“愤怒的企鹅”派以沉重打击。

可是，事非初心所愿。谜底揭开后，他们的“骗局”并非全是打击现代诗的“英雄”行为。因为有些读者坚持，他们喜欢读麦考利这些诗歌。这个“骗局”效应，并非只是“讽刺”，同时还有“赞赏”。事至如此，因而麦考利本人此后自觉无趣，便很少再提及此事，也从不以打假“英雄”自夸。他继续其政府工作和诗歌创作，出版《一幅澳大利亚诗歌画卷图》（1975），终在塔斯马尼亚大学任教和退休，成为澳洲一位杰出诗人。

现代主义文学，发轫于惠特曼《草叶集》（1855），高潮于艾略特《荒原》（1922），到六十年代式微。一般意义上的理解都趋同，把“现代主义看作是对传统的反叛”。麦考利要比哈利略早介入诗坛。在悉尼大学读书时，他办校刊《赫尔墨斯》(Hermes)，发表过诗歌《向艾略特致意》（1935）。

显然，麦考利自有其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看法与实践，如同艾略特用复活多恩等玄学派诗人来为现代主义张目，并未一概而论地反古典反传统。（参看笔者《约翰生与艾略特的玄学派诗人》，《走近约翰生》第101-119页）

由此可见，一旦什么主义大潮起伏涨落，无不振奋诗坛，难免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良莠不齐。大浪淘沙后才见诗人诗心诗性。若诗无价值，即使披暨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之大袍，全无济于诗之真诗之实诗之美。

无可否认，凡诗潮总会带来新生代。在《愤怒的企鹅》杂志一批同人中，既见诺兰（Sidney Nolan, 1917-1992）后来成长为著名艺术家，又有达顿（Geoffrey Dutton, 1922-1998）优秀诗人、传记和历史作家。

不同于麦考利，诗人斯图尔特，虽其后接受日本和佛教文化方面多有贡献，后人还是先记住他参与设计这个“骗局”。也许“瞒和骗”更易过目不忘。《愤怒的企鹅》的“骗局”似乎也成现代主义历史最有色彩的一页诗篇。

在这个“厄恩·马利骗局”中，客观上多少打压澳洲现代主义的势头，哈利主编的名誉也多少受到影响，但还说不上他有眼无珠，不辩草木。因为诗歌本身尚有自身价值。就诗而论，说不上是一个“持久古典对现代诗歌”的争辩。有人甚至认为，他们这些无意创作的好诗，要胜于他们有能力所写的严肃的诗歌。诗歌一经发表，自身就是脱缰野马，作者无力拉住，所以作案者本人麦考利面对称赞，也只能哭笑不得，仿佛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厢不能情愿。

对诗人哈利最大伤害不全是“骗局”，此时警察部门找证据提诉，法庭判其主编杂志有淫秽内容，罚款五英镑，另加三天上法庭诉讼费 21 英镑 11 先令。这与战争期



间澳洲施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其“案子”得到不少艺术家和知名批评家的声援和支持。其后，哈利一直活跃在澳洲文坛。他与达顿等人先后创办《澳大利亚评论》(Australian Letters,1957-1968)《澳大利亚书评》(Australian Book Review,1961--),《太阳出版社》(Sun Books)。卖掉出版业务后,获利颇丰。

他继续为《澳大利亚人报》写专栏,长达21年(1964-1991)。虽是高产作家,涉足文学、出版、批评各业,他最大贡献还是在澳洲提倡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这个保守主义与前卫派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争论,因“恶作剧”反而更易扬名天下。今虽成历史,其中故事仍有回味无穷的思考。

## 二

无独有偶。这类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话、用别人钱买自己票的做法,统称“玩名”,古已有之。之前有两部诗歌集《利欧安尼》(Leonainie,1877)和《光谱诗》(Spectric Poetry,1916),可算其鼻祖。

前者编辑把此诗认作名家波伊(Edgar Allan Poe, 1809-1849)遗作发表。波伊的名望,犹同当今歌唱家和诗人莫里森(Jim Morrison, 1943-1971)。一经发表,想早出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年轻新闻记者赖利(James Whitcomb Riley, 1849-1916),忍不住很快就出来承认,“波伊诗”是他写的。仅是为制造“真实”,才把其说成这些夹页诗,是在著名作家波伊使用的词典里发现的。

“借名“发作品与他当时厌倦了接退稿信的愤愤不平有关。赖利的“不道德”行为,立即受到谴责,被报社解雇。不过他很快认错并得到原谅,继续发挥其“巧智”,写下了上千首诗,成为写印第安纳原住民的大诗人(Hoosier Poet),成就已不在其当年仰望的波伊之下。在那个诗歌年代,诗人极易成为富翁,可比当今当红音乐人影星,如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1882年去世时是个百万富翁。赖利1916年死后有三百万财产,相当今日七千八百万美金。

若前者为名利,后者《光谱诗》就为一种自拟理论提供范例,出于正面目的而非反面讽刺。《光谱诗》一经发表,便在美国引起轰动。“两位署名作者”从未露面。一年多后,诗人宾纳(Witter Bynner)和菲克(Arthur Davison Ficke)出来证实,他们写下这类浮夸自负的潜意识实验主义诗歌,目的并非打击而是要赶上时尚的诗潮。他们写得不差,为“光谱学派”增加一份力量。

无论澳洲《黑暗的黄道》还是美国《利欧安尼》《光谱诗》,虽“骗局”,诗作本身却非滥竽充数,所以能骗过编辑者,还赢得读者。如同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以翻译之名写奥西恩的古史诗(1760年期间),甚至成为民族国家的自豪骄傲,捍卫者至

今不改其热衷敬佩。这些案例鲜活，不能不提文学本质。任何艺术创作无论诗歌文学本身，几乎都可说是无中生有，虚构想象。关键问题，是谁写的。

远古时期，不玩名的无名氏作者，比比皆是。大作尽有，藏之名山。仅是到近现代，知识产权的文明发展观，加之文学类别的分工确认，要求认可“真人”是谁，强调“真事”与“虚构”分开，不可混沌不分，界线不清。今人成名要快，获利能早，便混淆视界，故意玩名，达到其获利目的，即使“为利舍名”也情愿。当然，当代多少人要借他人名人莫言来表达言论自由，又是另类玩的“舍名舍利”，返回古朴求道解惑的文人之心。

若古代托名常见，如托他人名写回忆录，有《曼德维尔爵士旅行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71)；《麦登岛或德鲁里的海岛遇难记》(Madagascar,or Robert Drury's Journal,1729)；那么，到近现代也一脉相承，既有《休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Howard Hughes(1971)，冒充人还活着的百万富翁来渔利；还有《玛丽修女的发现》(The Awful Disclosures of Maria Monk,1836)把假事写成真事。

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民族身份问题特别敏感，玩名“托身”最能成为当今容易欺骗读者的方式，如澳洲出版所谓阿拉伯人的《禁忌之爱》(By N.Khouri, 2004)和美国出版犹太人二战期间集中营故事《铁丝网外天使》(By H. Rosenblat,2008)，都是把“虚构人物”或故事说成十分的真人真事，直接让“小说”成为写实传记，感动无数人，博得同情泪，获得大满贯。一经识破，畅销的“真实故事”却只能下书架或当小说卖。以假乱真，“愁苦之音易好”，无非更容易博得同情和认可，利用人们惺惺惜惺惺的脆弱心理去买单。

上述一些刻意作假的“骗局”里，常有真品。玩名仅是其手段。若仅是为“玩名”而玩的游戏，常落得被拒绝的结局或被揭穿的骗局，如书商儿子威廉·艾兰(William. H. Ireland)杜撰并声称发现莎士比亚一部新剧本。其拙劣连演员都看出来加以模仿嘲笑。事后儿子承认作假，而书商父亲塞缪尔(Samuel Ireland)却护犊心重或爱之深切，拒绝认错(1794)。

“玩名”是因为名字(有名)如畅销品牌，快车通行牌照，常决定作品出版命运。所谓名人效应，几成共通心理。不过，逆行者常有，挑战者常在，明知偏故犯。自由撰稿人罗斯(Chuck Ross)因不满出版编辑名人堂审查，以换名方式检验其自认可一条“出版真理”，即无名作者总是被拒稿，如同“无书不错”那样确实。为此实践，他几乎把玩名字“退稿”当作了一生职业。

起先玩波兰裔美国小说家、获国家书奖作者名字科斯尼斯金(Jerzy Kosinski, 1933-1991)。把其作品《脚印》(Steps, 1968)截取片段，冒充他人所写投稿，结

果 14 家主要出版社和 13 位书商经纪人都拒绝接受，创下文坛“《脚印》的经验”的“恶作剧”（1975）。

其后他又几乎把四十年前受欢迎浪漫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剧本照抄，提交 217 家单位审查，多数未读就退稿。其中审读部分有编辑认可，大多数却谢绝，造成电影届“《卡萨布兰卡》被拒绝”（1982）的“笑料”。

他玩他的，编辑似乎也自有玩法。他通过退稿似乎已证实了其“名人审查理论”的实际存在，可是眼尖编辑也不都是盲人摸象，多少能看出点文字名堂。虽未作深入比较，编辑本能几乎一眼就看出他这些“模仿”痕迹。有编辑明确以像科斯尼斯金的作品为理由，拒绝接受其照抄书的投稿。这里仿佛又是一种看“名字”了。毕竟，名可名，非常名。此名不同彼名，似乎做实孔子所为“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外一理。

笔名(pen name)、假名(pseudonym)和匿名(anonymous)依据作者的需要喜好决定，除保护自身外，一般不造成对读者任何危害，除非故意为之和影射他人。有趣的是，知名作家有时也搞一下“匿名”或“假名”出版作品，故意挑战一下无名作者不被编辑接受和不被读者阅读的困境，玩名结果常是自讨没趣，无比尴尬，啼笑皆非，说自打嘴巴不为过。

例如，诺贝尔文学得奖者多利斯（Doris Lessing），曾以一个默默无闻假名写《好邻居的日记》（1983），结果投稿被拒绝。一年后她再改用自己名字交稿，出版大受欢迎。又如《哈利波特》作者罗琳，成名后想测试成名对出版销售有多重要。她匿名以笔名“盖尔布莱斯”（Robert Galbraith）写犯罪小说《杜鹃啼叫》（Cuckoo's Calling），结果出版后无人问津，销售惨淡。一旦揭示其真名，立即成为畅销书。反差之大，可谓从无到有、翻天覆地。

据说这是一家报纸得到一个线人暗示，找到一所大学用电脑软件，进行类似法医学鉴定式语言检验程序，比较罗琳过去作品的遣词造句习惯，仅半个小时，就确认此“盖尔布莱斯”就是彼“罗琳”。

未来似乎要软件检查稿件在先，如西方大学普遍用特别软件检查学生论文抄袭程度再评分那样，不难预料之中，可是，没有编辑人或读者大众的判断力，好诗歌好作品直接从软件中诞生，现在还是美好的梦想。况且，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人说。没有与个体诗人经历感情联系的电脑诗精品，即便诞生，传世难以久远，除非我们接受这个机器写诗人也是人的部分，可以与其喜怒哀乐，痛饮高歌，接受其签名，成为其粉丝或钢丝。

在互联网社会，这是个“作者的时代”，写手出书不再是苛刻难事。可是，立名成名尤其以文为生，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直接与销售版税盈利谋生有关。除编辑出版者要老马识途、慧眼识珠外，读者依然不会改变多少看名牌、拜名星、数点击、

听网评、传口碑的心态，因为要选择的太多，时间又那么短暂，精力十分有限。就算推荐十分、口碑万家、新闻联播，也还是有人难以看上一眼。作者的失落，不仅是不成功，就是成功还是山外有山，大起必有大落，最后回到与之配应那个位置上，如同长寿终有时日。人为争来的，仍有自然之手收回。因为只有那些自然美妙诗歌才能在天地间永存。

无论如何“骗局”，什么是非“争议”，都是最容易让读者和作者双赢的捷径，如同文学批评家约翰生早就说过，“世上没有比对一个作者的忽视，是更令人可怕的事了。责备，憎恨和批判，比起忽视说来，还是令人愉快的名声。每个敢于写作的人，都有理由害怕这个最糟糕和最可怜的被人冷漠的命运。”

即便如此，批评家应有更多义务和责任去引导或评判美的诗歌文学，不为玩名“骗局”“名声”“标签”或起伏诗潮而失去应有的判断力，或更要有如约翰生在“麦克弗森的奥西恩古史诗”上那样，表现出批评家敢于辨识真伪的勇气。说到底，作品说了算。作者在读者、编者、出版者和批评家面前，为大众发出时代大潮潜在的最强音，最需要自己有定力，不为名利影响力所左右，不怕孤独寂寞被冷漠，做最好自己。

## 温诗再会张若虚

黄冠英

人都说，书法如气功，书法家多长寿。我便也找些旧报纸学写字。然而书不问法，只图悬肘养心神。我涂写的内容尽选古诗词，最常抄写的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到居然能背诵。一年前，我写着划着，对这36句七言长诗的8次转韵，忽生好奇，试着依韵裁割。四句一组，共成9块，再一一以唐诗的“三律”分别校检。结果发现：韵律全数正确。句律与章律大多相符，俨如七绝。少数平仄粘对差点儿，也像皱型。于是认为此诗应为古风过渡到律诗的桥梁与里程碑。立马写篇《何谓“一诗盖全唐”？》，送报上发表。为“盖”的理由添点小补充。

愚见公然见报了。我对这诗的理解其实好肤浅，甚至有不懂之处，如“鸿雁长飞光不度”的“光不度”，是啥意思没搞清楚。这与《琵琶行》中“间关莺语花底滑”的“间关”一样糊涂，但我读书不求甚解，囫圇吞枣没去追究。

这回涂鸦想起旧疑问，便停笔请教百度。看到有人说，“间关莺语花底滑”的“间关”，间是间断，关是关卡，所以“间关”就是断断续续的意思；有的则说“间关”是拟声词，摩仿鸟的鸣叫声。两说不一，似均有理，但我倾向从后，因为又联想类似的古诗之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王雎关关，鸿雁嚶嚶”、“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等。而“鸿雁长飞光不度”的“光不度”，百度里众说纷纭，竟有四说：1、“不能飞出无边的月光”；2、“飞不出月的光影”；3、“不能把寂寞楼头的相思明月带给他”；4、鸿雁过江时的影子仍留脑中（可能还有别的说法，偷懒没往下再找）。四说把“光”，分别指为“月光”、“月影”、“明月”与“鸿影”，好像都有点理，可是都觉得过于勉强。试想，鸿雁通常是昼飞夜宿的，与月光、光影、明月哪有关系？再说月若有影，也是太阳在她背后照出来的，圆月变弯钩，光线便减弱，若逢月蚀更成黑暗！就说月光照在地球的影吧，那也是为别的物件造出来的，如山峰、树木、房舍等等。“月移花影上栏杆”，月光只“移”“别个之影，并非本身的影。再则就算鸿雁偶然月夜飞翔，其高度当然大大超过所有的影子。鸿的自影呢，鸿动影随，人的脑中恐怕不光留其影。而“相思的明月”，自能普照天下，何须劳驾鸿雁去“带”？诸说略似欠通，还是试从上下句子的关系再推敲。

此句是放在全诗的第七段，即我曾命之为《闺妇思君》的一节：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我再三琢磨，觉得诗中之“光”，不是月光、月影、明月或鸿影，而是时光。在古时，鸿雁与鱼龙都是可托递信的邮差。鸿雁虽长飞，可因距离太远，时间不够用。



“逝者如斯夫”，江流暗喻时间。所以鱼龙潜跃，推水成波，也是时间的不够用。就是说，这位闺妇本想委托鸿雁、鱼龙捎去思念，可邮差不论天上飞还是水中游，时间都“不够用”，无法送达。真“不够用”吗？其实不是，只因她思君心切，急不可待！这正是“愿逐月华流照君”的理由。我之此疑于是释然。

这次百度寻读，还看到闻一多发于1941年第十期《当代评论》上的文章，更明白他推崇此诗，最大理由在于“夔绝的宇宙意识”。需要重新品味，再会张若虚。

“夔”有两音，字意不同：读 xuàn 是营求；读 xiàng 为辽远。“平沙无垠，夔不见人”即取后者之意。闻文亦当如是。“宇宙意识”又是什么呢？宇，本义是屋簷，引申为房屋、再为空间——四面八方广无边；宙，是太古屋，似乎也是空间，但又指地质年代分期的一段，因而引申为时间——古今未来紧相连。对应的“宇宙”两字相联结，便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大时空了。这样，“宇宙意识”大概是说人的生命极大扩展，包括肉身与心灵（思想情感、精神）都融进了大自然，或简单表述为：是作者与宇宙对话。闻一多说，此诗之好是构筑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不是吗，张若虚提那个自己不知道、谁也说不清的大难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确实慑人心魄！

这样的“宇宙意识”，在中国诗歌中早已有之，如《诗经》的《国风·王风·黍离》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楚辞》里，公元前300年左右，屈原也发出了有如机关枪、连珠炮似的《天问》。对于张氏《春江花月夜》，清人在编注中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的点评，而闻一多更推崇，除拎出“宇宙意识”之外，又推到“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高度。可能是受此影响，有人说此诗“拉开了初唐大格局的序幕”。其实继承这种优良传统的大有人在，光是初唐就不少。我随便挑查几位富有“宇宙意识”的诗人及其名句，按出生先后排列如下：

王勃（公元650-67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

刘希夷（651-680）：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陈子昂（661-702）：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张若虚（670-730）：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

张九龄（673-740）：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李白（701-762）：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贺（790-816）：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宋及以后也不断，如苏轼（1037-1101）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等，都是与宇宙对话，对着永恒宇宙作短暂人生之叹。张若虚的前面，至少还有王、刘、陈三位，可见他并非继承传统的初唐第一人，不过他《春江花月夜》里的宇宙意识，确实非常突出，以至被后人纷纷化用。我细点过此诗的重复用字，以“月”字最多，共 15 次，第二是“江”字，也是两位数 12 次。我想是由于月照古今，遍及全球；江横东西，永流不息。月与江占有的时空跨度最长、最大。表达宇宙意识的诗，月江被用的机率自然最多。

也许是“宇宙意识”的发酵，诵读张若虚此诗，似近读经的意味。音律优美，内涵丰富，渐觉寂寥空旷，飘浮漫游，迷离、恍惚，不由想起《金刚经》里的“五眼”。莫非张若虚是以“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观察、思考大千世界的。他似乎脱离了生死轮回，融入宇宙，探讨常人少去关心的大问题，也看到常人难以发现的新景象。“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明月待何人”……这规律、法则能够探明吗？“落月摇情满江树”，画面清晰又模糊，是斜月将岸树之影移入江中呢？还是江中长满了茂密的森林？如真似幻，情满春江。如此奇思妙想，使我不禁向大师寻问请教：“您老是虔诚佛教徒吗？诗中所显示的，是否为佛眼的映像？”张大师仿佛显身，捋须笑答：“扯远也，岂敢岂敢！王维小弟之境界，方堪称‘诗佛’美誉。老夫差矣！”我转而又想，现代前沿科学已有暗物质、暗能量之说，但至今尚未真切测到。佛乃无所不知的大圆觉，可已先知先觉了？……我还没开口，张大师已哈哈大笑，又道：“多学多问，识慧俱增，联想可插翅而飞。察隐物洞幽微，与天语任自由，荒唐怪诞，亦复返庸常也！”言毕即消失。凡人我于是又陷迷惘了……

(2020.7.17)

## 文如其人：实在认真坚守信念的张劲帆

何与怀

### 一 从二十年前张劲帆作品讨论会谈起

从电脑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一篇《悉尼知名作家劲帆作品讨论会》。据该文说，2001年9月9日，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与澳洲日报社在澳洲日报编辑部举办了一个张劲帆作品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新州作协会长、副会长、顾问、会员及嘉宾共二十五人，他们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千波、小雨、中海、田地、巴顿、西彤、冰夫、李明晏、李清、李富祺、辛宪锡、秀凡、巫狄、何与怀、林茂生、林达、马白、劲帆、张奥列、张瑜、曼佳、黄惟群、黄梦龙、瑞门、闻涛；因故未能出席的刘放、崖青以及中国著名青年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提供了书面发言。会议由作协会长李明晏、副会长田地策划组织，由顾问辛宪锡教授主持。从整个记录内容看到，这个文学作品讨论会是相当认真的。

资料中收有我的发言，读来似乎仅是若干要点，也未必完整准确，照录如下：

我觉得劲帆的作品还是文如其人，我认为他的一系列文章观点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家史这一篇现在是按纪实文学来写的，这比较符合他的性格和风格。但是还不够打动我，因为写得太实了。文学作品就是要写得虚虚实实的。如果今后发展成长篇，就不要太实。他的中篇小说《初夜》是我来澳洲时看到的，我就很喜欢。他后来写的《西行》，却很概念化。他讲故事是很能讲的，但是根据当代文学的发展看，达到讲故事的标准是远远不够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什么那么成功呢，因为他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劲帆应该把他的家族史写成长篇，他的修养比很多作家强，把握长篇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一个有潜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劲帆的语言以陈述为主，变化还不多，还需要提高一步。

记录里还写有我对一位与会作家的观点表述不同看法。该作家说他很怀疑海外华文文学到底有没有单独讨论的价值，因为它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反驳道：“我们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当然重点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作品要与中国文学不同。”

那次讨论会的很多细节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2001年倒是应该记得的。当时我从“天大集团”这个跨国公司的行政经理职位上退休不久，利用退休时间赶紧完成了我前几年工余时间开始断断续续编撰的英文词典“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由纽约的M.E. Sharpe出版社出版。现在世界各地重要书店或网站还可以买到它的重新印制版，出版社改为另外一家，不过，我已不再过

问了。这部中文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的词典厚达七百五十页，约收入两千个条目。一般而言，这种大型的词典编撰应是多位专家学者集体完成，而我竟然一个人包办之，而且英文并非我的母语，该知道当时我多么辛苦。词典出版之后，我真是如释重负，并发誓今后再也不会用英文写作了。前些年，该词典的出版社请我修订，我也拒绝了。当年参加张劲帆作品讨论会，可以说，是我用中文写作并热衷于华文文学研究的最初一些举动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要感谢张劲帆的。那么，时到今日，我觉得我应该就已所能也要好好议论一下这位重要的澳华作家了。

## 二 居留身份与婚姻性爱悲剧：张劲帆小说集《初夜》的重要主题

那次研讨会后过了几年，张劲帆把他一些作品收编成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书名为《初夜》（First Night）。2005年，该书获得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赞助，纳入澳华作家庄伟杰主持的“澳洲华文文学方阵”，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同年出版。



2012年6月1日，张劲帆和本文作者出席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赞助人萧虹博士夫妇的宴请（右起：李崇厚、萧虹、艾斯、高云、吴中杰、何与怀、张劲帆、谭毅）。

写于1995年、首发于墨尔本《原乡》1996年第1期（第81-155页）的中篇小说《初夜》，其篇名被用来作为小说集的书名，显然是这部书中的最重要的作品。故事从中间位置切入，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分割点，用回忆与现实描写交错编织情节，写出了主人公白玫母女两代的人生遭遇。故事背景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大变迁，包括国共内战、两岸分离、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六四、出国潮、海外民运等等重大事件都有所折射。1957年，因为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白玫母亲的恋人蒙受政治迫害被发配边疆，一对鸳鸯被无情打散了，已经怀孕的她凑合和人结婚生下了私生女白玫，从此遭遇了许多苦难。为了自己的孩子不重蹈覆辙，她要求白玫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贞。白玫完全听从母训。她为了保住贞洁付出了许许多多代价，包括婉拒与尚未举行

婚礼但已领结婚证的至爱丈夫做爱。然而，到澳洲留学寻求新生活的白玫，最后为了身份居留，为了需要有人以“同居”关系把她从移民局拘留中心担保出来，被迫献身给一个叫做丹尼斯的白人汽车修理工。

白玫过去曾经无数次地憧憬过她的“初夜”。她坚信人生唯有一次的“初夜”应该非常美好非常温馨的。但是，非常悲惨，到头来，这个品质高贵、洁身自好的女人的“初夜”竟然变成这样：

没有感情源泉的滋润，处女地始终是干涸的。经验十足的丹尼斯渐渐失去了耐心，气越喘越粗，朝她直刺过去……

丹尼斯发泄完了他充沛的精力，坐起身，拧亮台灯，对着染红的床单瞅了一眼，然后象看一头怪物似地盯着她说：“你都三十四岁了，还是处女？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到底是犯傻，还是天生性冷淡？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你完全不行……”

……

她放声痛哭，清水、泪水和着血水往下流……

她洗了很久，仿佛要把她遭受的所有不幸和屈辱都洗掉。洗完澡后，她表情冷漠地穿上衣服，进到睡房。丹尼斯已经把染着她血迹的床单扔在了地上，换过了另一张床单，悠然躺成一个“大”字，奏着响亮的鼾声睡着了。

白玫开始收拾随身行李。

二十分钟后，她拎着行李出了门，走进茫茫的夜色中……(同上，第 154-155 页)





白玫遭遇的打击是双重性的一来自于政治生态，也来自于文化差异，最后铸成一出在性爱情欲上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而这个悲剧正是这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为了在澳居留所要付出的痛苦的代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澳洲的华文留学生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个痛苦的主题便是居留问题，便是身份认同，而且常常和婚姻性爱扯在一起。这是当年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居留身份问题上真实状况的反映。毕业于悉尼理工大学的新闻学博士张威（笔名微风），在一篇文学评论中指出：“无论是留学生之间的情思还是留学生与异域‘鬼佬’之间的跨国之恋，或是新旧交替的情爱都围绕着如何在异域栖身的主题。”（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上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1997年11月7日）微风这个观察道出了一个令人深感难堪痛苦的真相。不用说，这种“爱情”大多是悲剧，就像《初夜》相当悲催的描写一样。

在张劲帆这部小说集中，居留身份的主题出现在不少篇什中。

例如短篇《朝朝暮暮》，写一对年轻夫妻因为丈夫出国天各一方，后来好不容易在澳洲团聚了，却因为丈夫要回中国做生意再次天各一方，只是互换了位置。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最终换来的却是远离了幸福，以离婚收场。故事以夫妻感情变化为情节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与第三人称的客观陈述相结合的结构，展现了中国留学生苦争居留的辛酸经历。

在内容丰满构思精巧上接近《初夜》的是近三万字的《云与鸟》。这是一部双城记，写出上海姑娘霁云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和一个名叫丹尼尔的悉尼男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形成的错位反差并因此酿成离婚的悲剧——对对方文化的表层认识而结合又因为认识的深化而最后分离。霁云理想中的西方原来并不是自己适宜生活的地方，而真正适合她生活的上海，又因为她的西方梦，而被自己狠狠抛在了身后。霁云最后想作出妥协，回到上海来挽救她和丹尼尔的婚姻，但此时一切都太晚了。

再如《西行》。在这篇最初发表于1998年1月22日的《东华时报》的短篇小说中，女主角梦芸作了一连串的“永居”申请，要面对移民局不准留澳的裁决，然后又陷入了漫长而又几近徒劳的上诉。她在困苦的等待中，很不幸又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故事描写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这期盼已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最后，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这个短篇的标题“西行”是个双关语；女主角名字“梦芸”也暗示梦想仿如昙花一现。真是两个令人伤感的隐喻！

### 三 “拒绝之地”上的“虚妄和失败”？小说集《初夜》的又一解读

现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郜元宝教授为张劲帆小说集《初夜》作序，这篇序的前身是《在失败中看清自己——评张劲帆小说集《初夜》》。此文他曾于2007年4月1日、12日发表在中国的《文学报》上，后来交给我在我主编的《澳华新文苑》299期上（2007年11月24/25日）转载，以作为当年12月1日我发起并主持的“澳华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势”研讨会的特约论文。郜元宝在两文中对张劲帆小说表达一个相当犀利的见解。他指出：

与其说他的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代澳华新移民奋斗、挣扎、坚持的历史，不如说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的虚妄和失败。

郜元宝对张劲帆小说逐一分析，从中找出证据。例如《西行》，故事中的梦芸，一心要定居澳洲，这已经成为她的最高理想，她必须始终坚持这个理想，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但坚持的结果却是彻底失败。她的生命就是为了那一纸居留许可而诞生，



而消耗，而灭亡。《化妆舞会》中，何致清竭力要透过面具认识爱人的真面目，不达目的决不甘休，但他终于摘下对方的面具看到真相以后，失去的东西就永远回不来了。

《朝朝暮暮》中，那对夫妻在丈夫出国之后，含辛茹苦，坚守爱情的许诺，但两个人的感情就在这样的坚守中一步步走向反面。小说重点揭示的也是理想的坚守者必然要走向理想的反面的悲剧。《云与鸟》中，上海姑娘霁云一心向往西方社会，终于如愿以偿，来到澳洲，还嫁给了一个在她看来是典型的西方男子服装设计丹尼尔。但结果到手的幸福终归虚幻。在丹尼尔和霁云的“交叉跑动”的极富戏剧性的“围城现象”中，霁云的结局是真正的有家难归，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在《初夜》中，女主人公白玫从中国到澳洲一路坚守贞操，一次次抵御了诱惑和强暴，但结果她不仅身心憔悴乃至扭曲，更糟糕的是，最后还是为了永居权而不得不违背意志，将苦苦坚守的贞操献给她一点也不爱的人。郜元宝认为，在《初夜》中，“贞操”是一个象征——其实是指所有来到澳洲之后面临种种屈辱、磨难与诱惑的中国移民心中的精神支撑。这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无情地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心理支撑的脆弱和虚妄的本质揭示出来，告诉读者我们其实已经彻底失败了。

郜元宝进而提出《初夜》整部小说集内涵包括的一些问题：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否可能？他或她究竟有没有值得坚持的信念？他或她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澳洲，如果一个中国移民被证明其实并没有他或她值得坚持的信念，结果将怎样？他或她将被迫过一种毫无信念的空心生活吗？这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那他或她将毫无抵抗地接受本来属于“他者”的一整套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吗？这同样是否可能、是否合理？

早在世纪之交，任教于深圳大学的澳华文学评论家钱超英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追问。在评论张劲帆的《西行》时，他指出，这篇作品利用“客死异乡”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悲剧意味十足的死亡模式，构造了一个沉痛的讽刺，使立志“西行”的澳华留学生一代人面对他们的选择究竟有何意义的质疑。它也表达了他们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在异乡和来源地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这个短篇小说把澳华留学生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一成为他们在澳洲“重建身份的虚妄性”的尖锐写照。（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这些追问很深刻，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给以一个符合该时期时代意义的特定的解读无疑是应该的，但是，要避免将其夸大、延伸。例如，“诗人”之“死”，似乎不好极端化为代表整个时代的“隐喻”。其实，如果说张劲帆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年他们那一代人的“身份焦虑”，那仅是“当年”那一个时期的一种真实。如果说这些

作品反映了“进退两难”的处境，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精神的、感情的、心理的，乃至生理的，反映了这里边很多困惑很多艰辛，我更认为，其实这都是表面状态，与其说是“进退两难”，不如说是“阵痛”——“身份焦虑”就是迎接新生前的“阵痛”。“身份焦虑”过后，平心静气一点，就会发现，“拒绝之地”这个比喻只是出于一时悲伤绝望中的极端化的感觉。“这一切”并非全是“虚妄”而且“失败”或者不但“失败”而且“虚妄”，更不能说这以后就都是如此这般状态。这涉及到人类迁徙栖居文明史——或者具体一点，澳洲移民史——的一个大问题了。这里，我不得不联想到多年以后欧阳昱评论沈志敏的长篇小说《动感宝藏》时，竟然毫无道理作出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部小说还是揭示了一个比较黑暗的真理，即澳大利亚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欧阳昱：《后多元主义澳大利亚中的归属问题》（中国汕头大学《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欧阳昱的“黑暗的真理”是否成立？澳大利亚是否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当然，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当年澳华留学生文学作家的一员，张劲帆留下一个功绩。也许，郜元宝是想告诫张劲帆“在失败中看清自己”，从而取得新的成绩。他引用《圣经》中的保罗的话：“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郜元宝把这句话借来赠给张劲帆。并说：

他（张劲帆）已经走到了跨过文化边界却又没有新的归属的灵魂空白地带，应该虚心思考许多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了。文学不过是做这种思考的一面镜子。但愿他耐心打磨这面镜子，从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真实的面容，而不要像海内外许多华文作家那样，在文学这面模糊的镜子里，越看自己越美。

#### 四 中国政治梦魇下的人性追求：张劲帆作品中的重要思考

张劲帆中短篇小说集《初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中国留澳学生/新移民的生活，有成功和失败，有欢乐和痛苦，有失落和希冀，有拘禁和浪漫，有严肃和幽默。此外，有少数篇章跳出澳洲本地生活，描写其他故事。重要的一点是，在整部书，我们可以发现，在居留身份与婚姻性爱悲剧中，或在所谓的虚妄和失败中，张劲帆处处显示他的重要思考：人道主义与中国政治梦魇。

张劲帆的中篇《初夜》，如前文分析，它既表现澳洲中西方文化冲突，也表现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表现中国政治制度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上一代人持续到下一代人，从中国波及到国外。就仅以郜元宝提出的“反包法利夫人”概念再说一下吧。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6年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女主人公爱

玛，她最大的追求就是委身给自己热爱的男子。《初夜》的主角白玫相反，即使有一个她爱着的男人也不敢托付终身。贞操本来是她准备献给所爱者的最高礼物，最后却成了她人生的目的。小说从各方面解构“反包法利夫人”的心理情结。最关键的是，白玫这个心理情结，是不合理的社会强加给她母亲再由母亲强加给她。她的所谓信念与原则，并非自觉自愿，而是社会禁忌的心理内化，是她难以摆脱的中国政治梦魇。张劲帆对“白玫悲剧”满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

再看看此书其它一些作品。

例如，写于 1994 年的短篇《不尽的旅程》。这是一个澳华画家摆脱庸常物质生活羁绊获得成功的故事。画家名叫秦越，在中国已有成就，但来到澳洲后只能靠在街头给人画像为生，婚姻也不幸福。他离家踏上环游澳洲的“不尽的旅程”，创作出获得全澳绘画大奖的作品，还赢得了美人的爱情。这个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固然主要是试图解答当年澳华文化人普遍面临的生存挣扎和精神追求的矛盾问题，但也以很大篇幅写出中国和澳洲两对农村母女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态的对比，显然有意反映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人的自由问题。

小说集《初夜》的最后一篇作品是《终生追求》。主角老李是一名老革命，年轻时在部队，出于组织安排和所谓革命需要，不能娶他所爱的梅红，却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晚年来到资本主义的澳洲，又为解决儿子居留问题要与当地一个老富婆结婚。心有不甘的他重遇梅红，念念不忘要和她做一次真实夫妻，遭梅红拒绝后，老李决心要“做一回我自己”。他吃了伟哥去找妓女一

……他感到青春的力量又回到了他身上。他一把将妓女按倒，向她插过去。随着“啊”的一声喊叫，他的下体舒服极了，而心脏却一阵绞痛，他喊了一声：糟了，我的革命晚节……便一头歪倒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故事结束。这是一个 sad ending 的故事。老李的“终生追求”，令人伤感，也令人深思。人毕竟是血肉之躯，爱情性欲，是人的需求。追求人性的满足，本来是正常不过的私人事情。但在这个故事里，老李婚姻却由组织即一种外在的政治力量操控，人性遭受到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的压抑，而无情的压抑，最后导致又一个悲剧。

张劲帆小说集还有一篇以深沉凝重的笔触表现战争残酷的重要的作品：《热土》。这篇小说事关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也局部描写了其后的中越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交战的不只是美国和越南双方，或大或小参与战事的还有中国、苏联、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各国。这是一场战场在越南的世界战争。故事这样展开：战争二十多年后，在幸福宁静的澳洲家庭后院，几个亲身经历战争的人物，包括现已成朋友的当年敌对各方当事人，坐在一起，闲话当年旧事。

这种回忆非常残酷。几个主要人物，如亲身参加过越战的澳洲老兵、现在的经理詹姆斯，如战争受害者阮文新的母亲，还有参加过两次越南战争的中国老兵“我”，都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揭露战争给民众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在战争仇恨中，人们将仅仅与敌兵有爱情关系的姑娘杀死，善良的越南老大娘也因误会而将给自己亲人做盲肠手术的澳国兵残忍杀死……如詹姆斯这样的人，本身是个基督教徒，心地善良，本来并无杀人动机，而这场战争让他也成为杀人魔鬼。他是害人者，但也是受害者。詹姆斯说：“人们因信仰的不同而发生仇恨，常常用最低劣的手段去捍卫最崇高的信仰，劣行被美化为国家行为的战争，战争把人变成野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最后，信仰远离了，剩下的只有仇恨和永远抹不去的心灵创伤。”

战后的越南，几经非常剧烈的变化，与人们所期待或想象的大相庭径。先是这个国家统一后，两百多万的越南华人及其他民众因清洗迫害投身怒海外逃，许多人葬身鱼腹。数年后，发生中越战争，原来的“同志加兄弟”成为仇敌。再后来，越南搞起了自由经济，美国与越南重新建交，又成为朋友。如悉尼作家刘放在他的《噩梦醒来是早晨——评劲帆中篇小说《热土》》（澳洲网，2011年6月28日）一文中所说，历史以这样的结果，证明了那一场战争的谬误。难得的是，张劲帆站在人性的高度，与作品中人物一起，思考了战争与和平、主义与民族、兽性和人性这样一些问题。这表明了他视野和思维的开阔性。

再看一篇张劲帆小说集之外的散文《狗崽与猫崽》。这篇在1995年5月获得悉尼《自立快报》举办的首届澳华征文创作佳作奖的作品，作者从邻居普莱斯太太养了一只幸运的宝贝猫谈起，想起在中国另一只小猫的不幸。这是文革这个重大历史背景中的一个截面：一只可怜的小猫被一群红小兵宣布是“阶级敌人”抛落湖中，一起扔石块痛打“落水猫”，手段极为残暴，小猫在水中多次挣扎，直至淹死。作品深刻地反映出，在政治斗争的氛围中，小孩子的人性也被扭曲得非常残酷。这是一篇记录，也是一面镜子，是张劲帆对文革摧残人性的控诉。

## 五 普世价值在张劲帆的文学理念中始终占据一个关键位置

张劲帆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普世价值的坚守，在他阐述文学理念时，便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

2001年9月“劲帆作品讨论会”之后，张劲帆写了《文学片想》一文（《澳洲新报》，2002年7月20日；2009年6月28日再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就会上提出却没有深入讨论的一些问题，梳理了一下，表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玩文学”，张劲帆说，如今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有些作者爱标榜自己写作只是为着好玩，没有认真当回事，他不赞成这样的创作态度。他说，文学固然有娱



乐功能，包括自娱和他娱，但是它还应该有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早在一千多年前，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里就把文学创作提高到无与伦比的高度。曹丕贵为皇帝，居然把文学看得比他的皇位还要来得珍贵久远，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理由视文学为儿戏呢？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问题，张劲帆说，有的人一谈到涉及到政治的文学作品就嗤之以鼻，认为那不是文学，好象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自己文学水平的高超。这实在是不加分析，一篙子撩倒一船人。问题的关键不是文学能不能反映政治，而是怎样艺术地反映，也就是说要通过可信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化的语言，深邃的立意来反映政治。事实上，不论中国外国，自古至今，有许多优秀的传世作品是反映甚至是强烈反映了政治的。这些作品往往关注到社会的本质问题，视野开阔，开掘深刻。政治不是贬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反而是增加了其价值。

关于写什么与怎么写，张劲帆并不认同这个时髦的说法：“写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他说，文学史上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主要是靠了真切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对澳华文坛来说，许多作者有相当好的写作基本功，但是作品始终没有什么突破，在他看来，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没有把握好“写什么”的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写，缺乏对生活的提炼，不讲究立意，纵然有再好的技巧也是抔沙建殿，立不起来的。

2011年，新州作协与澳华文学网、《联合时报》共同主办了又一次“劲帆作品研讨会”。这是一次特别的研讨会，在网上进行，长达几个月。其中两位主要脚色——主持人田地及被评论人张劲帆的交流文章，很值得回顾一下。

作为这次劲帆作品研讨会的主持人，田地2011年6月21日首先发表《我看劲帆》，抛砖引玉。文中说，在十年前的劲帆作品讨论会上，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劲帆写作特别认真，大概在悉尼文坛是最认真的一个。他跟劲帆在一些文学观念上不一样：他写作品就是为了好玩，张劲帆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很看重作品的立意，或者说社会性，所以经常写的是一些大题材，是比较严肃的主题。

是次网上研讨会接近尾声时，出现一个高潮。2011年8月17日，张劲帆发表《关于“文学承载什么”的思考》，三天后，田地发表《我的文学观（也答劲帆兄）》。他认为，真正的、永远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普世价值也是一种政治。他赞同“文学是一种宣泄”的见解：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文学是白日梦。白日梦是什么？白日做的梦——也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的梦。那梦又是什么？是一种宣泄，是一种转移，是一种满足，是一种调解。或者，一种潜意识的浮现。



田地文字轻轻松松，不时调侃一下。张劲帆则就像田地开场白说的那样，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很严肃地写了《文学观问题再探—兼答田地兄》（2011年8月24日）。

张劲帆认为，作家们需要保持警惕，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然而，普世价值是存在的，绝对不等于一种政治。他说：人类的价值观的确是处在历史变迁中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和道德观念不断积累的过程，过去与未来有着继承关系，有嬗变的部分，也有相对长久的部分，甚至有无法变动的部分，这些无法变动的部分便可称为普世价值。比如，人的生存权应该得到人类自身的尊重，不可以随便杀人，如果连这一点都可以否定，那人类都无法存在了，遑论文学。我们也不能因为人类价值观会有变化就否定任何信仰的追求。就像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绝对真理就放弃对相对真理的追求。即便是在文革那样人妖颠倒的时代，官方意志成为主流价值观，但是在人民中仍然存在着人类的良心，譬如张志新。如果说因为所有的价值观都会变化，所以对文学来说都没有表现的意义，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就没有是非可言了。文学是审美，是非则是与审美相关的事情，真善是美的，假恶是丑的。如果文学完全无关于是非，那也就与审美绝缘了。试想，读者对贾宝玉与薛蟠形象美丑的判断，难道不是与他们人品的优劣相关吗？

关于“宣泄”，张劲帆说，其实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很强主观性，是内在的东西向外界倾吐，而不表示外在的纯客观描写。倾泻必包含情感，有情感就有倾向性，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作者写作是否真的能做到完全不包含自己的价值判断呢？张劲帆表明他持怀疑态度。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作者不可能把生活中的矛盾全写到作品中，必对生活素材有所选取有所剪裁，选什么不选什么，想表达什么，本身就会包含作者的价值判断，读者也可以从你的作品中读出你的价值判断。张劲帆说他看鲁彦周编剧、谢晋导演的表现右派生活的电影《天云山传奇》时，看到女主角用板车拉着生病的男主角在风雪漫天的山路上艰难跋涉的场景，眼泪唰唰直流，心灵强烈震撼。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有一篇《上海女人》也是这样震撼人心。一个上海姑娘千里迢迢到甘肃劳改农场寻找未婚夫，最后执意把冤死的未婚夫从沙堆里挖出来，把骨架背回家乡。这样美好的人性，这样震撼人心的文字，当然是文学，涉及了政治，但更重在写了人性的美好。张劲帆对“作品表达了爱憎就不是文学”的观点不以为然。他问：到底什么是文学，文学难道与感情无关吗？文学难道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吗？难道只是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吗？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着是非，作家没有是非，没有爱憎，又哪里会有感情能够感动读者？

## 六 澳洲华文创作界的“萨义德”？对张劲帆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是对一篇洋洋大观的论文的异议。

日常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巧妙的比喻是免不了的，并常常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在严谨的学术论文中，要把某某人比作某某人，做这种比喻非得非常小心不可，事实上也不常见。这里不得不谈一下前两年一篇研究张劲帆的论文。此文是：《澳洲华文创作界的“萨义德”——张劲帆论》，发表在据说是在中国影响很大的高级别文学评论刊物《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上，作者是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兼职教授、文学博士蔡天星先生。

萨义德何许人也？他的全名是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英語：Edward Wadie Said），1935年11月1日出生，2003年9月25日去世。1978年，纽约的Vintage Books出版了他一部书，名为“Orientalism”（东方主义），从此名声鹊起。《东方主义》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其主要观点，赞赏者说，彻底颠覆了西方学者在所谓“东方研究”方面的立场和观念，同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契机。但此书争议性很大。如不少人认为，这是萨义德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作出“很有问题”的读解，并在其基础上，进而创造了一个不容异己的“西方主义”来对抗他认为的西方学者创造的“东方主义”。在临入暮年的时候，萨义德也逐渐接受了对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看法，而这种理论正是他的著作《東方主義》所创立的。还有，批评者们认为，萨义德通过把作者的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成一个标准以判断他是否堪为研究东方的权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他自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也是一个“次等人”这个事实的身上。然而讽刺的是，萨义德本人从小生长在开罗的盎格鲁的家庭和精英学校环境里，成年之后他的人生大部分更是在美国度过，加上他在美国学术权威的显赫地位，这一切都与他自己声称有资格写作东方主义的标准有矛盾。当然，萨义德也是巴勒斯坦建國运动的活跃分子，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不过，他似乎很明智地没有据此为其学术观点辩护。

这几年在中国，萨义德“东方主义”倒是评价越来越高，多方广为推介。例如，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官媒《求是网》转发了《文化软实力》期刊文章《萨义德“东方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定位与未来走向的对话，对话者为杨孝明和欧阳康。前者是美国新泽西海洋学院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后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孝明坦言，自从接触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这本书之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便成为他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对事物和文学作品做出判断的依据，使他在当前各种纷乱的思潮中捋出了头绪，并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找到了立足点。这种美国学者当然非常难得地完全符合目前中共当局的口味。《求是网》“编者按”已经清楚地

挑明：刊发此文，就是为了“引出对东西方文化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度探讨，以求在此基础上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战略定力”。萨义德“东方主义”显然有助于中共大力宣传并以此壮胆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那么，回头看蔡天星的大文《澳洲华文创作界的“萨义德”——张劲帆论》，我想问：这样一个萨义德，澳华作家张劲帆和他有什么可比性？

蔡先生是如此说的一他在该文开头表明作此评论的关注点及其目的：

张劲帆一直保持着去专业化的姿态倾注于知识分子主题，热衷于移民边缘人的世俗化现实问题，酷爱用地理空间化笔调来对抗历史叙事，醉心于用对位法编织多重人物声音的复调。作家张劲帆的这些特质，让人联想起同样从东方流散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批评家萨义德，将二者进行比较解读，对探讨移民文学的美学风格及其生成机制大有裨益。东西方大碰撞、大交融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让气质相似的作家与批评家产生共振，让创作界与理论界之间产生自发性互动。

两者如何进行比较解读？为了与萨义德对接，蔡先生煞费苦心归纳了他认为的张劲帆四点所谓“特质”，说张劲帆“用细节来呈现他们来到澳洲之后，如何陷入原始森林式的围剿之中”，进而，像萨义德那样，“在西方文化霸权根深蒂固的地域，深入帝国内部逆写帝国”！难道张劲帆属于“敌后文工队”？负有某种使命？而且“跨国作业”？太夸夸其谈了吧？太不着边际了吧？这些离事实相去甚远的说法，肯定让澳华文学界熟识张劲帆的文友们哑然失笑。离谱的还有。蔡先生从张劲帆文学技巧的缺点里也找到两人相似的根据。他说，张劲帆小说给人以杂文的感觉，有时给人以观念化、政治化之嫌，让他的现实主义初衷有所损伤，但是一他蔡天星不禁高兴地发现：“甚至张劲帆小说中的这种不完美，也是与批评家萨义德相似”。蔡先生还以萨义德曾对自传式“不完美”作过的一个论断，居然称赞张劲帆的“不完美”符合萨义德的论断，“恰恰展现”了他“稳健的现实主义”和“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堂堂一个中国大学教授，竟如此牵强附会，真让人无语！

其实，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其新颖以及某种合理的批判性吸睛，那么，在2020年的今天，发生过而且仍然存在伊斯兰恐怖主义全球性的威胁，又出现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设想及其以空前力度在全球特别在非洲的推进，在世界局势业已大大改观的状况下，此书总体观点的可疑越来越为人看清了。萨义德现存名气虽然还有，但已沦为某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拿张劲帆与他相提并论，只能说太不伦不类太荒诞不经了，不啻是对一个澳华文坛作家的侮辱。

## 七 为民主自由呐喊：今天张劲帆更看清自己

当今，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最大的触目惊心的变化，就在当前了！当前，非常不幸，武汉肺炎在全世界肆虐，这是一场全人类的空前惨烈大灾难。在今天这个至暗时刻，面对当前这场旷世大难，我们许多人，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得不深深反思并作出应有的判断。

就现在我正在写出文字进行评论的对象张劲帆而言，我欣喜地看到，他更“看清自己”了。

只看看张劲帆最近一首短诗和两篇文章。

诗是悼念李文亮医生，题为“你的眼睛”。张劲帆说此诗贴出不到一分钟即遭查禁，后交我在《澳华新文苑》第 938 期上发表。此诗充满期盼地以“暗夜里，响起了无数的哨声……”结束：

你是一名眼科医生，/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你的眼睛用来诊断病情，/你只相信亲眼看到的真相，/对病人说真话是你神圣的使命。/当你看见新冠肺炎徘徊的阴影，/便吹响了报警的哨音，/出自医生的操守和做人的良心。/你普通得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最关心亲友们的祸福，/仅仅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就被藏在幕后的另一双天眼紧盯，/于是你成了一名“造谣者”，/不得不在训诫书上按下你滴血的手印。/在一个说真话被当作谣言的国度，/谎言自然一路绿灯肆意横行。/可病毒并不惧怕权势，/攻城掠地，直逼京畿，/权势者们也不得不戴上口罩，/为他们的颀颀专横自取其辱。/而你不计个人得失，/转身便扑向抗疫最前线拼命。/你用自己的倒下证实了谁在说谎，/这代价实在太沉重，太令人揪心。/“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明亮的双眼终于闭上了，/而亿万国人开始睁开他们曾经昏睡的眼睛，/暗夜里，响起了无数的哨声……

在武汉封城防疫期间，武汉著名女作家方方写了六十篇日记，日记在国内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便在国外出，作者竟然遭受千万国人义和团式的攻击谩骂。张劲帆打抱不平，写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为方方辩护。他说，方方日记展示了中国作家的良知、批评的勇气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中国知识分子争得了颜面。中国的作家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大约在十万人以上吧，再加上大量的学者、高校教师，总有二三十万吧，如果他们之中完全没有人反思这场惊天动地的疫情，中国知识分子的颜面何在？所幸方方挺身站了出来，且不管她日记中的记述是否完全真实、反思是否够水平，她的反思的姿态是值得赞许的，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让他们多少能对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一点敬意。否则真是叫做“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了。



在他的《大国崛起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文中，张劲帆更对“言论自由”这个他认为“绕不过去的问题”，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张劲帆回顾，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发生了李文亮等八名医生遭训诫事件、然后是方方在自己的新浪微博发表封城日记，后来微博遭封，稿子发不出去，方方只好委托美国华人作家二湘通过其公众号“二湘的七维空间”发帖，后来又因为被网管限制，二湘就只有不断开新的公众号发方方的封城日记，从八维、九维、十维一直上升到“二湘的十一维空间”，此后又有记者龚菁琦采写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大夫的文章《发哨子的人》被大量转发后遭到网管删除，网民们发挥创造力用各种规避限制的版本接力传递这篇文章的奇迹。这简直就是一场民间和官方的舆论攻防战。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因为言论不自由。说明老百姓希望有言论自由，而官方则要限制言论自由。

张劲帆说，有那么多谁也搞不清楚的敏感词，就像有癞疮疤的阿 Q，“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他这会儿写这篇文章也不得不在估计可能是敏感词的地方加间隔符号（如“言.论自.由”如“方.方”这些词语、人名）。很搞笑的是，那些力挺体制批判方方的人，在提到方方那部遭禁的长篇小说时也不得不用《车欠土里》来代替“软埋”那两个字，这是在二十一世纪啊，怎么让人觉得穿越回了“清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的大清！

张劲帆指出，含糊其辞，口含天宪最适合当权者的利益。宪法里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文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实行的。为什么要好看呢？因为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使得任何打着共和旗号的政权都不好意思不把言论自由写入宪法，当权者心里却又不愿意给出这种自由。怎么办？只好说一套，做一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但是，正如张劲帆断言：“有了言论自由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自由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中国人吃没有言论自由的亏太大了：胡风、五十多万“右派”和彭德怀都是因言获罪，最后在鸦雀无声中饿死几千万人；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结果是多生出几亿人，搞得后来不得不执行违背常理的一胎化政策；打倒刘少奇也是因为他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惹怒最高领袖，搞出个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冤狱遍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遇罗克、张志新也都是因为说了真话捍卫真理而被枪毙，最后以上这些冤狱都不得不平反。这说明扼杀言论自由其实往往扼杀的不是谬误而是真理。这次新冠肺炎在国内和国际大流行，也是因为压制知情者透露真相而错失管控良机，不仅祸害全中国，而且影响全世界。

张劲帆恳切地告诫道：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呼吁科学与民主，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在无数次发生灾难后顽强地堵在国人面前，我们绕不过去。



在发生了如此惨烈遍布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该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张劲帆说，方方提出追责，这当然非常必要，他完全赞成。更进一步，他认为呼吁制定具体的“言论自由法”是更重要的事情。否则，中国还会被同样的石头一再绊倒，宏伟的中国梦只会是一场难以实现的幻梦。

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制定具体的“言论自由法”，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谁呼吁，无论怎样呼吁，本身就是一场难以实现的幻梦。不过，这也许就是张劲帆一种明知无望也要抗争一下的悲壮的吐露吧。他显然认识到，这场武汉肺炎疫情证明，专制模式不但给中国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他这两篇文章和这一首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禁为此拍案叫好。

## 八 令人惊叹的高起点：再看张劲帆一篇 1989 年报告文学作品

其实，可以说，站在历史正义一边，抱持普世价值观念，一直张劲帆的血液里奔腾。

还可以从 1989 年说起。许多研究澳华文学的学者甚至熟悉张劲帆的文友，似乎都忽视了当年他一篇重要作品——他于 1989 年 5 月脱稿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文学《艰难的苏醒——《青年论坛》浮沉录》。这篇长达十万字的作品，就像其纪实对象一样，时运不济，完稿时本来某大型文学刊物已准备发表，不料“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大陆发表已属断不可能。多年以后，张劲帆将文章压缩到八千多字，以“《青年论坛》停刊始末”为题，发表于香港时政杂志《争鸣》1996 年 10 月号上。至于全文，则是首发于《澳华文学网》，此时已是 2011 年 5 月 5 日。

张劲帆此作开篇就非常大气，掷地有声：

拿破仑对欧罗巴说过：你们不要去撩扰中国那头巨狮，他一旦醒来，会震撼整个世界。

公元 1949 年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东站在紫禁城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了吗？是的，中国人民在旧世界的剥削者、压迫者、侵略者面前站起来了，却在“大救星”毛泽东的面前跪了下去。

中国这头巨狮醒来了吗？是的，它在漫长的沉睡之后，苏醒过来，挪动身躯往前走了几步，可她太疲惫、庞大的骨架支撑的是瘦羸的肌体，常在苏醒一阵后又睡睡回笼觉，在迷离的梦中一边与往昔的梦魇叙旧，一边编织未来的神话。

当我们的祖先把狮子的形象从海外引进之后，牠就失去了跳跃的身姿，被抽去了生命的活力。走遍中国广袤的大地，所能看到的石狮子几乎都是龇牙咧嘴威严地蹲坐

着，凝固成永恒的静穆。也许，这就是东方人的实用主义吧，取其凶猛相为我司阎镇邪，至于那跳跃灵动的生命力，见鬼去吧。在中国，龙才是真正的主宰，生命力是龙的专利品，这只要看看北京故宫里的雕龙、画龙有多少种姿态，就一目了然。

张劲帆文中这种既具政治性又具文学性的宏大叙事口气，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典型话语口气。那是结束十年浩劫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那是虽然一年“左”一年“右”但“主要防止‘左’”的年代；那是邓小平说的天塌下来有胡赵顶着的年代；那是施行开放改革倡导“三宽”即宽厚、宽容、宽松的年代；那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感到有奔头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全国第一家青年理论刊物《青年论坛》应运而生。

它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1984年11月出版了创刊号。创刊号发表了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这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一炮！接着，每期都有老中青各路名家大作刊发。胡平的长文《论言论自由》也分为上、下在两期上刊登——这是胡平这篇代表作首次也是惟一一次在中国大陆的正式出版物上发表。很快，《青年论坛》便以其理论联系现实的学术品格、勇闯理论禁区的探索精神、敏锐泼辣的战斗风貌、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独竖一帜，风靡全国，发行量达到四万份，被读者誉为“当代青年的思想库”、“新时代的《新青年》”。编辑部几位同仁，当时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设想：“要让《青年论坛》成为各级领导和青年学子的案头必备书”。在当时中国“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青年论坛》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过当时杂志影响之大，的确超过一般人所想像。有些党政领导对外国来访客人甚至这样说：“你们要了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可以读读《青年论坛》杂志。”

但是，令人哀叹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1987年初，神州大地又出现了一场政治运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连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被赶了台。《青年论坛》这份前后共出版了十四期的双月刊，正当它轰轰烈烈如朝日喷薄时，被迫夭折了，寿命仅仅两年多。

这么一个重大的甚至涉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局变化的思想学术出版事件，有幸被张劲帆捕捉住了，记录下来。

今天，笔者重读了《艰难的苏醒》张劲帆这篇三十一年前的作品，还是不能不深感钦佩。最基本的是它的内容真实。这一点得到该刊物创办人和负责人李明华博士以及其他研究者的证实。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劲帆利用了他的有利条件。他198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青年论坛》是湖北省社科院主办的，身为该院研究人员，与该刊物工作人员是本院同事，交往密切。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熟识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的资料比较确切。

张劲帆成就此作也来自他的敏感。他嗅出这个刊物的创办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即收集《青年论坛》的相关资料，对创办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采访，写出的是来自即时性的珍贵的现场素材。再者，报告文学的第一属性虽然是真实性，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要注重文学性，要有文采，要剪裁得当，要耐看，这些《艰难的苏醒》不缺，受过四年大学中文系训练的张劲帆写作从容，得心应手。当然，我更注重的是，张劲帆撰写此文，是站在促进社会前进的高度，对错是非，爱憎分明。他非常正确地看出了，中国衰败使得改革成为当时任何人都无力拒绝的历史必然要求，然而，其中有些人并没有抱着民主的理想，他们其实是专制主义信奉者，只是把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清除障碍的权宜之计，非常害怕它唤醒民主要求从而危及他们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中国思想理论界总是风风雨雨，翻来覆去，为什么《青年论坛》最后被迫夭折。

《艰难的苏醒》于1989年5月脱稿，当时尚未发生“六四”。但张劲帆显然是支持民主运动的。在此部长篇作品的最后，他说，《青年论坛》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在现实中存在，它所针砭的社会痼疾还未消除，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远未实现。但是，争取民主的斗争不会完结，时代精神的号角总会有人吹响。在他作品即将杀青时，张劲帆不忘为眼前所见特地写下：1989年4月至5月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又掀起了风起云涌规模空前的学潮。作品最后一句话读来相当悲壮：

让我们的子孙踏着由我们的身躯铺平的道路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吧！

张劲帆这篇1989年的《艰难的苏醒——《青年论坛》浮沉录》显示了他令人惊叹的高起点。如果说《初夜》《云与鸟》《热土》是张劲帆最重要的小说，那么，在这之前，他已写出他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了。在作品中，他说：“《青年论坛》的兴衰成败是整个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缩影，也是当今整个中国政治态势的缩影。”这个“缩影”，他写出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价值，综合来说，应该超过他其他作品。笔者大胆预测，将来人们公正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史出版史时，张劲帆这部报告文学一定会被提到。

### 九 实在认真，坚守信念：张劲帆努力实现“三素质”

真是行云流水，白驹过隙，从张劲帆2005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初夜》到今天，倏忽之间，十五个年头过去了。走笔至此，我不禁回头再看一下十五年前郜元宝教授评论张劲帆这部作品时，非常慎重其事地提出的此书内涵包括的一些问题：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否可能？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究竟有没有值得坚持的信念？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在澳洲，如果一个中国移民被证明其实并没有他或她值得坚持的信念，结果将怎样？他或她将被迫过一种毫无信念的空心生活吗？这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那他或她将毫无抵抗地接受本来属于“他者”的一整套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吗？这同样是否可能、是否合理？

因为张劲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夜》，因为他那些描写中国留澳学生/新移民的小说，评论家们曾经提出一个所谓“灵魂空白地带”的概念，他们不断同情地痛惜地发出追问：已经抛别故乡的中国新移民们究竟在何处可以安顿他们的灵魂？我想，张劲帆以及他们那一代同路人，都应该已经找到答案了。其实，他们当年千辛万苦出国寻求澳洲永居，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完全值得坚守的信念——追求自由的信念。居留只是获得自由的一个途径；居留问题的本质是自由问题。这个梦想实现了就不是失败。事实上，经过了这三十多年的磨练，很多人不仅没有失败，而且非常成功。今天，澳大利亚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为这片美好的土地作出贡献，并尽义务。其中，他们在澳洲多元文化国策的实施上更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就张劲帆来说，从他那篇《艰难的苏醒——《青年论坛》浮沉录》的作品来看，我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那几年是他人生值得怀念的重要时期。就在那几年，他的文学观念、文学功力，甚至对人生世界政治社会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定型了。而他从1990年留学澳洲并在这个新家园定居下来，至今又过了三十年，这期间，张劲帆有过艰辛，有过彷徨，更有过奋斗，经过炼狱洗礼，他已经到达彼岸。

在澳华文坛，如前文所述，张劲帆是其中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他是悉尼文坛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小说、散文、杂文、纪实文学、诗歌、剧本、政论、文学评论，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能写，多副笔墨，左右逢源，纵横驰骋。作为小说家，他的特点主要是写实，他不搞太花里胡哨的东西，喜欢朴素的美。张劲帆务实，思路清晰，一丝不苟，稳扎稳打。有人说他是“严肃作家”，就是指他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总的来说，张劲帆在文学领域已作出的成绩有目共睹。日前，他把过去历年撰写的作品编辑了一下，计有五大部：电影文学剧本《英雄变奏曲》、纪实文学作品集《路之惑》、论文集《人生·文学·历史》、散文随笔集《龙鳞》和小说集《热土》。据他说争取再多编出一两个集子。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张劲帆从事中文教育和作房产买卖中介，为生计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没有发表过重要的文学作品。对澳华文坛来说，多少有点可惜。此时，我又想起2001年9月9日那次张劲帆作品讨论会。根据记录，我说了这句话：



“劲帆应该把他的家史写成长篇，他的修养比很多作家强。”记得当年张劲帆写他家史是写成一篇纪实性散文，题为《百年梦寻》，他想在不长的篇幅中力求表现历史的全貌。不过，这是不易做到的，很有可能会流于简单而成了一个大提纲。我说的长篇，其实不一定是指长篇小说，可能写成长篇纪实文学更好，更有价值。不管如何，澳华文坛期望张劲帆完成一部足以表现他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力的《百年梦寻》。此外，张劲帆小说集《初夜》里有三篇以“抱抱”为主角的短篇，作者计划一个多篇的传奇系列，要写出一个人从人治社会到法制社会的适应和转变过程。非常可惜，《初夜》出书的时候远远没有写完，好像到现在他也没有继续写出。

但是，就在本文写出初稿以后，我从张劲帆那里获得一个大好消息——他今年已转入半退休状态，可以有更多时间进行写作，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张劲帆是大有潜力的，如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创作上，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始终把文学当作崇高的事业来追求，而且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这是很可贵的，是保证其作品有一定质量的根本原因。我在这里预祝张劲帆成功。

十五年前，当小说集《初夜》出版之后，张劲帆曾经为此接受澳洲东方华语广播电台主持人赵立江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指出，要成为一个优秀文人，起码还要具备如下素质：第一要有社会良知，敢爱敢恨；第二要有谦逊的美德，越是丰满的谷穗越是向下低垂；第三要具备丰富的知识，除了文学知识，还要具备多方面知识，要争取成为学者型的文人。这三点是对一个文化人的很高的要求。显然，这是他最为赞赏的品德和资质，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他一步步努力，实实在在，认认真真。

（写于悉尼封城防疫期间，2020年5月10日定稿。）





1987年11月19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武汉青年作家作品讨论会后的大合影，里边有武汉著名作家方方、池莉、董宏猷。张劲帆也在其中。

### 【征稿启事】

本刊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新州作协）的会员刊物，旨在为会员提供一个文学交流、学习、批评和提升写作能力的平台，不计稿酬。

本刊常年征集稿件，要求：

- 各类短小精悍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文学评论、小品、漫画。暂不接受长篇小说投稿。超过2万字的文稿请自行裁减或者分集分期刊出。
- 文章必须原创，不得以抄袭形式投稿。
- 文章要求用简体中文字、做成 **Word** 格式；图片和文章不要粘贴在一起发送，图片请加说明另发。
- 投稿电邮到邮箱：  
[writersnswau@gmail.com](mailto:writersnswau@gmail.com), [7littledwarfs@gmail.com](mailto:7littledwarfs@gmail.com)

说明：

1. 本刊为半年期刊，国际书号：ISSN 2652-7855
2. 本刊已收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http://www.nla.gov.au)）电子书库 [Trove](http://trove.nla.gov.au)。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的电子书库网站 <https://trove.nla.gov.au/> 搜索 SOUTHERN LIGHTS 找到本刊阅读。



本刊由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r: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联系Email: [writersnswau@gmail.com](mailto:writersnswau@gmail.com)

主编：何玉琴  
Chief Editor: Yuqin He

责编：洪如冰，陆文涛  
Editors: Ruby Hong; Wentao Lu

2020年第2期，总2期  
No. 2/2020, Vol.2